

白雲觀志

附東嶽廟志

文與博士
小柳司

文學博士小柳司氣太編

白雲觀志

附東嶽廟志

東方文化學院系研究部藏版

自序

道教之行於支那也尙矣。其所說雖誕妄不可信者頗多。然亦自有與先王之禮教相合者。如祭天地水三官。則周禮之燔柴狸沈。廢縣也。如鬼神鑒臨。賞善罰惡。則經典亦可徵證焉。戰國之際。墨翟既藉之。立其說矣。至于後漢。流而爲五斗米道。且文之以老子。道教之名。始見于史上。遂與儒佛抗衡。鬱成大國。其沁染於人心。牢不可拔者存焉。我國亦被其影響。余嘗論之于「神道講座」(第一號神道與陰陽道之關係參照)。然則此研究何可附之忽諸乎。二十有餘年前。余講支那哲學於東京大學。嘗論及之。其後錄成一書。曰之「道教概說」(大正十二年刊行。又有漢譯)。然當時未有專攻之意。偶東方文化研究所託余復繼前業。竊思研究之法。自有二途。一則精覈其文獻。以明於真僞源委。一則見聞現狀。以證明信仰儀禮。其他事實。卽是也。余之初講道教也。御府唯有道藏耳。故其所取材。不過抱朴子等。今則不然。上海既已刊行之。余乃以太平經(太平部。外字號。至入字號。上海版七四六五)比較之于後漢書襄楷傳中之太平清領書。公表鄙見(載於拙著「東洋思想之研究」)以爲如此。

而不怠。他日或得成一部之提要乎。既而又以爲白雲觀者。北方道教之鉅鎮。而爲全真教開宗之靈地。豈不探其現狀而可乎。於是謀之于所長服部博士。獲外務省文化事業部之幫助。昭和六年八月。到于北平。瞻禮該觀。十六七回。或探古碑。或檢殿內。或訪之于古老。或質之于遺聞。又以餘暇。詣于東嶽廟。逗留大凡五十餘日。偶奉天之風雲告急。倉皇歸朝。於是整理所將來者。以爲本書。蓋白雲觀之事。帝京景物略。日下舊聞考等。雖記載不乏。大半屬于詩藻文章。及於記實者甚尠。此書或庶乎補其闕遺。故僉曰白雲觀志。且附以東嶽廟志。唯見聞有限。挂漏應多。願博雅君子。勿吝高教。

昭和九年三月

小柳 司 氣 太

凡 例

一、照相。凡係于同行者文學士麓保孝君。同大谷湖峯君之攝影。

一、白雲觀及東嶽廟之兩平面圖。係于北平東方文化事業部部員故荒木清三君之實測。

一、七十六司考證。係于北平公使館館員石橋丑雄君之採訪。

一、補漢天師世家。係于北平東方事業部部員橋川時雄君之採訪。卽道藏本漢

天師世家〔續藏正一部鑿字號〕之續編也。
〔上海版一〇六六〕

一、白雲觀內。無一冊子之可以爲史料。唯有卅七基之碑而已。初擬選擇而拓之。而歸期切迫。故不別玉石。一齊推拓。且附其考證。碑誌卽是也。然其所謂石者。豈亦不保他日無補于史乘乎。

目次

自序
凡例

寫真

- (一) 牌樓
- (三) 靈官殿
- (五) 七真殿
- (七) 木鉢
- (九) 戒臺
- (十一) 淨戒牒
- (十三) 滿文碑

- (二) 橋梁及儒仙殿
- (四) 丰真殿
- (六) 丘祖殿
- (八) 道藏及道士墓
- (十) 授戒
- (十二) 陳明霖師
- (十四) 東嶽寶殿

目次

(五) 七十六司及掌官職司

卷一 白雲觀小志

第一 唐代至遼金

第二 元

第三 明

第四 清

卷二 白雲觀記事

第一 歷代方丈

第二 道士小傳

第三 齋日

第四 道觀之區別

第五 授戒

第六 道士之生活及宗規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七	方丈資格	八四
第八	經濟的狀態	八七
第九	道教分派	八七
卷三	諸真宗派總簿	九一
卷四	白雲觀碑誌	一三三
卷五	東嶽廟志	一九三
卷六	東嶽廟七十六司考證	二三三
卷七	補漢天師世家	三四七
附錄	白雲觀調查報告	三五七
	白雲觀平面實測圖	
	東嶽廟平面實測圖	

白雲觀志

附東嶽廟志

小柳司氣太編

卷一 白雲觀小史

第一 唐代至遼金

白雲觀者。緣起于唐代之天長觀矣。日下舊聞考卷九十四。所引元一統志曰（此書既散

逸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明一統志條。潛研堂文集卷二九。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一一。參照）

〔臣等謹案〕元一統志。天長觀碑在舊城內。有唐再修天長觀碑。節度衙推劉九霄撰。咸通七年四月。道士李知仁重摹。金明昌三年重建。元元貞二年重修。有翰林承旨王鶚所撰碑銘。查明一統志不載。則明時已廢。今轉載同志所揭劉碑。

〔唐劉九霄再修天長觀碑略〕天長觀。開元聖文神武至道皇帝。齋心敬道。以奉元

元大聖祖。建置年深。傾圯日久。伏遇大保相國張公秉權台極。每歸真而祈福。祭此觀宇久廢。遂使差使押衙兼監察御史張叔建董部匠。作功逾萬計。

按碑中之所謂開元聖文武至道皇帝者。開元廿七年(七三九年)群臣所上於玄宗之

尊號。元元大聖祖者。天寶二年(七四三年)老子之尊號也。又太保相國張公者。盧龍節度

使張允伸也。(後文鄒子聯碑銘)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曰。宣宗大中四年(八五〇年)任盧龍節

度使。又其本傳曰。(舊唐書卷二一〇八新唐書卷二一〇二)懿宗咸通十三年(八六二年)以八十八歲沒。然當知天

長觀之創建。實在玄宗時。而宣懿二宗時。既已廢頽。而張允伸再興之。

其後天長觀事。舊籍不載。至金代再見。宮觀碑誌。(道藏洞神部紀傳類不字號。上海板六一〇)收金鄒子昉

(金史卷一〇本傳)中都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曰。

大定十四年三月。戶部尙書臣仲愈。勸農使臣僅言奏。十方大天長觀。館御既安。

像設既嚴。敢以聞。是月既望。天子暨皇太子。率百執事。欸謁修虔。遂命爲道場三

日夜以慶成。先是召西京路傳戒壇主清虛大師閻德源住持。勅授提點事。越十

九年秋。廼詔承學之臣。文其碑。臣子昉待罪北門。實當書敢攷觀之所以廢興。揚

推而敘之。臣謹按圖經及舊碑。蓋肇造唐玄宗開元中。命之曰天長。頗極壯麗。歲久不葺。頽圯滋甚。至咸通七年。盧龍節度使張允伸繕而新之。五季及遼。咸所嚴奉。國朝正隆之季。征役繁興。簿領充牣。著籍之用。多貯其中。或有橐姦者。狙火之數百年之締構。一昔而燼。物不終否。時若有待。聖天子受命卽位。歲方五稔。而功成治定。薄海內外。悉臣悉主。官修其方。民遂其業。工精其能。德澤洋溢。符瑞衆至。百廢具起。萬機之暇。游心玄妙。大定七年秋七月二十三日。乃詔復興。以今戶部尙書張仲愈勸農使張僅言董其役。且命勿亟。自經始迄于落成。凡八年。前三門榜曰十方大天長觀。中三門曰玉虛之門。設虛皇醮壇三級。中大殿曰玉虛。以奉三清。次有閣曰通明。以奉皇天上帝。次有殿曰延慶。以奉元辰衆像。翼于其東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眞。以奉六位。元辰東有鐘閣。曰靈音。兼奉玉皇上帝。虛無玉帝。次有閣曰大明。以奉太陽帝君。次有殿曰五嶽。以奉諸嶽帝。暨長白興國靈應王。西閣曰飛玄。以秘道藏。兼奉三天寶君。次有閣曰清淨。以奉太陰皇君。次有殿曰四瀆。以奉江河淮濟之神祠。洞房兩廡。暨方丈。凡百六十楹。有

奇。至棟梁楹桷之材。丹雘塗茨之飾。圖繪偶像之工。雖龍杉錦柏。雲梓星栝。闍海香瓊。賁丘朱泥。班倕之巧。吳張之妙。不是過也。凡爲錢以鉅萬計。皆出自禁中服御之物。而以善價平民。故成功如此之易。

今摘錄此碑之要。唐懿宗咸通七年(八五六年)張允伸重修之後。五代北宋遼朝。大約三

百餘年間。咸嚴奉之。然至金海陵王正隆末年。失火全燒。世宗大定年間。降復興之

敕。令戶部尙書張仲愈。勸農使張僅言(僅言本傳。金史卷一三三)董其役。大定十四年三月落成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十六日車駕親臨。設道場三日。夜以慶之。

世宗崩。章宗嗣位。明昌改元(一一九〇年)。遇皇太后違和。乃設普天大醮。七晝夜於本觀。

而禱平愈。朱瀾及党懷英竝作之記。(朱瀾本傳。中州集卷七。党懷英本傳。金史卷一二五)

宮觀碑誌竝載之。今轉鈔瀾文。

明昌元年二月癸卯。皇太后微爽。節宣之和。越翼日甲辰。皇帝朝隆慶宮。問安于慈訓殿。……壬子。勅大天長觀。設普天大醮。七晝夜。仰祝皇太后聖壽無疆。錫錢五百萬。梅檀沉水降真等香二百八十斤。龍腦五兩。命昭勇大將軍供衛直都指

揮使兼客省使大使尹西上閣門使張汝猷。左肅完顏阿魯罕。爲行禮官。詔提點
天長觀事。沖和大師孫明道曰。老君道教。乃中國之教。不比釋氏西胡之人。以擊
鉞爲事。自今以始。醮上不得用法器。即日降普天大醮青詞一通。其詞曰。嗣天子
臣謹上啓。三清四帝二后。伏以祇應丕緒。仰戴慈闈。惟日奉承。方備九州之養。賴
天孚佑。克開萬壽之祥。偶失時和。遽成微恙。爰歎殊庭之邃。聿嚴祕醮之科。所冀
孝誠俯回真馭。垂至神而洞鑒。錫景命之延洪。嘉與群生。永依大庇。臣無任懇禱
之至。謹詞。辛酉皇帝駕幸天長觀。行香禮畢。車駕還宮。行禮官暨高功大法師聞
啓發牒。皇帝齋戒七日。癸亥內降御書書詞九通。沈檀四斤。龍腦十兩……丙
寅皇太后遣隆慶宮都監高高壽。賜白金五十兩。綵四段。俾道衆懺謝……戊
辰已事。厥後未浹旬。皇太后康寧如初。有本觀玉虛殿侍香道人徐悟真者。目擊
上事。因命工鉸木。爲大天長觀普天大醮感應圖。具錄始終。

先是世宗時。賜道藏一閣。至是住持孫明道訪遺經於天下。道士趙道真。丐化諸方。
遂勒成一藏。都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爲帙六百有二。題曰大金玄都寶藏。魏搏霄(本傳)

（中州集四）受明道之囑。爲之碑銘。其文曰。

國家定都永安。迄今四十餘年。天長觀。寔奉香火。舊貯藏經。缺而未定。住持道士。繼承非一。因仍苟簡。莫有以補綴爲意者。大定丙午。明道始奉詔。提點觀事。洪惟世宗皇帝。萬機之暇。留意神典。以觀字嘗火。出內府金錢鉅萬計。俾撤舊而一新之。……而又賜錢二十萬。領以度支。歲取贏羨。以給道侶。復於五花山。置燒丹院。起玉華殿。俾隸於觀。以爲方士飛鍊之所。而無上之經。顧獨缺而未完。愚雖不敏。誓將畢力。證茲勝事。後二年。會有詔。以南京道藏經板付觀。又易置玉虛觀。經於飛玄之閣。以備觀覽。天長舊經。還付玉虛。其舊有名籍。而玉虛不具者。聽留勿還。須補完則遣之。繼又以普天大醮儀範有肅賜。蕭道濟等十人簪褐。仍勅賜錢十五萬。俾置羽衣。餘道侶人賜錢三萬。……明昌改元之元日。勅遣中使諭旨度支。拓觀之左隙地。凡千步。起丁卯瑞聖殿。以奉太母本命之神。制度與延慶埒。其北宮第一區。并賜觀。俾構屋列楹。以貯經板。仍署文臣二員。與明道經書參訂。卽補綴完成。印經一藏。既又命選精勤道士一員住持。須及五年。若職事修

學者。賜紫衣德號。仍歲度服勤道童二人以爲常。明道奉詔。不遑居處。分遣黃冠訪遺經於天下。且募工鳩材。有趙道真者。願以板材自任。丐化諸方。不二年。勝緣俱辦。瓌材會珍。良工萃巧。樞庀屹立。鏤槩具定。凡得遺經千七十四卷。補板者二萬一千八百冊。有畸積冊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冊。列庫四區。爲楹三十有五。以架計者百有四十。明道於是倡諸道侶。依三洞四輔。品詳科格。商較同異。而銓次之。勒成一藏。都盧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爲帙六百有二。題曰大金玄都寶藏〔宮觀碑誌〕

前文所引元一統志之「金明昌三年重建」蓋書此事矣。故魏博霄此銘云。明昌改元起工。殆經二年而成。

當此時全真教頗振。其教祖王嘉字知明。號重陽。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廿二日（一一二）生於咸陽大魏村。弱冠修進士業。又善武略。金熙宗天眷年間。一中武舉。然非其素志也。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創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害風猶言風狂。海陵王正隆四年（一一一）會遭二道士於甘河鎮。遂授以

口訣。自此遁家雲遊。世宗大定七年(六一)始來山東寧海州。止三年。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真。屏去幻妄。獨全其真之謂也。州人來從者甚多。有高足弟子七人。世謂之七真。曰丹陽真人馬鈺。曰長真真人譚處端。曰長生真人劉處玄。曰長春真人邱處機。曰玉陽真人王處一。曰太古真人郝大通。曰清淨真人孫不二。九年十二月入汴梁。其翌年(七一)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人同。頌畢。儼然而沒。時年五十有八。丹陽等奉靈柩。歸葬於劉蔣故庵之側。後建道觀。今之祖庭是也。有詩詞千餘篇。曰重陽全真集十三卷。重陽教化集三卷。重陽分梨十化集二卷。重陽金關玉鎖訣。重陽受丹陽二十五訣。重陽立教十五論。竝爲道藏所收。(碑)甘水仙源錄卷一。金源鑄全真教祖碑。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既而世宗皇帝稔聞其聲名。嘗遣使訪焉。廿八年(八一)邱長春及王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世宗崩。章宗嗣位。親臨瞻禮。凡三回。一則承安元年(九一)二則承安二年。是年十月劉處玄應召至焉。三則泰和元年(〇二)金史本紀。皆

錄此事。泰和二年（一三）懼于火災，焚燒殆盡。（後文王鶚碑參照）翌年再建，改爲太極殿。金史卷十一曰：「泰和三年十二月，賜天長觀額爲太極宮。」宣宗貞祐二年（一五）國勢不振，還都於汴。太極宮亦爲廢墟。元代邱長春再興之，以至今日。其事詳元一統志所引王鶚碑曰：

燕京之會，仙坊有觀，曰天長。其來久舊矣。肇基於唐之開元，復於咸通七年。及遼摧圮。金大定新增修。泰和壬戌正月望日，焚燬殆盡。貞祐南遷，止餘石像。觀額爲風雨所剝。委荆榛者有年。聖代龍興，玄風大振。長春應聘，還命盤山棲雲子王志謹。主領興建。垂二十年。建正殿五間，裝石像于其中。方丈廬室，舍館厨庫，煥然一新。凡舊趾之存者，罔不畢具。永爲聖朝萬世祈福之地。顧不偉哉。（日下舊聞考卷九四）

第二元代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真人。金熙宗皇統八年正月十九日（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一二四八）生於登州棲霞縣濱都里（山東省內）十九歲時，始師事全真教祖王重陽。重陽一見大器之。重陽仙

去後。入礮溪。(陝西省內。以太公望舊釣磯著)又隱隴州龍門山。苦行殆十年。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八一六)

還終南祖庭。越一年應徵謁見。(見第一章)復還終南。金宣宗貞祐二年(一一五〇)徵之不起。南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一一九二)徵之復不起。是時元太祖親征在西域。稔聞其盛名。遣劉

仲祿聘之。禮辭甚卑。(輟耕錄卷十)於是十二月十八日(太祖十四年二一九)與弟子十九人發萊州

(山東省內)昊天觀。翌年正月七日至燕都(現今北平)時年七十三。更從居庸關。經過絕域。十六

年十一月達邪米思干城。(邪米思干又作尋思干 Samarkand。元史太祖記之。薛迷思干地理志之撒馬罕。均係譯音。古康國也)十七年四月(一一三二)

謁見大雪山之陽。(現今阿富汗斯坦。雪山謂ヒン。下クウシ山 Mr. Hindukush)太祖太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

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

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

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且訓諸子焉。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

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

孝者多。陛下宣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十八年二月(一一三三)太祖出獵馬培。處機

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已高。畋獵非宜也。太祖爲罷獵者久之。三月辭朝

東還。賜號神仙。掌管天下道教。六月到漁陽關。十九年三月(二四)歸還燕京。當時宋元交兵。踐蹂中原。而河之南北尤甚。處機遣弟子勞徠俘殺者。前後數回。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其數及二三萬云。旋奉旨住天長觀(即太極殿)。尋改爲長春宮。當時傾圮既久。如王鶚碑銘所狀(前章參照)。於是處機慫恿督勵。與弟子王志謹等復興之。李志常西遊記曰。(道藏正乙部群字號。上海版一〇五六)

師受行省已下。衆官疏以來。憫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頽下圯。至於窓戶階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燈。至季秋稍親之。所以豫火災也。

六月。大液池之南岸(大液池在元宮城內)崩裂。水入東湖。魚鼈盡去。北口山亦摧。處機聞之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九日歸真於宮中葆光堂。壽八十歲(是年太祖亦崩)。其留頌曰。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間。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其著曰長

春子礪溪集六卷（道藏太平部。友字號。上海版七九七）

案西遊記。丘長春見太祖。前後四回。自十七年四月五日至翌年三月七日。其牖

誘啓沃。如既所記。道藏有玄風慶會錄者（洞真部。譜錄類。致字號。上海版七六）移刺楚才奉勅所編。記

長春對帝所陳之玄言奧旨。間涉神怪。且及林靈素。說者以爲。移刺楚才卽耶律

楚材也。王世貞以爲。此書與楚材所著西遊錄不符。且耶刺之官銜。稱侍臣。昭武

大將軍。尙書禮部侍郎。元至至元以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尙書省。此移刺者當是

別人（讀書後卷八）姑俟再考。

翌年弟子尹志平營一道觀於宮東。謂之白雲觀。翌年七夕。藏仙蛻於觀內。謂之處

順堂。西遊記曰。

戊子春正月朔（太祖廿三年）清和（尹志平道號）建議。爲師構堂于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

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慮始。但事不思已。

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辨。况先師遺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

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靜盡。各操一瓢。乃所願也。宣差便宜

劉公聞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圓等董其事。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俄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群道人二百餘。費糧助力。肯構其堂。四旬而成。又陳時可撰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曰。

長春太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于葆光未安也。吾將卜白雲。構堂其上。而安措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爲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成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而葬。其歲月事跡。已見于本行碑。(源水仙錄九)

憲宗皇帝卽位四年(五一二)令李志常設普天大醮於本宮。馮時亨爲其記。其文曰。

癸丑冬十月十有七日。詔至修真道士提點王志坦。訪問身體康寧。壽數長久之說。志坦對以養生三二語訖。因就善端發見之處。款曲將順。投之以言曰。此山林

枯槁之士。爲一己之務。非天子之急務也。……上嘉納其言。……特命眞常至德又玄眞人李志常。主醮作大濟度師。斷事大宮人牙魯瓦赤布只兒奉營辨醮事。中使扎忽兒學士已下四人。作行禮官。仍隨路選清高有道之士。設普天黃籙大醮三千六百分位。甲寅春三月初九日至十六日。凡七晝夜。有司不奏刑名。閭井禁屠宰。出御府黃金五百八十兩。白金三千八百兩。綵繪千匹。爲鎮金信幣之須。旛花油燭梅檀沈水龍腦降眞爲饗獻之禮。其餘皆府庫支給。不令擾民。又以銀鈔五十兩補其闕。密詞九通。玉簡三面。皆宸翰親署。〔宮觀碑誌〕建築之壯麗。如前章所引王鶚碑銘。其文曰。垂二十年云云。正當憲宗卽位十四五年之交。

世祖至元元年〔六一二〕三月庚辰。及三年正月丁酉。竝行普天大醮於本宮。〔元史本紀〕至元八年二月十九日王暉。〔元史卷一六七本傳〕清明日遊長春宮。作詩曰。

鳴珂振轂滿重城。花底春光拂玉笙。放眼壺天如隔世。侍談仙馭勝蓬瀛。松風韻
颯金鏘靜。竹露光寒鶴夢清。且莫臨瀟門外去。夕陽正在總眞明。〔自注。總眞閣名。〕

〔秋澗集一六〕

憲宗世祖二帝時。道佛二教。互張勢力。相執不降。會道士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固不俟辨也。是以道教遂屈。樊志應等詣龍光寺。削髮爲僧。樊志應李志常弟子也。至元十七年〔八一〇〕長春宮道士甘志泉。王志真謀書僧錄廣淵。事不成而露。志泉志真。款伏就誅。其翌年。帝派諸臣及僧徒。詣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等。偏檢道藏。燒僞經卅九部。此事詳于祥邁撰辨僞錄。及念常撰佛祖歷代通載〔三卷三四〕考此二書。皆係釋氏之作。不必如其所記。且樊志應祈志誠等之學行。有頗可傳者。故元朝崇之。名公學士亦與交者頗多。

成宗元貞元年〔九一五〕姚燧奉敕作長春宮碑銘〔姚燧本傳。元史卷一七四。仁宗皇慶元年卒。年七十六。〕其文曰。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鄂爾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時齊。奏輔元履道元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案崑崙山作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勸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與語雪山之陽。……惟是太祖格天之年。

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自于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

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言焉。及僊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

又虞自經厄。〔案謂世祖時焚燬道藏偽經〕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定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梃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牧庵集卷一一〕

成宗大德八年〔一三〕虞集〔虞集本傳元史卷一八一〕與同人遊唱終日。其詩序曰。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後侈麗瑰偉。有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迄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遊觀。尤以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迴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隅。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敝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粹爲一卷。謹序而藏之。〔道園學古錄卷五〕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五〕二月一日。設黃籙普天大醮。龍虎山第卅九代張嗣成主之。

孫履道。吳全節助之。〔道園學古錄卷二〕又頌道經于天下之名山宮觀〔元史卷二九〕三年八

月。長春宮道士藍道元。以罪被黜。詔道士有妻者。悉給繇役〔元史卷三〇〕順帝至元三年

〔三七〕六月癸未醮長春宮〔元史卷三九〕

元朝滅亡。長春宮亦自廢頽。明初詩文。足徵證焉。梁潛〔明史卷一五二〕本傳。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乘市〕同遊長

春宮遺趾序曰。

今其宮既毀。獨其遺趾存。據平陸。巍然以高。〔舊聞考所〕

楊士奇〔明史卷一四八本傳。英宗正統九年三月。沒。年八十〕又曰

永樂癸卯〔廿一年〕二月初……出平則門。望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

六里。是日天氣晴朗。風埃不起。……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

城遼金故城也。其遺趾獨西北隅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觀右有長春宮。蓋元以

居丘處機。而觀則真人退休之居也。塑像尙存。其神爽清徹。凝靜簡遠。翛然一神

仙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行視長春故趾。其闕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跡范

德機所詠門前流水。亦無復有。〔案。范詩見詩集卷四。奉陪京城諸君遊南城尋丘尊師道場作〕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爲

行路。而旁近之民。競畚壤。曳斷礎。治耕其中。莫亦之禦矣。……白雲觀之詩

十首。咸附於後。〔東里文集續集卷一郊遊記〕

第三 明代

明太祖洪武三年。封第四子棣〔明朝第三代成祖皇帝〕爲燕王。以北平爲府治。廿七年〔一九三〕王

命長春宮再建。建築前後二殿。翌年瞻禮。翌年。世子高熾〔第四代仁宗皇帝〕亦瞻禮。屢建金

籙大齋。成祖永樂四年〔一〇六〕命李時中爲住持。宣宗宣德三年〔二二四〕太監劉順創建

三清大殿。粧塑聖像。十年。命倪正道爲住持。武宗正統三年〔三一四〕正道與內官協力

創建玉皇殿。五年。復建處順堂。奉真人塑像。暨營方丈道舍。廚庫鉢堂。八年。建衍慶

殿於玉皇閣之前。奉玄天上帝。建四師殿。及山門。仍建靈星門於外。初觀基狹隘。乃

易民地以廣之。繞以周垣。樹植嘉木。規模廓大。金碧交映。視舊有加矣〔本書胡淡碑〕十二

年〔四七〕八月十日。賜道經凡五千三百五卷。爲四百八十函〔本書許彬碑〕既而傾廢。故聶

大年〔明史卷二八六本傳景泰六年一四五五〕詠之曰。

蕊宮琪樹罷棲鸞。空有元都太古壇。野老不尋餐玉訣。山人自製切雲冠。杖龍化

去秋池竭。笙歌歸來夜月寒。前度劉郎眞好事。種桃留與後人看〔舊聞考卷九四所引東野集〕

景泰帝景泰丙子七年〔一五六〕道士邵以正新建三殿三楹。粧塑真人之像。復圖十八

大師等像於其壁。舊聞考卷九十四抄其碑文曰。

都城西南。觀曰白雲。邱真人仙蛻在焉。舊有殿。曰長春。乃清和尹宗師所構。以覆遺蛻。而奉真人者也。日就傾圯。念真人與先師劉真人。偶得長春之號。而師祖趙真人。又受北派金丹之傳於真人。而以正實嗣派之雲孫也。乃謀新三殿三楹。既像真人於其中。復圖十八大師。暨祖師先師之像於其壁。經始於景泰丙子。落成於四年。

又同書所引李得晟長春殿增塑七真仙範紀略詳叙之。曰

白雲觀。舊有處順堂。創自元未混一時。清和尹宗師藏其師長春邱真人仙蛻於其下。封土爲塚。構此爲覆者也。景泰丙子。我師祖通妙邵真人。撤堂拓地。備勒貞珉。得晟於正德己巳〔四年二〕〔五〇九〕拜謁祠下。覩簷牖脫落。日就傾圯。思繼先志。召匠鳩材。以堅易朽。補缺爲完。比昔加壯麗焉。復命匠氏埏埴仙像六軀。通原像爲北派七真也。其東坐西向坐首者。則丹陽先生馬鈺。次則長真先生譚處端。又次則長生先生劉處玄。西坐東向者。有玉陽先生王處一。廣寧先生郝大通。清靜散人孫不二。次序悉與東向相匹。惟中乃長春先生邱處機者是也。七真各有贈號。本元

祖至元六年之所錫。舊壁繪十八大師像及五真人像。第恐後人莫可辨識。遂訂野史。得隨師西域弟子。謂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孫志堅。夏志誠。宋德芳。王志明。于志可。張志素。鞠志圓。李志常。鄭志修。張志遠。孟志穩。綦志遠。何志清。楊志靜。潘得冲。數子耳。若夫原陽趙真人。學北派金丹之傳者。及門弟子受業也。長春劉真人。封號相類。異世同符也。至如通妙邵真人。普毅杜真人。下及得晟。濫廁妙應真人。皆嗣派雲孫。蒙其餘澤者也。繪形於群師之後。正德十一年歲次壬辰。此碑所稱趙劉二真人。及邵以正之行實如左。

趙元陽名宜真。其父仕元爲安福令。因家焉。幼穎敏。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夢神人曰。汝神仙中人。何望世貴。遂從塵外遊。師李元。張天全。結茅匡山居之。於正一天心雷奧。金真還丹之旨。多所發揮。洪武十五年正月朔〔八二〕謝衆曰。

自今閉關。以還吾真。慎無干焉。五月三日夏至。啓關嗽浴。更衣趺坐。呼弟子於前。書偈畢。曰。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徧界無遮障。赫日當空昭大千。乃儻然而逝。

〔長春道教源流卷七所引豫章書及江西通志〕

道藏收其著靈寶歸空訣一卷〔洞玄部方法類四字號。上海版〕

九〔三〕原陽子法語二卷〔太玄部夫字號〕仙傳外科秘方十二卷〔太平部造字號上海〕三

種其他元陽子金液集一卷〔洞眞部方法類珠字〕還丹金液歌詮一卷〔上同〕還丹歌訣

二卷〔同上重字號上〕陰符經頌一卷〔洞眞部讚頌類鳥字〕五假論一卷〔洞神部方法類海

八〕五書亦冒元陽子之名。然案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三。陳致虛弟子歐

陽玉詢亦號元陽子。故五書之著者。未必保爲趙原陽也。

劉淵然贛縣人。師趙原陽傳其法。明太祖洪武廿六年〔九三〕帝聞其名召之。賜號

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駕至北京。仁宗卽位。賜長春眞人號。給二品印誥。與正

一眞人等。宣德初。進號大眞人。七年〔三四〕乞骸骨。命送南京朝天宮。御製山水圖

歌賜之。卒年八十二。淵然有道術。爲人清靜自守。不干世事。故爲累朝所禮。正一

眞人張宇初之術〔張宇初漢天師第〕淵然所授也〔明史稿卷二八一〕

邵以正雲南人。早得法於劉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爲道錄司左玄義。正統中遷

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通妙眞人。英宗復辟。以正疏辭。詔以左正一間

住。未幾眞人張元吉薦其戒行。詔復眞人。仍掌道教。先是正一眞人列二品班之

末。天順三年將行慶成宴。禮官請以正坐次。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序與之。以正廉靜謙謹。禮容雍容。縉紳咸重之。六年八月〔六一四〕卒。遣官祭之。

〔明史稿同上。明史卷二九九〕

其後復傾圮。陳言〔明史卷一八〇本傳。孝宗弘治七年沒〕程敏政〔明史卷二八〇本傳。弘治十二年沒〕二家詩以足徵焉。

長春宮殿鎖寒煙。駐馬斜陽錦樹邊。白鶴不歸雲影外。黃花仍發酒杯前。〔舊聞考所引陳〕

言愧齋集

紅塵飛盡白雲生。一徑深々草樹平。丹竈已空仙去遠。琳宮猶枕舊遼城。〔篋墩集卷八二〕

於是官者張誠爲唱首。修建之。始于弘治七年〔一四〕成於武宗正德元年〔一五〕〔趙士賢張瓚兩碑〕

至十三年。官者馮公增飾殿庭門廡若干楹。新建鐘鼓樓。〔本書劉郊祖碑〕世宗嘉靖

五年〔六一五〕官者蘇瑾重修之。皇太后賜御香。〔本書顧頤壽碑〕

明朝衰微。本觀亦自廢頹。黃鳳翔〔明史卷二一六本傳。萬曆二十年。二五九三頃沒〕詩曰。

平野敞崇阜。寒烟擁榛蕪。凄然狐兔窟。曩爲眞人居。琳宮御賜額。延訪寵數殊。徒衆聚如林。世握黃金符。院宇何年頹。遺跡獨勝區。我來恣聘眺。意與浮雲舒。秋風

正蕭索。懷古一長吁。試問緱山鶴。窈茫今在無。〔舊聞考所引〕

王世貞〔明史卷六一本傳〕訪道士鍾了髻於本觀。記其事曰。

於是小隸前嚮道。余與二友人步隨之。折而西。已更折而北。蛇行墟隴間。下上故隍堞址。烏帽出沒。麥浪浮映。少頃抵觀。觀之中闔閉。則從左竇而入。爲後殿。有全真東華純陽諸像坐像。稍剝蝕。而傍室爲鍾寢。……明興而其道少屈。以劉淵然之見崇。焦奉真之爲幻。不能盡復其盛。〔弇州山人續稿卷六一〕

明末罹于兵燹。至清朝復興。〔本書長白麟慶碑〕

第四 清 代

清朝聖祖康熙四十五年〔一六七〕重修白雲觀。玉皇殿。三清殿。長春殿。七真殿。靈官殿。四聖殿。山門牌樓。石橋楨杆。鐘鼓樓。東西祠堂。道舍。莫不悉備。當時住持王常月建碑誌之。〔本書碑文〕高宗乾隆廿一年〔一七六〕復修之。卅年復發內帑。重加葺治。行幸瞻禮。五十三年〔一七八〕又行幸瞻禮。賜御筆詩碑並碑記。〔本書碑文〕日下舊聞考曰。

臣等謹按白雲觀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勅重修殿內恭懸聖祖御書額曰駐景長生。七眞殿恭懸聖祖御書額曰琅簡眞庭。皇上御書額曰葆素含元。玉皇閣恭懸聖祖御書額曰紫虛眞氣。皇上御書額曰得一以清。觀東偏有斗姥閣恭懸聖祖御書曰大智寶光。邱眞人殿木鉢一乃剝木瘦爲之上廣下狹可容五斗內塗以金。恭刻皇上御製詩其中石座承之繞以朱欄殿中恭懸皇上御書聯云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既經世變。物力難艱。丹青土木。往往爲風霜所剝蝕。於是現代住持陳公明霧。與楊嘉訓。余第祺等計。悉修繕塗飾之。始於光緒庚申〔大正九年〕之春。成於壬戌〔大正二年〕之秋。

〔本書重修白雲觀殿宇橋梁碑〕爾來無大變革。而以至現時。如本書所載實測圖所示。然至碑銘位置。殿觀名稱。不與舊來異者鮮。今抄查慎行人海記。指摘其異同於原文下。慎行以世宗雍正五年〔二八〕三月沒。年七十有八〔歷代名人年譜〕。人海記屬其晚年之著。

白雲觀在天寧寺西北。前爲玉歷長春之殿〔現今所謂靈官殿〕。庭前四碑。一爲禮部尙書

胡濙所撰。一爲翰林修撰許彬撰〔現今此兩碑既仆。竊入于齋堂前壁〕。一爲天順中東吳邵以正撰。

一爲小直姑天妃宮住持李得晟立〔此碑無〕右有儒仙之殿。中有塑像。赭面黑髯。幘頭團花。玉帶袞補。按李道謙甘水仙源錄。有觀津張本者。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爲黃冠。居燕長春宮。卽其人也。〔現在塑像。玉面繡衣。與此所言者甚異。七眞殿中之所謂張三丰像。蓋或此歟。本書第二白雲觀道〕再入爲七眞翕光之殿〔現今所謂老律殿。老律之名義不明〕左碑一。明兵科給事中石首趙士賢撰文〔現今在殿前〕右碑一。戶部員外郎維揚張瓚撰文〔故如〕堂中列七眞。旁繪十八弟子。拭拂塵土。隱約可辨者。北壁則抱元宗師趙道堅。太元宗師宋道安。清和宗師尹志平。太素宗師孫志堅。守一宗師夏志誠。明眞宗師何志清。東壁則冲和宗師張志素。崇眞宗師李志常。洞明宗師綦志清。宗師潘得冲。西壁則敷化宗師孟志穩。闕宗師鄭志修。抱朴宗師鞠志圖。光範宗師于志可。宗師王志明。按得晟碑。尙有宋得方。張志遠。楊志靜三人。已漫滅不可復識矣。〔現今見耳。又舊聞考以爲壁畫道流入定圖。幡幢雲氣雜不可記。非十八弟子像。〕又北爲貞寂堂。卽處順堂故趾。左碑爲陝西按察副使都人劉郊祖撰文〔現今在羅祖塔前〕右碑爲刑部尙書顏頤壽撰文〔現今在后土殿前。顏誤作頤。說詳于後〕堂中塑邱眞人像二。其大者雙瞳點漆。精采如生。非

阿尼哥劉鑾輩。不可爲也。冲和宗師。本潘得冲號。而畫壁作張志素。又孟志源乃作志穩。皆與仙源錄異。惟十八人姓名。則仙源錄所未備也。〔據舊聞考所引人海記。余所藏人海記。不見此一毫。〕

或別本歟

舊聞考曰。

觀胡濙邵以正李得晟三碑所述。則今之七眞殿。正昔之處順堂。乃邱處機藏蜕地也。人海記指今之邱祖殿。爲處順堂故址。恐誤。此殿在七眞殿後玉皇閣。正所胡濙碑所稱正統八年重建之衍慶殿。在玉皇閣前者是也。胡濙碑又稱宣德三年建三清殿。今不得其處。大抵彼時宮監興造無常。隨意易名。故不可考耳。

頃者涉獵前清時代之詩文。偶獲係于本觀者。故轉抄如左。

同治十二年〔明年〕十九日己亥晴大風嚴寒。上午坐車出西便門。至白雲觀。以都人今日爲燕九節。香火甚盛。故往觀之。而風烈塵湧。棚肆盡徹。士女闐然。守觀道士。皆黯淡無色。觀宇雖大。略無游憇之所。入邱祖殿。觀長春真人塑像。白晢微有須。〔劉侗帝京景物略以爲無鬚眉。與此不同〕不似八十歲人也。旁列十八弟子像。欲登藏經閣。以有婦人

在上而止。忽忽驅車而回。譜憶舊游憶一闋。〔用玉山大都長春宮韻。私案玉山謂張炎其詞已編舊聞考中。故省略焉。〕

恁茸衫款段。獨訪元都。日淡沙晴。休說長生事。但丹霞竈冷。烟景旛青。天風猛撼

鈴鐸。燭亂露壇星。祇玉格金函。玲瓏霧開。深鎖層清。〔有藏經閣以有。〕西游幾經歲。又

幾劫開皇。鶴化無聲。認得蓬萊境。便雪山冰海。花樹都春。何況帝城佳氣。闔苑接

仙禽。還目極斜陽。林尖寺塔衝暮雲。〔觀之前面。李慈銘越縵堂。即天寧寺。日記第十八冊。〕

錢籜石白雲觀詩。豈爲南宗別。重尋太極墟。先生叢好在。止殺語何如。柏子微風

際。桃花細雨餘。十年登閣意。祇益鬢毛疏。王蘭泉琴畫樓詞。憶舊游。歎青年路杳。

白鶴煙消。難問全真。琳宇西華近。望蒼松翠柏。交映擔楹。金籠尙留香火。鐘磬傍

霓旌。說落燈風後。時傳灌頂。士女傾城。生平自蓬島。向終南太華。訪道瑤清。更歷

龍沙遠。便安車回日。名著燕享。玉田舊閣。〔樂笑翁遊。此有詞。〕誰記。好取叶鸞笙。喜仙侶同

來。暮春芳草。雨正晴。光緒間有高道士者。頗通聲氣。西園諧價。多以白雲觀爲初

桃焉。〔楊鍾羲雪橋詩話第六。〕按所謂高道士者。第二十代方丈高雲溪仁峒也。

提 要

唐玄宗開元年間。肇建天長觀於此地。金代改天長觀爲太極宮。至元代丘處機。賜名長春宮。處機之沒也。弟子尹志平。營一觀於宮東。謂之白雲觀。觀中特立處順堂。奉安師之遺蛻焉。而長春宮。則自廢頽。本觀建築。皆屬乾隆時代。光緒之朝。大加粉飾修繕。以至現今。及民國革命。白雲觀已不能受其保護。民心之感孚。此教者日鮮。故募緣自不如意。且其殿宇。時時爲軍隊爲占據。蹂踐狼藉。頗覺荒涼。唯仍舊來之情性。漸不過爲保存之計耳。蓋其爲基地。近接輦轂下。故天下治亂。常關白雲觀之盛衰。昔者李文叔以洛陽之盛衰。卜天下治亂之候。余之於白雲觀。豈無此感乎夫。

卷二 白雲觀記事

第一 歷代方丈

自丘真人弟子尹志平創立本觀。迄現今大約七百餘歲。歷代住持〔又曰〕行實未詳。觀內有祠堂。分爲東西二房。顏以派衍長春四大字。文宗咸豐元年〔五一八〕崇實書之。奉齋數十木主。其排列如左。

東 房

中央安置一塑像。標以勅封主教全真抱一高主王公。蓋王重陽也。其左則設「白雲堂上第廿一代監院上至下智秋樵劉大真人」及「白雲堂上第廿一代監院上至下端堂崔真人」之兩神位。其右則設「白雲堂上第廿一代律師上至下知霖毓陳真人」之兩神位。更配祀左開之十五及「白雲堂上第廿一代律師上至下知霖毓陳真人」之兩神位。更配祀左開之十五神位。

白雲堂上第一代律師上道下堅抱元趙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二代律師上道下純碧芝張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三代律師上通下微冲夷陳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四代律師上玄下朴大拙周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五代律師上靜下定無我張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六代律師上真下嵩復陽趙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七代律師上常下月崑陽王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八代律師上守下誠心月程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九代律師上太下林維陽詹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代律師上清下風昇陽穆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一代律師上一下和懷陽朱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二代律師上陽下舉九陽袁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三代律師上來下還却塵王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四代律師上復下禮照 白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五代律師上本下煥香崑程大真人
西方神位都凡十四。

白雲堂上第十五代律師上本下悟壽山張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六代律師上合下皓朗然張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七代律師上教下玄精一張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七代律師上教下齡松雲孟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七代律師上教下智慧生張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寬冲陽嚴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震乾初呂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祥瑞陽鄭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亭真一袁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才器一孟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十九代律師上圓下璿雲樵張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二十代律師上明下印素雲劉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二十一代律師上明下峒雲溪高大真人

白雲堂上第二十二代監院上至下和潛上庵朱大真人

累代二十有一。奉齋神位三十有九。今於前表中。舉其傳之可知者十九人。

第一代趙道堅。南陽新野人。名九古。號虛靜子。金世宗大定三年〔六一〕生。隨丘真人

西行。至塞藍城而逝。〔塞藍。元史作賽藍。Salan。晉譯。〕享年五十有九。〔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川字號。上海版六〇四。金蓋〕

卷一 心燈

第二代張碧芝。洛陽人。名德純。本名珩。學道趙道堅。隱于華山。元順宗至正廿七年

〔六三〕傳道陳冲夷。不知所終。〔金蓋心燈卷一〕

第三代陳致中。名通微。原名致中。號冲夷子。山東東昌人。棄家至華山。學張碧芝。後

入青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一七〕傳道于周大拙而隱。〔金蓋心燈卷二〕

第四代周大拙。名元朴。原名知生。大拙其號也。陝西西安人。入青城山。皈依陳冲夷。

住世一百一十年。始得張無我。傳於法戒。明景泰元年〔一四〕十月望日。飄然而出。不

知所終〔金蓋心〕
〔燈卷一〕

第五代張無我名靜定。原名宗仁。浙江餘杭人。始入天台修道。既至青城。得周大拙印證。乃還天台。明世宗嘉靖元年〔二五〕七月望日。傳道于趙復陽而隱〔金蓋心〕
〔燈卷一〕

第六代趙復陽。名真嵩。原名得源。復陽其號也。山東瑯琊人。年二十。精通經史。貫穿道釋。出遊武當茅山諸方。遂至天台。師張無我。明莊烈崇禎元年〔二六〕返天台。復入

王屋山而終隱焉〔金蓋心〕
〔燈卷一〕

第七代王崑陽名常月。原名平。崑陽其號也。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人。於王屋山遇趙復陽。受於密傳。周流諸山。力學八九年。參師二十餘處。印證五十餘人。清世祖順治十三年〔五五〕奉旨說戒於白雲觀。賜紫衣凡三次。聖祖康熙十九年〔八〇〕沒。壽一百五十有八〔金蓋心〕
〔燈卷一〕。金陵詩徵卷四。本書王常月重修白雲觀碑記。崑陽王真人道行碑。

第八代譚心月。名守誠。號心月。〔神位譚〕湖廣武陵人。聞崑陽之名。訪之白雲觀。親授

大戒。駐觀有年。聖祖康熙廿六年〔一七〕忽然而不知所之。〔金蓋心〕
〔燈卷二〕。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

第九代詹怡陽〔神位。怡作維誤〕名守椿。字扶搖。號怡陽子。江南金陵人。王崑陽開戒壇於白

雲觀也。造謁深契。統領大衆。隨伴崑陽。歷駐金蓋。穹窿。青坪。棲霞諸境。康熙三十九

年〔一〇七〕他出。不知所之。〔上同〕

第十七代張慧生。字教習。別號坤鶴。祖籍通州。父母早沒。幼究心性理。廿三歲歸依

於文昌閣段真人。殷勤修行者八年。既而歷遊名山。嘉慶十二年至白雲觀。受戒於

華山張老律師〔五代十〕時方丈合皓師〔六代十〕已得律師真傳。即以衣鉢授之。在觀十餘

年。修葺殿宇。前後開壇十次。度戒子一千餘人。蓋自崑陽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宣宗道光二十年〔四一八〕羽化。葬於白雲觀之東南塔院〔第十八代方丈孟裕一撰白雲偈表〕

第十八代呂乾初。同治五年〔一六六〕羽化。

同鄭瑞陽。同治十二年〔明治六年〕羽化。瑞陽名永祥。道光廿五年與孟至才協力。得王廷

弼助資。重修道藏。重印道藏目錄詳註四卷〔明道士白雲齋天啓六年撰〕其序文曰。乙巳歲〔卽廿五年〕偶

言道藏殘缺。重整維艱。公〔王廷弼〕欣然助資。願爲修補。於是借諸山之經。繕本補入。數

月之間。竟成完璧。

同袁真一。道光廿三年〔一八〕羽化。

同孟豁一〔神位。豁作器誤〕名至才。光緒七年〔一四〕羽化。

第十九代張雲樵。名耕雲。光緒十三年〔二〇〕羽化〔以上二師。本書重勒諸碑記〕

第二十代劉素雲。法篆誠印。直隸省東光人。爲第十九代方丈張耕雲弟子。儒道兼優。又長心計。當時白雲觀財力久屈。於是穆宗同治十年〔四〕募捐五千餘金。德宗光緒十年〔一〇〕又募捐九千餘金。又自捐三千餘金。或爲傳戒費。或印刷經板。或重勒觀內碑文。或爲長春永久供會之資。光緒二十年〔二七〕羽化。其詳載于本書所載熙祐撰劉素雲道行碑。

第二十代高雲溪。名仁峒。宣宗道光廿一年〔四一〕生於山東濟寧州。光緒中葉爲方丈。爲本觀經營頗力。又說內官貴紳。數爲賑恤。庚子之變〔義和團匪事件〕如建粥廠。其一也。行事之詳。明於本書所載諸碑。光緒卅三年〔四〇〕羽化。

第二十一代劉林泉。名待查。宣統三年〔四四〕羽化。

同。陳毓坤。名明霽。文宗咸豐四年〔五八〕生於直隸順天府寧河縣。宣統三年。由天津

道院。入爲方丈。傳戒三次。今仍在現職。容貌魁偉。溫顏可親。但病重聽耳而已。聞余詣本觀。迎接款洽。又令道士助余研究調查者甚力。

至于他二十人。其行歷未能之知。

余初巡拜此祠堂。卒然以爲歷代住持奉安之廟。然考思一番。知其不然。今述其理

由。夫白雲觀開基者何人乎。尹志平也。而無其神位。襲尹師之後者。曰李志常。曰張

志敬。而無其神位。李時中。倪正道。明代住持也。〔本書胡〕而無其神位。道光年間張合

智。亦不列之。〔本書火祖殿〕第一代趙道堅。至第六代趙復陽諸師。雖其名籍屬龍門

派。〔丘真人宗〕關係本觀者。無一有之。故心竊疑之。

既而踏查牌樓前一帶丘壠時。發見一區域。繞以榛荆。問之曰塔院也。塔院者先住

之兆域也。當時歸期已迫。故託其調查於大谷學士而還。其後同學士之報告到來。

比之於祠堂。大有異同。今錄之於左。且註祠堂神位之有無於銘下。

現存二十一基塔。其內二基無銘。此外封土以爲識者四。凡二十有五。列其有銘者

於左。

一白雲觀第二代住持旭初楊公之神塔〔無〕〔祀堂〕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六代監院上陽下玉李公之寶塔〔無〕〔祀堂〕

乾隆六十年三月吉旦

本觀監院張合皓同衆執事建修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七代監院上來下如張公之寶塔〔祀堂無〕〔年〕〔及〕
〔建修者並同上〕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八代監院上陽下春杜公之寶塔〔祀堂無〕〔年〕
〔月同上〕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九代監院上合下皓張公之寶塔〔祀堂有〕〔但〕
〔爲十六代〕

嘉慶十三年三月吉旦

本觀方丈郭教仁同衆執事建修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十二代監院上陽下忠宗公之寶塔〔無〕〔祀堂〕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十七代律師上教下齡孟公之寶塔〔有〕〔祀堂〕

道光八年孟夏楚南

本觀方丈張教智同衆建修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十七代律師上教下仁郭公之寶塔〔祀堂無。本書白雲捐產碑記參照〕

道光二年四月

本觀方丈張教智同衆建修

一羽化白雲觀堂上第十七代律師上教下智張公之寶塔〔祀堂〕

道光二十年三月

本觀監院袁永亭同衆執事建修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亭袁公之寶塔〔祀堂〕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吉旦

本觀監院鄭永祥同衆執事建修

一羽化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才豁一孟公之塔〔祀堂〕

光緒辛巳八月二十日爲

仁兄任正訓

同建

世姪于紹宗

玉清觀焚修房永謙建修

本觀監院高仁峒暨執事大眾監之

一白雲堂上第十八代律師上永下震乾初呂公寶塔〔祀堂〕

同治五年荷月建修

玄妙觀監院暨大眾建之

白雲觀監院暨執事監修

一白雲堂上第十八代上永下祥瑞陽鄭公之寶塔〔祀堂〕

同治十二年十月

本觀監院朱至和同衆執事建修

一白雲堂上第十九代律師上圓下璿耕雲張公之塔〔祀堂〕

光緒丁亥七月十八日

紫竹道院弟子劉誠印等建修

本觀住持弟子高仁峒同衆公立

一白雲堂上第二十代法裔上誠下印素雲劉真人之塔〔祀堂〕

光緒二十年季秋

本觀住持監院暨執事大衆公立

一敕賜金紫白雲堂上第二十代律師上明下峒雲溪高大真人之寶塔〔祀堂〕

光緒丁未年孟夏六月

本觀住持法徒劉至融率合觀執事道衆公建

一白雲堂上第二十一代方丈上至下融林泉劉大真人法塔〔祀堂〕

宣統三年二月

本觀方丈法弟陳明霽率合觀執事道衆建

一皇清羽化師祖上復下進幹公之塔〔祀堂〕

一皇清羽化師諱本志楊公寶塔〔無祀堂〕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徒馬合緣敬立
萬祥

要之第十七代以後。其代數及人名相符。第九代以前則不同。墓銘所稱第九代監院上合下皓朗然張大真人者。在于祠堂。實爲第十六代。其他無一相符者。且塔院第二代至第八代。無文獻可徵。質諸道士不明。故唯直敘其所觀而已。

祠堂已不可徵。兆域亦無信。唯姚燧撰長春宮碑〔本書小史第四載之〕有可依憑者。其碑稱嗣

教真人者五人。曰尹志平。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祈志誠。張志僊是也。長春道教源流著者陳教友以爲繼志僊者。孫履道。孫德彥。苗道一三師也。此說似可信。故以尹師以下。爲本觀歷代住持。茲錄其小傳。

尹志平諱太和。號清和。金世宗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六一〕生於萊州。十四歲遇馬丹陽。遂潛往從之。後復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郝太古。學口訣於王玉陽。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己卯歲太祖遣劉仲祿徵真人。仲祿與李真常圖曰。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乃謁于師。見其神采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天將以斯道覺此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覲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此師勸行。決計北上。時

從者十八人。師爲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艱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及真人住長春宮也。師在席下。真人升遐。乃爲嗣教。於是營白雲觀於長春宮東。作處順堂於觀裡。以奉安其遺蛻焉。先是長春。嘗語弟子宋披雲曰。藏經大事。我則不暇。他日汝其任之。長春沒後。與通眞子秦志安。純成子李志全等謀。〔元遺山文集秦公道行碑。甘水仙源餘卷八李蔚李君墓銘〕丞相胡公聞之。賚施白金千兩。師聞之。督勵披雲。鏤板之於平陽。玄都觀。師又留

意於終南祖庭。初重陽祖師修道於劉蔣村。既成。火其庵而東。金大定年間。馬丹陽

丘長春二宗師。已復興之。值天興劫火。〔天興。金哀宗年號。其三年二二三四爲元所滅〕焚毀殆盡。至是師芟刈

榛莽。規度兆域。李眞常尋經營之。面目一新。憲宗元年〔五一二〕二月五日。順化於房山

清和宮。享年八十有三。葬之於五華。師嘗摘修學要訣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爲

重。多食則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鮮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減睡欲。日就

月將。則清明在躬。昏濁之氣。自將不生。人徒知從心爲快。不知制得此心。有無窮眞

樂也。其留頌曰。觀化八十三歲。澹薄全眞。活計臨行踏破。虛空開放光明。無際其著

曰葆光集。〔道藏太平部同字號。上海版七八七〕清和眞人北遊語錄。〔道藏正一部并字號。上海版一〇一七〕應緣集。〔甘水仙源錄卷三。七。穀尹〕

宗師碑銘。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宋披雲。秋淵集卷五六清和道碑。尙按長春道教源流卷四。亦載弋穀碑。其文與仙源錄甚異。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一五云。在陝西盤屋。然則仙源錄所載碑在何所乎。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四。有清和真人手跡石刻。云在平遙縣。

李志常字浩然。開州觀城人。道號真常子。金章宗明昌四年春正月十九日〔九三〕生。

素性不喜文飾。雅好恬澹。元太祖十三年〔一一八〕聞長春自登州至萊。往拜席下。師一

見器許。待之異常。十五年隨長春師。歷遊絕域。記錄途上所見之事實。謂之長春真

人西遊記〔道藏正一部群字號。上海版一〇五六。近時東洋史地之學。太甚進步。西遊記與耶律楚材所著

Beschreibung。佛國 Pathie。各有疏證箋釋。〕長春仙去。輔嗣教尹清和。兼領長春宮事。太宗

元年秋七月〔二九〕見上於乾樓輦〔水名。元史太宗本紀云〕進易詩書道德孝經。具陳大

義。上嘉之。五年承詔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薦馮志亨佐其事。七年秋七月

〔三五〕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十年〔三八〕繼尹清和爲嗣教。夏四月以教門事條奏。首及

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宮號。命大爲營建。其後奉

詔大醮數次。憲宗六年三月〔五六〕悉以符印法衣。付與張志敬。順正而化。春秋六十

有四。有又玄集二十卷。行於世〔甘水仙源錄卷三。王鸚道行碑。終南

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又玄集未見〕

第三代張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八歲入長春宮。禮李志常爲師。眞常示化。襲其位爲嗣教。世祖中統三年〔六一二〕賜誠明眞人號。至元二年〔六一二〕奉敕設金籙大醮。行事之日。有群鶴翔舞。天子嘉之。命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又增修嶽瀆諸廟。七年〔七一〇〕十一月十七日示化。享年五十有一。九年葬五華山道院東。全眞之教。以誠心見性爲宗。以不立文字爲門。及師掌教。學者皆知講學爲眞實入門云。〔五〕甘水仙源錄卷五。王磐誠明眞人道行碑。檢山右金石叢編。有碑誌關於師者。故列舉之。曰三靈侯廟像記〔卷二五。中〕重修女媧廟碑〔卷二六。至元〕眞常宮記〔卷三〇。至〕中州金石記亦載靈濟祠投龍簡靈應記〔中統五〕〔年立〕

第四代王士坦字公平。相州湯陰人。甫及冠從北京盧柔和。盧師乃馬丹陽之法孫。于洞清〔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卷下〕之高第也。太祖十八年〔一一三〕始謁丘長春。廿三年師事尹清和。旣而繼張志敬爲嗣教。賜淳和眞人號。至元九年〔七一三〕十一月廿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越明年葬之於金坡山下。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此二書未〕

見〔甘水仙源錄卷七高〕
〔鳴淳和眞人道行碑〕

第五代祁志誠。號洞明子。其行實散見道園學古錄〔卷四六白〕元史釋老傳。祥邁辨

僞錄等。其著曰西雲集三卷〔道藏太平部同字〕從丘真人之弟子披雲真人宋德芳〔終

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學道修業。世祖至元中葉。繼王士坦之後為嗣教〔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六載至

元十八年立玉京觀碑其文中有掌教大宗師洞〔明真人祁志誠署衡〕其沒年不詳。恐在成宗朝矣〔西雲集中。有至元卅年所作詩〕

第六代張志僊。其名見姚燧長春宮碑〔前出〕其任嗣教。在成宗元貞初〔一二九五〕

第七代孫德彧。字用章。眉山人。年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為道士。為

李道謙弟子。受易老奧義。道謙字公和。汴梁人。稱天樂道人。又稱雲叟。年十六從馬

丹陽高弟劉師。既冠事于洞真。〔甘水仙源錄卷三〕遊諸方洞天。參求玄契。〔秋澗集卷二三〕著七

真年譜一卷。甘泉仙源錄十三卷。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道藏皆收之〕又撰說經臺

記〔羅振玉編金石萃編未刻藁卷上〕皆足見學識優長。德彧學成。仁宗延祐改元〔一三四〕為嗣教。英宗至

治元年〔二二三〕八月五日。儻然羽化於終南祖庭。壽七十九。德彧每暇作字。重修長春

成道記。馬丹陽道行碑〔此二碑在金石萃編未刻藁〕白雲真人夏公本行碑。終南山文始殿記〔藝風

石文字目卷一五收二碑〕皆係其手筆。故王世貞法書苑云。孫德彧書得魯公遺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

〔六〕著希聲集。余未之見。〔未刻。藥卷中。元鄧文原孫公道行碑。及道園學古錄卷五。〕

第八代孫履道。名大方。字天游。太原人。又號履道。泰定元年〔一三〕用吳全節推薦爲

嗣教。〔道園學古錄卷二。五河圖玄壇之碑。〕翌年與張嗣成吳全節大設醮於長春宮。履道以老成敦厚之

資。深符真契。〔同上卷二三黃籙。普度大醮功德碑。〕雖其世系詳於劉致撰中條孫氏先塋碑。〔山右石刻叢編卷三〇。〕

沒年無考。

第九代苗道一。蓋祁志誠弟子。續文獻通考云。文宗至順元年〔一三〇〕閏七月。鑄黃金

神仙符。命印賜全真教苗道一。不知化於何年。疑元之世矣。〔元史類編卷四一。道園學古錄卷二一。瑞鶴贊。〕按

道藏有苗善時校正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四卷。〔洞真部記傳類帝字。號上海版一五九。〕卷首有「苗道一」

名。善時道一無乃同歟。姑俟後考。

元末以後。全真教之法統。與長春教嗣教之繼承。徵之於史。未能知焉。故附闕如。唯

第十七代孟豁一。〔祠堂及墓。銘參照。〕以來。至於現住。則如前文所述。

第一一 道士小傳

前章既記本觀歷代住持之行實。其他道士之居住于本觀者頗多。不俟言焉。今摘錄其名流小傳。以示一斑。

蕭道熙字光遠。本姓韓氏。衛人也。嗣太一教祖一悟真人蕭公法席。金世宗大定年間。召住天長觀。廿六年秋〔八一六〕託後事於第三祖王志冲。飄然不知所之云。其自題畫像云。來自無中來。去復空中去。來去總一般。要識其間路。〔秋澗集卷四〇。集仙觀記。同卷四七。太一二代蕭公行狀〕

劉通微字悅道。號默然子。東萊掖城人。金世宗大定七年〔六一七〕入王重陽門。十年春。丘劉譚馬四師西來。相得甚歡。明昌初〔九一〇〕章宗召至闕下。問以七還九返之事。先

生唯以黃老清淨無爲。修身治國之要。上悅。敕館于天長觀。承安元年〔九一六〕二月十五日羽化。葬于埭州商河縣聶家莊。其著曰全道集。〔此書未見。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七真之一也。東萊之武官莊人。稍長有出塵之志。金世宗大定九年〔六一九〕聞重陽至。趨迎爲弟子。章宗承安二年〔九一七〕召待詔天長觀。問至道之要。師對曰。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泰和三年二月〔一一三〕歸真於故山。其著有仙樂集五卷。長生真人至貞語錄一卷。道藏竝收之。其他有黃帝靈符經一卷。黃

庭內景玉經注一卷。道德經注。〔甘水仙源錄卷二〕

王處一號玉陽。七真之一人也。寧海東牟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八一〕徵居天長觀。應對稱旨。衛紹王大安二年四月廿三日〔二〇〕羽化。年七十有六。著雲光集。西嶽

華山志。道藏並收之。〔甘水仙源錄卷二〕

姬志真號知常子。初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元太宗六年〔三一〕遇王士謹。執弟

子禮。憲宗二年〔五二〕李真常立玄學於長春宮。師主其教育。世祖至元五年二月〔二

八〕逝。春秋七十六。著道德總章。周易真解。雲山集十卷。〔甘水仙源錄卷八。前二書未見。雲山集。道藏太平部。兄字號。上海版七二

三〕

張本字敏之。號訥庵。觀津人。幼與李真常爲同舍生。金宣宗貞祐二年〔五二〕詞賦高

弟。殊有古意。哀宗正大九年〔三二〕以翰林學士。從曹王。使北見留。遂陰爲黃冠。居長

春宮。將十年。時真常掌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後遊濟南。儻然而化。〔甘水仙源錄卷七。歸潛志卷十一。中

州集卷七。本書白雲小史第四參照〕

王粹字子正。初名元亮。號恕齋。北平巨族也。爲李真常弟子。居長春宮華元堂。太宗

十五年九月〔四三〕沒。享年四十〔七〕〔甘水仙源錄卷七〕

于善慶。字伯祥。後改名志道。號洞真。寧海人。以金世宗大定六年〔六一〕十二月初八

日生。初受業於馬丹陽。中從劉長生。王玉陽二宗師。後至終南祖庭。拜謁李靈陽〔祖庭〕

〔內傳卷七〕又詣龍門山。侍邱長春。長春命師詣洛陽。致書于長真。長真訓以摧強挫銳。鍛

鍊塵心。爲學道之要。師詣吳嶽五峯山。鑿石以處。日止一餐。惟道是力。乃臻於妙。正

大元年〔二四〕金哀宗悼西軍戰沒。詔遣禮部尙書趙秉文醮祭於平涼。延師爲濟度。

元太宗七年〔三五〕上燕都。謁處順堂。燕人懇留。不獲南歸。與李真常。輔尹清和。周旋

教門事。十年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真常奏請。

住終南山重陽萬壽宮。定宗五年〔五一〕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而逝。享年八十五。

葬之。于宮之西北隅。有洪鍾集。行於世。〔此書未見。甘水仙源錄卷三。祖庭內傳卷下〕

李仲美。後改名志遠。道號無欲子。以金世宗大定九年〔六一〕十二月初十日。生於耀

州之美原。三十七歲時。受業於楊碧虛〔甘水仙源錄卷四〕及尹清和掌教。奏請住持重陽宮。

定宗元年〔四二〕與長春宮普天大醮焉。憲宗四年〔五四〕六月二十六日。順化於長春

宮之方壺。時年八十有六。葬之於終南祖塋。其著曰長安集〔此書未見。甘水仙源錄卷六。祖庭內傳卷下。秋澗集卷五。〕

十三靈
虛觀碑

馮志亨。字伯通。寂然其號。同州馮翊人也。從遊李真常。後謁丘長春。得其眷遇。當長春仙去。或難其後嗣。師奮然推尹清和。名位既立。玄風大振。師之力也。又承詔教授。胄子十有八人。以儒典。尋卽真。享壽七十有五。葬之五華山之西南原。〔甘水仙源錄卷六。馮公道行碑。〕

銘

夏至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丘人。師禮長春宗師於棲霞觀。參求玄理。隨其西行。及其還燕。復命主白雲觀事。更提舉長春宮事。其接人也。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或叩以方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蓋涵養深厚。撓而能寧者也。元憲宗五年〔五一二〕順化。享年八十三。葬于之五華仙塋。〔甘水仙源錄卷五〕

于志可。字顯道。號冲虛。寧海人。年甫十九。師事劉長生。居無何。長生歸真。遂求法於邱長春。服勤十有餘年。以嚴潔見稱。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長春宮事。元憲宗五年〔五一二〕春二月八日順化於白雲觀寢室中。春秋七十有一。其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後

事。乃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茲一聚塵。沈焚露瘞。無所不可。又何足問。任爾所爲可。〔甘水仙源錄卷五〕

潘德冲。字仲和。冲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師事丘長春。隨其西行。長春仙去之後。輔掌教尹清和。周旋長春宮事。又以河東永樂祠堂。係呂純陽之仙蹟。圖其興復。煥然一新。其北有山。曰九峯。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乃遣門人劉若水。造上宮及下院。故又號九峯老人。元憲宗六年〔五一二〕五月廿六日。愴然而逝於下院。壽六十六。葬之於宮之乾位。師雖在教務。蝟集之裡。至其暇日。則默坐靜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窈妙幽玄之境云。〔甘水仙源錄卷五。及卷十商挺清逸觀碑〕

綦志遠。字子玄。號白雲子。世爲萊州掖縣巨族。十五歲時。禮丘長春爲師。隨其西行。後輔尹清和。知長春宮事。又輔于道眞。與李無欲。復興終南祖庭。元憲宗六年〔五一二〕七月廿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葬之于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甘水仙源錄卷五。祖庭內傳錄卷〕

下

劉志眞字子常。號純熙子。陝之三堂人。宋披雲弟子也。元世祖中統元年〔六一〇〕詔與

長春宮大醮。至元年間。沒晉州之玄都觀。壽六十六。〔秋澗集卷五二〕

何巨川。臨安人。於長春宮學道。於李真常。會元世祖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

伐之罪。中統元年〔六一二〕副國信使郝經使江南。沒於真州。至正年間。詔贈二品官。〔耕輟

錄卷六。陵川集卷二。雲山集卷二。元遺山文集卷一。秋澗集卷一四。〕

王志謹。東明溫里人。號棲雲子。初從郭太古。後師丘長春。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

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元世祖中統

四年夏六月己酉朔〔六一二〕晏坐方壺。越十有七日。枕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六。〔甘水仙源錄卷

四〕其著曰盤山集。道藏收之。

把德伸。字君直。世居唐邑。南遊至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衛君者丹陽之法系也。

後得李真常張誠明二師之知遇。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七一五〕朝廷召留長春宮。每事

有咨訪焉。〔甘水仙源錄卷六〕

申之貞。字正之。號洞元子。澤州高平人。李真常弟子也。時張本。王粹。棲止長春宮。師

就與講論。元定宗三年〔四一八〕充宮門提舉。世祖至元四年〔六一七〕爲道教都提點。廿一

年〔八四〕七月廿三日順化于終南祖庭長春觀。享年七十有五。著有護澤蒙齊集〔書

未見。甘水仙源錄卷八張好古中公墓誌〕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抄云。申志貞曾爲道教提點。舊傳道士十七

人。坐與釋教持論不勝。落髮爲僧。志貞其一也。後終於鄉里。其所記與張碑異。疑誤。

樊志應。號重玄子。李真常弟子也。及真常嗣主法席。委以財賄出納。師通時務。致宗

風弘化。逮張誠明嗣教。念其耆識。殊顧睞焉。凡往來者。皆一時名士。如李冶。趙著。王

鶚。姚樞。王磐。竇默。王善。皆愛其風度才識。成宗元貞元年正月五日〔九五〕化於真常

觀。享年七十七。葬五華山仙塋。〔秋澗集卷四〕真常觀記

鍾了髻。不詳鄉貫姓名。百十四歲尙了髻。故得此名。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四七〕賜

謁。命居白雲觀。〔弁州四部續稿〕游白雲觀記

孫玄清。號海嶽山人。青州府壽光縣人。明世宗嘉靖卅七年〔一五〕蒙命至白雲觀坐

鉢堂。大著靈異。穆宗隆慶三年六月〔六九〕羽化。壽七十有三。玄清本龍門派四代孫。

後別立法派。名金山派。因在嶗山修真。亦曰嶗山派。〔國朝梁教無〕撰玄門必讀

王萊陽名清正。龍門法嗣馬真一嫡派也。〔馬真一。明末道士。居華山王刁洞。其傳見前書所引李楷河濱文集〕孫宗武。子華

陽時已與友。知其人甚悉。又興復白雲觀。嘗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大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蓋白雲觀道派用龍門。當自清正始。〔廣陽雜記卷三〕

高火頭師。鄉貫無考。乾隆年間至白雲觀。充當火頭。十餘年。性嗜菸。與常住清現不合。主事者禁止之。師曰菸乃熙朝瑞草。人所當吸。敢以清規難我耶。後偕友人遊牢山。宮觀數十處。皆於一日見其形云。其神異如此。〔白雲隱表〕

郭長彬字去勝。平湖人。年十三從邑廟許自修爲道士。及長受法於窮隆山施涼生。行法屢驗。晚年歸真于白雲觀。豫親王張玉書〔清康熙五十年〕題其輓詞云。〔嘉興府志卷六二〕

羅真人。清世宗雍正五年〔二七〕羽化於白雲觀。其行實詳于本書羅真人道行碑。王道士不知其名。郝懿行記其所見曰。

京師白雲觀中。有老神仙者。異人也。先是辛酉之歲。〔清仁宗嘉慶六年〕京師大水。有老道人。前一二年內。不知自何處來。其人寡言。少飲食。恒露坐別院浮圖下。風雨暑寒。未嘗少間。人飲食之亦不辭。或經日忘設。亦弗索也。比洪濤彌漫城外。村落苦飢。……觀中人二日一食粥。皆有餓色。視老道人晏知也。……余登閣披經。曾遇

道人送客方丈外。踰闕便回。足不及階。鬚髮蒼然。兩目炯々。……後詣觀……訊之。答言。陝西同州人。姓王氏。本農家子。未嘗從師授讀。不識丁也。……道人亦

不知何往也。〔曬書堂集卷五〕
〔五〕 老道人

李園裙師。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也。本係貴家子。學問淵博。不求仕進。道光初年至

白雲觀。身穿破衲。腰纏圓裙。故得此名。精於岐黃。活人無筭。然不受謝禮。十五年

〔三八〕七月十五日羽化。葬於觀之三仙坟。享年一百二。〔白雲表〕

王赤脚名合貴。山東青州府博山縣人也。雲遊數十年。至白雲觀。一衲一瓢。寒暑無

異。結茅於觀之台祖殿。凡有饋送。輒散給衆人。羽化之後。葬於觀之三仙坟。〔同上〕

張睡仙師不知何處人。以善睡得名。初至白雲觀。當衆吃齋之際。獨擁被焉。或啓之。

答曰。吾服氣耳。何必吃人間煙火食邪。後居都城之呂祖閣。一日語其徒曰。吾將行。

爾等毋懈其志。言畢而逝。葬於白雲觀之三仙坟。後遷葬於堇村。〔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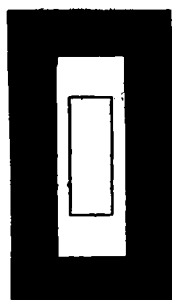
第三 齋 日

正月

一日。清晨方丈引牽監院都管內外執事。及道衆人等。披袈裟執規〔規者座具之一種。詳後圖〕齋集后土殿〔后土殿謂之大殿〕參叩諸神聖。展規頂禮。禮畢。巡拜玉皇殿。邱祖殿。七真殿。火祖殿。及各殿如儀。既而方丈退入丈室。監院等再齋集方丈院中。俟其出丈室。賀新年。執一字規。口稱「無量佛」。方丈答拜云「新喜」。

附 規解

規者類禪家所用之坐具〔梵語。尼師檀〕每着戒衣拜神時。必用之爲墊。其形式如左



長約三尺。濶約二尺半。

用三邊黃地。佐以紅藍

色。

用規有三種之法。一則將規悉展開。道士伏在規上磕頭。之謂全規。此最大之禮。參拜最高之神聖之式也。二則展開規之一半而止。之謂半規。此對於高級神聖

之禮也。三則全不展開。搭於腕際。謂之一字規。蓋將規疊捲。卽作「一」字之形也。此對於小神之禮也。

三日。爲清靜散人孫真人。及郝真人聖誕。是日清晨。方丈率監院以下。參拜七真殿。孫郝二神位告案前。供菓及素食。拈香鳴磬。禮畢退出。凡歸依之信者。亦得列此齋席。

八日。爲祭星之大典。此晚后土殿上香案上。排列一百八個燈盞。又於其兩旁。列二十八宿及七星之星盞。其佈置見下文九皇會內方丈率諸道士。披法服。鳴鼓擊鐘。誦玉樞經。以祈消災降福。國泰民安之意。民間有亦倣之者。只供一百八盞。不供七星。或按主祭之家主年齡。加燈盞者。例如家主八十歲。則再設八十盞。凡各星燈。以其盞爲度。不再添燈花也。

九日。爲玉皇上帝之聖誕。是日清晨。方丈率全觀道衆。供鮮蘋。素菜。素饅首於神前。鳴鐘擊鼓。誦玉樞寶經。行全規廿四拜之大禮。

十九日。邱長春真人聖誕。卽所謂燕九節也。每年正月一日至此日而止。本觀乃邱

祖闡教之地。是日爲重要之記念期。而善士擅越均來觀。進香上供。俗傳十八日夜神仙下降。故都下老弱男女。來賽徹夜。冀與神仙一晤。道士或亦故爲狂態奇行。或擬神仙。以釣衆愚。大正十一年。余亦參禮。道路如織。觀內數十小販。或設席棚。或攤食貨。車馬填咽。頓覺擁擠。

附 燕九說

燕九之意不明。或以爲正月十九日燕樂。或作闌九。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六「紀丘長春及僧」曰

余少嘗閱陸文量所著菽園雜記。謂元太祖以宮嬙賜丘長春。逼使污之。長春乃自刃其勢。以誓得不污。京師人。至秋九月。合道俗爲素饌以祀。曰闌九會。此憲廟時語也。余遊京師。絕不聞舉此會。偏攷七眞譜。甘水仙源錄。及風雲慶會錄。磻溪集。皆無之。又長春聘元祖年已七十有八。不應有此事。而獨於白雲觀所塑像。王大史所惠圖驗之。獨長春一老中涓。積余疑者十餘年。而不可解。〔按陸文量即陸容。

傳。憲宗成化二年。一四六四。進士。余所藏菽園雜記。守山閣叢書本。無此文。〕

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曰。

明都穆談纂云。元太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主。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闍九。爲會其盛。按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正月十九日名燕邱。都城西南有白雲觀。云是勝國邱真人成德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雜。助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之。訪丹訣焉。按此則闍九燕九異名異日。疑本是闍九。後奄人輩諱言闍。乃易其名。易其日耳。〔按都穆孝宗十二年一四九九進士。劉若愚神宗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生。〕邱長春自宮之可疑者。實如弇州所說。然此亦不無因。西遊記卷上。記太祖十四年長春隨元使劉仲祿。與俱西行之事曰。

二月二十二日至瀘溝。……館師于玉虛觀。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

陸都二代所言。恐出于此事之謬傳歟。又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三曰。

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城中游冶頓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傾國出城。西郊所謂白雲觀者。聯袂嬉游。席地布飲。都人名爲耍煙九。意以爲火樹星橋。甫收

聲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既見友人柬。中稱淹九。或云。燈事闌珊。未忍遽舍。取淹留之義。似亦近之。既得之都下耆舊。則云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闢。故名闢九。邱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爲五龍宮住持。有司又以賢才薦爲御史矣。上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真儼然一嫗也。後轉太常卿。封三代。歿於京師。邱之事蹟甚著。但自宮之月日。亦不可考。然京師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僻。分曹而談出世之等。中貴人多以是日散錢施齋。聞京無賴。亦有趁此時。腐其童稚者。則闢九之說亦似不妄。〔按。丘玄清又見名山藏方外考。但無賜宮人及自腐事。沈德符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舉人。列朝詩集丁集卷一六。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然則燕九。或作煙九。闢九。又作淹九。其時期初九月。中十月九日。後正月十九日。而廢興不常。又現時俗說云。清朝世宗雍正元年〔一七〕親臨長春宮。欲瞻邱祖靈柩。忽見白雲一團。由墓門湧出。向天空而散。香氣布滿京城。帝感悟。掩墓封固如初。故改長春宮爲白雲觀。以是日爲驗柩記念日。後訛爲燕九。此妄談不足信也。

是日清朝宮廷。又有一慣例。燕京歲時記〔光緒卅二年長〕曰

〔白富察敦崇著〕

十九日謂之筵九。每至筵九。皇上幸西廠子小金殿筵宴。看玩藝貫蛟。蒙古王公請安告歸。臣工之得著貂裘者。盡於是日脫去。改穿白鋒毛矣。民間無事可紀。遊賞白雲觀者。謂之會神仙焉。按帝京景物略。曰燕九。又曰宴邱。今則曰筵九。究未知其孰是。

二月

一日。當大陽星升殿之辰。又爲劉長生真人之誕日。方丈率全觀道衆。參拜如例。十五日。爲太上老君聖誕之期。方丈率全觀道衆。齋集大殿。分觀道士。亦多來參拜。且有獻供獻燈之舉。誦道德真經。或作道場終日。信者來觀進香。吃素齋。頗極熱鬧。

三月

三日。爲北極真武玄天上帝之聖誕。方丈與衆道士齋集真武殿。諷玉樞寶經。進香頂禮。

十八日。爲王玉陽真人之誕日。儀禮與他真人略同。

四月

十四日。當呂純陽聖誕之期。本觀道士係純陽系正派。故是日爲重要典禮之期。方丈與監院道衆。齋集呂祖閣內。參拜頂禮。

十五日。鍾離祖師之聖誕。儀注與呂純陽相同。

十八日。紫微大帝之誕辰。儀注如呂祖誕辰。

五月

一日。南極長生大帝聖誕之期。儀注如前。

三十日。馬丹陽真人誕辰。儀注與他真人同。

六月

二十三日。火祖誕辰。其翌日雷祖誕辰。此兩日。方丈與衆道士齋集火祖殿內。設香燭燈。諷經頂禮。作法會終日。大小檀越。進香瞻禮。

七月

十二日。譚長真真人誕辰。儀禮如他真人誕辰。

十五日。爲中元節。是日本觀終日作法會。謂之漁籃道場。十五衆道士或十三衆道

士爲一團。張幡諷三官懺。壁上懸十殿閻君像。第一秦廣王。第二殿楚江王。第三殿宋帝王。第四殿五官王。第五殿森羅王。第六殿卞城王。第七殿秦山王。第八殿都市王。第九殿平等王。第十殿轉輪王是也。閻君之前。各設香案供品。又有十類孤魂靈牌。十類孤魂者。謂凡被水。火。兵。盜。難。產。毒。藥。自縊。冤。死。屈。死。刑。死。者。當日特製紙般。舁之至野燒却。蓋寓孤魂乘于此船。脫離苦海。到達彼岸之意。當日信者雲集。投一元金者。不論何人。得預素齋。

八月

一日及廿七日。並爲北斗星下降之辰。方丈率衆道士。拈香頂禮於斗姆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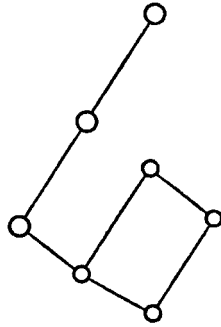
九月

一日。南斗下降之辰。其儀注準于前條。自是日至九日。北斗九星降世之辰。爲玄門重要之齋場。謂之九皇會。九皇曰太陽貪狼星。太陰巨門星。木星祿存星。火星文曲星。土星廉貞星。金星武曲星。水星破軍星。羅喉星。計都星是也。而太陽貪狼星。至水星破軍星。則所謂北斗七星。而羅計二星者。其輔弼。世人不能得之見云。北斗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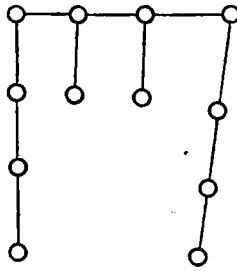
地之大德。大化之真炁。建四時。均五行。生殺萬物。察錄善惡。人稟天地之炁。為男為女。或壽或夭。皆出乎北斗之政令。人能敬信崇拜。則獲福無量矣。九皇會。乃為天下人民。祈弭災招福者也矣。

白雲觀當日殿中大卓上。設祭星燈盞。以供北斗九星。及廿八宿。各星燈盞。異其排列。其略例如左。

北斗七星燈盞 〔燈盞〕



太陽星燈盞



角宿燈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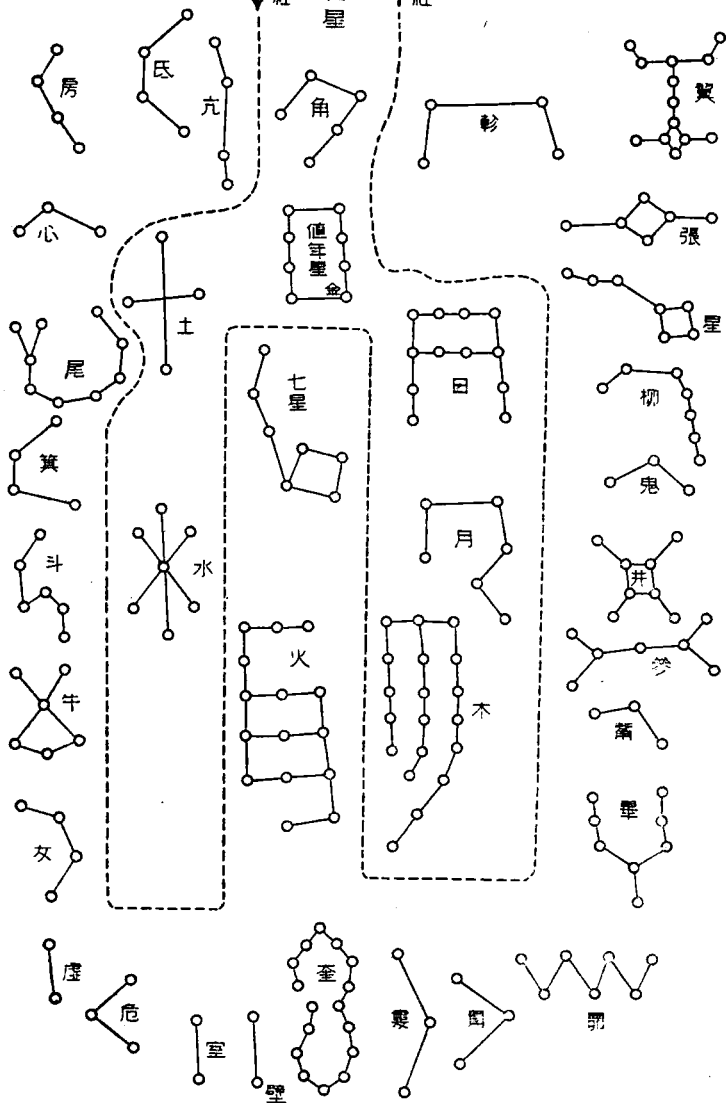
按全體佈置之狀。先以北斗星燈為中心。以九星星燈繞之。更圍繞之。以二十八宿星燈。蓋七星者斗部之主星。九星者值年星 〔例太陽食狼星掌子〕 二十八宿者值日星也。今揭略圖於此。



值日星

入斗途經

出斗途經



例本年九月初一日。金星值年。角星值日。期中夜亥子交替之時。老道士率衆道士。默誦七星聖號。依圖中之虛線。順行一回。謂之入斗。又出斗。初二則將此角星移于右。即以亢星爲入斗出斗之途徑。初三以後遞推準之。如此而至第九日下午三時。功德圓滿。老道乃上表于天帝。奏代於天下人民。消災求福之起緣。及參會之善男信女之名姓。

道教禮斗恭敬異常。禁忌之事。亦復不少。所焚之香。喜用沈香。降香。雲香。最忌檀香。供清水。清茶。龍井茶。不供薰茶。最忌供酒。菓品之內。瓜茄忌之。參會信者。不茹葷。不飲酒。孕婦及不清潔之人。一切不許入之。是日。又當全真教祖王重陽之誕辰。儀注如七真。〔按王重陽誕辰者。十二月廿二日。非此日。俗傳以其道號與歲時相符。故易之乎。又以七真年譜攷之。此編所記之誕辰。不可據者頗多。〕

十二月

八日。爲臘八日。蓋擬佛教常例也。

廿三日。夕祭竈君。蓋是日竈君昇天。奏人間善惡於玉帝。

三十日。爲諸天神聖下界之期。各殿皆洞開。洒掃清淨。供香菓蔬菜。一律張掛燈彩。

方丈率監院及衆道士齋集大殿。鳴鐘擊鼓。頂禮大拜。次向各殿。次至祠堂頂禮畢。方丈退歸丈室。監院等追隨。爲方丈叩歲。儀注如正月一日。

第四 道觀之區別

查現今支那之道觀。凡分爲二。一曰小道院。例如北京琉璃廠呂祖廟。上海三茅閣者是也。二曰十方叢林。有傳戒之特權。如各省玄妙觀。白雲觀卽是也。又道士有二種。一曰記名出家。其人因多病。許與小道院爲徒弟。仍在家中讀書教養。有穿道服者。又有不然者。及歲時先跳牆。然後可婚娶。跳牆者。逃走出亡之意也。二曰實行出家。終身爲道士者也。假令欲爲道士者。其人卜於吉日。同伴介紹。詣小道院。拜其院主爲師。有資財者。可敬奉廟中。無之者。亦不索取。於是院主贈道名。例如姓王。贈名永修。自是結髮成髻。改服圓領潤袖之道袍。穿白布高襪。雲履青鞋。習字讀經。至于洒掃炊事。擔水負薪。無一不服勤。如此約一年。如值白雲觀授戒之期年。與院主詣觀。畢業應受之戒律。然後始得道士資格。（畢業道士俗曰老道士）授戒之成績。仍天地玄黃等諸

班。示其優劣。若中天字號第一。更命留在於觀裡。學習大叢林一切之規矩。以備異日爲白雲觀方丈之候補。其餘之戒衆。一律發給衣鉢戒牒。或歸還各人之本廟。得掛單于各省之十方叢林。〔掛單一名留單。謂住宿叢林。〕要之。小道院養成道士之候補。而不能傳戒。十方叢林。有傳戒之權。而不能直接收徒弟也。

第五 授 戒

授戒者。十方叢林之特權。不畢業授戒者。不可稱道士。本觀授戒。清初以每年二千人爲定額。其期日爲一百日。嘉慶以後。漸次削減。現今以五百人。五十三日爲限。開期不必每年。蓋授戒之爲事。頗要巨費。近時物力委靡。不能復如舊日矣。

凡分授戒。爲春秋二期。春戒二月十五日。至四月初八日而止。〔釋迦〕秋戒十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初八日而止。〔成道〕均共五十三日也。各省小道院之求戒者。〔謂之〕蒞開戒之日。前半個月。親到白雲觀。報告註冊。開戒前三日。觀內執事。導之於宿舍。〔謂之〕

龍門正宗第二十代傳戒律師上明下洞

高大真人係山東濟寧州人氏辛丑相正月二十日吉時建生

證盟妙道陳大師上至下霧係直隸順天府寧河縣人氏甲寅相十月十五日吉時建生

〔以下揭十五人姓名年月。凡如此。此皆當日授戒師也。此次揭受戒弟子之名稱及其成績如左〕

天字龍 壹號門	李至仁	子元超	年三十歲丁卯相七月初八日丑時生係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人氏在本縣城西南臥龍岡武侯廟出家度師魏明經名下
------------	-----	-----	---

〔以下至禮字三百二十一號楊義和。應知李至仁。得白雲觀方丈之候補者資

格

其跋文曰

吾儕受戒以後。或住叢林。或歸本廟。或回原藉。或隱山林。或居洞府。或參訪於五嶽。以求高士。或遨遊於四海。以希至人。雖身居異地。天各一方。宜各秉虔心。持志弗懈。當思皇上之恩。諸大護法之功德。尤以念方丈苦心經營。傳戒不易。門壇普度。演教說法。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示弟子修真之路。入道之門。使祖師之道。煥然復明。大師又群相教導。多方指授。不憚勤勞。諄諄誥誡。凡受度之人。務要立以剛大之志。遭困苦而不變其心。遇危難而不移其志。乃爲有志之士。則成仙了道。無難矣。儻不能自守。以至破戒。是有大負於律師度人之一片苦心矣。願同戒者。恪守而遵之。則甚幸。持戒弟子等。稽首拜題。

第六 道士之生活及宗規

白雲觀內道士。大概一百餘人。素食敝衣。自給自足。余曾購求一道服。此亦屬觀內

道士之調製。以此推之。一個月生計費。恐不過五六元乎。觀內道士。不可不守全真宗規。其一端既已叙之於前。文授戒一段。今轉鈔觀內揭示二種。可以知道士平日之修行矣。

其一 客堂揭示〔括弧內文係私註〕

全真元範清規

伏以闔苑琳宮。實脫垢離塵之地。清規道範。原陶情養性之基。自我太上開無極之教。宣道德五千。長春演真一之風。

功行十萬。天上不能有違戒。神仙玄門。安得容犯規羽士。可見鍊性修身之所。原非醉生夢死之場。雅士高賢。遵清規而進步。雲朋霞友。秉道範以超凡。既到叢林。當遵法律。竊願同人精心勉力。寔爲厚望焉。

茲將清規戒律開列於左

一、開靜不起者跪香〔開靜猶起床。跪香受罰之名稱也。其法用香一柱燃〕

一、止靜不眠者跪香〔止靜猶就寢〕

在神前。令受罰者向神長跪。俟香燃盡。

一、雲集不到跪香〔雲集謂全觀之道士悉上殿念經〕

一、行動失儀者跪香

一、錯悞公事者跪香

一、高聲大語者跪香

一、兩相戲詈者跪香

一、狡狎欺衆者，催拊〔道士入觀曰留拊出觀曰催拊蓋催促出觀之意也〕

一、吡唆事非者催拊

一、越分管事者催拊

一、抗違執事者催拊

一、嫉賢妬能者催拊

一、假滿不販者議罰〔與全觀道士議定其罰〕

一、捏造經文者革出

一、神前不恭者跪香

一、飲食偏衆者跪香

一、出坡不隨者跪香〔出坡謂道士之行列〕

一、露體赤身者跪香

一、私行出門者跪香

一、欺慢師長者催拊

一、互相鬪毆者催拊

一、攪擾客堂者催拊

一、敗壞教規者催拊

一、霸占執事者催拊

一、損壞常住物件者議罰〔常住即道士常住之處故各稱其本〕

一、私募大緣者革出

一、假冒黃冠者革出〔黃冠者首領老道士所帶之簪帽。他道士不能冒者〕

一、混淆宗派者革出

也革出謂革去道士之資格

一、竊盜常住物件者革出

一、妄談符呪惑人者革出

一、騙哄迷人者革出

一、聚眾結黨者革出

一、茹葷不禁者革出

一、違犯國家禁戒者革出

一、妄談燒煉爐火。陰陽迷人者革出

一、不守戒律。屢犯種種清規者。杖革永不許入〔老道士打人之手及背用香尺。木板所製也。若杖者乃竹板所製。杖臂之川杖而後革出〕

以上數條。畧陳大概。非不欲稍寬責備。但不容背棄前型。惟願同人檢束身心。遵守規範。有過者速改前非。無過者勇猛精進。則道脉綿長。身名俱寔。珍重勿違。慎之慎之。

其二 齋堂揭示第一

全真演教宗壇

粵聞

太上垂慈設教。大開方便之門。

道祖演教闡元。更啓會僊之地。尋真訪道。得所憑依。夫道之理者。杳冥太極之上。豈可易見。故天下之士。尋者多而悟者少也。爰聞三生萬物。大道無私。仙榜題名。何人有分。琳宮托迹。孰士能行。本觀自

邱祖開建以來。名曰會僊第一。爲叢林之首。及古至今。杖臨京師福地。虎嘯龍吟。群庇

聖跡靈基。鸞翔鳳舞。乃十方雲朋之集處。三生霞友之同居。開千古之道場。度億萬之塵迷。耳聆鐘板之聲。凡情俱淡。言論道德之語。鈍志宏開。是以有緣得至。棲真之境也。倘遇明師指點。無不心會神通。能了出家風。堪作昇仙活計。諷經禮懺。威儀存誠。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各具慧眼同觀。且勿當面錯過。作聖作凡。皆由自己。悟元悟道。莫問他非。幸獲雲水相逢。煙霞聚會。凡所執事。應當竭力盡心。各任其事。宜悟遵之。勿忽勿怠。今將執持開列於後。

都管

經主

貼案

〔書記〕

鐘板

〔掌打鐘板
報時者〕

總理

高功

〔查考老道士作工夫者〕

麪做

〔製饅頭者〕

雜務

都講

懺主

告燈

夜巡

知客

殿主

莊頭

〔管理本觀所畝地錢糧〕

門頭

〔監大門者〕

巡照

知翰

行堂

水頭

海巡

〔道士所止靜之地曰海寮也。巡者其警也。〕

書記

司鐘

火頭

巡察

經堂

司鼓

柴頭

海寮

值藏

主規

〔方丈拜神之時。專管執規之事。〕

湯藥

糾察

值帳

主鉢

老堂

迎賓

買辦

侍者

園頭

堂主

〔主齋堂之管〕

值倉

知隨

〔隨行方丈之道。士知儀禮者。〕

值牲

〔喂養放生之畜類。〕

都廚

值庫

護靜

〔守衛靜地者。〕

岡頭

化主

點座

〔管事炊〕

碗頭

童子

靜主

飯頭

磨頭

茶房

茅菴

菜頭

公務

客厨

塔院

值堂

〔管理道士飲食及齋堂一切雜事〕

洒掃

行者

監院

以上執事均案

先範之規模。接引後學之階梯。氣質雖殊。賦性則同。凡我同人。當體祖師慈悲。堅持正念。借此修真辨道。磨鍊身心。惟生死事大。莫負師尊之厚德。衣食雖小。當報善信之仁恩。朝夕不可懈。情理順其自然。各秉丹衷。幸勿有悞。謹之慎之。

咸豐六年十一月 日

其二 齋堂揭示第二

全真演教宗壇

恭聞

太上立教。爰啓清靜之門。

祖師開壇。聿重規矩之範。

欲求心清而意靜。必須蹈矩以循規。故美玉成器。全賴琢磨功深。精金再鎔。具憑煅鍊力厚。本常住自

邱祖開建以來。夙號會僊第一叢林。名垂京師。日華雲爛。近處畿中。鶴舞鸞翔。幸托宇萃。四海之羽流均瞻教相。凡十方之檀信。共仰元風。苟未能先登道岸。遽白日以超昇。還宜確守仙型。凜箴規而踐履。功當自盡。過在必懲。謹將清規。開列於後。

一、開靜貪睡不起者。跪香

一、早晚功課。不隨班者。跪香

一、早午二齋。不隨衆過堂者。跪香

一、朔望雲集祝壽。天尊不到者。跪香

一、止靜後不息燈安衲者。跪香

一、三五成群。交頭結黨者。遷衲

〔與前文催祖同意〕

一、失悞自己。執事錯亂。鉗捶者。跪香

一、奸滑慵懶。出坡不隨衆者。跪香

- 一、上殿誦經禮計。不恭敬者跪香
- 一、本堂喧嘩驚衆。兩相爭者跪香
- 一、出門不告假。或私造飲食者跪香
- 一、毀壞常住物件。照數包補者仍跪香
- 一、越職管事。倚上倚下。橫行兇惡者跪香
- 一、厨房拋撒。五穀作踐。物料飲食者跪香
- 一、公報私讐。假傳命令。重責遷柀
- 一、毀謗大衆。怨罵鬪毆。杖責逐出
- 一、無故生端。自造非言。挑弄是非。使衆不睦者逐出
- 一、違令公務。霸占執事者逐出
- 一、茹葷飲酒。不顧道體者逐出
- 一、賭博引誘少年者逐出
- 一、偷盜常住物件。及他人財物者逐出

一、犯清規不受罰者。杖責革出。永不復入。逐出。

一、違犯國法。姦盜邪淫。壞教敗宗。頂清規。火化示衆。〔處于死刑。用火焚其尸。此時將清規置于犯人頂上。故有此罰名。〕

以上清規條律。原係

祖師之玄範。指示後學。入道之階梯也。闡揚大道。而陶情淑生之具也。誠能遵此。修持無過。抑且功完行滿。不患仙階難登。瑤池難赴。有志入道者。當爲身命爲本。廉恥爲重。戒之愼之。頃至榜者。

右榜通知

咸豐六年十一月 日

附 白雲觀現在職員 (客堂 揭示)

方丈

監院

都管

總理

知客

巡照

都廚周明善

典皂趙理樸

迎賓李永志

安世林
劉崇一
李信靈
杜信靈

曹圓峯
白金一
田明理
劉丹辰
黃都潤

東堂主

西堂主

知內銀錢賬梅明雪
外庫務李高唐

高功趙誠

經主

書記唐禮修

知翰趙崇敬

經師趙明智

經師

經師

倉頭李誠光

大碗頭張圓慧

買辦楊龍初

三清閣

四御殿郭永一

丘祖殿徐宗和

七真殿曾利義

玉皇殿李理廉

靈官殿范德壽

斗母閣鄭明申

長生殿陳緒秀

真武殿艾理青

火祖殿于圓海

三半殿胡誠璽

華祖殿暴圓貴

東宗師殿〔王至道趙理然〕

后土殿馬宇垣

後門頭許禮臣

五祖殿沈禮泉

夜巡 五 名

娘娘殿耿嘉慧

侍者

呂祖殿關智

侍者

祠堂 鹿理山

知隨徐都濱

第七 方丈資格

查白雲觀方丈資格大略如左。

- (一) 須有傳戒時。天字第一號之資格。
- (二) 曾在白雲觀裡高職。熟悉內外情形者。
- (三) 在各省任方丈者。

知隨

柵欄〔楊崇義徐崇振〕

二門頭秦明元

大門頭朱天源

園頭劉固傑

大園頭王智元

小園頭王教全

(四) 年齡四十歲以上者。

(五) 得戒後。未曾犯過清規者。

方丈病勢彌留之際。觀中之監院等。迎請在京就近之各道院方丈監院等于本觀。於是方丈提出意中之人兩三人。求其選擇。於是各方丈等。參照于前記資格。定其適否。

凡道士之沒。謂之超昇。〔超昇天界成仙得道之意〕此時必留頌。蓋頌發其人一生所得之玄妙者。

非有仙緣者。不易領會也。臨于超昇。通常端坐而逝。兩膝盤起。左腿壓在右腿之上。左右兩脚心。向上而仰。左右兩手互握大指。手心向上而仰。頭直身正。兩目下垂。此所謂五心朝元。又五氣朝元者也。雖病體危弱。亦必勉強而作此式。不如此不能超昇。又最忌大小便。若有此現象。示其人平生之罪業最重者也。殯斂既畢。乃發訃聞。

其文式如左。〔括弧內係自註〕

計

一靈真覺。本無生滅。幻身不住。迺有去來。痛我

得法恩師

龍門正宗第十八代上永下明王公老方丈覺靈。於某月某日某時

超昇雲路。住世若干年。慧命于大清道光廿四年癸卯三月初二日申時。

法腊若干夏。道腊若干冬。腊疑臘誤。法臘自出家至死。道臘謂自受戒至死。昇存俱感。叩在

諸山誼友檀越世法親

謹此報

聞

某日設供(謂開)繼席法徒(繼方丈之任者)某姓某名泥首頂禮

某日發龕入塔(謂出殯入葬)法徒某姓某名某姓某名泥首頂禮

龕設某處某觀內

第八 經濟的狀態

查白雲觀之經濟的方面。分其收入。爲經常特別之二種。經常收入項下含(一)廟產(二)地產(三)廟外之房屋。(一)廟產者。租給觀內之土地房屋於小商人。(二)地產者。觀外之所有田莊地畝也。謂之香火地。業經民國政府土地局登記者。五千八百餘畝。以現時市價計其收穫。年可得三萬元有奇云。(三)廟外之房屋者。觀外之房屋租給也。其他有特別收入者。一括定期及臨時法會祭醮之布施禮物。

第九 道教分派

道教自南宋以後。漸爲分派。各立門徑。至金元之際。真大道教。太一教等相尋而起。然其法系中絕不傳。余關於此二教。雖非無鄙見。暫讓之他日。今唯以現時狀況論之。大約分爲二。其一純陽派。而全真教卽是也。〔全真教不必本呂純陽。實係王重陽之獨創。今姑從俗說耳。〕其一爲天師派。張道陵之法系卽是也。前者行於北方。白雲觀最著。後者行於南方。江西龍虎

山實爲其本宗。然北方非無南宗。北京東嶽廟。其最著者也。江南亦多北宗。湖北武當山卽是也。今質言南北二宗之差異如下。

第一教理。道教由來重性命雙修。性謂真我。真性。斷除俗慮妄念。澄心靜慮。內觀苦行。勗保其真。是乃性宗也。命乃壽命。坎離交濟。而全先天一氣。故服食煉卷。符籙祭醮。以永其壽。是乃命宗也。有性無命。形骸夙喪。有命無性。命亦不永。性命雙修。始得達入教之目的。唯各派開祖。有各所力說。故後世或主性。或主乎命。徵之於現今。北方純陽派者性宗。而南方天師道者命宗也。故白雲觀道士。先了心性。東嶽廟道士。則行祈禱巫祝。

第二生活。南北二宗之教理相異。既如前述。故二派道士之生活。亦不相同。凡屬北派者。蓄長髮。如白雲觀。元妙觀。呂祖祠。玉皇觀道士。辮髮者。則南方天師道。而東嶽廟。城隍廟。火神廟道士皆是也。天師系之道士。在前清時代。全與常人相等。政府亦遇之如官吏。張天師帶從二品。北京東嶽廟之住持。亦帶從三品。各應品級。給與年給。故雖出家爲道士。其實有妻子。可以飲酒食肉。無衣鉢戒牒之事。唯所崇祀。均係

玉皇上帝太上老君之類。所念之經亦大同小異。唯腔調不同耳。更就北方純陽派全真教論之。其分派有數十。太上混元尹喜龍門華山等。其最著者也。因機緣不同。生此分派。自非實參實究。恐不能辨其異同。例猶禪宗之於五家七宗。

余這回於白雲觀內得稱諸真宗派總簿者。乃乞道士謄寫之不增減一字。以附載焉。此小冊子之學術的價值。雖或不多。可以足窺其一斑乎。

卷三 諸眞宗派總簿

宗派源流目錄

民國丙寅年迎賓梁至日
送抄於丁卯年冬理鶴記
交客堂存周

第一	太上派	第十一	譚祖	南無派
第二	混元派	第十二	馬祖	遇山派
第三	尹喜派	第十三	郝祖	華山派
第四	東華帝君	第十四	王祖	崑山派
第五	鍾離帝君	第十五	孫祖	清靜派
第六	純陽祖師	第十六	孫玄靜祖師	金山派
第七	海蟾祖師	第十七	齊本守眞人	金輝派
第八	重陽祖師	第十八	邱祖岔支	閻祖派
第九	邱祖	第十九		嶗山派
第十	劉祖	第二十	馬祖岔支	清微派
	隨山派			

第二一 大茅真君

清微派

第三四

正乙派

第二二 二茅真君

二茅派

第三五

正乙派

第二三

清微派

第三六

正乙派

第二四 三茅真君

靜一派

第三七

正乙派

第二五 三茅真君

高上派

第三八

正乙派

第二六 張玉皇

清微派

第三九

正一派

第二七

清微派

第四十

張道陵真人

正一派

第二八

清微派

第四一

正一派

第二九

清微派

第四二

天師分支

尹喜派

第三十

清微派

第四三

真武祖師

玄武派

第三一 龍虎山正乙門下

正乙派

第四四

純陽祖師

天仙派

第三二 張虛靜真人

正乙派

第四五

天仙派

第三三

正乙派

第四六

天仙派

第四七 純陽祖師

蓬萊派

第六〇

鶴山派

第四八 葛真君

天臺派

第六一 三丰祖師

自然派

第四九 許真君

淨明派

第六二 三丰祖師

自然派

第五十 果老祖師

雲陽派

第六三

三丰派

第五一 鍊楞祖師

雲虛派

第六四

三丰派

第五二 何仙姑祖師

雲霞派

第六五

三丰派

第五三 曹國舅祖師

金丹派

第六六 三丰祖師

日新派

第五四 曹仙姑祖師

清靜派

第六七

日新派

第五五 樵陽真人

玉線派

第六八 三丰祖師

蓬萊派

第五六 陳搏老祖

華山派

第六九 薩真君

天仙派

第五七 周祖

靈寶派

第七〇 薩真君

西河派

第五八 周祖

鍊冠派

第七一

薩祖派

第五九 徐復陽祖師

鶴山派

第七二 邱郝二祖

龍華派

第七三

邱祖派

第七九

張紫陽志人

紫陽派

第七四

郝祖分支

華山派

第八〇

張雲樵真人

霍山派

第七五

王祖分支

崑山派

第八一

張道清真人

九宮派

第七六

李清庵志人

先天派

第八二

彭祖

真空派

第七七

碧雲祖師

本山派

第八三

章祖

廣慧派

第七八

陳趙二祖師

栖安派

第八四

後續

華山派

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號老聃。降生河南亳州苦葉縣。二月十五日聖誕。

第一

混元派

混元乾坤祖

天地日月星

三教諸聖師

金木水火土

渾合本空峒

朝謁上玉京

虛無生一炁

良久歸太清

第二

混元派

一永通玄宗

道高本常清

德祥恭敬泰

義久復圓明

混元三教主

天地君親師

日月星斗真

金木水火土

尹喜真人尹喜派又魯山文始樓觀三派字同

第三 尹喜派

道德清上高

雲程守煉丹

九重天外子

方知妙中玄

心靜自然體

髮白面童顏

袖吞乾坤大

陰陽造化先

五祖派

東華帝君。姓王名玄輔。號少陽。降生於戰國時。得老子寢中於終南山。夢傳黃庭經。所得著世。二月初六日聖誕。係山東青州府人。

留傳

第四 少陽派

弘宣無極道

習學理自明

有箇長生路

飛昇上雲程

鍾離帝君。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漢時將軍。係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仙籍。得東華帝君秘訣。授道於終南山。四月望日聖誕留傳

第五 正陽派

陰陽生造化 動靜合本元 自得神仙指 方知妙中玄

純陽帝君。姓呂名岳字洞賓。道號純陽居彞聖宮即元始臺。係山西蒲州府蒲州縣仙籍。四

月十四日聖誕。唐天寶進士。有日月當空之禍。隱於終南。受正陽祖師大道。四門

人梅柳林磬留傳瀛洲龍沙派。即今

第六 純陽派

寂然無一物 妙合於先天 元陽復本位 獨步玉京山

海蟾祖師。姓劉名操字宗成。係燕山人。六月初十日聖誕。受道於鍾離帝君。

第七 海蟾劉祖派

省悟白歸隱 修養本之神 散淡蓬萊客 逍遙閬苑人

重陽祖師。姓王名允卿。生於宋徽宗時。係咸陽縣大魏村人。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誕。留傳

第八 重陽派

自己已有真實 何須向外尋 一旦功成滿 飛昇大羅天

七真派

長春祖師。姓邱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係山東登川府棲霞縣濱都人。正月十九日聖誕。七月初九日飛昇。元世祖勅封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封長春全道神化明應真君留傳

第九 龍門派

道德通玄靜

真常守天清

一陽來復本

合教永圓明

至理宗誠信

崇高嗣法興

世景榮惟懋

希微衍自寧

住修正仁義

超昇雲會登

大妙中黃貴

聖體全用功

虛空乾坤秀

金木姓相逢

山海龍虎交

蓮開現實新

行滿丹書詔

月盈祥先生

萬古續仙號

三界都是親

長生真人。姓劉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係山東萊州府掖縣武官莊人。生於金熙丁卯歲二月初六日聖誕。七月二十日飛昇。元世祖勅封長生輔化明德真人。元武宗加封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人。(原本頭註有七月二十日聖誕二月初六日飛昇之十四字)

留傳

第十 隨山派

思道明仁往 全真性復常 景高和禮義 嗣信守忠良

裕謙賢旅泰 宗友茂惟祥 盛益希誠樸 玄元世永昌

金木萬古續 智慧保寧光 聖體通三界 廣大演自清

志虛空教化 月盈妙中黃 用功悟仙號 丹書現滎陽

行滿乾坤秀 圓融衍相逢 蓮開龍虎詔 超昇崇利亨

長真祖師。姓譚名處端字長真。係山東登州府寧海州人。生於金太宗天尊元年三月初一日聖誕。四月一日飛昇。元世祖勅封長真雲水蘊德真人留傳

第十一 南無派

道本崇真理 玄微至妙仙 玄去雲霄上 功成必有名

大教明清靜 宏演往惟良 悟元光體性 一志復圓融

冲壽通旅泰 了然衍望興 中和宗正巧 智慧化全家

新友聖書詔
煉就寶金丹
裕謙常禮義
慈行滿乾坤

龍虎廣修理
模照永遐齡
山川千古秀
盛希守忠賢

長玄去人。姓馬名處鈺字通寶。號丹陽。係山東登州府寧海州人。生於金太宗天
尊元年五月二十日聖誕。十二月二十二日飛昇。元世祖勅封丹陽抱一無爲眞
人。元武宗加封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眞君。留傳

第十二 遇山派

自元來正志
冲壽成仙丹
忠靖得禮義
了然見朝天

致虛端篤悟
本理淳全玄
清微通大化
眞常合妙言

崇教和法本
守仁有功夫
恭敬明智慧
聖體立遐齡

宏應演音信
高復現祥光
誠慈惟黃貴
金木會王逢

雲昇龍虎交
嗣希直用行
榮茂乾坤秀
蓮開衍寶興

廣寧祖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係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人。生於金熙天眷
庚申歲。幼壯卜筮授教。正月初三日聖誕。十二月三十日飛昇。元世祖勅封廣寧

通玄太古真人。元武宗加封廣寧通玄太古真君。留傳

第十三 華山派

至一無上道

崇教演全真

冲和德正本

仁義禮智信

嘉祥宗泰字

萬理復元亨

清靜通玄化

體性悟誠明

養素守堅志

虛靈慧業生

希賢遵秘法

慎修保純貞

敬謹規良善

默功毓秀英

勤能扶世運

積久大丹成

永建根基厚

仙瀛書盛名

圓滿光華照

雲天慶上昇

玉陽真人。姓王名處。一字精通。號玉陽。係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人。生於金熙宗二年三月十六日。聖誕。四月二十三日飛昇。元世祖勅封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人。元武宗加封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留傳

第十四 崑山派

清靜無爲道

至誠有姓名

金玉功知巧

通此加地仙

玄冲宗義德

茂演教宏元

中和真法永

智慧保神全

恭敬成希盛

璞福世康寧

蓮開丹書鑑

廣大復圓融

旅泰萬古續

常義現榮陽

潔淵威錦量

行滿卯惟祥

未修空妙瑞

闡言守忠良

虞悟容之廻

樸極獻崱馥

清靜散人仙姑姓孫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係山東登州府寧海州人。生於宋徽宗宣和己亥歲正月初五日聖誕。十二月二十九日飛昇。元世祖勅封清靜淵真玄虛順化元君。留傳

第十五 清靜派

全真通玄理

大道德無爲

性合灰尸解

只此百功夫

虛靜明常應

宏仁守至誠

嗣教宗元化

悟本自遐齡

保命登雲會

妙中演洞清

超昇廣智慧

三界永康寧

長存修萬古

行滿法光明

勤用生利益

金木續乾坤

丹書祥速現

普照瑞龍鱗

高上神霄太

煉成運相逢

邱祖岔派玄字分支。玄靜祖師。姓孫名玄靜字元玉。號金山。係山東萊州府卽墨

縣嶗山人。明嘉靖勅封護國天師。留傳

第十六 金山派

玄至一無上 天元妙理生 體性浮空坐 自然是全真

常懷清靜意 合目得金丹 道高扶社稷 留名萬古傳

宏揚開大化 正法度賢宗 溫良恭儉讓 寬仁慈善容

潛心存本位 密念守規中 勤修延壽命 內息潤黃庭

安義黍珠成 凝照慧光靈 冲舉雲霄外 永與太虛同

邱祖本字岔派分支。齊真人名本守字金輝。留傳

第十七 金輝派

本合教中理 智時悟我機 遠近從和起 陽子結金輝

超元守靜致 同法會真人 詮義功斯尙 觀文象迺純

邱祖復字岔派分支。茅山乾元觀。

第十八 閻祖派

復本合教永

圓明寄象先

修成龍緒業

歷代嗣宗傳

第十九 嶗山派

復駕雲龍去

至教延七真

中元通玄理

福澤自德春

馬祖岔派分支遇山

此派原本二十字於同治十二年有房山縣城隍廟來觀同衆公議重續八十字

第二十 清微派

守德崇用福

一清季祖真

永高常正靜

圓通宗本恒

金鼎結大丹

長生造化中

與天同無極

法嗣繼猶龍

赤明陽和日

太煥碧玉宮

華夏兆臻弼

彥度紫垣東

雲衢聽仙韻

芝裔總蔚叢

千代歸黃道

誠維求元功

遇緣蓬萊會

山人智慧興

續傳奧妙理

支演万古風

大茅真君名盈係陝西咸陽縣人留傳

第二一 清微派

善道崇真祖

正元直德高

守清希大用

玄教延明朝

國阜世安靜 何泰榮繼詔 龍慶天長卯 烏融如舜堯

二茅真君名固。陝西人。更名留傳。

第二二 清微派

崇虛與道 富德仁從 世理真常 可思教本

克成大正 璧定文昌 一字增崇 計少玄祖

性如日月 體似玉銀 合朝無上 萬古留名

第二三 又二茅派

復虛與道 富德從仁 世理真常 教本可思

克成大正 畢定久昌

三茅真君名衷。係陝西咸陽縣人。留傳

第二四 清微派

混靖希景 守汝玄志 宗道大天 得性自尊

克崇祖德 光紹真應 師寶友嗣 永仁世昌

恭存依敬 倫思繼本 丹貫以丞 灝演精信
念愛明持 載啓先覺 雲章揖業 珠進遙芝

三茅真人姓劉名熹字世倫號大元留傳
第二五 靜一派

混靜希景 守汝玄志 宗道大天 德性同尊
克崇祖德 光紹直應 師寶友嗣 永世仁昌
以存恭敬 有自必承 能思繼本 端拱一誠

第二六 張玉皇高上派

道德功行成 清靜保全真 黃庭聚萬象 輔護自元君

第二七 清微派

思道景守以自清 德振紹順繼敏宗 志啓弘宸拱先智
慧顯祝延永成功 合榮聖教證玄琮 義理開明萬法通
至靜常存真一處 虛心怡朗性圓融

第二八 清微派

思道文德時目奇 守真存正繼雍熙 一從演法承宗惠

百世調源嗣漢枝

第二九 清微派

思道永德時自奇 守真存正繼雍熙 玉興智慧延廣衍

培祝隆新錫佑及

第三〇 清微派

思道大應久悟 日仕普濟真元 玄良宜崇文智

明鏡廣報宏恩

第三一 龍虎山正乙門下天師清微派

冲漢通玄韞 高宏鼎大羅 仙源愈興振 福海啓洪波

天師張虛靜真人。係江西龍虎山信州人。留傳

天師。宣統元年仲春。重續廿字

第三二 正乙派

遠近資元運

久長保巨浮

道惟誠可寶

德用信為珍

秉教宏丹籙

葆真啓世人

鴻圖輦景祚

聖澤振昌辰

玉局受經後

貴水傳靈根

青城垂氏派

妙法繼洪鈞

第三三 天師正乙派

一德守真元

清揚印本玄

靜明存正道

太素永通宣

蜀都降龍虎

所悟乾坤全

教法無中有

丹書古今傳

第三四 張真人正乙派

一元義道至

真全守太清

照應通玄理

惟希最有成

第三五 正乙派

永志玄守道

正乙繼元宗

真常明悟性

宏教演法通

星月皎天漢

清靜點行功

抱點無量念

機理至仁中

第三六 正乙派

一淵以道治 國祚永安寧 往通常玄理 惟希太景成

萬源從始玉 朗然煙洞明 眞法達自性 超宗義越亭

第三七 天師張真人正乙派

守道明仁德 全眞復太和 志誠宣玉典 忠正演金科

冲漢通玄韞 高宏鼎大羅 三山揚妙法 四海湧洪波

第三八 正乙派 此派自光緒八年八月係通州里二四佑民觀續起。

從守眞正元 道往體崇安 清靜功成滿 玄妙步雲仙

金光冲霄漢 超然玉京山 圓通大智慧 万古永留傳

第三九 正乙派(後門火神廟)

民國八年二月初一日續

存心現理養性 思道應雲正乙 終成萬世圓通

守本誠和清靜 智慧猶惜上遠 是法先賢有德 端然永選仙功

得詮復還安定

第四〇 天師張道陵真人正乙派

正乙守道 修往延洪 鼎元時兆 秉法欽崇

福善永壽 明智昌隆 熙朝嘉紹 靜演真宗

光大恒啓 廣運會通 乾坤清泰 萬事成功

第四一 正乙派

懷玄抱真 道合無爲 養素守默 保光圖和

致虛冲陽 承化弘先

第四二 天師分支尹喜派

化弘元密 道德眞常 靈源鎮遠 天蓬維黃

五登永參 二桂恒昌 清承祖印 奕世紹芳

第四三 眞武玄武派

宣淵一道志 求德振常存 照應通玄理 微希太景成

第四四 呂祖天仙派

妙玄合道法 陰陽在乾坤 志心皈命禮 萬古永長春

清靜無爲宗

臨通大洞金

暫狀師得位

輝騰謁太空

第四五 天仙派

崇高容文德

永遠堅立經

遵尊萬化體

守養一炁成

第四六 天仙派

靈寶無二法

眞一啓玄宗

清靜妙難思

禎界敍太空

第四七 呂祖蓬萊派

圓通智毓用

始清重密眞

丹體赴蓬萊

寶鼎煉成金

雲霞生造化

光明妙元根

道德福田本

萬古永長春

第四八 葛眞君天臺派

混元分太清

玄微自古今

釋儒悉皈依

三教合元君

第四九 許眞君淨明派

係江西人

天德高無量

照明自古今

玄元聞見處

總合聖賢心

道德宏清靜

法源廣大成

東漢有章教

功果保忠禎

第五〇 果老祖師雲陽派

崇靜真陽復 至堅守太玄 智禮清白信 存義法明長

道貴誠正理 德尙實和行 參贊乾坤機 變運造化功

第五一 鐵拐祖師雲虛派 七月初十日聖誕

太玄了清輝 鶴然謝瑞徵 功高身必貴 妙訣合天心

第五二 何仙姑雲霞派

高居三界外 回首盼世塵 誰是女丈夫 請來同修真

第五三 曹國舅金丹派

芝田白鶴栖 丹物煉藥丸 遍體是純陽 飛身入雲漢

第五四 曹仙姑清靜派

發個冲天志 修行有何難 太陽煉形去 妙理至奧玄

第五五 樵陽真人玉線派

無恒常自在 靜慧一真如 性定心空寂 玄元道法興

陳搏老祖係四川夔州府人留傳

第五六 老華山派

須度玄明月

朗然雷隨風

蓬萊真清靜

道德中可東

性定發祥泰

陰陽妙法通

龍虎交變化

乾坤惟滿充

金木還本體

來往運全功

第五七 周祖靈寶派

思道洞本重

明香克理忠

洪良居士顯

一嗣永承宗

德大傳家久

清修福澤長

世肇因衍慶

慈風蓬業祥

第五八 周祖鐵冠派

思道大應恒悟

月仕普濟真元

崇文智明鏡廣

心傳崧岱顯揚

靜默中存志誠

壽永泰運亨昌

第五九 徐復陽祖師鶴山派

復駕雲坎至

崇教道九真

種正通玄理

福澤自得春

第六〇 鶴山派
元陽從心布 萌芽不更生 體性虛空坐 安然金丹成

重臨修仙侶 光華常延增 乾坤均相配 龍虎交黃庭
秉劍立善法 逍遙遇遐齡 智慧明日月 還升太和宮
三丰祖師姓張。係審陽人。在屋山 留傳邈邈派。新宗派。檀塔塔派俱歸。

第六一 自然派

玄雲曲端靜 清虛色自輕 月圓皈命禮 抱意管丹誠
元玄明至本 大詳理幽微 參透無中有 方可達希夷

第六二 三丰祖師自然派

惟道然之宗 若守可以隆 功德歸盛泰 萬世禮仙真
本靜從玄教 福壽永長興 合清仁志點 秉義復元登

第六三 三丰派

道德機宏容 真正守長清 萬強工夫首 宗來教方春

星月皎天漢 守靜默行功 一德無量念 玄理至仁忠

第六四 三丰派

玄雲通道居端靜 白鶴乘虛向自清 師資月圓皈志禮

身中抱一管丹成 太上淵微入妙元 凌雲星朗貯壺天

功候到日方許就 始悟眞言信可傳

第六五 三丰派

大道英勇德 眞正守常存 萬疆共福壽 宗脉教芳春

第六六 三丰祖師日新派

大道應永得 守教志常眞 一陽來復本 同靜德玄風

第六七 日新派 此派係光緒八年七月二十日續起

冲和天根定 涵養易書深 寶元得正體 歸吉萬年身

第六八 三丰祖師蓬萊派

圓通智敏用 是清修覓眞 丹體蓬萊會 保定煉成金

薩真君名守堅。號紫雲。係四川雲寧府雲寧縣人。生於炎漢寧 帝八年七月二

十六日聖誕。五月五日飛昇。留傳

第六九 天山派

孤肩擔日月 老鼎鑄乾坤 玉豆黃庭躍 金光紫氣懸

羣仙還大藥 古塔露真烟 三寶鍾千幻 九重法一傳

神欽飛錫客 鶴聽點花禪 萬象歸元始 同生極樂天

熙和登福宇 清靜遠塵緣 瑞自芝蘭靄 祥從雲漢遷

志誠恩濟普 功久德思全 若悟虛無學 常參妙與玄

第七〇 薩真君西河派

守道明仁德 全真復太和 志誠宣玉典 中正演金科

冲漢通圓滿 高宗居大羅 武當興法派 福海起洪波

第七一 薩祖派 係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由陝西漢中府城固縣平浪宮代來四十字鄧道友

道德廣元明 全真冲本城 清淨機玄妙 無爲從復融

體仁宏正化 悟性顯智寤 溪惟通蓮合 世金永發興

丘郝二祖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東南十里五峰山留傳

第七二 龍門華山派

通玄全真冲和德 正本恒成位尙仙 仁能貞心傳義紀

世見生前浩太元 子陽遍轉歸至道 盈宿守靜保丹田

情高悟開復天理 自然長顏如松年

第七三 邱祖又派

道守悟玄微 清靜本希夷 無爲自然妙 又繼龍門裔

眞常德正止 重開鳳唱奇 功成超紫府 丹詔赴瑤池

第七四 郝祖岔派 在武當山開基於明朝留
下此派即名爲郝祖岔派。

道鈴治明惠 建貞一亨嘉 莫譁純翠景 兆裔永流傳

至虛無上理 澄清定寧基 冲和德正本 仁義禮智信

第七五 王祖岔支崙山派

宏運慶萬禮 大用守真源 忠信懷仁德 禮義學道先

呂祖門人李清菴真人留傳

第七六 先天派

自一無上道 永忠太夫人 禮高重進本 可得萬代清

志誠和妙有 煉性合融明 澄湛通玄化 元罡溫玉京

碧雲祖師姓孫名碧岩。係終南山人。留傳榔梅派即武當山

第七七 本山派

碧山傳日月 守道合自然 性理通玄得 清微古太元

真靜常悠久 宗教福壽長 慶雲冲霄漢 永遠大吉昌

第七八

趙陳二師留傳栖安派 此派係自光緒元年春月續

教垂萬古 淡泊家風 栖安同德 宏演三乘

凝真高潔 吉菴圓通 混合為一 道繼猶龍

張紫陽真人。于雍正年間。在台州府天台縣崇道觀。留傳

第七九 紫陽派

陵源覺海靜

寶月性天明

隨景元華谷

得符瑞泰清

參悟名眞理

修爲築到基

完全成聖果

自在樂希夷

靈素中常妙

葆光萃太空

道高超極則

德懋證玄通

邱祖宗字分支岔派。雲樵眞人姓張名宗璿字雲耕。係山東登州府福山縣人。由光

緒甲申秋間。重赴白雲觀傳法。門下弟子等。因徒衆人繁。叩求願遵宗字

爲第一代號

第八〇 霍山派

宗誠信崇緒

修善法德超

璿律傳千士

智慧貫天高

耕興龍門教

靜參玄中妙

雲度衆生戒

萬載尊師道

第八一 御製九宮山派

係京山人。姓張名道清

道宗元太希

惟天可守之

以智紹彌祖

端顯應良師

公子茂中景

叔孫克世時

孟仲季若善

居處自然熙

增廣開雍基 修持正本支 秀鍾賢達立 福壽海山齊

妙悟承嘉祉 融通得靜機 萬年類永錫 佐國瑞雲奇

第八二 彭祖直空派 此派自民國二年戒期湯靜謙由江西代來

普圓溥照覺性 應度慈光黃庭 正達道法源通

譜願成善果 眞常智慧全 證盟功德海 修悟定超元

虛靜和仁義 清微志妙先 嘉祥尊大極 萬理總同原

有時參厥旨 隨在契天機 若能歸一貫 平易亦神奇

章祖名哲。道號廣慧祖。居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三十五都順義鄉石門仙潭人

宋理宗景定二年二月十九日降生。自幼好道。二十七歲結菴絲羅山。即今太平

山也。年五十三歲。端坐而逝。留傳

第八三 廣慧派 此派係民國五年丙辰八月初八日由江西南昌府武寧縣太平山萬壽宮穆善清代來六十字

廣德通玄淨 壺空悟乾坤 清守煉金意 矩本一中稀

定祥元貞吉 虛明幻化期 實承符法理 萬古太平春

至善宜知止 純修在返真 丹成能見性 證果有良因

第八四 華山派 此派光緒元年自南方代來又有人云是華山後續

自求精微妙 洪昌聖賢心 崑崙闡大法 咸登謁玉京

三界十方內 遍地黃芽生 龍虎盤坎離 五氣華池中

了然永解脫 逍遙斗牛宮 位列諸勝景 光照滿乾坤

第八五 華山派 南方後續

自求靖未樸 宏常盛有恩 崑崙重大華 瑛珂合封增

三界千古秀 極錦丹桂興 山海龍虎交 闡彪現遐齡

了然端敬建 新友廣潔勤 裕謙淵斌馥 普照滿乾坤

第八六 尹喜派 尹喜真人尹喜派 此乃南方代來

道德清高上 雲呈守煉丹 九重天外子 方知妙中玄

清靜自然體 髮白面童顏 袖吞乾坤大 陰陽造化先

悟本從正禮 冲和養太元 輕寂全木柄 一定龍虎盤

慧法祥光現
三千功圓滿

蓮開寶林宣
異姓合真仙

身應歸根竅
逍遙蓬萊路

氣住復命關
今朝玉京賢



卷四 白雲觀碑誌

碑目 × 印係編者之命名

白雲觀重修記	正統九年	胡	澗二四
賜經之碑	正統十三年	許	彬二六
白雲觀重修碑	正德元年原建 光緒十二年重勒	趙士賢	三〇
長春邱真人道行碑	正德元年原建 光緒十二年重勒	張	瓚二三
白雲觀重修碑	正德十三年原建 光緒十二年重勒	劉郊祖	二六
白雲觀重修碑	嘉清年間原建 光緒十二年重勒	顏頤	壽二九
重修白雲觀碑記	康熙四十五年原建 光緒十二年重勒	王常月	二四
觀音大士像	康熙四十九年	穆伯子	二四
乾隆帝御筆詩碑	乾隆五十三年 建立滿文碑陰		
乾隆御製重修碑記	乾隆五十三年		
白雲觀捐產碑記	嘉慶十六年	蔡永清	四五
白雲觀火祖殿香燈	道光六年	長白鐵林	二七
布施勒銘之碑記	道光八年	長白麟慶	二八
重修白雲觀宗師廡記	道光八年	張合智	二〇
九皇會碑記	道光十四年		
眞君殿香火碣	道光廿四年		
邱長春眞人事實	光緒八年	完顏崇厚	二四
中元濟孤勒石記	四御殿皇壇香火記下截 光緒十一年	高仁峒	二五
劉素雲道行碑	光緒十二年	禳	祐二五
白雲觀長春供會碑記	光緒十二年	高仁峒	二五
羅真人道行碑	光緒十二年	完顏崇實	二六

崑陽王真人道行碑 光緒十二年 完顏崇實一六三

玉清觀田產碑記 崑陽王真人道行碑陰 光緒十二年 高仁峒一六四

重勒諸碑記 光緒十二年 劉誠印一六五

七真道行碑 光緒十二年 孟 珙一六六

重修呂祖殿碑記 光緒十三年 高仁峒一六七

重修呂祖殿靈感碑記 光緒十五年 高仁峒一七八

四御殿皇壇香火記 中元濟孤勸石記上截 光緒十六年 高仁峒一七九

白雲觀拓修雲集山房小引 光緒十六年 高仁峒一八〇

粥廠碑記 光緒廿七年 高仁峒一八一

雲溪方丈功德記 光緒廿八年

白雲觀陳毓坤方丈傳戒碑記 民國三年 江朝宗一八二

白雲觀陳毓坤方丈二次傳戒碑記 民國八年 李繼沈一八三

祈福消災老會碑記 民國十一年

重修白雲觀殿宇橋梁碑 民國十三年 陳明霖一八四

白雲觀表德述異記 民國十三年 陳明霖一八五

邱長春真人重活枯柏碑記 民國十六年 陳明霖一八六

白雲觀碑記 民國十七年 徐世昌一八七

永慶善會碑 建碑年月不明

白雲觀重修記 齋堂北 方前壁

胡 (1) 澂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尙書前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昆陵胡澂撰。中順大夫京府丞前翰林編脩東吳朱孔揚書丹。正一嗣教崇脩志道葆素演法真人嗣漢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篆額。

白雲觀在都城西南三里許。乃長春丘真人藏蜕之所。歲久傾圮。洪武二十七年。太宗文皇帝居潛邸時。命中官董工。重建前後二殿。廊廡厨庫。及道侶藏脩之室。落成於次年正月十九日。適真人降誕之辰。太宗文皇帝。車駕親臨降香。越明年。是日仁宗昭皇帝爲世子時。亦詣觀瞻禮。屢建金籙大齋。永樂四年。命道錄司右正一李時中爲住持。宣德十年。今上皇帝命右正義倪正道爲住持。正道先受業於崇真萬壽宮。永樂十五年。太宗文皇帝創建洪恩靈濟宮。選道流靜重貞潔者焚脩。正道預焉。宣德元年。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保任前職。越十年。奉命住持。茲觀重念古跡靈壇。地附都城。平衍爽塏。西顧則岡巒起伏。縈紆環抱。若龍飛鳳舞朝拱之狀。真勝境也。其香火之盛。豈偶然哉。宣德三年。御馬監太監劉順發心。備材命工。創建三清大殿。粧塑聖像。正統三年。正道罄傾衣孟之資。及募司苑局內官曹銓法名道實。及內使康全安等。惠安伯張昇。⁽⁷⁾脩武伯沈清。⁽⁸⁾中軍都督胡榮。廣東參議楊春。都指揮劉智。指揮李林。周樂。李昱。潘昇。胡隆。千戶于信。許義。楊勉等。各捐己貲。建造玉皇寶閣。其應奉聖像。悉道實一力粧塑。及脩葺前後。殿宇煥然一新。正統五年。復建處順堂。以奉

長春真人。暨營方丈道舍。廚庫鉢堂。以展四方脩眞之士。正統八年三月。建衍慶殿于玉皇閣之前。奉侍玄天上帝。重脩四帥殿。及山門。仍建靈星門於外。初觀基隘窄。則易民地以廣之。繚以周垣。樹植嘉木。以爲蔭映。規模廓大。雄偉壯麗。金碧交輝。茲觀至是始克大備。視舊有加矣。正道住持迨今。越八寒暑。興廢舉墜。撤舊更新。夙夜勤勞。董治其事。規材量費。無間風雨。審視程督。故能成此美構。闕耀京師。可謂不負朝廷之委託。而有功於玄教者也。或曰。道家以無爲爲宗。今茲營建。皆涉於有爲。則非道矣。然經不云乎。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凡諸動作。雖涉於有。無而無之之意。卽無爲耳。今正道承朝廷之委任。順事勢之自然。亦豈有意而爲之者哉。因並書以爲記。

正統九年歲次甲子春二月吉日

(1) 胡濙字源潔。惠帝建文二年^{〔一三〕}舉進士。宣宗宣德元年^{〔二四〕}進禮部尙書。英宗

天順七年^{〔六四〕}卒。年八十九。濙雅信道教。嘗奉成祖之命。訪仙人張三丰。又懇于

龍虎山張天師一家。推輓甚力。^{〔九五〕}明史卷一六九本傳。同卷一一七公卿年表。同二九^{〔九六〕}當時京

師寺觀之碑銘。多係其手筆。曰眞武殿。曰法藏寺。曰安國寺。曰崇眞觀。曰玉虛觀。

曰臥佛寺等〔各見日下舊聞考卷五四〕其著曰澹庵集五卷。衛生易簡方四卷〔文史藝

余皆未見。揚士奇東里文集卷六。有易簡方序。

(2) 張懋丞字文開。第四十五代天師也。太祖洪武二十年〔一三

六〕羽化。壽五十九〔漢天師世

(3) 崇眞萬壽宮在府南蓬萊坊。元至元中建。翰林學士王構爲記。眞人張留孫。吳全

節相繼居之。俗名天師庵〔日下舊聞考卷四

(4) 五代之時。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帥兵入閩。靖群盜。閩人德之。爲立生祠于閩縣之

鼈峰下。累著靈應。宋高宗敕賜祠額靈濟宮。明成祖永樂十五年〔一六

皇城之西。賜名曰洪恩靈濟宮。加封知證爲金闕眞君。知諤爲玉闕眞君〔明史卷五

日下舊聞考卷四〕道藏收徐仙翰十四卷〔一〇八三

(5) 張宇清字彥磯。永樂八年〔一〇

嗣教。宣宗宣德二年〔二七

(6)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一曰。景泰六年〔一五

下河間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詔不許。給民耕種完辨。此劉順也。

(7) 惠安伯張昇。張騏之次子。仁宗皇后兄也。字叔暉。英宗正統五年〔一〇四〕封惠安伯。

予世襲。明年正月卒。〔明史卷三〇〇外戚傳。同一〇八外戚表〕

(8) 修武伯沈清。正統六年十月封。祿千石。世襲。八年四月卒。謚襄榮。〔明史卷一〇七功臣表〕

(9) 中軍都督胡榮。明史卷三百外戚列傳曰。胡榮寧海人。洪武中。長女入宮爲女官。

授錦衣衛百戶。永樂十五年〔一四七〕將冊其第三女。爲皇太子妃。擢光祿寺卿云云。

蓋同人也。

賜經之碑〔齋堂南方前壁〕

許彬⁽¹⁾

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道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乃以一藏。安奉白雲觀。永充供養。聽所在道官道士。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祇奉守護。不許縱容間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違者必究治之。諭。

正統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正統十二年八月十日。今上皇帝刊印道藏經。成。頒賜天下。用廣流傳。乃以一藏。安奉白雲觀。永充供養。時住持道錄司右元議臣倪正道。稽首載拜。安奉訖。復命工礱石。而勒聖諭於上。屬翰林院修撰臣彬。題誌年月于下方。臣彬仰惟。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嘗命道流。合道藏諸品經。纂輯校正。將鈔梓以傳。而功未就緒。奄忽上賓。肆今皇上。以至聖之德。統承天位。體皇曾祖之心。以天下生民爲念。追尊先志。於是重加訂正。增所未備。用壽諸梓。計五千三百五卷。通四百八十函。其經包括三乘。類分條析。自太上立教之端。以至道家從事之要。罔不備載。予以頒之天下。藏之名山秘宇。聽所在道官道士。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爲生民祈福。甚盛舉也。嗚呼。皇上之用心。何其若是之至耶。夫追崇先志。善繼善述。孝莫大焉。嘉與萬方。歛福錫民。仁莫重焉。仁孝之道。自古帝王。鮮能盡之。今我皇上。仁孝之實。著於躬行。心得之餘。所以格廟社。康兆民。其所由來有自矣。臣敢不拜手稽首。敬書于後。以爲萬萬年宗社生民蒙福之賀。

正統十三年八月 日

(1) 許彬字道中。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一五〕正統末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

憲宗立。命以侍郎致仕。尋卒。

〔明史卷一六八本傳及同卷一〇九宰輔表。國朝獻徵錄卷一三〕

其著有文集十卷。詩四

卷。余皆未見。

(2) 名山藏卷十一典謨記云。正統九年十月頒釋道大藏經典於天下寺觀。蓋九年降詔鏤板。至十二年告其成。

白雲觀重修碑〔后士殿前西〕

趙士賢

賜進士第徵仕郎兵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石首趙士賢(1)撰文。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郎中直文淵閣經筵預脩玉牒官巴渝蔣恭書丹。徵仕郎中書舍人仁和汪登篆額。

長春真人在元世。應召至燕。委蛻於今白雲觀。國朝太宗文皇帝。慨其爲古跡。命工脩殿宇。俾之壯麗。且於真人誕日。親幸其地。而仁宗昭皇帝。亦嘗幸焉。故茲觀之盛。

信於彼時。都城內外觀址。以千數。白雲觀實爲稱首。宣德三年。太監劉順捐金。重建三清大殿。正統三年。住持正道募內臣曹銓。惠安伯張昇輩。又建玉皇閣。處順堂。及厨庫鉢堂。統若干間。而規模宏且遠矣。歲久日就傾圮。今欽差鎮守雲南特賜蟒衣玉帶印綬。司禮監張公誠。復倡率諸勳戚中貴之輕財好義者。各捐資。大加脩葺。規制雖仍其舊。而棟榱之堅好。煥然一新。實有非舊比者。功始於弘治甲子春正月。告成于正德丙寅年冬十二月。壯麗宏偉。雖章華阿閣弗如也。矧左拱天府。右控西山。南帶蘆溝。北枕西湖。登臨顧間。氣象萬千。闔風披拂。卽蓬萊之真境。未必過之。夫天下之事有所因。則易以興。無所繼。則易於廢。此固勢也。其興而不廢。蓋必維之。有其人也。今白雲觀以邱長春而始盛。我太宗仁宗寵嘉之。而益盛。傳至今。脩之者至再。又有張公諸君。以爲之繼。俾之愈久愈新。則由今及千百載之後。又安知不有如張公輩者。出於其間乎。是固知茲休之無窮也。余非幸綿延而與吾道並。兩間也。蓋邱氏既往。靈氣尙在。人每謂其有祝國裕民之證。幽冥之際。殆亦不爲無功。此固有關於國家之大者。而我先帝優遇之意。尤不使其泯泯無傳焉。諸君所以脩建。與夫

將來同志者之意。亦必有出於此矣。戶部員外郎宗器張先生代求余文爲記。因以是書之。俾勒諸石。

正德元年丙寅年冬十二月 日

吉立

大清光緒丙戌年夏四月十四日劉誠印

重勒

(1) 明史卷三百四劉瑾傳云。瑾之得武宗信任也。去其害已者。目爲奸黨。皆免黜之。時正德二年三月(一五)也。趙士賢時爲給事中。亦遭黨禍。明史無本傳。國朝獻徵錄卷八六云。英宗天順庚辛(四年)正月九日生。武宗正德辛未(六年)九月二日沒。壽五十二。

(2) 張誠。明史卷三百五宦官傳張鯨傳云。萬曆十三年(一四)大監張宏卒。張誠代掌司禮監。趙志臯撰東嶽廟碑中。亦有張誠之名。係之萬曆年間。然不與本碑建設之歲月相符。恐同名異人乎。

長春邱真人道行碑

〔老律殿前東〕

張 瓚

奉政大夫戶部江西司員外郎中書舍人預修國史維揚張瓚撰文。前奉政大夫脩正庶尹通政使司右參議直武英殿事東吳顧經書丹。真人。姓邱氏。諱處機。字通密。長春子。乃其別號也。登州棲霞人。家世爲金編民。父祖俱有賢行。母孫氏。皇統八年戊辰孟春十九日。真人誕焉。大定丙戌。真人甫及十九。遂棄世務。隱崑崙。越明年丁亥。適重陽王眞君。自終南東遊蓬島。摠衣門墻。執弟子禮。惟殷。王君器之。贈以金鱗。並予號長春。蓋寓冲舉登仙之意耳。甲午。真人凝神鍊形。隱棲礮溪。鶉衣草履。日丐一食者六年。庚子。後入龍門山礮溪者七年。白是德譽日隆。華夷交慕。戊申。金主召至京都。講道於長松島浮玉亭。諸王大臣環列而聽。自仲春迄仲秋。行還終南。賜賚殊厚。真人固辭焉。明昌二年辛亥。東歸。金主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昊天觀。皇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意若知天命有歸者。是年五月元太祖駐蹕師旅間。慕真人高誼。遣近臣劉仲祿。安車蒲輪。特加聘召。十二月抵隱所。以明年庚辰。真人就道。二月抵燕。

欲留伺駕。廻不果。十月遇曷刺自北還。復特手詔。促真人北行。辛巳二月。自燕起程。明年壬午四月。達元主黃幄。時元主在雪山之陽。入覲。間賜坐。就食。設二帳於黃幄東。以便顧問。因沮以軍旅。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者三日。其大畧。乃節欲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尙無爲清靜之理。元主大悅。命晉卿與太師阿海。譯爲國語。書諸簡冊。垂示太子諸王。癸未。乞還燕。蒙允。特賜號神仙。進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賞賚金銀奇寶鉅萬。真人悉辭之。而弗受。甲申三月。至太極宮。易額曰長春。從真人號也。六月。太液池竭。北口山摧。真人曰。吾將與之俱乎。七月九日。果留頌而逝。享年八十。仙化之明年。戊子春三月。清和尹宗師率衆。於白雲觀。構處順堂。堂下置幽宮。以藏仙蛻。四月堂成。七月九月。營葬如禮。啓棺而視。容色如生。觀者旁午。咸謂真神仙焉。元世祖至元己巳。詔贈長春演道真人。我朝仁宗。嘗爲之脩殿宇。於誕日亦幸其地。景泰年。羽士邵以正。易堂爲殿三楹。匾曰長春。以奉眞容。自元迄今。歷數百禩。京畿黎庶。奠漿祠下。如歸市然。無非真人清風高致。印于人心也。今欽差鎮守雲南。特賜蟒龍玉帶印綬。司禮監張公誠。久慕眞跡。恐遂淪沒。因爲丕脩宮宇。且徵予

文。勒真人行寔於貞珉。用垂後世。予辭不得已。乃采輯錄其梗概於右。使夫慕真人之名者。瞻其容儀於廟。得考其行於厥石。則啓敬將來者無窮矣。正德丙寅季冬月日立

大清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劉誠印

重勒

(1) 案弇山堂別集卷十六。張瓚有三人。成化年間二人。一戶部侍郎。一襲封惠安伯。嘉靖年間一人。少保兵尙書。今案明史。戶部侍郎張瓚本傳在卷一百七十二卷。惠安伯張瓚見卷三百張騏傳。此二人沒年均。在正德以前。不關于本碑。而至于嘉靖年間之張瓚則無其傳。唯卷一百十二。七卿年表載之而已。今據明史稿卷一百七十二。及國朝徵猷錄卷卅九。瓚字廷猷。孝宗弘治十八年^{〔一五〕}進士。歷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世宗嘉靖廿一年十月^{〔四二〕}沒。此碑文當係之於此人。

(2) 磻溪以呂望釣磯著焉。羅振玉氏刊行金石萃編未刻稟卷上。收重修磻溪長春成道記。其文略曰。磻溪在鳳翔虢縣界。一泉絕清冷。北流二十里。入于涓。層巒疊

嶂。秀異如畫。……未幾重陽厭世。長春與三子護喪。葬於終南之劉蔣村。長春以溪形勝。慨慕古昔。因卜居焉。……弟子于公洞真。感念礪溪。宗師練化之迹。兵亂蕪沒。召廬志清輩。經度之云々。立碑至元十七年也。孫德彧書丹。李道謙等建之。

白雲觀重修碑

〔羅祖塔
前西〕

劉郊祖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前奉勅整飭固原靖虜等處兵備兼理糧餉都人劉效祖撰。職左郎鴻臚寺主簿廳主簿直文華殿辦中書事預脩國史鎮陽林潮書。

都城宣武門外西三里許。有白雲觀。爲長春邱真人藏蛻處。先是真人于金皇統八年正月十九日降生。至今都城人。及期謁款。轂擊肩摩頂。四方羽士亦來聚舍。談葆鍊之術者。無慮以千數。俗謂讎邱云。創於金爲太極宮。至元太祖以居真人。改長春入國朝正統間。始易今名。百年來雖不廢弛。顧以郊外易生埃墨。殊不足以妥仙靈。乃有司禮太監馮公。偶興善修之念。會有聞於兩宮。聖母暨主上。暨潞王公主。咸有

賜助。工始於二月三日。訖於五月九日。凡飾舊者。如殿庭門廡若干楹。而移建者。則長生堂。施齋堂。新增者。則鐘鼓樓。配於方丈也。於戲真人。產自萊海。以道行終老于燕。其初金元人崇奉之。猶謂風化未遠。無足異。乃其既沒之後。趨嚮者益衆。今復得公。重構幽堂。以奠永永之圖。斯果何術以致之哉。余不佞。攷眞人生平出處。俱載舊碑。無庸贅瀆。謂其應元太祖之詔。抵雪山。與談累日。不過持盈守成。敬天愛民數語。蓋得忠孝之正傳。非徒以葆鍊爲事者。今公以榮際應昌時。將致主於三代之隆。豈亦有與眞人有夙契。故願爲之執鞭耶。不則以彼懷玄抱眞。卽白日冲舉。於世教安所裨。而必欲莊嚴供奉之。之謂何。余知其必不然矣。是爲記。

正德十三年夏之吉

大清光緒丙戌年春三月十九日劉誠印

重勒

(1) 案明史卷三百外戚傳劉文炳傳。其父曰劉效祖。崇禎八年^{〔三五〕}卒。距本碑建立之歲。百十七年也。故不應有此事。國朝獻徵錄卷九十四。收王一鶚所撰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誌銘。云。字仲修。別號念庵。世宗嘉靖十九年^{〔四〇〕}中順天

鄉試。神宗萬曆十年七月〔八一五〕卒。年六十八。故溯其生年。正武宗正德九年也。此碑之作。係其十三年。是亦不應有此事。抑不知此劉郊祖。果何人乎。更檢本碑記事。所謂正德九年者。頗可疑焉。司禮大監馮公者。指馮保。則保之拜此官。實自嘉靖年間。而及萬曆初年〔三〇五卷〕是其一也。孝宗孝康皇后張氏。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世宗入繼稱聖母。嘉靖十一年八月〔四一五〕崩〔明史卷一四〕是其二也。潞王者。穆宗第四子翊鏐。隆慶二年〔六一五〕生。萬曆二年〔一四六〕薨〔明史卷二〇〕是其三也。要之本碑之記述。多嘉靖年間之事。絕鮮與正德符者。竊案重勒之時。無乃出于誤刻乎。更據日下舊聞考。仁壽寺及昌運宮。均有郊祖撰文碑。仁壽寺無年月〔卷五〕昌運宮條云。萬曆中立。副使劉效祖撰文〔卷九〕且效祖長于文筆。獻徵錄載其著書大約十種。明史藝文志收詩稿六卷。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故寺觀之需文者。自多假其手。然則所以余疑爲誤刻者。非必武斷。〔光緒順天府卷九七云。字仲瞻。京衛人。嘉靖庚戌〔一五〇〕進士。傳聞有少異同。蓋同人也。〕

白雲觀重修碑〔后土殿
前東〕

顧頤壽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刑部尙書前都察院左都御史湖南顧頤壽撰文。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奉勅提督五軍營兼提督十二團營諸軍事經筵榮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鳳陽郭助篆額。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通政使司右參議前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東吳顧經書丹。白雲觀者。元真人邱長春所建也。我太宗文皇帝定基於燕。載新茲宇。山祇效靈。川若貢祥。太和收委。榮光攸燭。穆穆哉休矣。仁宗昭皇帝。嘗幸其地。眺西山之紫翠。敞南薰之蓬渤。颯颯乎其宏遠也。宣宗章皇帝時。飾新崇美。規度亦偉矣。渙渙隆哉。英宗睿皇帝時。邃閣重題。迴廊秘基。廣哉熙熙乎。迺今皇上龍飛江漢。御極中天。七政協符。萬靈綏職。郁郁乎其盛矣哉。迺若司設監太監蘇公瑾。忠勤匪懈。乃於待奉之暇。相親厥址。諏吉興工。材木初程。則竹松苞英。經營伊始。則羣鳥翱翔。聖母章聖皇太后聞之。賜御香。燦燦乎其有終也哉。或有問於余曰。子之稱穆穆颯颯熙熙渙渙郁郁燦燦者。何謂也。曰。天地之道一而已矣。穆穆者精也。颯颯

者神也。熙熙者光也。渙渙者澤也。郁郁者文也。燦燦者象也。是故象布而後文。文成而後澤。澤流而後光。光運而後神。凝而後精。精之極則道存焉。故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孔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德精也。乃若蘇公。用心于老子之道。必得其所。謂內外了一。而至精者。乃可以見天地之道。乃可以昭聖神之訓。則茲舉也。垂於無疆。是故書之貞石。亦永無疆之庥。銘曰。維皇建極。錫福於民。維神降祉。自天而申。維茲京甸。拱衛闕庭。琳宮碧帔。美煥美輪。珠星璧月。萬象咸陳。天門晝啓。五色祥雲。眞仙御風。翛然來臨。星君斗使。左城右平。祝我聖壽。億萬長春。

大清光緒丙戌年春三月十九日劉誠印

重勒

(1) 案顧頤壽當作顏頤壽。湖廣巴陵人。孝宗弘治庚戌(九一四)進士。世宗嘉靖四年(一五

五二)任左右都御史。翌年遷刑部尙書。居官有清望。六年八月。下獄爲民。神宗嘉靖

十七年(三一五八)沒。年七十有七。(明史卷二〇六馬錄傳附。同一二七卿年表。弇山堂別集卷四七。國朝獻徵錄卷四五)日下舊聞考卷

九十四。亦作顏頤壽。蓋重刻之誤也。

(2) 郭勛。郭英之後也。世宗初掌團營。信方士李福達段朝用。恃寵擅權。嘉靖二十年

〔四一五〕瘦死錦衣獄中。〔明史卷一〕

〔三一〇本傳〕聖母曰世宗本生母興獻王妃。嘉靖三年上此尊號。十七年十二月癸卯崩。〔明史卷一〕

七世宗本紀同卷一
五睿宗獻皇帝本紀

重修白雲觀碑記

〔南極殿
前東〕

王常月

粵自唐堯垂統。廟額始傳。載諸祀典禮也。白雲觀在都城西南三里許。乃長春邱真人藏蛻之所創。自元太祖時。慕真人高誼。遣近臣劉仲祿聘召。至庚辰年。抵燕。召見。賜坐就食。問至道與談累日。不過持盈守成。敬天愛民。節欲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尙無爲清靜之理數語。賜號神仙。進爵太宗師。掌管天下道教事。時丁亥易額。故太極宮爲長春宮。以居真人。從其號也。古跡歲久。廢而復興。洪武二十七年。命中官董工。重建前後二殿。廊廡厨庫各房。永樂四年。亦命工重修其地。宣德三年。創建三清殿。正統五年。建造玉皇閣。長春殿。及道舍鉢堂。景泰丙子年興工。至正德己巳年告成。初觀基隘窄。今我朝康熙四十五年。見其地基太狹。則易隙地以廣之。峻其周垣。

樹植嘉木爲蔭。規模濶大。以東至小道爲界。西以琴臺之外爲界。觀之西有土阜極高。係長春別館之遺趾。爲冲和潘宗師九峯所建。內築琴臺。潘九峯宗師。每常操琴於此。俗呼曰煉琴臺。南至道前照壁。北至土山後。官道四至之內。林木叢繁。殿宇光輝。今上重建玉皇殿。三清殿。長春殿。七真殿。靈官殿。四聖殿。山門。牌樓。石橋。旂杆。鐘鼓樓。垣牆。並及鉢堂。厨庫。東西祠堂。道舍。煥然一新。靈壇金碧。地附都城。平衍爽塏。西顧則崗巒起伏。縈紆環抱。若龍鳳飛舞。朝拱之狀。真勝境也。其香火之盛。豈偶然哉。是爲序。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中浣

穀旦

光緒十二年四月初八日

白雲觀住持王常月謹識⁽¹⁾

劉誠印重勒

(1)王常月之行歷。詳于下文完顏崇實所撰崑陽王真人道行碑。及本書第三白雲觀道士小傳。其沒年則康熙十九年也。而此碑云康熙四十五年。其或生前所作歟。

觀音大士像及贊〔子孫殿前東壁。大士之像省略不載〕

穆柏子

唵麼拏鉢納銘吽

觀音大士咒。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怛只哆。唵。伽囉哦哆。伽囉哦哆。伽囉哦哆。伽囉哦哆。囉伽
哦多。娑訶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十九日穆伯子寫意并書。

乾隆帝御筆詩碑〔崇虛殿前西。滿文碑陰。〕

古觀西郊外。逮今五百年。〔白雲觀元之太極宮也。元太祖以居長春真人邱處機。改名為長春宮。後又改為白雲觀。至今凡五百餘年。京師以正月十九日為燕九節。至期羽流並〔集觀中。〕葺新不知幾。有象那恒堅。前歲臨真域。〔前歲西巡啓蹕。路經此觀。見其棟宇頽圯。〕當春禮法筵。希敷萬民福。寧渠為求仙。

乾隆五十三仲春瞻禮作御筆

乾隆御製重修碑記

重脩白雲觀碑記。白雲觀在西便門左里許。元長春真人邱處機所居也。考元史。處機高道行。居登州棲霞島。世祖自柰曼召之。見於雪山行幄。問爲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問長生之要。對以清心寡欲。世祖深契焉。居之太極宮。尋因其號。賜宮名曰長春。卽今地也。明正統三年重脩。易名曰白雲觀。都人以處機之生正月十九日。集賽祠下。謂之讌邱。亦曰燕九。都京浩穰。沿爲節俗。歲事方週。東作伊始。亦取九爲陽數也。乾隆十一年丙子。曾加葺治。越三十年丙午。行春過此。顧念彫剝。發內帑八千六百有奇。物價工值。必飭必贍。完飾如舊。乃爲之記曰。長春之蹟之言。見於道笈。及雜傳記夥矣。予獨取於史所稱之兩語。蓋有說。天有四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各司其候。然而皆春也。夏之長以暢春也。秋之斂以息春也。冬之藏以函春也。在乾爲元。在人爲仁。在時爲春。一氣貫通。生生不息。予向嘗疏其義於小春說矣。天地之大用曰春。人得之而全體曰春。是故莊敬日彊。清明在躬。行健不息。一身之春也。老有所養。

幼有所長。歲豐人和。天下之春也。蠕動肖翹。各順其性。各遂其生。萬物之春也。帝王者由一己。以及天下萬物。其春爲特長。予蒙皇考賜齋額曰長春。後凡所居書室。例曰長春書室。所以仰體天道。由己及物者。未嘗一日弗獲。今年古稀有八矣。精勤沖豫。舉薄海內外。安樂入康。而惟日孜孜。未敢以爲長也。處機方外人。以脩真練性爲長春耳。若所言敬天愛民。清心寡欲者。帝王之長春。實在乎是。予故以爲有合也。而豈區區測算乎一歲四時。乃坐而致百千萬億歲之長。而曷有一息之或間哉。是之謂長春。

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三月御筆

白雲觀捐產碑記〔齋堂內壁〕

蔡永清

長春老祖爲北宗七真中之一。元世祖初年。勅建白雲觀。以爲棲真壇宇。道風昭廓。遂稱天下祖庭。我大清康熙朝。⁽¹⁾有王真人者。傳大戒一壇。遙續法乳。又有王善人。創構三清閣。規模宏麗。久之金碧剝落。法衆鈴屨。清規漸弛。訊之住持張怡軒師。則愀

然曰。經費不給。鐘版闕然者。且百年矣。乾隆末有兩淮鹽政全公名德。助產歲得息六白金。合之舊日所出。可千數百緡。而羽流亦多至三百餘衆。其不給如故也。余因與張師熟計。延得華山張律師。並大師劉合崙等凡八人來觀。明年傳戒。百日功成。計糜白金二千八百余兩。復與彭蘧生太史。繆東生戶部。各出貲。於院中西偏。立純陽專殿。計金四千八百兩。未幾怡軒化去。郭教仁師繼爲住持。益禮靜師佐之監院。乃改立圓堂。修理戒堂。凡傳戒誦經。安單息靜。種々所需。莫不成具。已而郭師復逝。繼者長師。傳戒一壇。受戒百人。未久復又入山。於是衆議始以監院孟師。兼綜住持諸務。自茲調度有方。祖風漸振矣。山左濟寧州有常清觀者。今爲白雲下院。余泊同人。亦曾致力於彼。是以定議。彼中住持。永遵白雲規約。亦同道相維之意也。余荆鄙蠹材也。於大道誠無所窮見。願願竭其儻來之貲。從事於茲。聊爲薄俗導破慳之先路焉。計自戊辰歲。捐白金六千爲傳戒費。以制錢千緡助庄田一區。已巳歲。入白金二千。又助梅廠庄院一區。計地四十五頃。又存質庫白金八千。權子母。爲本觀每歲傳戒經費。此余所捐產之大畧也。非敢自詡布施。姑使他日諸法侶有所稽覈也。遂

不辭衆導師之囑。而僭書於石云。

嘉慶十六年正月

穀旦立

天建弟子蔡永清敬譔

(1)王真人曰王崑陽常月。見下文道行碑。

白雲觀火祖殿香燈布施勒名之碑記

〔火祖殿前壁東〕

長白鍊林

南離絳宮明神所居。其德威實繫乎下民生死。故民畏神之威。有甚於懷其德者。矧京師繁華首地。宵燈晝爨。烟火相連。往往熒惑誤犯。輒召祝融回祿之災。虔祈佑護。在所宜然。迺胡以靈感布施。獨有白雲觀中火祖殿爲甚盛。夫是豈由觀中脩勤苦行之道人。敲梆曳索。持簿沿門。乞化而致歟。抑豈由火祖真威偏赫。加畏一方。使之倖免。及殃媚禱而致歟。容或有之。予不敢謂然。然而究其所以致此甚盛者。予誰與歸也。初予聞有住持道師法號合智者。虛白朝真。妙元感衆。歷有年所。以累積布施

香燈錢六千七百緡有奇。選買上澤田三頃。歲現收田息四百緡。除供辨火祖誕辰一切支需外。每歲羨餘。胥以散爲合觀道衆晨夕焚脩之助。師於斯可謂一舉兩得矣。不當自告成功於火祖乎。不當並告成功於邱祖乎。迺師恐以矜己能。而沒人善。轉請于予。志其因緣。勒名貞石。用俾後來者觀之。傳不朽焉。是爲記。

賜進士出身理藩院員外郎長白鐵林撰

薊門布衣陳之傑書

道光六年月日白雲觀住持張合智立石

重修白雲觀宗師廡記

〔東宗師
堂北壁〕

長白麟慶

自樓觀臺立。而官觀興。元長春爲最。真人善世畢。門下尹宗師嗣之。明末燬於兵。國初崑陽高士重葺。卽今白雲觀也。遐稽宋季。民罹離亂。元太祖滅國四十。師乃南牧。元黃浩劫。生命懸絲。天眷真人。西征止殺。而尹宗師十有八人。歸撫流黎。君子讀史。未始不嘆。慈儉家風。於斯爲盛也。迄今燕九令辰。內府頒金帛。爲真人壽。都人士車馬絡繹祠前。歲己卯予亦偕止。因求諸宗師不可得。住持曰。廡相十八粟久失。殆或

似歸與夢。因蔡子儉書釐正。蔡子曰。嘗足跡半天下。相惟此存。燬不復相。曷先繪素存真。奉粟補缺。予曰唯唯。越十年。予官大梁。蔡子申前約。樂從之。爰與馬子文。劉子天成。并住持張師合智。諷吉興工。三月竣事。厥宇惟廣。厥相惟肖。寓書索記。因其顛末。而若感焉。夫世傳真人啓七百二十叢林。爲黃冠佳話。於戲奚可俗情蠡。蓋強半爲招撫忠臣孝子設。又強半爲不及不踐設。正不爲碌碌庸庸衣食計。我世祖章皇帝壹戎衣有天下。民樂熙皞。崑陽高士承恩。主講白雲。宏演青律。特賜齋田。辭曰貧可養道。仁哉君德。介矣臣操。彼一時。此一時。易地皆然。確乎又一長春。宜昔門下多賢也。今道中士羣居法宇。朝夕研幾。悟道德南華奧妙。守金科玉律精嚴。紹宗繼席。吾烏知今異昔。云緬真人護持名教苦心。高士樂道安貧遺範。我多士敦儒素衛法輪。體朝廷崇道盛典。是則予與蔡子表章微隱也。夫聞蔡子近於防山間。得尹宗師太和宮址。擬築白雲下院。洵甚盛舉。予當濡筆以俟正。不以一記而已也。謹記。時道光戊子嘉平月朔

長白麟慶撰并書

(1) 崑陽高士曰王崑陽常月。見下文道行碑。

九皇會碑記

張合智

竊維樂善好施。以伸良誠之著。焚香拜斗。稽驗真心之宗。夫斗姥乃造化樞機。萬神主宰。詳察周天之陰晴。大地之祥災。雲騰鳥飛。風動塵起。生生化化。時有反更。惟斗姥位正中黃。旋轉得宜。始知盈虛之消長。人民效序。寒暑之往來。萬物生時。悉賴斗星之斡運。每朝斗之應驗。亦復不鮮。人人皆得而知之。斗姥之光。被衆生者溥也。故帶子御衆善虔心感荷護祐。歷年已久。復自道光九年。至十四年。合集黎金千五百有奇。前因修葺齋堂。糜錢五百千正。置東安縣郊河地一頃。價七百三十千正。每歲得租錢五十千正。敬續方來會內香火之資。試思衆善。各發誠心。朝禮斗有年均叨平安。從容捐資。正所謂德能動天。誠能通神。豈虛語哉。於是乃爲之記。

源昇號錢一百四十四千

慶聚號錢一百十八千

恒泰和錢一百零六千

天成號錢五十千

義盛號錢一百零二千

信義號錢四十八千

恒盛通錢一百零二千

人和號錢四十八千

長盛號錢八十八千

長春永錢三十千

德和號錢七十七千

全盛號錢三十千

興盛號錢七十五千

安成號錢三十千

德盛和錢六十二千

廣寧號錢三十千

源昇和錢五十一千

義順公錢十七千

廣順號錢十七千

德興皮舖錢三千

通順號錢十六千

振興號錢三千

天聚興錢十六千

劉玉林錢三千

德發全錢九千

廣大興錢三千

興順號錢八千

永順號錢二千

萬順號錢四千

三順號錢二千

興隆號錢四千

双成號錢二千

東昇號錢三千

義昇號錢二千

和順號錢二千

趙殿甲錢乙千

興隆號錢二千

元成號錢乙千

富盛和錢二千

盛和號錢乙千

義成號錢乙千

恒順號錢乙千

洪玉號錢乙千

義順號錢乙千

慶昇號錢乙千

興號錢乙千

仁義號錢乙千

慶義號錢乙千

永和號錢乙千

興順號錢乙千

同義號錢乙千

福萬盛錢乙千

恒昇號錢乙千

四興盛錢乙千

同興號錢乙千

永慶號錢乙千

永順號錢乙千

尹其祿錢七百

双盛號錢乙千

道光十四年仲秋穀旦

双興號錢乙千

白雲觀焚脩道衲張合智暨

萬盛號錢乙千

道衆等勒石

金玉淡錢乙千

眞君殿香火碣

〔華祖殿前西壁〕

蓋聞不有人創於前。無以善其始。無人述於後。何以成其終。卽如我華祖眞君太乙帝君殿。係善信王洪禮。誠感有年。創建成工。上仰帝君普度之仁。下濟蕃庶災厄之苦。今殿已告成。藥簽俱備。復捐錢五百二十二吊文。置地八十七畝。歲收現租錢五十二吊二百文。作爲眞君殿永遠香火之資。垂留於千古云爾。

大清道光歲次甲辰年七月

吉立

邱長春真人事實〔邱祖殿〕

完顏崇厚

按元史載。邱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伯。年十九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大噐之。宋金末。各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劉仲祿。持詔永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治裝曰。天使至。我當行。翌日果至。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勵。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涉地萬餘里。自崑崙。歷四載。始達西域之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鞭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至。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告以清心寡慾爲先。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皇子。於是錫以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畏天威。明孝道以導有

衆。太祖善之。一日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蹄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之罷獵。當喪亂之時。民罹俘獲者無所避。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河南北間。由是被掠爲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幸更生者。亡慮二三萬人。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歲旱禱之。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己而亦驗。改賜所居。名長春宮。且遣使勞問曰。朕嘗念神仙。神仙母忘朕也。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開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卒年八十。未幾。有人見之於房山。衣冠如故。所著有磻溪鳴道集。西遊記。其諸事蹟策對詩頌。詳見於慶會錄。輟耕錄。甘水仙源錄。白雲仙表。

壬午仲春。恭錄長春眞人事實。送交白雲觀。懸之。

邱祖殿壁。卽處順堂。復與高雲溪方丈。姚靄雲監院晤談。僉欲刻碑以垂永久。並經九天雷祖廟李旭谷鍊師。示閱道藏輯要。甘水仙源錄。考證七眞事蹟。固知崑崙山名。元史譌爲崑崙。今更正之。謹重書上石。時光緒壬午孟秋中元日。

太子少保前署盛京將軍兼兵部尙書總督奉天等處旂民地方軍務都察院左都御史完顏崇厚敬書

案完顏崇厚者滿洲旗人之一。其兄曰崇實。宣宗道光四年〔二八〕生。德宗光緒十九年〔九三〕沒。觀裡此碑外。文有所書扁額。兄崇實亦信全真教。孟豁一〔八代監院〕之撰白雲僊表也。爲弁序文。時道光廿七年也。又道脉本原集要曰。同治十一年〔七八〕有大學士完顏崇實……在白雲觀。向豁一丈人言……可以知兩人交誼之深也。此兄弟之父曰麟慶。白雲仙表序文曰。嘉慶己卯〔一八〕先大夫偶至其地。〔曰本〕訪問列真始末。觀主都不能對。歸而詢之。蔡夢因先生。得聞岸略。乃按元時勅封次序。爲之立主并繪像焉。……道光乙己〔四五〕養痾家居。嘗爲實等言及。倦焉。以爲遺憾。本書所收之重修白雲觀宗師廡記者。實屬此麟慶之撰矣。又本書收長白鋏林撰火祖殿碑記。鋏林與麟慶之關係。未遑研究。姑俟後日。

中元濟孤勒石記

〔西宗師堂北壁，此下截〕
〔有四御天皇壇香火碑〕

高仁峒

京都平則門內南順城街呂祖宮住持大師葉合仁。暨徒王教惠等。於光緒癸未年。將積蓄鉢金二百兩。交與常住。照料生息。以作每年七月十五日濟孤施食法船紙碼香供等項費用。本觀恐其日久遺失廢弛。故於光緒甲申冬。本觀在京南固安縣地方。自置田地一項。從中按價。撥出地一頃七十八畝半。按錢租。每畝得制錢四百二十四文。每年共得租錢七十五千六百八十文。以作永遠功德之費。葉公前施地畝。永奉神明香燈。今又施銀兩。以濟十類孤魂。真可謂普結善緣。其功德斷不可泯。故立石永垂不朽。以記其事云爾。

白雲觀住持高仁峒暨執事大眾同立

光緒十一年夏六月

穀且

劉素雲道行碑

〔南極殿前西〕

禧祐

白雲觀乃長春祖師建立。迄今六百餘年矣。遂稱爲叢林道會。道家之祖庭也。焚脩住持。代代相傳。護法施主。綿綿接續。載記昭昭。靡不具備。茲者劉素雲煉師法篆誠印。直隸東光人。自幼好善。儒道兼優。皈依在第十九代方丈張耕雲名下爲徒。曾爲本觀護壇化主。計自同治辛未。募捐五千餘金。爲傳戒費。受戒者三百餘人。期滿張師南歸。繼之者爲豁一孟師。調度有方。諸臻妥善。孟師復逝。於是衆議舉高雲溪爲住持。雲溪爲素雲同戒至契。幸承素雲竭力護法。於壬午歲。復募七千餘金。爲衣鉢口糧傳戒費。受戒者四百餘人。甲申歲。又募捐九千餘金。爲傳戒費。受戒者五百餘人。以至脩屋建舍。刊板印經。種種不可枚舉。廟事當爲家事。道侶視如手足。觀中各事無不興廢脩整。是素雲之功德。已足昭垂永久。茲又慮及燕九。九皇祖師兩聖誕。香供澹泊。敬約善士張誠明。張誠五。以及內官信官助善者百餘人。建立長春永久供會。起於光緒八年。每歲香供之費。約需三百餘金。至丙戌歲。會中積蓄無多。素雲

恐失其傳。又自捐三千二百六十金。購買昌平州地方上澤田十五頃有奇。每歲收租三百三十金。交本觀爲業。永遠作爲二會香供燈菓之資。以垂永久。如素雲之夙具慧根。成此善果。洵足爲久遠之基。是以共推功德護法之首也。雲溪因爲之立石。以傳不朽云爾。

江蘇候補知府筱岩禧佑拜撰

大清光緒丙戌十二月

白雲觀道衆公立

(1)案白雲觀志第二歷代住持表。有白雲堂上第十九代律師上圓下璿雲樵張大真人者。卽張耕雲其人也。本書捐產碑中之張怡軒。其別號乎。

白雲觀長春供會碑記

〔老律殿前西〕

高仁峒

夫以五千道德元幽。開象妙之門。六一金丹吐納。授長生之訣。黃庭內景。籍蘊瑤京。紫字靈書。文成碧落。性命無非圭旨。法符悉具真銓。以故探至道於崆峒。黃帝猶勤其詢訪。考遺編於柱下。宣尼且奉爲師承。誠以抱一含元。本仙真之妙諦。不等步虛

控景。侈方士之詭談也。都城之西偏。有白雲觀。邱真人修真之地也。溯自霞島幽棲。雪山召對。行雲弄電。實難馴野鶴之心。敬天愛民。偏隱契飛龍之德。前席而一言止殺。賜宮則萬古長春。迨蒼紀既屬乎有明。而白雲始以之名觀。高軒縹緲。上出層霄。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元夜之燈花初退。時豔春三。誕辰之湯餅方開。節傳燕九。洎乎我朝。迭加葺治。彷彿乎丹房玉局。依稀乎紫府清都。西山之爽氣遙連。北闕之祥光低護。雖紅塵擾攘。應殊海外之神山。而丹室清幽。信是人間之福地。然而金臺紫館。固仙迹所憑依也。麟脯羊珠。尤真靈之餐飯也。使棟宇興歌夫輪奐。鼎彝未薦夫馨香。則樓閣玲瓏。足稱仙人之好。盤盂冷淡。猶循辟穀之方。其何妥神靈。昭恭敬耶。乃有鍊師劉素雲者。前住持張耕雲之高弟。雲溪之戒友也。靜參妙諦。悟徹元機。方軌慧門。維舟法岸。道每欣夫種玉。術更妙於點金。解陸賈之越裝。志羞障籠。乞尉遲之庫帖。腋可成裘。皈依而衣鉢相傳。看霞帔星冠之咸集。供養則香花並獻。更交梨火棗之紛羅。燈傳日月之光。三千界幽明普照。香薰旃檀之氣。十二城郁馥同聞。獨是千金易盡。九轉難成。欲爲經久之謀。端賴農夫之利。田維上上。奚須編王氏金溝稼。

詠多多。何異種陳君珠圃。比顏淵之負郭。五十畝未免清寒。緬諸葛於成都。十五頃羞堪饒裕。雲溪慮善緣之易泯。懼大美之弗彰。爰泐貞珉。永蟠靜院。從此法留萬世。常開大會於無遮。應知果證三生。夙具仙根於上界。是爲記。

賞戴花翎運同銜卽選

知縣山左李其嵩敬書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閩中王式文敬書

大清光緒十二年三月白雲觀執事大衆同立

羅真人道行碑

〔羅祖塔前〕

完顏崇實

羅真人江西人也。康熙年間來京師。冬夏一衲。佯狂於市。或取生米麥。江口吹之卽熟。晚間店家舉燭。火未及燃。羅吹之亦熾。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後忽隱去。三年無踪。疑死矣。忽有年姓者掃坑。坑中聞鼯聲。大驚集衆視之。羅真人也。岫然而起曰。借汝家熟臥三年矣。衆請送入朝。曰不入廟。請供奉之。曰吾不受供。然則何歸。曰可

送吾至前門外。蜜蜂窩。卽昇之往窩。洞在土山之凹。裏遊蜂數百萬。羅解衣。赤身而入。群蜂圍繞。出入於羅之七竅。而不能螫。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罄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或饋生薑四十觔。片時啖盡。居窩數載。莫能測其所修。雍正五年春。至白雲觀。居靜室。杜門不出者一月有餘。道衆前往觀之。則已坐化矣。遂藏仙蜕於觀東。神異之妙。朝野咸知。世宗憲皇帝勅封活淡守一真人。並命建塔以覆之。卽今白雲觀東之塔院也。

完顏崇實謹撰

大清光緒十二年清和月十四日劉誠印敬立

崑陽王真人道行碑

〔祠堂前東。此碑陰刻玉清觀田產記〕

完顏崇實

王真人名常月。號崑陽子。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人也。生當明季之亂。慨然有出塵之心。年甫弱冠。卽徧歷名山。參求大道。迨至中年。始於王屋山。遇趙復陽祖師。懇求開示。師不答。乃饑食松柏。渴飲清泉。至月餘。拜求益切。師見其誠。密於天壇王母洞。告盟天地。授以戒律。且勉之曰。大哉至道。成之非易也。必以功行爲先。真人再拜。受

教歷八九年。參師二十餘位。印證十餘人。聞九宮山內有隱士。亟往訪之。遙見幽林密茂處。一人端坐石上。膝行而前視之。卽復陽也。驚喜交集。師問邇來應物持心。何得何失。真人以元風頹敗。求師振拔爲對。師曰。君子窮於道之謂窮。通於道之謂通。道備吾身。何患宗風之不振耶。遂以天仙大戒密授之。別師後居華山。一日拜斗。見斗姥自空而降。謂曰。汝緣在北。勿滯於斯。時吾世祖皇帝入關之始。真人遂北上。掛單於靈佑宮。丙申三月望日奉旨。主講白雲觀。賜紫衣凡三次。登壇說戒。度弟子千餘人。道風大振。康熙庚申九月九日。以衣鉢授弟子譚守誠。留頌而逝。葬於白雲觀西偏。聖祖仁皇帝聞之。賜號抱一高士。命築饗堂以覆之。塑法像以祀之。

大清光緒十二年清和月十四日劉誠印

完顏崇實

謹撰

敬立

玉清觀田產碑記

高仁峒

京都⁽¹⁾左安門內玉清觀。白雲常住之下院也。舊有田產四十四頃七十八畝三分。統係本觀自置。亦有善信所施者。該觀監院。向由本觀安人經理。其地則由該觀承管。而以所收租項。爲該觀香供。歲脩養衆之費。契據文約。俱存本觀。誠恐歲久失迷。無從考查。因亦徹底澄清。核准數目。彙爲一冊。刊之碑陰。俾後來有所稽考。所有房產地畝契據坐落開列於後。

計開

一本觀自置聶姓園地拾二畝
坐落觀北井圭眼房
 兩間紅白契四張

又置潘姓房院兩所共十八間
坐落觀西紅白
 契二十四張

又置竇姓房院一所計六間半
坐落觀西紅
 白契三張

又置劉姓房基一塊
坐落觀西紅
 白契三張

又置呂姓園地一段
坐落觀西紅
 白契四張

又置李姓地基一塊坐落觀北紅白契二張

又置張姓地基一塊坐落觀北老契一張

又置吳姓園地三十畝坐落觀南老契一張

又置劉姓房一所坐落觀北紅白契九張

又置傅姓園地四塊計四十畝紅白契六張

又置姜姓地十畝零三分坐落朝陽門外大黃庄石道南紅白契三張

又置李姓地十五畝坐落孟家莊老契一張

又置劉姓地兩段計一頃坐落京南趙村老契一張

又置邊宿姓地三頃九十八畝坐落昌平州畜畜屯紅契三張白契三張

又置五虎廟地參段坐落觀南紅白二張

又置慶姓地四頃九十九畝坐落通州小松堡村紅白契三張

又置朱李姓地十一段計二頃七十畝坐落通州朱家堡紅白契四張

又置關姓地二十一段計九頃三十九畝坐落東安縣夏家營紅白契三張

一王宅施舖面房一所

坐落崇文門外小市口紅契三張

戴宅施地十三段計七頃

六十五畝坐落順義縣杜各庄紅白契五張

海宅施地一段計十四頃餘

坐落京南趙村紅白契三張

以上共計地四十四頃七十八畝三分

光緒十二年秋前三日住持高仁炯暨

闔觀執事大衆公立

(1)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師外城成。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爲左安。宣武外門

爲右安

〔日下舊聞考卷九十〕所引春明夢朝錄

重勒諸碑記

〔前西堂〕

劉誠印

白雲常住。爲長春祖師闡教之所。祖師生當衰微之際。獨開法統。力轉鴻鈞。偉烈豐功。實創玄門所未有。數百年來。廟額數易。殿宇頻增。碑誌森如林立。其備載宸垣譏略。特惜世遠年湮。舊碑悉歸磨滅。孟豁一方丈至才。慨然以重勒自任。乃願未遂而仙去。吾師霍仙起。派耕雲律師張大真人。常爲印言及倦倦焉。以爲遺憾。且囑曰。古

人已往。滄桑迭變。舉功德事業。歲月所不能留者。悉以碑誌載其真。而聽其湮沒可乎。汝性情純篤。樂善不倦。見義必爲。他日能成孟公之志者。非汝而誰。印謹識之。不敢忘。徒以瑣務糾纏。將行輒止。一刹那間。二十年於茲矣。光陰迅速。過而不留。若更再事因循。何日克償此願。爰擇諸碑之最緊要者。勒諸貞珉。用垂不朽。以此意商諸雲溪戒兄。暨及門諸弟子。皆謂闡幽表微。抱殘守缺。古人之盛節。吾師則而效之。不惟成孟公之志。且不負律師之託。古人之善行。不致湮沒。祖師之聖迹。更如揭日月而昭中天矣。一舉而衆美具集。功德真不可思議。其與乾坤並永矣乎。印有何能。敢當此譽。既而白雲弟子。凡有益於白雲常住者。皆當勉而行之。又何功德之有。至於抱一居士。守一真人。親荷熙朝隆遇。教化之隆。神異之妙。朝野咸知。尤不可使其泯泯無傳焉。道光丁未年間。樸山之崇公。曾撰道行碑。文未經發刻。今亦勒石建立。以詔後來。爰贅數語而爲誌。其崖畧如右。

大清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素雲道人劉誠印謹立

(1)抱一居士曰王崑陽。守一真人曰羅真人。二碑竝見上文。

七真道行碑

〔老律殿前西〕

孟 琪

蓋聞道門統系。宜考稽而得詳。仙譜淵源。皆指陳而有據。緬維重陽五祖。上承道脉。下育仙徒。乃有長春邱祖。爲諸真之領袖。作王祖之高徒。少篤玄脩。懶從儒業。生時夢同日月之運。相者謂爲帝王之師。初進步於崑崙山。繼累功於烟霞洞。戰睡魔於五夜。脇不近席者七年。經丹走於三番。心不外馳者九載。重陽預知其興教。丹陽早定其開宗。承徵召於御幄之東。布講筵於丹楓之下。虎符授節。門衆如林。法演全真。龍門起派。再攷劉祖長生真人。金丹成道。紅霞兆誕降之祥。紫氣騰大基之彩。家敦孝友。門膺旌表之坊。性素慈和。念切仙風之慕。自領重陽後。精心面壁。功深瓦子。鍊形積功。證道兩主。醮壇於登郡。再呈海市於竹涯。駙馬慚捕獄之狂。赤脚釋背違之譴。玄風丕振。令譽聿彰。更有長真譚真人。亦重陽高弟也。甫閱孩提。廻殊常衆。墮井而浮。水上便寓不溺之神。棟折而安火中。遂兆不焚之固。馬邱相爲結伴。弱冠勵志求仙。師事重陽九載。遂成大道。開明後學。千言勿惰。真脩謝狂徒拳擊之慈。出陽神。

新鄉之廟。書龜蛇於吳市。而火不延燒。識星斗之交橫。而水已知備。常受大金之顧問。屢承徵召之寵榮。姑畧神奇。咸欽道範。若夫馬祖丹陽。尤衆真之巨擘也。幼好乘雲駕鶴之詩。長厭肥馬輕裘之飾。食瓜及蒂。遂悟甘向苦生。對客敲棋。了徹死尋活著。化妻共脩至道。結菴專奉師尊。范明叔之怡老亭中。馬真人之依仙始地。棄半州之富。相隨於寂寞。山巔付三子以家。乞食於囂塵陌上。屢被笞捶呵罵。奉師不易其心。偶經面命。耳提棒喝。如逢其故。由茲得道。因是成真。冷雪臥冰。煖擁丹田一點。霖咒井神。周薄海三千。活芝陽之松。回林檎之槁。千秋道範。萬古真宗。自是而外。更有郝真人恬然子焉。少精周易。隱跡於卜筮之中。長事重陽。回頭於背坐之謎。得邱劉之激勵。賴譚馬以錯攻。鍼口於喧閑寰中。打坐於趙州橋畔。兒童累磚於頂上。不側而亦不搖。醉漢脚踢於水中。如瘖又如未醒。卒之河水泛漲。居然隨水增高。衆呼爲不語。先生適成爲大慈仁者。遊行塵世。濟度羣倫。所撰夢南柯詞。迄今膾炙人口也。至如玉陽王真。幼年氣絕而忽仆。母問熟睡而無他。稟穎悟於童齡。叨品評於仙祖。道器久根宿世。摩頂題囑他年。厥初偕母以皈真。嗣後精脩而證果。雲光洞內。獨

立九年。海上危崖。遞翹一足。由此鐵脚。佈傳於四域。休聲遂滿於九重。未事已先知。慧能朗照。妖僧進鳩酒。飲却安閒。天家徵辟之榮。不可勝數。世上死亡之幻。立使回生。名不虛傳。事多實蹟。更如清靜散人孫祖真姑。異夢得自懷妊。生時室呈瑞彩。配馬真而生三子。慕烟霞而永一心。感丹陽慕道之殷。發心隨皈至教。見重陽髑髏之偈。更覺塵戀可灰。悟鏹戶之非。疑團盡釋。契長生之訣。古洞成真。緣專一而精脩。先馬真而冲舉。爲仙宗之綱領。步何祖之風規。巾幗宗工。金蓮異瑞。得侈揚手仙踪之盛。尙慨同乎周才之難。敬伸仰止之誠。藉慰景行之願。是爲記。

玉府闡教妙達真人孟珙撰

大清光緒十二年四月

劉誠印并立

重修呂祖殿碑記〔呂祖殿前壁〕

高仁峒

竊自洪範。載錫極之條。周易存殃慶之說。植福之理。亦綦詳矣。增脩廟宇。供奉神明。抑亦植福之一端也。純陽祖師。綱維三教。誓願宏深。欲普度生靈。同登善籙。故每化

形塵世。混迹市廛。澤沛寰區。名垂宇宙。雖婦人女子。咸知敬信。噫嘻盛哉。是祖師靈感無窮。故廟貌徧天下也。本觀西偏玉清聖境院內。舊有正殿三楹。內供祖師法像。凡有祈求。其應如響。昔人謂觀世音大士。爲普門慈悲第一。祖師其玄門中慈悲第一哉。惟殿宇創自昔年。歷時既久。不無殘缺。嘗思稍加修葺。苦於獨力難成。幸有地安門外帽兒胡同。誥授二品命婦董母索霍拉氏。暨男舒明一門。好善樂於施捨。目光緒元年。接辦祖師聖會。每歲四月十四日聖誕之辰。必薰沐焚香。諷經齋衆。十有餘年。虔誠未嘗少懈。去歲助善至觀。見殿宇滲漏。慨然發願。增脩捐金四百兩。有寄今春興工。經數十日。修飾完整。煥然一新。此本觀數十年有志未逮之事。一旦如願而償。非遇好善樂施之人。曷克滿此心願哉。爰爲述其顛末。勒諸貞珉。以垂不朽。是爲記。

光緒十三年清和月朔日

本觀住持高仁峒暨道衆

敬立

重修呂祖殿靈感碑記

〔呂祖殿前東壁〕

高仁峒

竊維靈異昭彰。現虛空而非幻。精誠感格。通夢寐以如神。是以身有未歷之地。目有未覩之境。往往爲之朕兆。如親歷其地。親睹其境者。然此非至誠感神之明徵歟。恭惟我純陽祖師仙踪。徧乎宇宙。靈顯著於寰區。然必崇奉素虔。乃能感格。獨至有如京西羅莊大檀樾王子江翁之事。爲足誌已。觀之西偏。舊有呂祖殿。時值丁亥年重脩。鳩工應材。不數月而殿宇告成。而一切彩畫尙缺。維時子翁正在大漸之際。乃於臨危時。語其嗣君耆公英舫。全公頤齋二公曰。本年白雲觀重葺純陽祖師殿。及殿前川堂八仙殿。並東西廊。現雖脩訖。而漆工繪事。猶未彰施。且寶相裝嚴。亦形闕如。汝等須往覘之。二公知翁久不到觀中。無從目見。亦於病革時。無人言及。未由得之耳聞也。心異之。旋來觀審視。具如所言。益肅然於祖師之靈感。謹誌其事於心。未幾子翁遂歸道山。而油飾之工遂暫寢。及己丑春。二公出金。亟將殿內外添飾彩畫。次第施工。並及東西兩廊殿前川堂八仙殿。棖題棟宇。煥然一新。復將寶相裝嚴。並獻

殿中陳設。恭懸匾額一方。以答神貺之靈。而成先人之志。嗚呼事亦奇矣。非祖師之靈異。無以牖其衷。亦非王公一門好善。生平崇奉至虔。精誠上格。不足以致其感。今日者。瞻巍峨之廟貌。翬采流光。了奇異之夙因。象賢繼美。納等幸。工程告竣。弗敢忘厥功德。敬勒石於壁。以誌其緣起。並將王檀樾台銜官篆。書列於左。以垂不朽云。二品銜賞戴花翎候選道諱王海甫子江。三品銜賞戴花翎候選郎中篆。香全齡甫 英舫 願齋

敬謹捐脩

光緒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白雲觀住持高仁峒及大眾公立

四御殿皇壇香火記

高仁峒

阜成門內南順城街。呂祖宮住持葉合仁大師。淡泊自甘。修真備苦。緣結四衆。果證三乘。數十年來。仙宮神殿。及客堂丹室。鼎建聿新。復於脩築之外。儉省白金五百二十四兩。典置香火地一頃二十三畝。半計地六段。紅白契共八張。此地坐落良鄉縣城南蕭家莊。前後段落四至。契內載明。與法徒王教惠暨徒孫楊永吉。陳永興等面

議。願將此地。施與常住。其歷年得租糧。永作皇經壇每日香燭小食之費。并歷年正月九日玉皇誕辰。二月望日老君誕辰。兩次香供道場之需。此乃萬古流傳之舉。法眷等皆欣然樂從。將地契檢。齊於光緒七年三月。送至白雲觀。交孟律師與峒。及內外執事。公同收清管業。然此地既屬典質。儻日後原業主回贖。不能不從權辨理務。望本觀司事等。仍以原價置補歸額。萬不可作別項花銷。致負葉大師一片婆心耳。現呂祖宮住持王教惠率徒侄楊永吉等。又出積蓄鉢金二百兩。仍作皇經壇及正二月兩次香供道場之資。俾伊光師之善念。可以傳緒久遠。世世不替也。峒住持白雲。凡有功德於觀者。無不傳而誌之。况葉大師庇護叢林。創之於始。其徒王教惠又繼之於後。兩世好善。美行堪嘉。爰叙其巔末。勒石嵌壁。永垂不朽云爾。

光緒十六年七月望日

白雲觀住持高仁峒同內外執事立

白雲觀拓修雲集山房小引

〔戒壇東壁〕

高仁峒

觀爲長春宮故址。乃邱祖說經傳戒道場。元明迄今香火隆盛。其春日燕九會。秋日

禮斗壇十方信善雲集尤多。又峒自人觀以來。猥司道紀。譯經無所。申戒乏臺。每逢檀越賁臨。道侶集講。客院既隘。齋舍未闕。用斯積歉。歷有年矣。茲幸蒙素雲大師。及諸大護法。填有漏之因。廣無遮之會。釀資慷慨。庀材鳩工。爰拓觀後餘地。中築戒臺。遊廊環翼。北構開軒。以爲衆信善諷經祈釐祝嘏肆筵之所。左右疊石爲山。綴以亭沼。肅賓接衆。規模宏焉。惟念善慶既資。福緣清規。尤宜恪守。儻或因其區宇稍展。視同公讌之地。甚至作劇開尊。滋瀆清靜。則殊有負初心矣。所願後之司事者共懷之。謹將功德姓名。脩列於左。並志其緣起如此。

素雲劉大師助脩園墻樓房銀一萬五千兩

董大老爺甫浦錦堂助脩山子銀二千兩

增景堂張宅山子作助脩山子工料銀兩千兩

孫七老爺甫新芝助脩山子銀五百兩

張大老爺甫芝軒助脩山子銀五百兩

光緒十六年庚寅中秋既望住持高仁峒謹識并書

粥廠碑記〔羅祖塔前南〕

高仁峒

溯自發粟振財。風高隆古。嗣此則麥舟粟困。義重雲天。表豐功而揚盛德。理宜然也。仁峒忝主觀事以來。募勸願學堂諸大善士。創設粥廠。自冬徂春。凡五閱月。左近窮黎全活無算。如是者垂二十年。庚子都門變起。事將隳廢。李儉齋封翁。慨然力任其難。與華俄銀行總領事。撲科第君等。籌集鉅款。購置米粟於白雲觀。並城市各區。分設粥廠八所。兼溥禦寒冬衣之賜。都人士兵。燹餘生。藉免溝壑。封翁及撲科第君。邀同聯春卿侍郎。祥博泉。都統王子儀。廷尉塔木菴方伯。彈壓防護。周巡八廠。災黎等無爭競傾踏之虞。慮周密。誼美恩明。洵非尋常善行。所可比也。封翁復偕次公子皓田。都戎宏。施濟之懷。儲長久之計。豫期自辛丑年始。仿行。願學堂舊章。每歲仍設粥廠。拯貧扶困。仁心義舉。永矢勿設。仁峒與封翁。喬梓患難相依。仰荷護法多年。筆難罄述。卽封翁隆施偉望。亦不止粥廠一端。仁峒謹就目覩躬受者。詳述梗概。用泐貞珉。畧貢歌功頌德之誠。儻後來善信聞風興起。益廣實惠于無窮焉。當亦封翁暨

諸君子所深願也夫。

白雲觀二十代方丈高仁峒謹撰

甲午進士刑部主事李繼沆謹書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吉日白雲觀執事大衆

公立

雲溪方丈功德記

〔羅祖塔前西〕

溯自長春真人證道白雲。功德萬古。仙觀香火。元以來。號稱極盛。高雲溪方丈。以東州之賢裔。廣南華之真傳。主教數十年。善行不可枚舉。而庚子歲。保衛村隣。籌募振濟。尤有令人謳思難忘者。當聯軍甫至。京外震驚。方丈坐鎮雍容。推誠聯絡。卒化囂競爲禮讓。民得安堵。又募勸華俄總領事李大善士。橋梓設廠施粥。全活無算。近村老稚得免鋒鏑溝壑之虞。此皆出方丈之賜也。都人士重親承平。不忘危難。特追述方丈之義。舉泐諸貞珉。以垂永久。庶豐功盛德。益使人聞風興起焉爾。

西便外關廂。駱駝窪村。會城門村。下窪村。廣安汎。西藥王廟村。青龍橋村。羊房店村。

桃園村。西便汎。阜外北沙溝。眞武廟村。天寧寺村。沙灘村。馬廠村。西便內大街。北石
虎村。苜蓿地村。蜂窩村。花園村。

光緒二十八年歲在壬寅仲秋月

穀且

西便門內外二十一村

白雲觀陳毓坤方丈傳戒碑記

〔戒壇前東〕

江朝宗⁽¹⁾

昔我老子著道德五千言。實爲道教鼻祖。班書藝文志稱。道家者流。乘要執本。爲人
君南面之術。自是道教遂與儒教釋教。並重於世。迨宋元始分南宗北宗。支派旣分。
邪說乃作。於是燒煉符咒之術。貽害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陳毓坤方丈者。生有夙
慧。不茹葷酒。旣冠奉新城聖海宮陳圓嵐爲師。研究道妙。徧游名山大川。值高雲溪
方丈。傳戒於京師白雲觀。知其根器深厚。遂以大法付之。歷任監戒引禮證盟大師。
庚子拳匪亂。以大力保護新城。事定復出香火餘資。興建學校。卿里才俊子弟。成就
日多。大吏連頌德水滂仁行道有福。匾額以褒異之。未幾被舉爲方丈。共和肇造。信

教自由。載在約法。毓坤遂創立道教會。推廣慈善事業。又念道法受之先師。薪盡火傳之必謀賡續也。故於民國紀元之次年四月。開壇傳戒。得戒徒侶凡三百餘人。一時都下碩彥名流。畢集斯會。毓坤戴華巾。披鶴氅。揮玉麈。升講帳。談經說法。濟濟跲跲。誠盛舉也。既歲事來。狀索記。余維宗教之關係於國家。至深遠也。憫斯人之陷溺。拯救迷途。其志願宏大。尤有不可及者。故爲銓次其事。俾鑒諸石。而垂不朽云時。
中華民國三年歲次甲寅清和月穀旦立

皖旌江朝宗謹撰

宛平唐福懋謹書

(1) 民國十二年十月上海涵芬樓重印白雲觀道藏。江朝宗爲其發起人之一人。

白雲觀陳毓坤方丈二次傳戒碑記

〔戒壇前西〕

(1) 李繼沆

中華立教。惟道獨尊。自黃帝訪道廣成。始啓文明以彰治化。自孔子問道柱下。始定禮法以正綱常。閱世數千百年。國體時有變更。人心不無淪陷。而本原所繫。依然如

江河行地。日月麗天。主宰綱維。歷劫不朽。斯道之隱扶運會。何其偉與。長春真人爲白雲觀開山鼻祖。躬膺召聘。肇建有元。遏殺機於一言。垂宏功於萬禩。迄今銅駝荆棘。數歷滄桑。紺宇琳宮。巍奐猶昔。累代主是觀者。一脈遞衍。念念存誠。本道心以孚人心。合人心以契天心。此中妙窮。固非涯岸未登者所能測矣。陳大法師毓坤。以救世眞才。抱濟人遠量。有清季世。證明監戒。迭掌律壇。厥後被推觀主。適值玉步改更。艱虞力柱。共和奠定。於癸丑歲。集衆說法。扶翼至教。四方景從。非有卓識毅力。奚克臻此。比年歐亞戰興。膏血原野。籲天露夜。虔禱和平。茲幸吳蒼厥亂。寰海銷兵。爲念全球人民之甦蘇。諸山道侶嚮匡之殷摯也。爰依成規。先期召集。定期百日。說法三壇。二十餘行省。求戒弟子。擔簦負笈而至者。四百一十二人。昕夕通誠。諷經宣教。祈中外人民之幸福。祝南北統一之成功。京師苦旱日久。開壇伊始。卽獲甘霖。演戒將終。渥霑膏澤。扶黃庭丹卷之微。叶洛鐘銅山之應。大道爲公。安有至誠不動者哉。夫明教於一方。不若廣教於天下。傳道於數百人。不若餉道於千萬人。廼布訓辭。揭明秘蘊。俾道衆功行完滿。還山授受。各本道德五千言之大旨。喚起覺世牖民觀念。蓄

志慈和。自息爭端。而歸清靜。妄情利欲。自平驕氣。而保虛無。勸一人得一人之益。勸一鄉收一鄉之效。教化普及。志願固大且宏也。京華人士。偕臨觀禮。地方文武。共仰玄微。於是公請大總統。賜額葆素涵真。清帝亦賜額保合太和。衣鉢屣屨。供養之資。咸賴軍政紳商。諸大護法。及同道協力輸助。克光盛典。至誠感孚。於斯益信。將來三壇重啓。所謂崆峒瓊笈。函谷寶章。雪山北來之金科玉律。推擴無極。庶不負衛道闡教之苦心也。夫是爲記。

中華民國八年歲在屠維協洽荷月立石

濟甯李繼沆敬撰

旌德江朝宗敬書

(1) 李繼沆事。已見於本書白雲觀志小史第二記事第五授戒。

祈福消災老會碑記

〔真武殿
前東〕

稽古經訓。作善降之百祥。嘉會足以合禮。蓋神道設教之大原。無非勸人同心向道。

咸出於平康正直之途。以期動天鑒。而挽劫數。惟是義氣聯合。不難提倡於一時。善舉保存。最難堅持於永久。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先哲名論。信不誣也。祈福消災老會。創立於有清同治元年。由信士單魁興 高仁嗣 程德寬躬矢篤誠。心存匡濟。一以獎導誘掖斯世。共登仁壽爲主旨。當時同志集議定期。每歲四月八日在京都西便門外白雲觀如期舉行。無論滿蒙回漢士農工商。凡抱有意樂施濟衆之願者。均可從心助善。納資入會。不分畛域。不鶩紛營。力戒詖邪。恪循軌則。虔集道衆于眞武殿前。設壇諷經。薰香焚楮。並修吉祥道場。祈祝天人。俾十方善仕。生者博幸福而躋春臺。逝者免夙愆而拔苦海。靈佑感通。歷久不爽。因果徵驗。耳目彰彰。自非貞固永久之眞誠。烏能如是之精澈闔遠耶。迄今重逢壬戌。時閱六十一年。主持會事者。雖知衆心如一。不至有半途輟廢之虞。但恐世遠年湮。繼續奉行者。莫悉前人經營規畫之苦衷。因循岐誤。事等具文。矩矱愆忘。至可慮也。爰將立會原委。叙述泐石。庶幾香火因緣。愈臻廣遠。此則諸同人守先待後之本願也。

單寶昌書

中華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四月初八日

單文榮

信士陳明霽立石

程林山

重修白雲觀殿宇橋梁碑〔靈官殿前東〕

陳明霽

本觀住持陳明霽撰文并書

唯白雲觀者。有元邱真人長春宮之舊趾也。今且六百有餘歲矣。歷代宮廷。致其崇奉。縉紳士庶。相與護持。以故崇闋偉麗。甲於天下。爲玄門祖廷第一。明霽忝主觀事。十有餘年。中更世變。物力艱難。而觀內丹青土木。往往爲風霜所剝蝕。向之崇闋者。今頽然而圯。向之偉麗者。今黯然而黝矣。大懼累世祖師之所締造。自我而墮。其何以上宣大教。下妥羽流哉。幸由楊君嘉訓。余君第祉合資。樹立觀前縣旂兩杆。樂砥舟督察繪飾山門牌樓。嵩佑亭都護塗飾甲子及子孫兩殿。楊君嘉訓復塗飾斗姥一閣。長生真武邱祖靈官四殿。更與袁俊亭總戎嵩佑亭都護樂砥舟督察張彬舫護衛共修窩風甘兩兩橋。工始於庚申之春。迄於壬戌之秋。而頽圯黯黝者。乃頓復

崇閎偉麗之舊觀焉。語云莫爲之前。雖善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莫傳。明霽際此勝緣。觀喜無量。更懼諸善信之與於斯役者。功德弗彰。乃勒之貞石。以誌不朽云爾。

民國十有三年歲在閏逢困敦陬月

立石

白雲觀表德述異記

〔靈官殿前西〕

陳明霽

自來神明之禮。變化莫測。事每出於意表。道實蘊於幾先。靈爽所憑依。必有迹象之昭著。偶聞者目爲迷離惝恍。驟覩者詫爲怪異神奇。抑知天人妙竅。卽在當前。有感斯通。造因生果。誠能動物之真諦。固屬顯而易明也。白雲觀肇始長春真人。累代相沿。恪循法軌。雲集玄羽。供養十方。舊有莊田歲課。豐嗇不齊。悉賴信善布施。以資贍濟。民國十一二年間。秋成告禋。道衆幾絕粥饘。明霽咄咄書空。罔知所措。因商之袁俊亭孫蓋卿。嵩佑亭張彬舫諸善士。協籌生計。維持善法。當由藝術大家楊小樓俞振庭。余叔岩力任提倡。舞臺租費則孫蓋卿先生慨捐。衣飾租費則俞振庭先生樂助。復有任潤山。果仲連。何卓然諸先生。及高雅各藝員。擔荷劇場前後一切義務。擇

定癸亥長至後七日舉行。先期在得興堂會餐列席。設醴壺中。佳釀初斟色紅。再斟變綠。兩色更迭相間。四坐莫不稱異。飲之均清香沁齒。噫何其神歟。屆期天朗氣清。觀者踴躍。戶屢充滿。爲歷來所罕見。聚金無算。各道侶獲免饑寒。此皆售技者能力宏遠。助善者苦心經營。而神明默佑。豫示朕兆。尤非始念所敢希冀。真可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矣。爰於功德告竣。敘述鐫泐。以垂永久。至獻藝秀良。輸資善信。盡力友明。文難列載。謹銘姓字于不朽。庶豐功靈迹。並矢勿諛也夫。

中華民國十三年中元甲子孟春之吉

白雲觀住持道衲陳明霖暨合觀執事道衆敬謹立石

邱⁽¹⁾長春真人重活枯柏碑記〔老律殿前西〕 陳明霖

考順天府志。平谷縣東獨樂村玄寶觀。有柏一株。枯槁已久。有元至元間。(2)歲在丁亥。燕京東郊諸紳禮聘邱長春真人。設醮于田盤山棲雲觀。路經平谷縣境。用齋于獨樂村玄寶觀中。真人見古柏已枯。毫無生氣。輒嘆可惜。起而摩之。次年春枝葉復生。

葱鬱如故。見者驚奇。南塘老人張天度爲之作詩。玉溪老人趙鑄爲之作記。至今八百餘年。柏幹接天。宛若龍形。惟碑上文字。迭經風雨。推殘模糊難辨。霧恐日久失傳。倩人鈔錄。募資重刊新碑。立于京師白雲觀邱祖殿前。以供都中善信觀覽。庶足彰仙人靈蹟之感應云爾。

山村耆宿鬚眉白。靈根盤雲瞻古柏。殷勤衛護數十年。直幹亭亭高百尺。歲寒曾不變貞心。庭雪紛飛意自適。明堂大厦構良材。政恐工師來選擇。奈何亂世生不辰。鄉有饑民逢困厄。一時嘉樹忍凋殘。顏色摧傷枝狼藉。何來枯槁逮三年。歷盡霜欺兼日炙。古香古色世所珍。零落荒涼憂旦夕。長春仙駕偶經過。兩手摩挲言可惜。明年太歲在玄枵。密葉參差如舊碧。異事不免衆人疑。扁鵲神鍼似起甦。君不見田家荆樹中道枯。孝友一感復甦蘇。又不見萊公折竹表忠義。挿地乃活原非誣。况乎神功不可測。全憑元氣被朽株。重看此柏成葱鬱。佳話至今警智愚。長春今已歸蓬島。柏爾善保千金軀。南塘老人張天度作。

夫以理在天下。類皆以耳目所親觀。信以爲實。耳目所未接。指以爲虛。此情之必然。

勢之一定也。昔東漢弘處士活黃河岸邊已枯之楊。李唐呂仙人醫洛陽城南久斃之柳。雖聞其語。未見其人。而中心信仰。念念不忘。歲在丁亥。長春真人奉召。駐節長春宮。燕都諸帥。北面執弟子禮。敦請設醮於田盤山棲雲觀。途出平谷縣界。用饒於城東獨樂村玄寶觀。見有枯柏已歷年所。生氣毫無。師起而撫摩。嘆爲可惜。迨次年春。枝葉重生。鬱葱如舊。人之得悉茲事者。咸以爲奇。余方客東臯。與是村咫尺相望。耳熟其事。徒以傳聞日久。未暇深考究竟。異日以事他。適宿於縣之通玄觀。日云暮矣。方欲就枕。有道人李志平者。薰松枝。攜短幅。啓戶入室。以幅授余。受而讀之。迺南塘老人所詠。長春真人重活枯柏之詩。疇昔所疑。恍然盡釋。殆所謂非異人。不能成異事。非異事不能表異蹟也。讀既竟。李從容謂余。請作文鐫碑。以著崖略。而廣流傳。余與張李兩先生。素有相知之雅。義有不容辭者。援索筆。而爲之記。

玉溪老人趙鑄作

中華民國十六年歲在丁卯白雲觀住持陳明霖暨執事道衆公立

龍門法派第二十一代弟子張至德張至芳捐貲勒石

(1) 此碑原在順天府平谷縣。元太宗三年〔三一〕建之〔藝風堂攷金〕〔石目卷十五〕陳明霽重勒。建之觀中。帝京景物略又載之。〔卷八畿〕〔輔名跡〕然其詩有小異同。張天度之名見西遊記。

(2) 案西遊記。丙戌〔廿二〕正月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又曰。丁亥自春及夏。又旱。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今本碑言丁亥。則應此事。盤山在順天薊州西北二十五里。有觀曰棲雲。丘真人弟子王師志居之。道藏中有盤山真人語錄一卷。〔七二〕其道行詳于元王鶚碑〔甘水仙源錄卷〕

白雲觀碑記

〔戒壇前〕

徐世昌

天津徐世昌撰并書

白雲觀在京師西郊。爲時名勝。蓋元邱長春真人居焉。真人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生有異稟。年十九。隱於寧海之崑崙山。爲全真之學。尋從重陽子王嘉受丹訣。迺自號長春子。入龍門磻溪者數歲。鶉衣草屨。登巖茹芝。遠近聞慕。咸歸伏焉。宋金數遣使徵召不赴。元太祖特使近臣臨存以蒲輪迎之。真人既至。太祖設壇席。奉若

神明。號爲神仙。進爵大宗師。掌管道教。奉居太極宮。稱長春宮。旋改今額。卒年八十。賜號長春演道真人。先是真人卒。其徒奉冠服。瘞於觀。建處順堂於其上。明景泰中。堂壞。道士迺易爲殿額。曰長春。以奉真人象。其後世世繕治。迭有增築。曰三清殿。曰玉皇閣。⁽¹⁾曰復順堂。而觀後圃。更起臺榭。極泉石竹木之勝。凡積屋之區若干。其齋祭誦講之堂。燕游寢食之所。連房櫺比。棟宇崇峻。蓋規制闕矣。真人在元。久陪帷幄。絕無所異。其所言大抵歸於脩仁德。植孝義。戒殺戮。節奢欲。尙清靜。以勸厲當世。其用心之偉。誠非尋常鍊丹燒汞符籙禁呪之徒。依託神鬼者所能及也。然世傳其靈蹟不一。抑果何術以致之哉。自真人卒四百年。當康熙中。迺有王道士常月者。操行貞潔。主講白雲觀。久得賜紫衣。封抱一高士。又五十餘年。有羅道士者。奇迹尤著。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居蜂窩。蜂數百萬。出入其口鼻。而壹無所螫。日食盡斗米。不食亦不求也。雍正中。封恬淡守一真人。今分葬觀東西塔院。觀有明正統道藏。門人傳增湘。商諸住持陳明霧。景印流傳。余力助其成。曾爲之序。丁卯八月。觀中敷宣中極三百大戒。明霧請爲碑記。余惟道家者流。本於黃老。守中歸根。少私寡欲。以游於物。

之初。抱神處和。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此其長生久視之道也。其後迺有興雲起霧。召致鬼物。幻化之事。吸新吐故。煮丹飲符。其異於古亦遠矣。然若長春者。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而游消搖之虛。豈非古之所謂神仙也耶。元明以降。累世君相崇仰元風。歲時瞻拜。施資大萬。燕九之會。車騎駢闐。蓋暨今七百餘歲。宮觀簫鼓之盛。偉然爲一方之望矣。然爲其徒者。雖有朝夕之奉。園林之美。不可苟焉安逸於旦莫之頃。要在澡雪心神。樹功積行。近企王羅之德。而遠承長春之學。則更百世遠而彌光。其必有所興起者矣。居是觀者。尙其助哉。

中華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春二月

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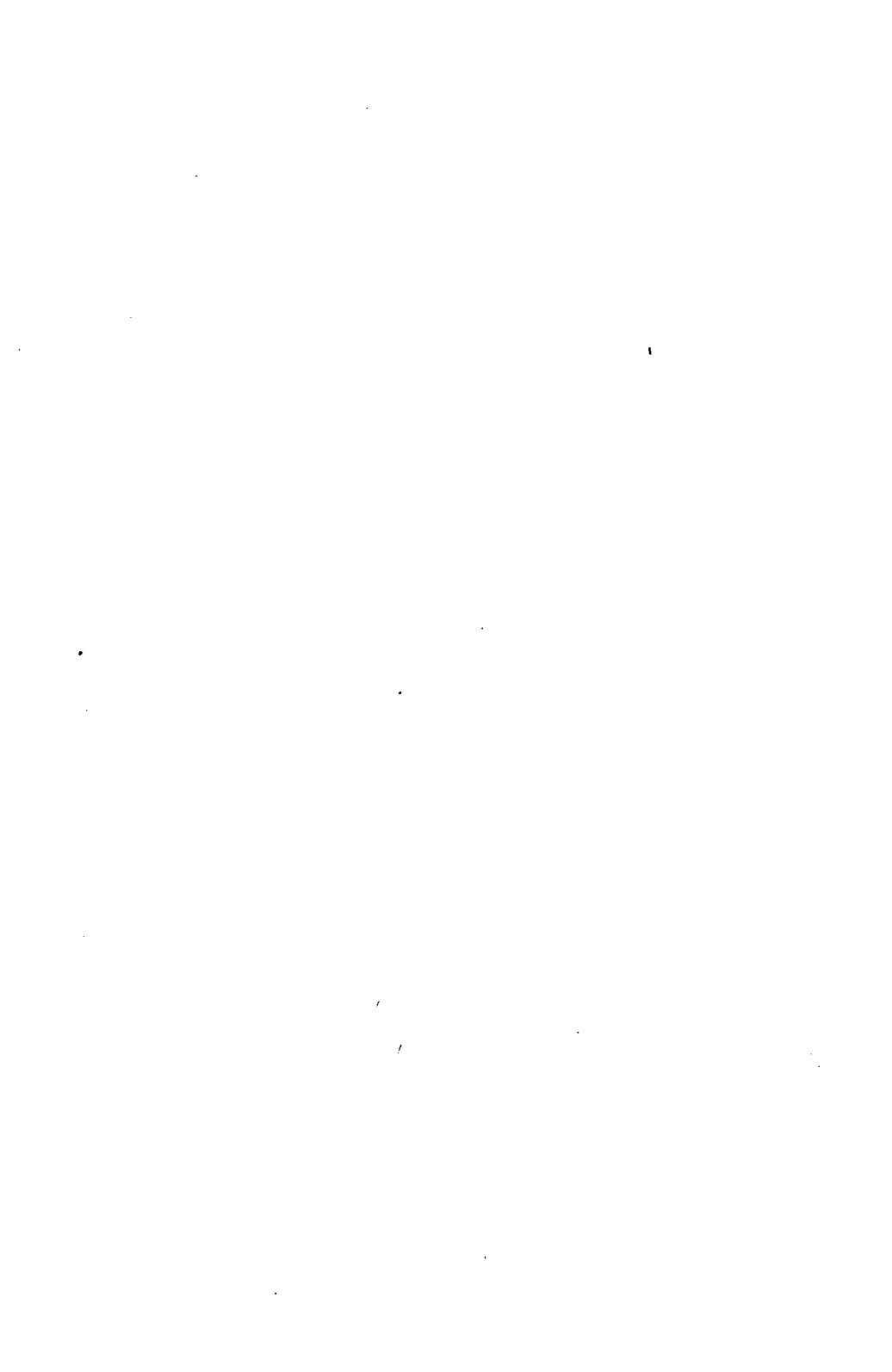
(1) 復當作處。

永慶善會碑

〔火祖殿前壁西〕

永慶善會供奉火祖衆善人等。共助香資。錢六千七百四十二吊有奇。共置香火地三頃計。用錢五千五百四十二吊有奇。重脩火祖殿。共用錢一千二百吊。每年得地

租錢四百吊。以備火祖聖誕之日。獻供齋衆各殿海燈油費。衆等施助芳名開列於左。



卷五 東嶽廟志

第一 小史 第二 碑誌 第三 方丈

第四

東嶽廟與白雲觀之異同附七十六司說

第一 小史

東嶽廟在北京朝陽門外。祭泰山神也。俗傳此神掌死生。管靈魂。後漢書方術傳云。許曼祖父峻。少嘗篤疾。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可以足知由來之久矣。更徵之於禮文。岳瀆祭祀。視諸公侯。秦始皇卽位三年。東游海上。禮祠齊國八神。其一曰天主。祠天齊。〔史記二八〕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壬辰。〔七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祔加三公一等。〔文獻通考〕蓋襲秦禮也。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八〇〕爲仁聖天齊王。修飾廟宇。〔同上〕五年更上天齊仁聖帝之尊號。〔同上〕元世祖至元廿八年春。〔八二九〕爲天齊大

生仁皇帝

〔元史七六〕

仁宗延祐年間。張留孫創建本廟於此地。未成而沒。弟子吳全

節紹述師志。英宗至治二年〔二二〕作大殿大門。大殿奉祠大生仁皇帝。明年作東西

廡。泰定帝二年〔二五〕魯國大長公主發私財。作帝及帝妃塑像。文帝天順元年〔二八〕

賜昭德殿之名

〔本書虞集吳澄〕

明太祖洪武三年〔七〇〕詔定嶽鎮神號。依古制。并去前代所封名號。單稱東嶽泰山

之神。祭以三月〔明史四九禮志〕英宗正統十二年五月〔四七四〕益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

司。後設帝妃行宮。宮中侍者。或身乳保。領嬰兒以嬉。或爲妃奉膳奉匱。有二浴盆。受

水數十石。道士贊目疾者。入者輒洗。帝妃前懸一金錢。道士贊入者投錢。中則得子。

入者罄所携錢以出〔本書英宗碑劉侗〕神宗萬曆三年〔七一五〕帝奉皇太后旨。發宮帑修

治之〔本書張居正碑〕

〔帝京景物略卷二〕二十年復加繕葺藻飾〔本書趙志皋碑〕

清朝康熙三年三月〔六一六〕失火全燒。唯存左右道院而已。卅七年〔九八〕再罹回祿。於

是翌年降勅。命其再建。始于三十九年三月。成于四十一年六月〔本書聖祖御碑〕乾隆廿六

年十二月〔六一七〕復加修葺。以至於今日〔本書高宗御碑〕正殿曰靈昭發育。聖祖御書。又額曰

嶽宗昭貺。聯曰。木德承天。橐籥陰陽。甄品彙。青祇司命。監視上下。仰靈威。寢宮額曰。蒼靈贊化。聯曰。作鎮統元。居五岳之長。資生合撰。妙萬物而後神。後層玉皇閣。額曰。碧霄宰化。皆乾隆御書。正殿院中。恭立聖祖及高宗御製碑文。這回實測全廟。載諸本書。

附。塑像製作辨

元代東嶽廟內大帝塑像。世傳以爲劉元製作。元史卷二百三方技傳曰。

劉元字秉元。蘇州寶砥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官爲照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

秘書卿。仁宗朝。以壽終。〔原文抄略。又見〕

朱竹垞曰。下舊聞〔日下舊聞考〕據燕都遊覽志〔此書未見〕以爲劉鑿手製。舊聞考編者以爲

鑿是元代以前人。當作劉元。虞集道園學古錄。陶宗儀輟耕錄。可證其誤。〔舊聞考四二及八八〕

故王漁洋香祖筆記卷一曰。

康熙庚辰三月〔一六四〕朝陽門外東嶽廟災。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廟中仁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皆元時劉元所塑。元最善搏換之法。天下無與比。至是皆燬於火。

天咫偶聞

〔光緒二十九年〕
〔曼殊震均著〕

駁之曰。

其神像。舊云出劉供奉塑。康熙中燬於火。考道園學古錄劉正奉塑像記。則劉所塑東嶽廟神像。在長春宮東。與此無涉。其誤自燕都遊覽志始。竹垞因之。乃游者猶嘖嘖稱歎不措。此南人所謂隔壁帳也。〔卷八。按竹垞所稱。劉變非劉元。改之。爲劉元者。舊聞考編者之所說也。〕

乃檢道園學古錄卷七劉正奉塑記。曰。

大都南城長春宮都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於宮之東。謀於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云云。

然則震均所辨可從。但余未遑究其所謂長春宮東東嶽廟者。果何在也。

第一一 碑誌

東嶽廟內。鬱成碑林。余初欲悉拓之。然歸期已迫。且其著者。日下舊聞考卷八十八。既載焉。故轉鈔之。加一二考證而已。唯趙孟頫所撰張留孫碑銘。舊聞考無之。此碑所記。雖不關於東嶽廟本事。爲世人所傳稱。故又收其全文。

(1) 虞集東嶽仁聖官碑。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元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爲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歿後。闕年。今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祝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於東。以居奉祀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于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媵侍之容。天歷建元。今皇帝既卽大位。

遣使迎大長公主於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於郊。主禮神拜祝。而後卽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爲屋若干楹。高大宏麗。足以久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祈禱。咸得至焉。有勅命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天子。有巖岱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神祇若。天子神聖。惠於民人。眷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青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祇益以因。卽祠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者來輯。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耜。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邇知遠。爾煦爾澤。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於沃饒。相彼元鳥。亦集其條。濺濺流水。駕言來祓。受弓載鞞。思皇朱芾。出其闔闈。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夭在予。祐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祓弗驚。災癘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現存〕

〔考證〕

(1) 虞集後至元二年〔三三〕十一月卒。年七十七。〔元史卷一八一本傳〕此碑見道園學古錄卷二

(2)魯國大長公主者。文宗皇后之母。其名曰桑哥吉刺。嫁魯王瑠阿不刺。〔元史卷一〇九諸公主表〕

趙世延昭德殿碑。⁽¹⁾古者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稽之虞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歷羣岳如岱禮。至冬乃畢。秦漢以來。時巡之禮。或講或輟。鮮紹乎古矣。禮五岳視三公。至唐始封以王爵。司馬承禎又請旁立眞君祠。宋因加帝號。岱曰仁聖。自是祠徧郡國。皇元有天下。世祖皇帝歲遣使賚香帛。詣祠致祭。至元辛卯。加封大生。於以祈純嘏。以永皇圖。百嘉以厚民生也。國初城大都。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大宗師張開府留孫。于延祐末。買地城東。擬建東嶽廟。事旣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爲之。儻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報効也。上益嘉賞。遂勅有司。護持母得阻撓。方得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至治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西廡。諸神之像。各如其序。而後殿則未遑

也。泰定乙丑。徵文懿。福貞壽大長公主東歸。過祠有禱。捐緡錢若干緡。竟其所未竟者。天歷改元。皇上入纂正緒。主來朝。適後殿落成。事徹宸聽。賜名昭德。命大司徒臣香沙。奉宣玉音。諭臣世延。文諸貞珉。用昭悠久。臣惟五行流行。木位東方。四時順布。春居歲首。仁者木之德。生者春之用。然則天地發育。萬物之功。皆本於東方。故羣岳祀之方域。而岱宗祠徧海宇。雖與禮經稍殊。然推原所以致人心嚮往之深者。其在茲乎。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泰山蓋魯之望也。今主食邑於魯。則諸侯得祭其山川在境內者。以邦君之母。有事於望祀。宜乎神之聽之。異於季氏之旅矣。況際聖天子膺天景命。百靈莫不受職。其於默佑顯相。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宜何如哉。是宜爲銘。銘曰。兩儀肇分。元氣流行。方岳奠位。於赫厥靈。巖巖岱宗。惟魯之望。時巡首途。秩祀攸尙。帝出乎震。春育無窮。仁聖大生。代有褒崇。相我國家。熙洽民物。昭明在上。有禱弗弗。貞壽之東。歷祠捐金。五禩來歸。靈宇靖深。帝曰休徵。維天允棗。愜福全受。若合符軌。含齒戴髮。罔不懽心。天子萬年。式詔來今。曰雨曰暘。母愆母忒。有年屢書。報祀無斁。〔按香沙。唐古特語。肉鼻也。舊作薊山。今譯改。〕

〔現今無。日下舊聞考八八所引〕

〔考證〕

(1) 趙世延。元史卷一八〇本傳。順宗後至元二年〔三三〕十一月沒。年七十七。

(1) 吳澄大都東嶽仁聖宮碑。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爲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拓拔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岳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視三公。蓋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嶽瀆。臣之最貴者。三公爲臣之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亦爵也。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爲未崇極。於是尊嶽祇而號之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禮之不可不有。不暇計。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旣廟之。又爵之。旣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焉。至於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作之事未遑。

尙仍前代之舊。東嶽舊號天齊仁聖。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時。有廟以祭東嶽。大都新築。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大宗師張開府留孫職掌禱祀。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域東。擬建東嶽廟。事既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爲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報効也。上益嘉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撓。方將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全節。深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廡西廡。神像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損資構後寢。勅賜廟額。曰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觀先開府之報上恩。今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於一誠。其美可書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循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襲累朝積德之餘。際百年興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懿。盡革魏唐金宋之駁。其於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廢縣於其方嶽。而不徧祠於郡縣。夫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乘太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法程。斯其時矣。何幸吾身親見之哉。（現）

無

〔考證〕

(1) 吳澄字幼清〔元史卷一七一本傳〕撫州金溪人。文宗至順二年〔三一三〕卒。年八十五。此文見吳文正云集卷廿六。

大元勅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玄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諸道教事張公碑銘並序。翰林院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趙孟頫奉勅撰并書丹篆額。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受命上玄。混一四海。拔豪傑異材。以自輔翼。蓋不惟處之將相大臣。時則有若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盛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則以方外顯矣。公諱留孫(2)。字師漢。系出漢文成侯。至唐宰相文瓘之子孫。始居江南。其分居信州貴溪者。世爲士族。公生宋之季年。因從伯兄聞詩。學道龍虎山上清宮。授黃帝老子之書。及正一符籙祠祭天地百神之法。羽衣高冠。脩髯廣頤。狀貌甚偉。有相者

過之曰。異哉貴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輔也。歲己未。世祖軍武昌。已聞嗣漢天師張宗⁽³⁾演名。間使通問。及得江南。亟召之。從其徒數十人以來。皆美材奇士。及入見。有錫予。上獨目公而偉之。於是宗演歸。而公留。上時時召問。因及虛心正身。崇儉愛民。以保天下之說。深合上意。裕宗在東宮。寢疾。上以爲憂。詔公往護視。疾尋瘳。上悅。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又寢疾。上命貴臣。趣公禱祈。以其法。中宮夜夢。髻神絳衣朱轂。行青草間。介士白獸擁導。以問公。公曰。青草生意也。明疾以春愈。果然。后從公求所禱神象禮之。見畫者與夢契。益以爲神。乃詔兩都。各建上帝祠宇。皆賜名曰崇真之宮。併以居公。賜平江嘉興田若干頃。大都昌平栗園若干頃。給共用。而號公曰天師。公曰。天師有世嗣。臣不可稱天師。於是以宗演爲天師。別詔尙方作玉具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佩之。號曰上卿。玄教宗師。總攝道教。服寶冠。金織衣裳。玉佩珠履。執圭以奉祀事。卽家起其父九德爲信州治中佐郡。以愿謹聞。超拜瀾東宣慰同知。又改江東。以便家。其高弟門人。皆給館傳車馬。行幸無所不從。公或留禁中。至夜卽輟。乘輦使歸。導以衛士。雖固卻不聽也。上曰。古者天子皆親巡方岳。今海內初定。

恐勞吾民。上卿其乘驛馬五十。以代朕行。是時上亟欲周知遐邇。搜訪遺逸。故以近臣不公。而勅宰相百官。祖餞國南門外。還朝多所奏薦。上籍其名聘焉。擢公商議集督院事。初集賢翰林共一院。用公奏。始分翰林掌詔誥國史。集賢館天下賢士。以領道教。置道官。及宮觀主者。給印視五品。爲其道者。復徭役。或以道家書當焚。上旣允其奏。裕宗以公言請曰。黃老之言。治國有不可廢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論定所當傳者。俾天下復崇其教。而嗣漢天師之傳。自宗演至於今。凡四世。皆倚公論建矣。會庭議開通惠河。未決。召問公。公曰。河成誠便利。願勅有司毋重傷民可也。武宗仁宗之始生也。上皆命公擬名以進。仁宗五歲時。譯爲梵文。今廟諱是也。上將相完澤⁽⁵⁾。命公以易筮。遇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中而應乾。豫利建侯。象爲君臣咸吉。誠相完澤。天下幸甚。明日拜完澤右丞相。上不豫。諭隆福宮曰。張上卿事朕歲久。終始一德。宜令諸皇孫尊信其道。又諭公善事嗣皇帝云。未幾上崩。成宗歸自潛邸。隆福太后遣重臣從公郊迎。行至。公下馬立道左。上令就騎。且語之曰。卿家老君猶爾睡耶。意謂焚經後道教中衰也。公對曰。老君今當覺矣。上悅。車駕屢親祠崇真。勅留守段貞益。

買民地充拓其舊。期年訖功。上臨幸落成。明年有星孛于正北。詔公禱之。奏曰。臣聞人事失於下。則畜異見于上。願陛下省躬脩德。以祈天也。上曰。卿戒甚至。朕不敢忽。未幾兩都及河東地震。又命公禱之。公曰。今命臣祠上帝。徒取故事。受辭於有司。臣竊爲陛下懼。上曰。卿言是也。朕之一心。天實監之。賴卿禮祠以達之爾。遂禱于崇真。有白鶴數百。翔集中庭。詔文臣閻復等作頌刻石。上嘗御便殿。命公進講南華經。公推廣成子語黃帝之說。上感嘆。加賜上卿。玄教大宗師。以公生日。賜玉冠上尊良馬。隆福宮中宮皆有錫賚。自是歲以爲常。興⁽⁸⁾聖太皇太后。還自懷孟。以公先朝舊臣。加禮尤重。武宗踐阼。陞公大真人。知集賢院。領諸路道教事。尋加特進。封其三代皆一品。以其兄弟之子二人。備宿衛。命其弟子吳全節爲玄教嗣師。仁宗雅好文治。常從容召公論道。公曰。聖人至德。保體清淨。則永壽萬年。庶類以成。而天下自治。是時文學之士並進。而公言最爲簡要矣。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勅將作院刻玉爲印。文曰。玄教大宗師印。以賜公。上御嘉禧殿。謂宰臣曰。知朕有耆德之臣乎。張上卿是也。皆對曰。誠如聖言。明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其弟子七人。皆爲真人。其四佩

銀印。以宣命者十二人。贈其祖師八人。故弟子二人皆爲真人。加贈其曾祖宏綱曰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諡安惠。祖粹夫曰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諡康穆。考九德曰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文簡。皆封魏國公。其妣皆封魏國夫人。其從子在宿衛者。皆受四品官。公年七十。詔圖其像。命孟頫贊之曰。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時而出之。溥溥淵泉。其動也天遊。其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我不敢爲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儉以乾乾。故位三公。揖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坐閱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識以皇帝之寶。賜宴崇真宮。宣徽使光祿卿具酒饌。教坊備法樂。朝臣咸與。興聖宮中宮賜金帛。上尊有差。公謝曰。臣師老氏之學。以滿盈爲戒。而臣蒙被恩數過盛。旣老補報無日。願乞骸骨歸山。不許。今上皇帝卽位。待公如先朝故事。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公焚香室中。召諸弟子曰。吾教以清靜無爲爲本。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其宗旨也。今玄教特被寵遇。五朝四十七年。爾徒見其盛也。其亦知吾之戰戰慄慄。至於今而後知其免夫。尙思恪恭乃事。以報稱朝庭。毋墮成規。則吾志也。言畢端坐而逝。壽七十。

有四。計聞中宮。皆遣貴臣致賻。舉朝會弔。巷無居人。比斂容貌不變。體質輕輒。如舉空衣。徹奠就道。雲日晦冥。寒風慘惻。林木爲之縞素。行路嗟異。明年三月。歸其喪于故山。弟子七十五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節。王壽衍。孫益謙。李奕芳。毛穎達。夏文泳。薛廷鳳。陳曰新。上官與齡。舒致祥。張嗣房。何斯可。徐天麟。可應松。彭齊年。薛起東。李世昌。張德隆。薛玄義。陳彥倫。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蔡仲哲。彭克臣。張汝翼。張瑞京。祝永慶。蔡允中。張善式。董襲常。正國賓。曹載靜。余克剛。丁廸吉。張居遜。董宇定。王川亨。張顯良。徐守勤。彭一寧。劉若冲等。將葬之。山東之南山。於是皇帝若曰。玄教嗣師全節。其襲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總攝道教事。予告歸治喪。前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着銘文書刻表世臣。孟頫再拜。受命而言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用薦者言。召見臣孟頫。以爲兵部郎。數賜顧問。是時張公已貴。而南北故老儒臣。多在朝庭。臣去國三十年。復被仁宗皇帝收召。待罪禁近。而世祖時同朝略無在者。或僅見其子孫。獨張公以高道厚德。服勤累朝。身受恩寵。超越常倫。而其心欲然。恒恐懼自持。至於服食起居之奉。才取僅給。初不知其貴且盛也。每進見。必陳說古今治亂成敗之

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賴公薦揚。致位尊顯者數百十人。及以過失獲譴。賴公救解。自貸於死者亦如之。公未嘗言。惟恐其人知之。故亦不得而稱焉。嗚呼！先皇帝棄群臣。老臣伏在田里。且三年矣。張公而遂去世。感歎存沒。不亦悲乎！今上皇帝不以臣遠去。老病且死。猶記憶之。命以論次公事。嗚呼！旨意所及。豈直爲張公哀榮哉！烈聖涵煦之盛。可得而論矣。臣其敢辭。故爲之銘曰：維昔聖神。化成無爲。羣工在廷。職效其思。厥有至人。克相之道。河潤山輝。不宰而保。功力旣興。程能責文。至德閔嗟。邈其不聞。於皇世祖。智靡遺策。萬方具來。將與休息。文議術權。並以治言。列教分宗。其端益繇。帝曰吁哉。疇若玄式。言信動化。靜以爲休。禋祠鍊脩。慨彼餘支。和光至柔。維公得師。成廟承休。守若畫一。式敬耆老。以永終吉。冠圭佩舄。導通神明。孰究所存。徒咨顯榮。桓桓武皇。百辟維競。曰予外臣。其位特進。極盛彌文。仁考之仁。多儀鬱興。爲章如雲。人華厥家。公又尙教。上翔下洽。芴澤兼造。聖皇御天。赫其有臨。公不少留。以究皇心。生榮沒哀。公則始終。老成不遺。恫我後死。大道之行。傳宗在人。令聞令望。蔚乎羣真。天子有詔。伐石表世。玄風洋洋。永贊至治。

天曆二年五月日特進上卿玄教大崇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嗣孫吳全節立石。四明茅紹之模刻。〔有現〕

〔考證〕

(1)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之後也。歷事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至治二年〔二二二〕

六月卒。年六十九〔元史卷一七二本傳〕其著松雪齋文集十卷不收此碑。唯卷十有張公畫

像贊者。卽此碑自道德之全云云。至萬古其傳之一段卽是也。〔四部叢刊本趙雪齋文集括而示之〕又

案此碑刻年在天曆二年〔二二二〕屬趙氏沒後之建立。

(2) 張留孫傳。附元史二〇二釋老傳中張宗演傳。袁杓清容集卷三四。又有本傳。

(3) 張宗演字世傳。第卅六代天師也。至元廿八年〔二二二〕十一月十一日羽化。〔漢天師世家卷三及元史卷二〇二本傳〕

(4) 裕宗曰世祖皇太子眞金。以四十三歲薨。〔元史卷一五本傳〕昭容順聖皇后。其生母也。順

帝至正十四年〔一三四〕二月崩。〔元史卷一四本傳〕

(5) 完澤。初以父蔭爲裕宗王府僚屬。小心慎密。太子甚器重之。世祖至元廿八年〔二二二〕

〔九〕拜中書右丞相。成宗大德七年〔一〇三三〕薨年五十八〔元史卷一三〇本傳〕

(6) 隆福太后者。成宗生母裕宗徽仁裕聖皇后也。成宗大德四年二月〔一〇三三〕崩〔元史卷一八本紀同二〕

(7) 閻復字子靖。歷事世祖成宗武宗三朝。皇慶元年〔一二三三〕三月卒。年七十七。著靖軒集五十卷〔元史卷一六〇本傳〕案元史卷百十四后妃傳。成宗皇后有二人。曰貞慈靜懿皇后。曰卜魯罕皇后。未詳此中宮爲何后也。

(8) 興聖太皇太后者仁宗莊懿皇后。生英宗。居興聖宮。故有此稱。至治二年〔一二三三〕崩〔元史卷一四本傳〕

(9) 吳全節傳。附元史二百二張宗演傳。字成季。至元廿四年。從張留孫見世祖。得成宗武宗仁宗信任。以八十二歲卒。雖沒年不詳。以本碑建立之歲月推之。明宗之時尙生存〔清容集卷三七外制〕

明英宗碑畧。天下之獄有五。而泰山居其東。民之所欲。莫大於生。而東則生之所

從始。故書稱泰山曰岱宗。以其生萬物爲德。爲五嶽之尊也。廟而祀神於都城之東。示欲厚民生也。乃詔有司。治故地於朝陽門外。規以爲廟。中作二殿。前名岱岳。以奉東嶽泰山之神。後名育德。俾作神寢。其前爲門。環以廊廡。分置如官司者八十有一。各有職掌。其間東西左右特起。如殿者四。以居其輔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又前爲門者二。旁各有祠。以享其翊廟之神。有館以舍其奉神之士。廟之廣深。凡若干畝。爲屋總若干楹。蓋始於正統十二年五月。落成於八月。歲時致以香幣。冀神運生生之機於無窮。亦順民所欲之一也。〔有現〕

張居正勅修東嶽廟碑畧。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相傳唐時已有。而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讀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於厚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頽圯。聖母慈聖皇太后。捐膏沐資若干。皇上亦出帑儲若干。工始於萬歷乙亥八月。周歲而落成。〔有現〕

張居正字叔大。神宗萬曆十年〔八二五〕六月卒。此文見太岳集卷十二。

趙志阜勅修東嶽廟記畧。都城朝陽門外里許。有東嶽廟。正統中勅建。英宗皇帝御製碑在焉。越百餘年。而我皇上以聖母慈聖皇太后旨。拓而新之。惟時萬曆丙子。迄今壬辰。又十七年矣。皇上寤寐靈嶽。敬祀益虔。復出帑儲。命司禮監太監張誠。選委內臣陳朝用。繕葺藻飾。更於寢殿左右。作配殿。繚以樓琉。前樹綽楔。賜額曰宏仁錫福。經始於二月二十六日。落成於次年三月十一日。上命立石廟。廷詔臣志阜爲之記。〔現存〕

〔考證〕

明史卷二一九本傳。字汝邁。蘭溪人。神宗萬曆廿九年〔一六一〕沒。四庫全書總目。收其所著內閣奏題稿。四遊稟。雲洞山房集三種。舊聞考所謂六虛堂藁。亦其文集乎。

聖祖御製東嶽廟碑文。京師朝陽門外。向有東嶽廟。自元明迄今。歷有年所。康熙三十七年。居民不戒。而燬於火。其明年。朕發廣善庫金。鳩工庀材。命和碩裕親王董其事。不勞一民。不興一役。經始於三十九年三月。訖工於四十一年六月。不三歲而落成。殿閣廊廡。視舊加飾焉。夫五嶽爲名山之長。而泰山尤羣嶽之宗。於時爲春。於德爲仁。而其神之靈。又能膚寸成雲。霖雨天下。故諸嶽止祀於其方。而泰山之祠。徧宇內。崇德報功。所從來久矣。朕卽位以來。殫心治理。訪求民隱。閱視河工。屢經魯地。皆命專官致祭。凡以爲蒼生祈福祉也。茲朝陽旣都城之巽位。而東嶽廟。又適在其地。則因其方位之宜。以隆望秩之典。亦禮之可以義起者。然則斯廟之成也。神旣得所憑依。而民亦遂其瞻仰。自此以往。風雨以節。寒暑以時。俾海宇得休養生息。以共樂於豐穰之世。庶於朕四十餘年。惠愛黎元之意。其稍有慰乎。爰書重建之歲月。以昭示來茲云爾。康熙歲次甲申冬十一月上旬書〔現存〕

御製東嶽廟重修落成碑記。乾隆辛巳嘉平之望。重葺朝陽門外東嶽廟。葺工旣

親蒞落成。會獻歲時巡南服。道經岱宗。念往牒用事得失所由。茲於有司請記。而闡其義。曰古祀嶽之文。壇而弗屋。神而弗像。升柴必以其方。故舉典稱望焉。今四嶽各望乎境。而泰山之祠遍天下。豈不以大生之德。揚詡萬彙。食則恩報。國與民共之。匪猶夫肆覲告功。間時特行者比耶。訟禮者謂。廟之肇興。博綜輿志。未有在宋大中祥符前者。其視委巷尸祝。晉公而王。晉王而帝。踵事非制等爾。夫末俗位號崇奉。爲道流製。故不足論。論天下立廟。則彼傴然岳麓者。已自唐而具五矣。亦豈有虞氏之舊哉。獨怪云云。亭亭蒲輪菹席以來。不七十二代之訾議。而惟一廟爲齷齪乎。蓋神之交。非其道。雖登山記封礅。而不得謂之稟經。如其道。卽祠饗逮方陬。而不得謂之戾。古宋臣蘇軾有言。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堀井得泉。不得謂水專在是。矧東嶽長羣望。而茲廟直朝陽。以準易之出震齊巽。又誰曰不宜。斯役也。距皇祖四十一年。命將作庀事。垂六十載。於今斤斲其剝墜。而漆堊其黝昧。三塗重廡。式塏式完。支費壹出內帑。鳩工周一歲以成。皆得備書。且爲迎神送神歌。麗諸樂石。俾展時事。搏桑兮升暉。碧霞縵兮承幃。穆將兮天齊。富媪兮嘒春祺。神膚寸兮導雲旂。迎胙蠶

兮如幾。謂茅脊其非芬兮。木禺詎肥。羌奚參兮封泥。〔迎神〕

狽天門兮四啓。眷奉高兮東趾。昭文像設兮新宮云巋。送將歸兮神歌只。華轡祀祀

兮百靈纒纒。敷一元兮翊三始。青巖延喜兮黃圖薦祉。蓀何爲兮縣廢。〔送神〕

乾隆二十八年御製仲春東嶽廟瞻禮作。搏揜當年祕監稱。震方青帝用禋應。岱

宗重秩自虞帝。宰執猶聞似魏徵。有事維新閱年久。〔廟葺於康熙四十一年。因歲久剝落。命工出帑興修。乾隆辛巳落成。茲以調陞

途便復來瞻禮〕所希盼蠻佑民蒸。便途瞻禮欽明赫。時若虔祈錫福仍。〔現存〕

第三 方 丈

東嶽廟創建以來。閱年六百。廟內有二祠堂。并稱靈濟先祠。余就探之。則奉安歷代方丈之神牌焉。東堂中央之吳宗師者吳全節。張宗師則爲張留孫。不可疑矣。然至其他神牌。未遑徵證。故唯錄現狀而已。

靈濟先祠神牌表

東堂

元朝玄教吳宗師神位

元朝開山張宗師神位

明朝清微派第一代禹祖諱貴覺神位

故始祖南京朝天宮道錄司右玄義禹公諱貴覺霞靈〔此四位中央〕

皇清羽化清微派第四代諱守誼劉公霞靈之位

第五代全祐都公全安李公全祐朱公〔三位〕

第六代真偉屈公真祐謝公真節石公真佩譚公真高張公真宥張公〔六位〕

第七代道澤李公道祥東公道乾王公道春張公道清劉公道滋侯公道蘭徐公道

溪段公〔八位〕

第八代正寬張公正起高公正馨蘭公正才梁公正中黃公正然王公正爵王公正

耀俞公正耀高公〔九位〕

第九代德龍馬公德茂高公德修幸公德聖石公德亮陸公德仁閣公〔六位〕

第十代存鑑馬公存極李公存容吳公存鑑白公存息張公存鉦蔡公〔六〕

第十一代誠緒張公

第十二代傳梁張公傳文韓公傳秀徐公傳俊陳公〔四〕

第十三代尙齡張公尙智韓公尙仁陳公尙任關公〔四〕

第十四代賢明李公賢德相公賢名劉公賢舜湯公賢義表公賢英蔣公賢良馬公

賢德高公賢仁袁公賢祥朱公賢貴肅公賢輔徐公〔十二〕

第十五代源本龐公源通龐公源宏吳公源灝劉公源灝孟公源泰祁公源潤郭公

源運陳公源成宋公源澄王公源盈馬公源寧趙公〔十二〕

皇清羽化先師曾祖諱源林余公霞靈〔以上神牌並列中
夾四神牌之左右〕

西堂之中央有一龕。其內安置一塑像。揭以由緒。其文曰

此位十七代馬祖諱宣公麟。號驤齋。係長白馬佳氏旗人也。祖因幼年多病。改爲道士。在本廟朝夕焚白。秉愿募化。修理本廟。東廊西廊。各處道院。工程並在東廟後院。建立同善堂義學。又在馬道口地方買地。設立義園。諸多善事。功莫大焉。

光緒丙申年桂月朔日

徒孫華明馨俯拜謹言

龕後排列神牌如下。

第十六代道錄司左至靈諱潔規安公左演法諱潔壁郭公右演法諱潔珍李公位三

第十七代右正一諱宜鴻張公左演法宜麟馬公左正一宜端馬公位三

第十八代右演法良桂王公右正一良孟商公左司靈良棟孫公左司義良桂趙公

右司靈諱良蕙楊公位五

第十九代右至急諱明鑑劉公右至靈諱明語李公左至義諱明善劉公左正一明

馨華公右正一明益魏公位五

第二十代道士諱化鶴張公道士諱化熙王公道錄司左至靈諱化通李公諱化廉

劉公位四

第廿一代諱吉年鄭公

第四 東嶽廟與白雲觀之異同

現今道教分爲二派。曰純陽系。白雲觀者爲其太宗。曰天師系。東嶽廟者其最著者也。此二派不相同。余既述之於本書白雲觀志〔第九道教分派〕此章更記。以補前文遺漏。

白雲觀道士。皆以修真念經爲務。比之於佛教。稍類禪宗。東嶽廟所奉神聖。勿論儒釋道三教。其他如財神。子孫娘娘。藥王。魯般。馬神。瘟神。月下老人。悉無不齋祀。又天府行政之地。故兼祭善惡。是以七十二司十八地獄之存在也。故其道士掌祈禱符咒之術。可謂巫祝之流。故每年廟會〔三月十五日〕每月廟會〔十五日〕輒瞻禮進香。絡繹於途。其信者團體。有擲塵會者。善男信女。出資以擲玄廟內塑像上所積之灰塵爲事業。又有獻花會者。購置紙花於各殿也。又有獻紙會者。購進紙帳。以供殿宇窓櫺棧糊之需也。又有放生會者。購賣飛禽若干籠放之于正殿前者也。白雲觀則無此等事。燕九九皇兩節。賽者固多。然以全年概之。不及東嶽廟頗遠矣。故其進香收入自亦寡少。恐十分之一乎。

白雲觀者。天下道教十方叢林之首刹也。純陽系之道士皆屬白雲觀之監督指導。東嶽廟不然。天下各處東嶽廟雖大小不同。皆持同一權限。均仰江西龍虎山天師府之管轄。

附七十六司說

山東泰山有鄆都廟。又設七十五司。岱史卷九〔道藏續集八字號。上海版一〇九三〕云。鄆都廟在岱宗南麓。其神爲北陰鄆都大帝。配以冥府十王。又云。森羅殿左爲閻王廟。有七十五司。及三曹對案之神。神各塑像。俗傳爲地獄云。若夫譌高里〔山名泰安州西南二清里〕爲蒿里。擬漆河〔水名在高里山之在〕爲幽明兩界之境。皆出俗傳。顧炎武既辨之于山東考古錄。北京東嶽廟亦與之同。故設七十二司神像於廟內〔後加四司〕以示勸懲。速報司。掌都祭司等是也。每一司之門口。都供一鍍製香爐。其上面刻着大明聖母慈聖皇太后李聖誠造萬曆己酉孟夏吉日慈寧宮管事提督太監王臣呈奏之卅五字者最多。慈聖皇太后者。神宗皇帝母也。按七十二司之名數由來。蓋本於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或由泰山所封禪七十二君歟。明英宗時代。始建之於本廟〔第一小史參照〕。唯廟內乾隆三十二年

柳河張綬所撰東嶽廟慶司會碑記曰。自漢明帝始也。然不可信。竊惟七十二司說。生於道佛二教之混合。明帝時代則佛教初期。恐未有此事也。各司前有木牌。皆詳記其緣起。石橋君倩人寫之爲一本。君又曰。此係于民國八年劉澄園撰文。厲真孝出資揭之。余借覽之。雖荒唐不經。所謂民間信仰之研究。未必有無小補。故得君允許。附載于茲焉。

卷六 東嶽廟七十六司考證

卷 上 目 次

一、速報司	三三三	十一、掌化生司	三三九
二、掌都察司	三三五	十二、掌福注司	三四〇
三、掌苦楚司	三三六	十三、掌忤逆司	三四二
四、掌正直司	三三八	十四、掌惡報司	三四四
五、掌子孫司	三三〇	十五、掌施藥司	三四四
六、掌還魂司	三三三	十六、掌放生司	三四六
七、掌毒藥司	三三四	十七、掌推勘司	三四八
八、掌催行司	三三五	十八、掌枉死司	三四九
九、掌長壽司	三三六	十九、掌魍魎司	三五〇
十、掌卵生司	三三八	二十、掌土地司	三五〇

廿一、掌賊盜司	二五三	廿九、掌山林鬼神司	二六五
廿二、掌僧道司	二五三	三十、掌行瘟疫司	二六六
○ 阜財神殿	二五四	卅一、掌祠狀司	二六六
廿三、掌墮胎落子司	二五五	卅二、掌官職司	二六九
○ 家長宜禁婦婦 閨女聽戲說	二五六	卅三、掌掠剩財物司	二七〇
廿四、掌較量司	二五七	卅四、掌三月長齋司	二七二
廿五、掌行雨地分司	二五九	卅五、掌注生貴賤司	二七四
廿六、掌十五種惡死司	二六〇	卅六、掌修功德司	二七五
廿七、掌地獄司	二六一	卅七、掌生死勾押推勘司	二七六
廿八、掌畜生司	二六三	卅八、掌都簽押司	二七七

一 速 報 司

速報就是快報。太上老君說。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就是又近又快之意。如作賊沒等到賣贓。就被捕快拿著。就是速報。殺人逃跑。跑不遠就被捕。姦人妻女。沒等到回家。妻女已被人姦了。亦是速報。有錢不還債。安心坑人。又遭人騙。張口罵人。被人還口。更是速報。作官貪贓。被王法抄

家連祖產都饒上。尤其是速報。凡作惡事。隨後便有報應。皆是速報。古人有四句報應歌。說的好。歌曰。生敗子。疾病纏。妻和女。伴人眠。從前只說檢便宜。那知後來要利錢。處處東嶽廟。都有大算盤。不拘數。有人還一倍要你加二三。或有未作惡事。亦遭家敗人亂之禍。那是什麼緣故。其故有三種。一種是前世罪未報完。今世再來補償。一種是祖上造罪。子孫替受。一種是家長細行不修。子孫效尤。以此可見遲報速報。終須有報。再也不錯。

詩曰

擊鼓聲隨豈待遲。更如形影不相離。電流定是雷來際。雲密原爲雨到時。愛衆必能蒙衆愛。欺人復又被人欺。造因結果無虛僞。報應循還實可悲。

二掌都察司

前清會典則例。有都察院衙門。此衙門之官員。稱爲御史。有都管考察官吏之責任。若京外各官。有犯公罪。及私罪。便准其御史彈劾奏參。然後察實。按律治罪。此司之責任。雖與御史相同。性質却不一樣。所有城隍土地諸神。都是生前行善作福。爲官清正。死後纔能升城隍。作土地。生前既是爲官清正。死後成神。更不能不清正了。乃是決無私罪可尋。然由公罪上疏忽。在所不免。所以便有降調的處分。其性質不一樣。只因有公罪。無私罪的緣故。雖然是犯公罪。不算

大過。而究竟難逃誤事之譴。所以添設此一司。使各神官有精進心。謹慎心。無退轉心。疏忽心耳。按都察院之責任。不但是都察官吏之臧否。凡天下之利病。庶民之苦樂。都倚仗都察院宣佈上德。疏通民隱。就是本司亦有都察善惡之責。奏請施行之權。不只是都察神官。

詩曰

正直聰明本是慈。每逢利弊便言之。全篇理論驚人筆。滿紙煙雲濟世辭。法正官清焉有害。政通民順在無私。舉參不避親和怨。模範堪爲仕宦師。

三 掌 苦 楚 司

書經上有六極。一曰凶短拆。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佛經說人間有八苦。一曰生時苦。二曰老時苦。三曰病時苦。四曰死時苦。五曰愛別離苦。六曰怨憎會苦。七曰求不得苦。八曰五陰熾盛苦。按六極之苦。尚有能逃出者。及不能逃出者。惟佛經所說八苦。乃是個個逃不出去。這苦楚司所掌之苦。在六極之中。不在八苦之內。箕子所陳洪範。只能說眼前之事。若追曰他爲何受六極因果之苦。箕子一概不知。果欲知六極因果之苦。非相佛經上討問不可。不但知道。而且說的是很詳細。按六極之苦。當以貧窮居第一。人要窮極了。或凍餓而死。或自盡而死。皆是被窮所擠。手內缺財。未免生憂愁。一生憂窮。不是傷脾。便是傷肝。五臟不知。百病

叢生。知羞恥者纔能得病。若逢不知羞恥之人。便作出害人的惡事來了。手內缺財。處處受人敵制。便是弱。所以說是愈窮愈吃虧。若着苦楚。司所掌之苦。就是一個窮。便把種種之苦都色在其內了。六言雜字上說。富貴貧窮壽夭。生死離合悲歡。注定生辰八字。皆有夙世根源。這夙世根源四字。乃是由佛經取材。若問今生受苦之故。皆是前世享用過分。富而不仁。已及枉法貪財。偷盜拐騙。前世如此。今生便受苦楚。今生命運要是應當受苦。你就投生富貴之家。也必赶上敗家之時。有房產被火燒。有鋪產必遇一個黑心利領東的。給你作虧空了。拿假賬一搪塞完事。或遇見一個荒唐鬼爸爸。把產業給你料落淨了。花完了錢。他一死。等臨到你自已過日子。直是寸草不留。你去爲農。蝗蟲單吃你這塊地。你開鋪子。夥友全是狼狽。你就是拉膠皮車。也有賊偷你的車。你就是討飯。攔餓了纔給你吃。你瞧。這苦楚。有多麼厲害。人要今生受苦。萬不可怨天尤人。總要怨恨自己前不良。趕緊向佛前神前努力懺悔。發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你要等不到來世。見報司還賞你一個好兒子咧。你要心地不厚。再作犯法之事。不但巡警拿你。死後還有個刀山。叫你登登呢。

詩 曰

苦楚臨身最可憐。須從果處溯因緣。欲知今世遭窮困。總是前生造過愆。負米養親師子路。安貧樂道法顏淵。債賞福至歸元境。一點靈光到佛天。

四掌 正直司

正直就是不邪不曲。邪避話不說。邪避事不作。心裏不曲曲彎彎。俗語說。沒鈎兒心就是正直。像朱雲。顏杲卿。包拯。楊繼盛。一流人。那都是鐵面無私。聰明正直之人。正直是自生自具。非外誘所能移。就如同直金不怕火鍊一般。無論是邦有道。邦無道。硬敢跟國賊碰。胸樸子。也無論你是君主。也敢諫你一下子。也無論你是寵臣。也敢罵一下子。邦君雖然無道。他決不卷而懷之。腦袋掉了。決不後悔。你要叫他怕事。躲着賊走。他決不幹。你要勸他入山修道。躲心淨。非招他一頓罵不可。要說我們大中華。自有歷史以來。這些位正直不曲的大人物。爲國家流血的。可以直不算少。在朝有忠臣。在野有烈士。這是國之一流人物。還有家庭正。直之人物。無論對待兒女媳婦。乃是一律看待。決不因女兒是自己生的。必要偏疼。媳婦是外來。應當善待。細想起來。人要正直無私。敢自是一件便宜事。不是吃虧的事。請想大漢關壯繆公。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也不念佛經。也不看道藏。可就把我孔夫子這部春秋熟爛在腹中。那時他老人家亦不求進天堂。亦不求往西方。就把這綱常大義。認作自己本分。決不是因死後有成佛之希望。這纔肯免強持戒。萬沒想到。就憑一個正直不曲。居然他老人家成了神咧。可見這成神的因果。真是一點造作都沒有。我說這話。儒教人可別得意自美。歷代沒有佛道兩教幫忙。指着

韓祖宗作原道。朱爺爺註論語。可真造就不出這些位善人來。我再告儒教邁方步的老傢伙。你們要願意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只可提倡宗教。可不破壞宗教。孔子立言。給宗教留著地步呢。你們當以孔子的言語作標準。別用排佛老之賢人的文章作枕頭。我再告佛教四衆。你們奉佛教立志在橫超三界。大享清福。須要想想自己的行爲。准够超三界的資格不夠。要果然存心處世。跟菩薩一樣。你們便是肉身菩薩。要憑持齋念佛祈禱。救人不救人。管涼不營酸。就算佛門弟子。所言所行。都不正直。一肚子私心。你就是有萬貫家財。能造塔塑像。給佛殿油飾門面。恐怕是功不補過。瑜不掩瑕。奉佛敬神的人。要不把正直印在心肺上。不用說西方天堂不要你。這拿念珠的老虎。你就在城隍駕前當馬童。土地階前作小鬼。他都不願意留你。我再告奉佛教道教的大善人。持戒一端。那是本分。並不算特別功德。要打算跟忠臣烈士比較。是非把佛道兩教。廣傳普度不可。總叫我們國民。人人腦筋。都印有三世因果在。那算是真報佛恩呢。而忠臣烈士雖正直。可是斷不了瞋恨。所以關夫子覺世經上說。若負吾教。請試吾刀。我們三教弟子。再能把瞋性戒斷。用釋迦佛忍辱之主義。及觀世音三十二應之活動。可比忠烈瞋恨。又高尚多層了。孫真人有四句歌。說的好。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因遇火始成灰。人能戒性方延命。以此看來。佛神的性質。可是兩股勁頭兒。乃是各有所長。你們諸位。瞧著吧。諸位先不必因爲是兩股勁爲難。請看觀世音菩薩。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

大自在。乃是恩並並施。忍瞋雙用。不偏在一件上作事。總而言之。神鬼是陰陽所局的。佛菩薩是操縱陰陽的。諒諸位可以明白了。

詩曰

耿耿忠誠貫太虛。平生不枉讀詩書。可稱善性同天地。能致良知似古初。恆弄刀環誇石碯。每聽琴韻罵相如。除奸剗惡施威武。竟使冤民意氣舒。

五 掌子孫司

諺云人生須三子俱全。一是銀子。二是兒子。三是鬍子。其實鬍子有沒有到不要緊。惟有銀子最要緊。兒子亦是不可少的。你請看家家佛龕裏頭。又是送子觀音。又是子孫娘娘。又是張仙。又是白馬先鋒。又是增福財神。以此可見社會人心理。都是把銀子。兒子看得很重。惟有觀世音薩。乃是度人出生死的。一位老祖師。送子一事。乃是他老人家善巧方便。只因這融通導俗的慈悲。可真是受了點子便宜香火。其實並不滿意。人要有個好兒子。他可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卽或留下產業。也是他自己身上掉下的肉。頃領。總必便宜外人強多了。所有世間凡夫的心理。都是這個樣子。凡有奔忙掙錢之老當家的。人都說他是爲兒孫作馬牛。要細想起來。赶上這人浮於事的年頭兒。到底是有產業妥當。雖然作個馬牛。後輩兒孫可

省心的多。不但是兒孫省心。連自己的墳頭兒。都年年有人添土哩。可見能創業治家的人。只可說他是好漢子。不可說他是冤小子。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生了浪子。跟癡兒。浪子說。我爸爸給我留下這些銀錢。就是安上兩份外家。有的是房產。先不用花房錢。癡兒說。有房產還得去取錢。還得去修理。莫若把他賣了。擱在家理。愛花多少。花多少。有多們省事。再度上幾個哄哥的架。弄秧子的朋友。到不了五年。人財兩空。把妻子送在娘家。自己一住小店。就算完結。創業這位老人。自己有這口三寸氣在。所有房契地契。鋪底股票。儲蓄票。都在自己手內把著。兒子不敢怎麼樣。他等到自己上了望鄉臺時候。眼瞧著他們搗亂。不但是兒子們分贓不忿。連出門子姑奶奶。還要抽個尖兒。拋點油呢。自己滿打算回去。給他出個主意。只是這夜又不往回放。可真把人急壞了。但則見對打對罵。家裏分爭。遺屬不遵。教令不行。婦思回首。子女強橫。劈箱欲櫃。茶碗飛騰。禮法紊亂。萬事改更。說合不好。訴訟大興。或請律師。或託人情。死吃一口。越弄越窮。三黨親戚。彼此譏評。殞不能出。只好封靈。屍身已爛。臭氣薰蒸。警察干預。有礙衛生。聞見如此。心似油烹。以此看來。凡有創業的老人。個個都願意生養安分守業的兒子。都不願生荒唐鬼的兒子。那是一定不錯。若果願意生好兒子。我有一條妙計。管保百發百中。你把那前清李元度所纂的國朝先正事略看看。名儒傳內。有一位彭定求先生。康熙進士第一江蘇長洲人。此公非常好善。生子啓豐。雍正五年進士孫紹謙。乾隆舉人紹觀。乾隆進士紹升。乾隆乙丑進士字允初。稱尺木先生。法

公所纂也真是一位比一位強。不但富貴而且循良。決沒有爲分產爭鬥之事。世間創業的人。要肯跟彭定求。老前輩學一學。也不枉擔了個牛馬的虛名。

詩曰

謹慎持躬施杞憂。故將家計費綢繆。勤勞奔走因防患。儉約經營爲節流。幸福全憑辛苦得。安康都自老成修。富而仁是英雄漢。非與兒孫作馬牛。

六 掌 還 魂 司

世間眼小如豆的腐儒。他說是神鬼無知。上供人吃。念經和尙飽。燒紙風刮了。人死復並沒有魂。他既不信魂。他便不信宗教。既不信宗教。他決不提倡宗教。便要毀謗宗教。宗教既毀。則民無所措手足。行善者謂之愚。作惡者謂之智。是非顛倒。道德淪亡。由道德風俗。而變爲法律風俗。由法律風俗。變爲競爭風俗。由競爭風俗。而變爲殘害風俗。殘害不已。互相謀叛。則國不成國。世界不成世界了。這都是不信有魂。罪人釀成的。他既不信有魂。可就不信有神鬼了。若世間果無神鬼。典上就不必有這二個字。有這二個字。便有鬼神。有鬼神便有魂。況且倉頡造字。乃是先有物而後造字。決不是有造字後有物。世間要沒有這種物。倉頡決造不出這種字來。據宗教家云。有福德爲神。無福德爲鬼。純陽是神。純陰是鬼。半陰半陽是人。成神成鬼。當以人

類中心點。人生善多惡少。則陽多陰少。如楞嚴經上說。情少想多。卽爲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夜叉。人生惡多善少。則陰多陽少。故說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群。輕爲羽族。人要純善無惡。則是純想卽飛。必生上天。人要純惡無善。則是純情卽沈入阿鼻獄。以此看來。魂靈一定是有的。魂的名稱。釋道不同。反正都說的這一個。無非有尊卑大小之別。佛經稱法身。又稱魂靈。又叫神識。佛菩薩稱法身。聲聞稱魂靈。凡夫叫神識。如佛有三身。法身。報身。化身。四十二章經上說。阿那含者。壽終靈魂。上十九天。楞嚴經上說。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道經稱陽神。又叫靈魂。丹經上說。練陽神了出陽神。三元經上說。收降惡曜靈魂。群魔鬼部。以清濁世。黃庭內景經詳註上說。投胎轉生。魂不至。胎不落。以這魂不至。胎不落。確有考察。如曾文正公大事記上說。其曾祖竟希公。夢巨大物蜿蜒自空而下。醒則文正降生。這巨物就是文正公的魂。巨物便是龍種。只因專治時代。皇帝稱龍。所以大事記不敢說龍。就以巨物贅代。以免朝廷忌諱。受禍不輕。按龍之一物。人間看作是最尊貴。佛經把他列入畜道。無非比凡人有神通就是了。憑以上這些確實的考證。諒諸位不致於無魂了吧。既信是有魂。還是那句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純善靈魂上天堂。純惡靈魂下地獄。半善半惡的人。轉生人。七分善。三分惡。靈魂轉成神祇。七分惡。三分善。靈魂變畜生。考還魂之事。正史不載。其歷代野史傳記。時常見之。去年北京愛國白話報。曾登有安南人。在山東有借尸還魂之新聞。蒙巡按使贈給銀兩。還魂之

事等等不一。有棺內還魂者。有在牀上還魂者。這類奇聞。尚不多見。我到願意多見。好叫他把陰司的情形說說。好在社會上添一種勸善材料。

詩曰

堪嘆頑儒心志昏。謗排佛教語喧喧。既知雲裡能含水。應斷身中必住魂。不向果因尋妙理。無從前後溯淵源。鬼神生死宜深究。免使羣氓造業冤。

七 掌 毒 藥 司

此司所掌毒藥。乃是專管用毒藥害人的鬼魂。及被害的鬼魂。毒藥有急毒。有慢毒。如砒霜。琥珀等藥。是急毒。煙酒是慢毒。鴉片。急又兼慢毒。所有得酒隔。及隱死的煙鬼。都歸此司所管。近來又添一種嗎啡針鬼。作罌碎滾釘板。比煙鬼又難受的多了。所有受毒藥死的鬼魂。若平常處世有道道德。蒙此司用神通。可以解救他的苦處。能叫他。不犯癮。若是平日缺德。只可叫他作癮鬼。給餓鬼添個難友兒。考藥性。酒本是治病的。藥品用之得當。可以療病。用之不當。便出毛病。所以佛經呼飲酒爲遮罪。能遮殺盜淫妄的罪。市俗常言。酒是穿腸毒。色是刮骨的剛力。可見飲酒一端。真要慎重。若果酒後缺德。大概陰司必要有個安置。其儒教雖不戒酒。乃是有個限制。孔子說。不爲酒困。又說不及亂。何嘗不是限制呢。要論特戒極嚴。有斬釘截鐵的工

夫。真得屬致力量足。所以奉佛教的真弟子。可實確無嗜好也。無怪乎人家。就張口敢說。橫超三界。皆因忍得住嗜好的緣故。

詩曰

塵寰嗜好害人多。長壽先宜絕六塵。性毒洋烟能弱骨。味甘美酒實傷身。取財不義如流患。用藥不當亦損神。病榻呻吟求速死。自尋苦惱向誰瞋。

八掌催行司

催行就是催着快走。如犯人畏罪逗遛。便由夜叉催逼他快走。恐怕誤了到案限期。或是行文不見覆回。亦要再送催文。以便速結此案。凡有應催之事。便歸此司所管。按陰府之差使。與人問情形畧同。無非比人間嚴重持公。爽快敏捷。大抵人死之後。當這類差使的人。雖然生前不作惡事。總是造福造的少。所以死後反到奔忙勞碌。跟犯人打麻煩。所以便宜的是大公無私。用不着脅肩諂笑。令色足恭。只要不貽誤公事。亦可由地曹轉生天曹。凡有修行好道的人。不但應當持戒還須在造福上用力。一者佛派不枯。二者佛種不斷。教愈傳的盛。善人日見其多。若修行人。不肯在人間造福。就用持戒爲本分。作個清自了漢。雖然生前舒服。死了便不舒服了。凡有修道好安逸的。死後便叫他當個鬼差。若修行了一輩子。死後作個鬼差神差。可真委

曲的很。我勸修道的人。敢緊站起來。把嘴唇活動活動。把筆管活動活動。把腿腳活動活動。把銀錢活動活動。自然一直超入如來地了。反正一句話。樂是苦因。生前樂。則死後苦。生前苦。則死後樂。君請擇於斯二者。以此立論。並不是跟好安逸的過不去。只因教脈不盛。都是不肯負責的緣故。考教脈興盛的時候。無論在家與出家者。都是全體負責任。這纔闡揚得起家來。如唐太宗弘通佛教。便有元奘取經。張宗師發願傳教。便有世祖建東嶽廟。到現在哲學人物。慢敢說宗教是迷信。不管提唱。而且毀謗。奉教佛子道子。又不敢據理辦白。據我看。將來的結果。早晚把廟宇塌完了爲止。把經卷糊了窗戶爲算。地藏王菩薩也成不了佛了。閻王也累出汗了。可真是活糟。或者到否極泰來的時候。也未可知。咳。只怕龍多了四靠。互相推諉。可就完了。

詩曰

行願弘深推普賢。純陽功滿始朝天。般刺抗肯偷經卷。大志焚身結佛緣。摩詰施房曾作寺。旌陽拔宅竟成淵。昌黎文字如山斗。亦向潮州禮大顛。

九掌長壽司

佛曰欲求長壽。當行戒殺。不殺便是仁。所孔子說。仁者壽。中庸曰。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洪範上

說。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云云。其名曰五福。所以春聯集上要說。天上四時春爲首。人間五福壽爲先。所以會享塵福的人。必要在衛生上多注意。所爲得是長壽。要果然妻財子祿。一應俱全。不到四十。就見閻王。可真也算是委曲。所以有錢濶大爺。他決不願意早死。沒想到這種濶少。平常在飲食日光空氣運動上。無一事不講究。他居然了得虛癆重病而死。你可說怪不怪。其實不怪。有錢的人。以衣食住完美。爲享福。所以今日殺鴨。明日殺雞。後天烹大鰻。大後日川鯉魚。按這幾種動物肉。的分子。內含有蛋白質。都是動火的東西。能令精血發炎。淫情蕩搖。家中妻妾不足。繼之以嫖。內外兩色。晝夜加攻。不病則已。一病則百病趁虛而入。今日請張大夫用鹿茸。明日請李大夫用肉桂。這位說是陽虛。那位說是陰虧。左補右補。虛不受補。補來補去。吃藥拉藥。藥方子換成殃榜了。若問他速死的造因。就是殺生果腹的緣故。不吃魚鴨。淫情不動。淫機不動。不得虛癆。虛癆不得。則不致死。再不想天地有好生之德。所以成湯網開三面。子夏方長不折。蘇東坡愛鼠常留飯。憐蛾紗罩燈。這都是愛惜物命的聖賢。位位都是長壽。世上無論貧富。苟不欲長壽。則已。果欲長壽。須由戒殺放生上作起。不但身子健康。少病。就是閻王爺在生死簿。給你多添上兩筆咧。

詩 曰

佛祖爲何能永壽。只因立志斷攀緣。荊針滿腹徒求藥。煩惱填胸枉坐禪。急把六塵勤洒掃。莫

將三毒苦纏綿。雖然不是居山洞。也算長生自在仙。

十掌 卵生司

金剛經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我釋迦牟尼佛。不但不殺生。而且還要度生。不但自己度生。還要勸人度生。不但度天度人。所有極弱小的溼化。都看作自己身上的肉。佛祖看自己。既得了不生不滅的幸福。亦願衆生跟他同享幸福。其對待衆生。以及外道。乃是憐憫之心。決不是嫉妬之心。比外教破壞佛祖教的性質不同。可嘆凡夫。自沉淪苦海中。如同魚游釜中一般。只因火未旺。水未熱。所以不知痛苦。若等到水沸湯滾之時。豈不晚了。他所以不信佛法者。只因看不見釜底火。他反到說佛祖的說是誑他。誤他。豈不可憐耶。人民信佛。尊行佛作佛。並不增於彼。謗佛毀佛。誣佛妬佛。並不減於彼。佛。只因是佛祖。慈心生禍患。愛多管閑事。這纔惹出這一片麻煩。是非。我們作凡夫俗子的人。果能信佛尊佛。雖沒有佛祖度生的本領。我們先由不害生作起。俗說鐵杵磨針。功到自成。日子。一欠自然就發生度生的本領來了。度人的心一發生。則心上的慈光。可就跟佛光混成一團。身雖未在西方。而此人已被西方的氣吸住了。就彷彿空氣吸地球一樣。永遠出不了軌道的。所可憐的。燈光本小。他反說。日光是外道。未免可笑了。今日佛教不能普及的緣故。只因受佛光的人。只

管自己不管他人。一則曰佛恩難報。再則曰佛恩難報。據我看佛恩並不難報。只因你是怕樹葉打腦袋。爲我的心太重。不肯去報。所以纔覷着臉。屈着心。說是難報。其實佛祖施恩並不求你報。就怕你是過了河拆橋。自願自你就是修成了金剛之身。佛祖都不大喜歡。伯夷雖然是入了聖倫。他一輩子何嘗作過一件痛快事。惟有觀世音菩薩本來是成了佛了。自己甘心降級。重新又作菩薩。不但是竟作菩薩。還要與衆生隨緣同流。現身說法。必欲求度盡衆生而後己。所以閉了好大的委曲。費了若許的周拆。以善巧方便。而成就之。或解脫之。又提撕我們。又警覺我們。又獎勵我們。使我們出了苦海。上了覺岸。我但願大比丘。大比丘尼。都發出觀世音菩薩的願心來。給佛教爭一口氣。廟產和香火地自然就入不了老虎口竝。

按此篇可以另起題目。作爲宣講演說的材料。若看卵生的原理。在濕生司內說明。

詩曰

一心自覺非容易。何況垂慈覺別人。極罪憐愚思地藏。尊經著論效天親。度生須學觀音智。醫病知當藥上仁。佛法弘通彌世界。如來位下作功臣。

十一 掌化生司

化生就是蟬螢蠹蚊之類。如螢是腐草化的。蚊是水中生的。若雨水存生盆裏。終日光一曬。便

化生劬斗虫。文名叫子。不俟日久。形大浮在水上。化生蚊子飛去。飛到人身上去吃血。被人拍死。若遇見佛心人。沒法子驅逐。遠離他。不肯把他打死。這就算佛凡不同的地方。晉朝有一位孝子吳猛。家貧買不了蚊帳。自己不忍殺生。可就想了一條苦主意。自己先叫蚊子咬了他。他說蚊子吃飽了血。就不咬他父親了。這位吳猛。真是又孝又慈。大有割肉喂鷹的苦行。一概是損己利人之心。連個蚊子都不肯害。你要他吃人膏脂。他更不肯了。人間管他叫廢物。又叫他傻小子。其實他並不傻。亦不是廢物。他是五行不能傳的人。凡夫肉眼。如何看得出來呢。

詩曰

滿腔仁恕觀吳猛。今古同稱孝子身。戒雜渾如知佛理。愛親見天真。成名果報由慈愍。作聖工夫自苦辛。雖未壇前然項臂。命終是往生人。

十二掌一福注司

人生以來。都願意享福。不願意受罪。古今不易此理。享福有清福濁福之分。清濁雖然都是福。據我看還是享清福。甚麼是清福呢。乃是專在修身養性上作工夫。內除妄念。外離煩惱。無束無拘。逍遙自在。以焚香誦經爲樂道。以種竹栽花道逍遣。遊戲林泉。飽看山水。結有德之朋。絕無義之友。口不餐腥葷。身不着淫慾。其清福的好處。非此篇所能形容。請把陶淵明的歸去來

辭讀一遍。再把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念一遍。就知道清福的樂子大不大了。而且享清福不分貧富。明月清風。不用錢買。醒來歌舞。醉時安眠。請看巢父許由。給他皇帝。他都不作。莊周段干木。給他宰相。他都不爲。還有明代唐伯虎金聖嘆。這二位乃是風流蕭洒。放蕩不羈之人。你要令他學程明道。衽席之上無歡笑。再叫他學陸象山。閨門肅若朝廷。他決不爲。他把那農工商賈。都看作是渾身煙火氣。未免俗不可耐。他不但把富貴榮華不放在心上。就是那入祀典的先賢先儒。他都看成是如繭自纏。咧。以唐金二君之品行。雖不如程朱醇厚。他那一種嘻笑怒罵的活潑性質。亦足以與抱屈含冤者。解頤消渴。咧。你要叫他希圖榮利。剝削小民。他是決不爲的。你要叫他作個文明土匪。邪避流氓。他是更不肯作。你要叫他在二臣傳上立傳。拜馮道爲老師。他是更不肯幹。雖然是放蕩不羈。風流自命。他寧作個社會之消遣物。給衆人醒疲。湊趣。他亦不肯貪婪無厭。給兒孫作馬牛。這唐金二先生。設若生在今日。他在道範圍內。總可以立得住脚。跟咧。清福卽分出循理。及風流二派。濁福亦分出循理。及放蕩二種。何爲放蕩之濁福呢。自幼進書房讀書。父母師長。先把作官養家印在孩兒腦筋上。作官無人敢欺。掙錢可以胞煖。其古人中良相循吏。都看作是傻老。潔人高士。都成是獸人。等到把功名誑到手。他必要騎快馬。作熟車。不抽鴉片。不算濶。再一交結這胎裡紅濶少。終日打牌吃酒。嫖娼宿妓。若這麼一遮騰。銀錢一去不能復回。可就生出扎空拐騙的行爲。行之日久。名譽掃地。不能挽回。

便釀人亡家敗。這就是浪蕩濁福的結果。其循理之享濁福者。掙若干銀錢。便去置房買地。開商店放利息。還要應酬交歡。有財有勢的親友。爲的是給兒孫謀地步。吃穿都按着本等。不敢大攘大掄。所處是居安思危的地位。在家中作個勤儉有道的大家長。知足的不在出門。把日子交在兒子手裡。可以想幾年晚福。不知足的照舊左天平。右算盤。出入流水老賬。永不肯離開手。兒子們想多要一文錢。那叫作白說兒媳婦們心裡不滿意。把老子恨的牙長。盼着老頭子早死。爲的是一朝錢到手。便把令來行。這是循理一派的濁福。按此司所注來生的福。乃是循理之濁福。其浪蕩之濁福。乃是自尋苦惱。不在注福之內。其享清福者。乃非有道心的人享不了。比踰在吉祥板上。不閉眼的老頭子。迥乎不同。也不在注福範圍之內哩。

詩曰

無事在懷爲極樂。有錢買米不生愁。餐三飽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世間富貴多煩惱。何苦庸夫少後憂。

十三 掌忤逆司

世間第一大罪。就是不孝。忤逆爲不孝之最重。不孝雖不一端。惟忤逆罪屬第一。所以父母訟不孝的兒子。叫作訟忤逆。按陽世間人子。若够上忤逆的罪名。官律乃定成死罪形。愚民不知

字義深淺。凡訟不孝。便說是訟忤逆。未免措辭過重。按此司所轄忤逆之子。便是大不孝的兒子。非打入無間地獄不可。陽世訟不孝。若有他舅々出來作保。准其改過自親。官署便令他向父母賠罪。當時放出。若到了陰間。罪案已成。便無可赦之理由。就是請出他姥姥來。亦叫作效了。總而言之。陽間有改過自新之路。等到了陰間。想改過自新而不能。可見陰司的形律。比陽間重大的多了。此處看來。凡不孝之鬼。良心已喪。根本已失。等罪滿出獄後。再想轉生人道。可是難上加難。爲人子者。千萬不可薄待父母。人子若能照古經書上的那種孝父母之法。乃是倫理中第一件大功德。所以叫百善孝當先。死後有成神之希望。然而爲父母者。亦須有一番家庭教育工夫。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只因父母不怒不罵。兒子亦不知作麼叫怒。什麼叫罵。若果爲父母者。以身作則。立行家庭教育。兒子卽或不孝。亦到不了忤逆的結果。爲父母者。其知之。按蒙經註解云。忤逆之類。又分作五。一逆天。二逆地。三逆君。四逆親。五逆師。叫作五逆。本司塑有秦王氏的罪像。只因他譖死國家棟梁。便是逆君。還有毀謗釋迦牟尼佛的人。亦是忤逆。只因佛是天人之師。偏罵是魔鬼。不是逆師。是什麼。還有呵風罵雨的人。亦算是忤逆。風雨本由天地所發。他居然敢罵。這不是逆天逆地是什麼。

勸孝歌

奉勸爲人子。孝經早宜讀。古人行孝人。畧爲舉表率。黃香救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泣母杖。爲

母衰無力。孟宗哭涸林。三冬笋自出。如何今時人。不效古風俗。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親恩說不盡。聊且粗與俗。聞歌憬然悟。免得傷莠蓼。勿以不孝頭。枉頂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穿人間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間穀。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及早悔前非。莫待神間戮。

十四 掌 惡 報 司

此司乃是各惡報的總機關部。凡有應收入應交出的惡報。都由此司主掌。如掠剩促壽等司。均歸此司知會辦理。或當速報。或當現報。均由此司存案備察。如惡人後自改悔。力行善事。以贖前愆者。此司便將其善惡拆算之。造若干因。結若干果。如天平之公。不偏於輕重也。

詩 曰

一邊祥雲一邊霧。左司歡喜右司怒。案牘未起心膽寒。從頭黑氣重重布。生平肝肺如列眉。海水難洗腥聞簿。幾何判詞皆鐵圍。一枝班管即鋼柱。硯池洒作滾油鑊。筆底攢成刀劍樹。急急解往前頭去。鬼役張牙赤髮豎。

十五 掌 施 藥 司

陰隲文上說。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每到夏天。有善士施捨暑湯。乃是一舉而二善備。又能去暑。又能解渴。此時提署江正堂。每到夏天。便令各官廳添設暑湯。真乃是民之父母的心腸。玉歷抄傳上說。送藥施醫。可保兒孫富貴。考明朝有一位羅慶同先生。以賣藥爲生。每遇窮人無錢買藥。便除給他。倘有不還。便不強索。而且細心炮製。決不敢偷工減料。生有二子。一位是雙泉先生。一位是念菴先生。全都是進士出身。而且是公廉正明。這就是能濟貧的好處。其有能出財施藥的善人。功德更大了。查捨藥之善舉。乃是丸散膏丹的多。若再能施捨草藥。比丸藥顯着活便。其藥丸有治群病的。有單治一種病的。若論不耽誤事。還是單治一種病的妥當。我會祖祖父乃捨過治抽瘋外貼的藥。自己說我這藥是肉皮上貼的。有病便治。無病害不死人。倘或我捨內服的藥。窮人圖省錢。把藥吃錯了。乍麼好。看這種思想。雖固執。總算是小心的緣故。我祖若父忠厚傳家。慈祥處世。纔產生我這麼一個儒子來。雖然不富不貴。乃是以安貧樂爲素志。黃鞏曰。人生富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二三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我既以立身行道爲志。足可以說祖父的善報了。考警察廳令。有驗考藥品之善政。不但考驗賣藥就是捨要也要看々原方。這都是加惠黎元之熱心。我們人民別嫌他麻煩纔好。此司若考有捨藥的善士。他便給登在簿上。就降他的善報。決淹不了這一片熱腸。

詩 曰

病苦呻吟最可悲。貧富有疾更難支。拾來乾草方炊火。典却青衫爲請醫。雖向蒼天祈性命。全憑妙疾補心脾。善人若肯垂憐憫。慷慨施助藥資。

十六 掌放生司

我們軒轅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年的時候。正是當今中華民國元年。歲在壬子那一年。彼時由新政府更變舊章。頒佈臨時約法。其中有一條最當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信教自由那一條。於是平和尙老道。聽見有這件痛快事。真是樂得手舞足蹈。不知不覺的。就要籍此自由二字。各謀合式地位。本來前清時代。設有僧錄道錄兩司而管轄之。乃有一位人王。作外護法神。一定是力量大的。多自改建共和政體。可就把一位大護法神取消了。這一取消護神不要緊。這一群臥底的活魔。現了原形了。露了本相。拆廟的拆廟。盜像的盜像。胡鬧的胡鬧。眼瞧着就要糟糕。雖然山窮水盡疑無路。所幸柳暗花明又一村。南京北京。所有戒律嚴明的大比丘們。三拳兩脚。互相精進。成立佛教大會。以求戰勝魔軍。維持正法。南京名曰佛教總會。北京名曰中央佛教公會。北京白雲觀亦立了道教會。於是拆廟奪產之事。稍爲斂跡。以佛道兩教的章程。真稱得具足圓滿。萬善皆備。惟道教會第一次佈告內。附有戒殺放生會一事。更是特別善舉。聞其進行大畧。乃是由各會員等。請求政府。擬將打鳥捕田鷄等事。列入警律之內。作爲國法。

辦理。我聽見有這種根本解決。可比買鳥放生的法子妙的多呀。爲甚麼要請求加入警律呢。皆因放生的人愈多。補生的人愈多。所以宰羊的老師。跟羊說道。他不吃。我不幸。他不買。我不賣。你疼痛死了。別恨我。這位老師。把罪名滿歸在喫肉的人身上了。其網鳥的人。也未必不這麼說呀。以此可見。請由行政衙門出告示。禁止。可此買了放生省事多了。又說是對待買鳥賣鳥的人。可以將鳥雀列在嗜好品內。請財政部大加稅捐。賣鳥的人上稅。養鳥的人上捐。鳥籠上貼捐牌。捐要大。不要小。亦是第二個辦法。鳥雀雖被囚死在籠子裏。總算是爲籌款盡命。只因我們民國。只有五分鐘熱度。三人以下之團體。半年以內之結會。終始未見實行。說到辦不到。若現在佛道兩教的弟子。要肯其接續辦理。所有過去。未來。現在的扁毛畜生。都要感激的落淚了。

邵堯夫放小魚詩

纖鮮不足留。一失此生休。放爾江湖去。寬渠鼎鑊游。更宜深避網。慎勿悞吞鈎。天下多庖者。無令落庶羞。

蘇東坡善機詩

捲簾歸乳燕。穴牖出癡蠅。愛鼠常留飯。憐蛾紗罩燈。

壽光禪師放生詩

放生續命事雖庸。無限功陰在此中。一歲積成千種福。十年培就萬重功。已赴羅網遭困厄。將投湯火近驚冲。臨刑遇赦恩無量。彼壽隆兮爾壽隆。

呂祖放生育子延壽歌

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々須恕已。汝欲延生須放生。這是循還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十七掌 推勘司

推是推問。勘是校勘。審判廳有推事。就是專管問案。校勘是覆審之意。楞嚴經上云。二習相交。故有勘問。權詐考訊。推鞠察訪。披究照明。善惡童子。手執文簿辭。辨諸事。這段經文。乃是對待毀謗佛教的外道說法。外道中伶牙利齒的人很多。而且著書立說毀謗佛教。等他死後。便由閻王判官據理立爭。非把這毀罵佛教。佛教的語言問禿魯了不可。把他問的牙白口清。甘心認罪。這纔施展嚴刑。治他毀謗佛教的重罪。此司不但是推勘邪師。就是遇見奸盜邪淫的罪犯。也是照法辨理。陰司的審判官。生前都是廉幹之官。聰明正直。執法如山。不能徇情。不能像陽世的污吏。不問出口供來。便定罪案。陰司是作不到的。這些司官。受幾年苦。立幾年功績。便上升享福。後來循吏。再來補缺。

詩 曰

外來喧呶亂主賓。鄉愚那辨假和真。邪言綺語欺賢聖。昧己瞞心謗鬼神。不曉循輪環轉果。豈知善惡死生因。倘能賽會宣經典。始悟誰爲夢裡人。

十八 掌 枉 死 司

枉死有他害。自害。誤被害三種。他害。被人謀害。自害。是自盡。誤被害。是或行船落水。車軋火焚等事。此三種。只是陽壽未盡。轉生最難。所以游魂漂泊。冷落無依。難免因忿而擾市宅。惟有護國保民之將士兵卒。以及盡忠烈之義夫節婦。雖枉死而不在此例。在陽世可以加封請表。在陰世亦是個正氣浩然。就是閻羅王。亦必格外恭敬。雖屬枉死。究竟不是枉死。忠孝者。歸忠孝司所管。正直者。而歸正直司所管。此司所轄者之枉死鬼。乃一般無功德之愚夫愚婦耳。另有一種枉死之人。乃由舒服作樂而死者。凡枉死之人。乃皆由不舒服而死。惟花錢作樂而死者。較枉死又不同。若說他不是枉死。究竟陽壽未盡。若說他是枉死。可又是作樂而亡。其死在疑似不明之間。或此種之枉死鬼。歸行污司收留。亦未可知。藥師琉璃本願經云。聞如來說。凡夫有九種橫死。其第三種。便是耽淫酒色。放逸無度。橫爲非人奪其精氣。以是觀之。花下之鬼。雖不用刀砍斧剝。亦在橫死之列。

詩 曰

不喜庭花喜野花。採花花謝滅芳華。愛花戀色真傷德。好色貪花不顧家。窗下弄花聊歇足。花前作鬼亦滋牙。鄴都城內花難覓。雖欲尋花路已差。

十九掌 魍魎 司

據玉篇云。魍魎是水神。如三歲小兒。赤黑色。地藏經云。是產難時。有無數魍魎精魅。欲食腥血。楞嚴經云。貪明爲罪。是人罪畢。遇精爲形。名魍魎鬼。達天師云。魍是其形暗昧。魎是其形不定。貪明是貪求邪見。妄作聰明。而爲地獄種子。受罪完時。感日精月華之氣。成爲魍魎。抱朴子云。魍魎是山精。形如小兒。一隻小脚。侵犯人。又好學人聲。迷惑人心。此司管理魍魎。乃是嚴禁他。迷惑於人之意也。

詩 曰

祇以當初種惡因。故從地獄受沉淪。前生曾作乖張漢。今世方成怪物身。踴々成群迷旅客。啾々結黨惑行人。金剛擲下降魔杵。氣散形銷他作塵。

二十掌 土地 司

土地在地祇中是最小職分。土地上司就是城隍。城隍好比是區官。土地便是巡官。西遊記上孫大聖要遇見土地。比甲喇達待朱車兵厲害。看書的人不可以西遊記土地無價值。便要藐視。那可是有罪。西遊記是天仙邱真人所撰。外表是小說。內容是丹經。只因天仙地祇尊卑已定。所以邱祖借筆遊戲三昧。到是無關緊要。要是我們平民。可別把土地看成不要緊的神。土地在世的時候。心不慈善不能作土地。好漂賭不能作土地。偷常乖舛不能作土地。可見作土地。乃非是個善人不可。土地神職雖小。道德可比人間貪官大。所以稱呼福德正神。其所不能如城隍職分。大者。只因生前功德比城隍小。其所以不能如僧道死後享清福者。只因是酒肉不能戒。瞋恨不能戒。正色不能戒。嗜好愈大。濁氣愈重。故此不能飛昇。皆因業感比僧道不同。若生前愛護佛法。歿後可以作護法伽藍。比管人鬼的土地。又清高一層。只能享寺廟香火素食。不能受人民肉酒供養。所以造因不同。結果亦異。今將禪門佛事中土地。讚列下。當山土地。護法伽藍。一十八位併合堂。義勇武安王。概世無雙。永鎮中華邦。以此可見護法土地的心願。比不慈悲不道德的候補佛山強多了。不但人民不可了土地。就是高僧高道都敬重土地。咧。土地有一副對聯。文曰千處有求千處應。一方誠敬一方靈。可見保護人鬼的觀念。乃權力亦總算不小。據七修類稿上說。明太祖微行。至酒肆。客坐已滿。便將土地移在地下。曰此位且讓我坐。嗣後聞知是太祖駕到。便不敢將土地供在棹上了。

詩曰

莫嫌土地權衡小。莫笑方巾官職微。每遇善人皆庇佑。若逢惡鬼亦施威。云何歿後成神果。只因生前喜肉肥。菩薩天仙來下降。折腰叩首誦歸依。

廿一掌 賊盜司

暗偷爲賊。明搶爲盜。盜罪雖大。而屬陽。賊罪雖小。而屬陰。格言曰。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盜能令人看見。乃人見其惡心。賊不令人見。乃惡恐人知者也。無論盜也。賊也。賊也。盜也。其罪均爲平等。今列賊表一篇。而盜在內焉。賊分三種。曰國賊。曰社會賊。曰家庭賊。國賊分三種。借外敵報私仇。貪外財。害同胞。曰賣國賊。賣土地。賣利權。曰賣產賊。殺人取財。棄法受賄。曰害民賊。社會賊分四種。暗用淫智。姦人妻子。曰淫賊。滿口廬校。居心盜黷。曰文明賊。得人爵。棄天爵。曰宗教賊。明辦善舉。暗入私囊。曰公益賊。家庭賊有二種。有錢吃喝賭。沒錢坑崩拐騙。曰男賊。主婦往娘家偷。姑奶奶往婆家偷。曰女偷。以上賊種。有能在陽犯案。有不能犯案者。不犯者。謂之漏網。嗚呼。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陽世網疏。而陰世網密也。

詩曰

偷兒非祇在穿窬。誑騙欺蒙共一途。三教本來皆佛聖。九流原不是江湖。求財弗止湯消雪。食

祿無功水澄爐。但祝同心嚴盜戒。好將大乘法輪扶。
楞嚴說到斷偷時。近事聞之淚欲垂。本爲衆生成正覺。免教諸子落邪思。精靈必定天雷打。妖
魅難逃被杵笞。果願西方蓮上坐。須防稗販亂清規。

廿二掌僧道司

前清官制。有僧錄司道錄司之設。若有不守清規之僧道。便將他驅逐出廟。另換戒律清靜之
僧道住持。現在民國改建。便將僧道司取消。以便合符信教自由之約法。惟有
東嶽大帝所轄之僧道司。萬無取消之理。惟本司若見律戒清淨。傳佈佛法之僧。便聽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若道士金丹已成。功行圓滿。便聽甚升在天堂。或名山洞府。以享清淨
自在之樂。若逢拆廟賣像。不守清規之僧道。便將他下在地獄受苦。治他個知法犯法之罪。便
是掌僧道司之責任。按本司若對待平常僧道。可以說是掌。若對待高僧高便以護法神自稱
了。

詩曰

仙佛何嘗原有種。乃從塵世作凡夫。藥王嘗草醫災疾。持地推車墊路途。成道鍾離爲武將。升
天呂祖是鴻儒。看來苦樂由心造。法自師傳修在吾。

○阜財神殿

鄙人平素敬神。無分中外。只要生前有道德。便生尊敬之心。皆因佛神仙的責任。分清楚了。再燒一炷香。總不算暴損天物。迷信性成。按財神是被動的地位。只能管財。不能生財。就如同風從虎。雲從龍一樣。虎能使風。龍能駕雲。不會造雲。凡供養財神的人。都要盼着發財所致。殊不知生財大道。須在因果上追求。造發財的因。自然結發財的果。大富由命。小富由勤。勤儉二字。就是發財的因。權子母剩盈餘。就是發財的果。若學問見識閱歷三者俱缺。不但不能財。而且凍餒不免。財神的責任。好比是財政總長。各衙門向他領應得之餉。他纔敢發。不在應得之例。他不敢濫發。財神管財。亦是這個樣子。財神手內錢雖多。乃是賜給修福人所用。萬不能有豬頭三牲的賄賂。便濫發公共的財。我勸祈禱財神的人。發財之心。乃是人所必有。須按照生財大道去作。就是不祈禱財神。財神決不見怪。皆因聰明正直爲神。卽在東嶽大帝。駕前當差。也照舊是位不因享祀而降福。不因不奉而降禍的神明了。或問不祈禱財。還有甚麼發財的法了。要問這發財的法。惟有遵照佛經所說的話。欲求財富。當行布施。欲求智慧。當求學問。我們總在布施學問上追求。自然就能發財了。

詩曰

群魚缺水不能游。人若無錢失自由。年暮福田年壯起。善因果報善功修。愚癡懶惰能遭苦。勤儉賢明定少憂。天下財神皆正直。不須禱拜妄祈求。

廿三 掌墮胎落子司

考查墮胎落子的事。有二種。一種是婦人嫌子女多。服打胎藥。一種是姦淫孀婦閨女。怕人知道。所以纔作出這種有傷人道的事來。正式夫婦。要嫌子女多。給他箇寡慾節制。擇子宮已閉之時。自然就不懷孕了。要是不肯節制。以吃打胎藥爲長策。不但婦人身體損傷。陰律亦不能饒恕的。惟有姦人妻女。無論他懷孕不懷孕。反正陰司的火柱。是爲他預備的。若行淫不打胎。只抱幾次火柱。若再加上打胎。還得在油鍋裡炸上幾回。按嬰兒在母腹中。既不可損其溺女。及掐死私孩。雖然打不了人命。官司陰司。可以人命看待。皆因是陰司論魂。不論身的緣故。中國宗教家說的好。誰是父來誰是子。誰是夫來誰是妻。一個家庭一齣戲。陽世三間搭伙計。其打胎藥及溺女。正是掌櫃害伙計。焉能够無罪。人人都有姐如妹。家々都有妻如女。凡養女的人家。雖然在婚姻上。不能不注意。總不可挑棟過甚。俗說。女大不可留。留來留去留成響。再也不错。有錢的人家。使喚奴僕。無論男女都要選擇年高老成者爲妥。還要少住親戚家。少聽戲。少走走逛逛。這也是防微避嫌的事。貧寒的人家。少叫大閨女上街站街串門子。租房住屋。必

要擇隣而居。此事雖說是關乎祖上的陰功。父母的德行。總要多加防範爲妥。家中有認字的閨女。作父兄須少買言情小說。多買聖經賢傳。有益身心之書。我國既稱禮義之邦。其列女傳也。務必要提倡提倡。人民少作一種醜事。道德便增長一級。風俗便挽回一天。諒有慈悲心的人。必以我言爲不謬。

詩曰

彌天淫孽起閨房。作到傷胎更斷腸。罪在陽間污可掩。案歸陰府命皆償。雖然勸勉諸醫士。更得哀求各藥坊。倘破多金來購買。不存此品不開方。

○家長宜禁嫖婦閨女聽戲說

考歷代先儒。都有家庭教育。所以古書有顏氏家訓。溫公家範。楊忠愍公家訓。曾文正家訓。劉向列女傳。陳弘謀教女遺規等書。如朱子小學。亦多家庭教育。觀我首善之區。講家庭教育之人。不知究有若干。若果有守禮之家庭。決不肯令寡婦閨女出門聽戲。只因戲園雖不演唱淫戲。惟言情之戲。不能全行禁止。如獨占花魁。花田錯等。一概描寫意淫。若守節青年寡婦。難說他心裏不明白嗎。其閨女雖未開知識。亦難免他心裏要思索一番。這一思索不要緊。藥舖的加味逍遙丸。當歸補血湯。必要多賣上幾料。不但是嫖婦閨女不能聽戲。就是夫在外省。妻在

京的活寡小媳婦亦不可由他去聽。不但不叫他聽戲。葱蒜韭淑之五辛味菜。都不可叫他吃。諸位家長。可以把本草看々。考察葱蒜是怎麼個性質。就明白了。按楞嚴經禁戒比丘吃五辛菜。叫作除其助因。愚下不贊成婦女聽戲。亦爲得是除其助因。醫書上說。心是君。腎是臣。君出令。目行令。君火不動。則臣火不動。所以佛教以攝心爲本。所以八關齋不准修行人觀戲。乃怕的是見可欲則破戒。只因佛教勸凡夫。先離欲然後能出生死。離欲恐怕作不到。反到是去依欲。豈不是火上澆油嗎。我但勸各家長。若果有維持家教之心。須要把乾綱振起來。給他個未雨綢繆。防微杜漸。別竟由著犯家法的女子胡鬧。若等到穢德彰聞。醜聲四佈。那就晚了。

詩 曰

立志偏將國粹扶。而今家教太模糊。精研佛理全人道。考據醫書作楷模。社會澆風難速滅。閭閻土匪不勝誅。疾呼三教奇男子。能挽狂瀾是丈夫。

廿四 掌 較 量 司

較量便是較量鎰銖。凡善惡之大小。果報之輕重。總叫他不爽分毫。就如同用算盤算錢一樣。決叫他錯不了賬。此善惡簿中的報應賬。亦是分毫不能錯的。本廟有兩盤大算盤。那就是滿願人掛的。反是誰估便宜。誰知道。誰吃過苦子。誰明白。若果是善人竟吃苦子。惡人竟估便宜。

那還叫作天地有知。鬼神有靈了。所以速報見報兩司的神像。都有人莊嚴見親。那總是這位施主來報恩來了。我國商業。只估便宜。不吃苦子的。就是當商。第一不能賒賬。第二准抹小零。還要往裡拐小零。第三貨物不能損失。第四留便宜東西。每月利息雖不大。就怕日子一多。真有個對盆利賺々。別的鋪子都有含糊。惟獨當商的章程。真跟天律一樣。絲毫不能更改。可也含糊不得。果真一含糊。賬目必要錯亂。要查前清庚子以前。銀錢行市。並無大漲大落。十吊便是三百錢利息。而且出入是滿錢。只因大鬧錢荒。錢盤忽漲忽落。便由商業會公議。擬妥了一個當錢合銀的章程。以免虧折母金。又加上出九八入滿錢。又扣一份底子。就這麼一改革。不要緊。可就把窮人。多吃上點苦子。設若錢盤合十七吊八一兩。若當一錢銀子。每月便是三厘利。苦本利合錢。合成一吊八百三十三個四什麼。若算櫃外頭。一吊八百三十文。這三個四什麼。便要虧折。只可是往裡拐。不往外拐。便合三厘爲六十文。便是一吊八百四十文了。櫃外頭。可就多吃上六個六的苦子。這可是算個明虧。前年我當一票當。四錢銀子本。七過月去贖。合十七吊八一兩。應當本利合錢。往裡拐。合八百六十文。沒想到這位奸狡的夥計。他也要按六十文一錢合算。他說是八吊八百文。叫我再暗吃一百八十文虧。所幸我是受過苦的人。不能不在技術上留心。我自己算好了來的。跟他大談算學。叫他用十七吊八作法數。用四錢八分四厘作實數。一乘。便合成八吊六百一十五個二零。設若我不會算學。這一百八

十文就算丟了。其餘那無夫無子的寡婦。可不知受過這苦子沒有。按此時北京窮苦的多。我但求當舖的野友。不可再跟窮人虧心。也算是造福不淺。東嶽廟這兩盤珠算。可也是較量錙銖的物兒。他也能往前進位。

詩曰

刻薄成家不長久。況施巧計侮孤孀。欺愚雖享當時樂。孽報難逃後日償。頻動焦唇箴富賈。大揮鐵筆勸奸商。公平貿易如山穩。狡詐從無下場頭。

廿五 掌行雨地分司

有一位道友。專研究大乘法。最瞧不起小乘法。他說因果不是一乘。他要用一乘破壞因果。好把他大乘材展出來。檢直的他要把權法取消。他打算修成個一隻眼一條腿的佛爺。殊不知達天禪師說的好。實法是度己用。權法是度人用。再也不錯。我也就跟他說。人蔭鹿茸。雖屬貴品。不是治咸冒停食用的。中庸上說的好。故天上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金剛經云。如來爲發最大乘者說。爲發上乘者說。可見金剛經上的材料。不是度凡夫用的。你可別錯下了藥。擔個殺人不用刀的罪名。你要不聽。這欲鬼神的寶杵亦不軟哩。閑言少叙。還說咱們的因果法。這行雨地分司。乃是看那地善人多。便叫他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要是惡人多地方。未免旱澇。

不均。其實不是雨露不均。乃是人心不均的緣故。所以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上古堯舜時代。人心醇厚。故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乃是普編均霑。並不必有分不分之說。只因後來風俗輕薄。所以龍神降雨。也要多一番周折。這纔有不均的果報。在後孟夫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以此看來。不必人人爲堯舜。但求有權柄有勢力的人。都存個堯舜之心。自然就天心民順自安了。宮之奇云。鬼神非人是親。惟德是依。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願諸君三復斯言。

詩曰

風雲雨露非人力。皆恃蒼穹鞠養恩。惟有仁慈邀眷佑。何須祈禱潤郊原。要將白眼觀天理。總把丹心效世尊。堪笑鄉愚迷本性。豬羊香燭祭蠶龍。

廿六 掌十五種惡死司

一者。饑餓困苦死。二者。枷禁杖楚死。三者。冤家讐對死。四者。軍陣相殺死。五者。虎狼惡獸殘害死。六者。毒蛇蛇蝎所中死。七者。水火焚漂死。八者。毒藥所中死。九者。蟲毒害死。十者。狂亂失念死。十一者。山樹崖岸墜落死。十二者。惡人壓魅死。十三者。邪神惡鬼得便死。十四者。惡病纏害死。十五者。非分白害死。

詩 曰

冤冤想報最堪悲。蟬被螳螂利爪欺。那曉螳螂身後。枝頭又有雀跟隨。
人事相爭更可傷。衰頹六國遇秦皇。誰知楚漢干戈起。兵到咸陽二世亡。
看來安分是便宜。碌々庸々度日時。既不造因焉結果。亦無歡喜亦無悲。
世上財多人共趨。便宜到時失便宜。雖然弱肉遭強食。強者終須有弱時。

廿七 掌 地 獄 司

佛教內。佛藏婆沙論上說。南瞻部洲之下就是地球底下。有大地獄。洲上有邊地獄。有獨地獄。或在山谷中。或在山頭上。或在曠野中。或在海邊廟中。這是小地獄。地下大地獄分二種。一種是熱地獄。一種是寒地獄。熱地獄有八層。寒地獄有八層。地上小地獄分三種。一山間。一水間。三曠野。地上小地獄又叫孤獨地獄。莊椿錄上說。孤獨地獄在閻浮提處。或曠野。或山間。或海邊廟中。共有八萬四千座。其罪報比地下的大地獄轉輕些。小註上說。如泰山。鄆都。所管係山間地獄。若按莊椿錄上說。東嶽所掌之地獄是地上之小地獄。地下之大地獄。另當別論。若考察地獄之詳細。或看法界安仁圖。明釋仁湖編纂。流通經典所售。或看玉歷鈔傳。或看楞嚴經第八卷。可以互相參考。文淺看玉歷。文深看楞嚴。以及四阿舍皆可。以上係按法界安仁圖。譯成白語。顛倒錯訛之處。恐

其不免。識者諒之。本來作白話。就不容易。譯白話。更不容易。將外國文。譯成中國文。尤其不容易。如鳩祖師奉命譯金剛經時。手下比丘。及居士。有三百餘人之譜。那時候。立譯經館。與現在立清史館。是一樣手續。每年亦頗有許多經費。雖然是鳩摩羅什一人承頭。也不是他一人的手筆。惟有楞嚴經。乃是武則天。秉政時候。由般刺密諦。用舜不告娶之計。私携此經出境。來到中華。自己不敢自尊。又會同居士房融譯成的。可見祖師虛心極了。此經的奧妙。意義亦好。文章亦好。內容外表。無不具足。誦出的音韻。真稱得起是擲地金聲。而且顯蜜具備。權實並行。雖然來在諸經之後。到成了諸經的一個開路先鋒。所以諦閑法師來京。便要先講楞嚴。凡研究此經的人。亦須將各種經典。作個輔助參考。到演講之時。分外的材料多。若論開通民智。總是講小乘經典。所不幸是缺少白話經典。若有熱心比丘居士。能將小乘經典。先選對時機的譯成白話。可真是功德無量了。但願諸君。須以時機時勢爲要。萬不可膠柱鼓瑟。以譯白話。認作是攬改佛語。貽誤衆生。其繙譯之道。以經義爲本。不必拘泥句讀。應倒裝的。就倒裝過來。應添上字的。就添上字。總求看經的人容易明白。是最要緊。大抵譯書之法。出不了這個理。卽或譯的不圖滿。尙有原經在。決不算是有過無功。文話白話的分別。就在乎是一個字多。一個字少。字少省眼費心。字多費眼省心。既要譯白話。別怕費字。反正看書的人之成度。須根書上的文字平等。他纔看明白。譯書的人。卽打算發普度願。可非從將就。縮小的心思不可。諸君如不信。

仙教丹經，有多種。到底西遊記銷的多。羅漢說法有多種，究竟是濟公傳賣的多。若看此時的大勢，非從造就凡夫入手不可。

詩曰

孽本自招還自受，幽冥神鬼確無權。人心萬事凝爲善，地獄諸刑化作煙。利己損他休拜斗，欺愚凌弱莫祈天。屠刀一放誰能阻，池火騰光現白蓮。

廿八掌 畜生司

畜生就是橫生。飛禽是扁毛畜生。走獸是柔毛畜生。楞嚴經上說，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業輕些的，變作飛禽。業重些的，變爲走獸。古仙云：畜生本是人來作，人畜輪回古到今。若不被皮並代角，勸君休用畜生心。還有勸善對聯云：死後免爲雙角獸，生前莫作兩頭蛇。這都是勸人不可作惡之言。我們所學人間的格物致知之道，只能學個眼前現在的有形有象之格致，要討論鬼神生死，無形無象之格致。雖孔孟不能道其詳，所幸古佛古仙有宿命通能知生前死後，及鬼神報應。人畜輪轉之因果，說得具足圓滿。井井有條。宗教家云：善人的靈魂上天堂，惡人魂靈魂下地獄。若問他半善半惡的人，可是叫他升天呢？可是叫他下地獄呢？若叫他升天，他又冇惡，若叫他下地獄，他又冇善。未免叫人爲起難來。惟有佛經，又能說出

個六道輪迴。可比不說輪迴的經典活動多了。設若不說出個輪迴來。天堂地獄。終久有個人滿之患。一有輪迴。自然就沒有人滿之患了。以此看釋家牟尼佛。所說之法。真叫人間不短哩。若把天堂地獄拋開不說。只說正心修身。莫若尊奉孔教。直不必說我是個宗教家。既說我是個宗教。就得演說天堂地獄。既說天堂地獄。就要說輪迴。既說出個輪迴。就容易起信了。佛說天堂地獄。並不是空言大綱。還有細目。天堂是乍麼個形式。天人是乍麼樂法。地獄是乍麼個形式。犯鬼是乍麼苦法。都是色色俱全。決不能知其表。不知其理。知其粗。不知其細。佛經說法。不用東摘西借。亦不用南拉北扯。就憑這三藏十二部。白了頭髮。亦說不完。要哲學。有哲學。要科學。有科學。真稱得起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我們人民。對待佛神。務必要虔心信仰。努力報恩。給佛祖佛神。作個傳教弟子。世間多一個善人。陰司少一個餓鬼。所以金剛經上說。財施不如法施。惟傳法一事。缺財可見是不行。惟有求衆善士。能出力的出力。能出財的出財。財財叫修福。出力叫修慧。或只能修福。不能修慧。亦必蒙佛神憐憫。提進天堂福地。或只能修慧。不能修福。亦蒙佛神拯出苦海。而登彼岸。若能福慧雙修。財法雙施。可就更好了。惟有出財的善士。須要掌住了眼睛。留神稗販派的宗教賊。別叫他修五臟巷去。

詩 曰

天堂地獄本非虛。詳細情形載佛書。普度衆生宜果報。自修本性講真如。善增惡滅成神道。想

少情多變馬驢。世界聖賢皆莫謗。免教舌上長癰疽。

廿九 掌山林鬼神司

觀世音大悲經云。藥艸神。樹林神。土神。山神。皆來集會。此諸神皆在山林鬼神之內。若問鬼神的分別。神的神通大。鬼的神通小。神能管鬼。鬼能怕神。如閻王的阜隸。稱夜叉。土地爺的差人。稱小鬼。便可是神能管鬼。論語云。禱爾于上。下神祇。上是天上。下是下地。神是天神。祇是地祇。所有地上的神。都是地祇。神和神又不同。四大天王。永在天上。土地永在地上。閻羅永在地下。竈君永長在人間。可能上天奏事。惟有成正果的佛仙。無論天上地下。隨便游行。都到得了。比永居一處的神鬼。又神通大多了。人死後成佛仙。成神鬼。都在生前修持何如。所己華嚴經上說。應觀界性。一切唯心造。裴休說。可以整心慮。趨菩提。唯人道。唯能耳。楞嚴經觀世音菩薩云。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爲說法。凡人。欲出天倫。湏降生在人間。修練立功。纔能出得了五衰之苦。而皈依佛乘。跳出三界之外。不囿於五行之中。蓋人生間。問比三塗樂的多。只怕是本性迷天。由聲色貨所纏。不知解脫。念書的士子。就聽見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他認作是定。而不可移話。未免太頑固了。惟有佛經道經。專說的生前死後。大大的補孔教之不足。發孔子之未發。明孔子之未明。這些頑固士子。他不說佛老。是攻乎異端。便說非其鬼而祭之。誥

也。他在不說中庸上有句。鬼神之爲德。論語上還有個祭神如神在呢。蓋大聖人降世救民。萬不能不給普通人類。留教育的地步。而後人黨同伐異。唯我獨尊。便不是大同主義了。世上人果肯持大同義。非儒釋道三教都尊不可。所以亦文昌帝君說。廣行三教。決不說廣行道教。毀謗他教。真是一位大同聖神。其歷代列入祀典。何嘗不是尊敬大同聖神呢。

詩 曰

古佛金仙與大儒。皆從心地下工夫。孔門傳道能經世。釋教行權可警愚。弟子莫須分意見。祖師教具好規模。大同雖是無消息。三教將來鑄壹鑪。

卅 掌行瘟疫司

醫書上說。冬不藏精。春不溫病。溫和瘟不一樣。溫由自己造。瘟疫天上來。關聖帝君覺世經上說。不修片善。行諸惡事。便有官司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以此看來。有何種惡事在前。便有何種惡報在後。人造的病人能治。天降的災人難醫。請看西洋各國的醫家。真是研究的盡美盡美。惟獨遇見鼠疫跟猩紅熱。他是空張兩隻手。不是火葬。便是用隔離。鬧了歸齊。應死一千。不能死八百。火葬隔離。亦是耗費國帑。枉費徒勞咧。還有前清時代。若值瘟疫流行。便有土棍地痞。按戶捐錢。高搭席蓬。挂瘟疫神像。酒肉具備。鑼

鼓喧天。其名曰送瘟神。再不想。瘟神乃是奉天承運。受命降災。他決不敢受人間的賄賂。私自賣放。因是僧道不肯受祖師傳教的勞苦。所以民智不開。受外教說。祖師是假神。只因受土匪之愚弄。竟把瘟神的名譽。給敗壞了。又把上天本意辜負了。國家宗教師。既把真理沒埋。不肯宣講度人。這纔招出保清滅洋的禍來。人民要打算躲瘟病法子。就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團慈祥。正氣充滿。瘟疫雖猛。亦決浸不進來。請宋文承相天祥。在獄中受病不病的道理。便明白了。文公被元世祖下在獄中。勸他投降文公至死不能從命。可就把他收在極潮濕的屋子。和長疥長瘡的罪人在一處。直收禁了二年。別的罪人都受潮得病。惟獨文公是疾病毫無。他便作了一篇正氣歌。內有四句。是哀哉沮如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自己不得病的道理。便知是由正氣充塞所致。所以諸邪不能近身。諸病不能近體。請想文公若趕到瘟疫流行之時。決不入隔離室。亦不用火葬。亦用不著送瘟神。

詩 曰

一片邪氣塞太空。遭災切莫怨天公。雖多妙藥功偏少。既有名醫術亦窮。只爲人心難警覺。故將時疫徧流通。勸君不必擊鑼鼓。正氣能將惡氣攻。

卅一掌詞狀司

法律是維持道德所用。法律亦是道德所生。究竟不出道德之範圍。道德只能治已。法律用以治人。法律含有強迫性質。乃勒令使人歸於道德也。凡有不道德之行爲。便以法律繩之。使其歸於道德而後已。社會之道德。果皆純良。直不必有法律。所以玉歷鈔傳云。人心果無地獄。陰司之地獄亦空。只因不道德之行爲。有損於道德。竟致不能持平。故不得已。有法律之設施。揆法律之原理。本爲輔助道德之不足。而法律家竟有顛倒曲直。以巧言利口。而使法律蹂躪者。實在大傷道德之元氣。大壞法律之名。大損天地之太和。大虧自己之品行。大污祖宗之血脈。大缺心上之陰陽。大受冤民之怨恨。大招鬼神之瞋怒。大促一生之壽命。大絕子孫之福祿。死後靈魂入大火坑。囚大鐵城。下大油鍋。登大刀山。爲大餓鬼。法律家作孽。爲何遭這樣大的惡報呢。皆因陽間法。凡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陰司亦復如是。如盜贓作惡。尙可有防備。若道德界內人作惡。使人最難預防。其罪在陰謀之地位。所以比平常之人。罪報不同。凡有舞文弄墨。調詞唆訟。捏造黑白。陷害愚民者。及陰圖取利。寫無理之詞狀者。皆歸此司審訊辦理。

詩曰

法律之官好積功。莫施巧計害貧窮。爐中有火休添炭。雪裏生寒莫助風。船到江心牢把舵。箭

安弦上慢開弓。當權若不行方便。財寶盈箱總是空。
門政書差黑腑腸。虎威蓋世亂王章。借公酷助昏官虐。乘勢苛求枉法賊。扇毒蛇心能覆雨。垂涎狗臉欲生霜。昧心錢有滔天罪。此輩無從好下場。
羊豕無端懼虎威。那堪涸鮒嘆嘘唏。哀鴻畏虐傷其瘁。窮鳥呼冤失所依。壓地冰山終瓦解。薰天火焰易灰飛。硯池墨是千行淚。筆救蒼生願不違。
守分求財福必加。神天冥鑒不曾差。休峻李氏欺張氏。莫令南家害北家。死後免爲雙角獸。生前休作兩頭蛇。許多報在人間世。奇禍奇窮枉嘆嗟。

卅二 掌 官 職 司

呂純陽師說。三世爲人始作吏。四世爲人始作官。可見作官非由人道轉生不可。按國家設官分職。無非以護國保民爲目的。最要莫過於行政司法。其親臨民之官。又莫過縣知事。每縣得一循良愛民之官。則小民受惠靡涯。無論教育之優劣。實業之盛衰。風俗之良否。皆視縣官之政策爲轉移。惟有黑暗時代。好官難作。果有清廉之官。則書班皂隸。少進外財。未免受些窮苦。又有魚肉鄉里之紳士。每視清官爲贅疣。若一作清官。必由刁紳患通蠹役。在地方造案。而由大僚之群小運動褫職。所以清官難作。若果清官不降調。非由大僚不受運動不可。若自大僚

至於知事。一概上下其手。賄賂公行。小民卽有冤。抑則大僚回護屬員。則民冤終不伸矣。國多冤民。國必亂。家多敗子。家必亡。李自成檄文說。獄囚累々。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々。民有偕亡之恨。可見亡國之苗頭。未必不因此而起。欲求家齊。非有好家長不可。欲求民情舒暢。非由省長發慈之心不可。凡作官的人。前世修福。或祖父有德。今生纔能作官。今生作好官。命終或升天。或成神。若作害民之官。可就難免墮入三塗去了。再作官果有身後的倚仗。又不可清而刻酷。書班皂隸。薪水極薄。必要設法體恤。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所以隲文上說。不但不虐民。而且不酷吏。卽是此意。

詩曰

積功莫勝宰官身。剪惡安良造善因。任重權高頒命令。位卑職小上條陳。罪囚入獄年年少。政體爭強日日新。歷代纂修循吏傳。看來都是愛民人。

卅三 掌掠剩財物司

古詩云。分外錢財湯潑雪。騙來田地水堆沙。若將狡譎爲生計。恰似朝開暮花。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請思前清庚子之亂。搶人的。又被人搶。那叫作狼吃狼。又叫狼叨了喂了狗了。又俗語說。跟官錢下水船。買賣錢。六十年。按跟官不

不怕弄錢。只怕來得傷陰功。若不傷陰功。亦能保守延長。買賣錢。來得不公平。恐怕六十年都到不了。不但跟官作買賣。悖入便要悖出。就是作官的。來財不正。比跟官作買賣的惡報。還尤甚呢。請想欺侮周朝的那秦國。有多麼厲害。居然呂不韋給亂血統。我看比下水的船。可吃虧的多。本來士農工商。既挺身作事。便爲治生起見。中外古今皆同一理。所以越國大夫。曾貿易孔門弟子。亦生涯。可見治生一道。聖賢不免。所以孟子說。仕非爲貧。而有時乎爲貧。周公。郭子儀。韓琦。裴度。范仲淹。那一位不是財主。到而今人們都知道他們是聖賢。不知他們是財主。以此可見財主來的正。雖多可取。財來的不正。雖少不貪。總而言之。使他的錢。叫他沒有不甘心的地方。這便是生財的大道。決擔不了誣騙二字的名聲。按掠剩二字義。掠是削奪。剩是不義之財。考搜神記。有掠刷使者。此使者。如查世人由不義所剩之財。便暗中刷掠之。使其消盡。此司之掠剩。卽掠刷使者之責任也。

詩 曰

害他害我兩相因。不義錢財怒鬼神。殺世凶刀終殺已。燒人毒焰自燒身。斷腸鴆酒難消渴。過手銅山莫救貧。蕩盡家資空有淚。窮途殘喘向誰嗔。

卅四 掌三月長齋司

三月長齋。乃是正五九三個月。此齋乃專爲在家之善男信女而言。若出家僧道。乃應當吃一輩子長齋。不可限定三個月。在家修行。吃三月長齋。可有甚麼好處呢。據提謂經上說。諸天考察人間罪福。每年有三覆八校。每月有六奏。吃三月長齋。就是在三覆之月。吃八王齋。就是八校之日。吃六齋。就是六奏之日。這些個齋日。都是天帝四大王。四鎮。五官。司命鬼神。按例考校之期。所以在家者。應當齋戒。既要持齋。必湏持戒。持戒就殺盜淫妄酒五戒。每逢齋日。雖正色亦不得犯。葱蒜韭菜亦吃不得。果能按以上數種。齋戒雙持。雖不能往生樂土。上到天堂。亦頗能在人間滅罪增福。蓋古神聖傳道設教。但有一長可取。一善可錄。便要極力提倡而鼓吹之。所以設此一司。專記載這般善男信女的功德。而酬答這般男女的福報。此而觀之。持三月長齋。尙有功德。若在家修行。肯其持終身長齋。這般功德更是不可限量了。教乘法數云。長齋在世間有五種福。一少病。二身安。三少淫。四少睡。五生天。知宿命又普濟慈航云。四天王。每月六日。巡行南瞻部洲。初八。二十三。使者巡。十四。二十九。太子巡。十五。三十。天王親巡。考考人間。何人忤逆父母。何人賣國殃民。何人欺詐奸淫。何人狼戾暴虐。何人毀謗釋老。何人宰殺生命。廣造諸惡。如是等人。削福減壽。又正五九三個月。乃是天王分鎮南洲考察罪福。又玉皇大帝。在

正五九月以大寶鏡。正照南洲。考察罪福。此六日卽六奏之日。及正五九三個月。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懺悔修省。誦經念佛。至囑至囑。

又齋經科註云。爲善去惡。理應相續。雖制六日。餘日亦不可爲惡。若侍天神巡視。而後修善。不幾爲小人之掩不善而著善乎。君子視之已見肺肝。謂天神而可欺乎。夫受六齋及三月長齋者。非謂平日便可爲惡也。大戒五戒。乘之終身。八關戒齋。加於六日。譬如列國諸侯。平日何嘗不修佈德。士農工賈。平日何嘗不勤職業。迨夫巡狩省試之期。亦必倍加警飭。故梵網有不敬好時之戒。而善生經中亦制不受六齋。得失意罪良有以也。

素食詩

彭南昀

素食吾偏慣。尤宜暑月齋。不緣調口腹。那得固筋骸。攝生非肉食。願與告同儕。

偶吟

疏水簞飄樂可尋。孔門顏巷道腴深。清齋非染蕭梁教。野性原無肉食心。

素菜詩

秋來霜露滿東園。蘿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饑夫何苦食鷄豚。
椒湯麥飯煖丹田。麥飯椒湯亦可憐。試向樓頭高望處。人家幾處未炊煙。

卅五 掌注生貴賤司

看世上坐電車人和拉人力車的人比較起來。一個是樂到極處。一個是苦到極處。不信宗教的愚民。你要問他。既同是人類。爲什麼有舒服的。爲甚麼有不舒服的。他是說不出原理來。惟有講輪迴因果的宗教家。確確乎是有所答。這一能答不要緊。便能使貴人生慈悲心。窮人生不作歹的心。貴人樂善好施。窮人不作惡事。可不就是個國治而后天下平了麼。考元世祖那樣的厲害。明太祖那樣的專治。惟獨對待宗教。却是非常保護。非常提倡。你細想想他。到是爲什麼許的。細想起來。這叫作有心有肺的大政治家。所以不反對宗教。不能說鬼神是迷信。不但元明二帝有這個心思。就是前清雍正皇帝。還下過上諭。封紫陽張真人爲大覺圓通禪師呢。各司有所生貴賤司。這又是注生貴賤司。雖差一個字。却有先後的分別。注生管的。是未定以前。所生管的。是既定以後。按注生乃是今生作了善惡。便要注定他的來生貴賤之苦樂。今生雖然坐電車。要是作出陰毒損害的事來。下輩子就叫他拉人力車。今生雖然拉人力車。只要不偷人的車。不昧作車人的物財。不作虧心事。口角上留德。下輩子就叫他坐車。不拉車。所以太上老君說的好。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孟子曰。禍福無不自求之者。再也不錯。此司就是專管轉貴轉賤之責任。

詩 曰

今生命運賴前生。貴賤窮通已注清。往日賢奸會造定。此時苦樂自分明。善爲至寶千年用。心作良田百世耕。努力但須行好事。不管星卜問前程。

卅六 掌修功德司

作書發伏摘奸。筆下未免綺語。殊不知世情愈薄。風俗愈下。惡人多。則善人裹足不前。則惡人無從做效。則爲善者謂愚。爲惡者謂之智。爲惡者可以肥家潤身。爲善者則受人損害。而反遭困苦。管登之居士曰。魔強法弱。則護法。須折嚴於攝。此正值其時矣。古人著書立言。雜而不純。非得已也。乃被時勢所迫耳。竊思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功是德行。德是道德。若將功德連用解釋。作善事是功。由善事成就了利益。便是德。比方說立學校。是造就出人才來是德。功德有大有小。有顯有隱。有真有假。錢多才學足。能作大功德。錢少才學小。作小功德。人看見的善是顯功德。看不見的善是隱功德。利人利物是真功德。由利人而私已是假功德。假功德愈多。真功德愈少。假功德就如碑販如來。造種々業一般。不但損人而且害教。其罪比殺人尤甚。所以修功德的人。須要把眼睛長住了。須分別他是真功德。是假功德。然後在搭夥修功德。倘能獨立。直不必搭夥。自然不受罣悞之謗。所以修功德。非有熱心修不了。修功德是佛教所說。

修福之事。修福便是與人方便。而自己方便。我發心利人。人未必利我。而神靈在暗中利我。立這修功德一司。專考察世人所修功德。將他所修功德簿。交在善報司。由善報司。再交在增福延壽司。或子孫司。而補報修功德人的善心。

詩曰

光陰逝矣同流水。莫把雄心任意恢。濟世法王誠可敬。強權風俗實堪哀。若多善士修功德。定少孤魂泣夜臺。寄語僧寮傳正教。免教空手寶山回。

卅七 掌生死勾押推勘司

各司中有推勘磨勘。此司又是生死勾押之推勘。若不通法律之人。實在莫明其理了。到了生死勾押之時。便是最後之判決。是必生。是必死。就在勾押時候。推勘司好比是初級審判廳。磨勘司好比是高等審判廳。生死勾押推勘司。好比是大理院。罪人到此。便是應生應死。不能在改變的判決了。

詩曰

形罰令人透膽寒。權衡裁判賴秋官。生前斷罪心當細。戮後舛冤活已難。倘遇嫌疑勤討論。須防謊告助波瀾。法庭獨立非行政。詎可隨時定猛寬。

卅八 掌都簽押司

簽押就是各種文書簽押蓋印。凡行文定案。湏由堂司官簽章畫押。陽間公事如此。陰司亦如此。都簽押就是總簽押處。諸君湏知循吏成神與佛仙。因果不同。據佛經云。鬼神證果。優於人而劣於天。其優劣卽是苦樂有別。佛仙證果享的是清福。無拘無束。自在逍遙。不在上帝權限之內。惟神官乃是負責任的人。比佛仙勞苦的多。不能擅離職守。不能自在逍遙。與陽間地方官責任相同。比人間宰官有十二種神福。第一壽命。比人間長。第二同僚。都是正直之人。沒有憂讒畏譏之煩惱。第三不生各種災病。第四不用巴結上司。酒飯局。第五不用昏夜乞憐。叩賞。差使第六不憂薪俸不足。第七只要不懶。便無處分。第八具足神通。不傷腦筋。不耗心血。第九生前本性不迷。益能惕勵自勉。第十夫人尙可隨任。恩愛可以到頭。第十一權限分明。無人掣肘。第十二年久功多。上昇天曹。身超日月之上。以此看來。作神官比作人官舒服的多。若是比較佛仙未免累贅太多。自己雖沒有煩惱。竟看罪鬼煩惱心中亦是不好受。非等上升天曹。不跟鬼打麻煩可更加舒服了。按佛仙神雖都屬靈魂世界。惟天神地祇之福。比佛仙不足。比人道有餘。所以講修道的人。都不願意入輪迴。卽或是前生修福。今生投胎。在富貴之家。已將前生善因忘了。再一不信因果。不信有鬼神。再作些惡事。便要墮入地獄。假如此人墮入有間地

獄五百年。試問這五百年中。日夜六時。受諸般苦罪。比陽間五年徒刑。可厲害的多。若陽世有罪惡的人。敢緊向佛前誠心懺悔。改惡從善。誦經持齋。發菩薩願。以功補過。免入地獄。所幸者。人道有自新之路。若等墮在地獄。想懺悔而不能。如楞嚴經上。姪女摩登伽。欲毀阿難戒體。隨後見佛聞法。頓悔前非。精進佛道。反到成了阿羅漢。這便是人間有自新之路的一個真憑據。或問神道不如佛仙自在。究竟是何原因。總而言之。懲忿窒欲的工夫。敵不住禪師真人的修持。就完哩。或問僧道乃受過戒壇的人。若是知法犯法。命終後當如何。若是陽間官吏罪加一等。陰司的刑罰罪加三等。其佛神官若看這佛門敗類。鬼神一到。竟把他當作魔看待。大乘金剛論上曾說過。只因他有自殘佛教的名譽。有斷滅佛的關係。所以寶蓮香比丘尼。知法犯法。墮無間獄。便是個真憑據。這些位神官。到審判鬼犯的時候。眼睛瞪的有鈴鐺那麼大。腮幫子鼓的如琉璃泡一樣。喊出這一臊子真賽劈雷。簡直的是拷打路劫明伙哪。以此看來。我們三教弟子。千萬別知法犯法。不用說笞仗交加。就憑這幅臉子亦實在的難瞧嘔。

詩 曰

隕聲發動似洪濤。霹靂當空震地曹。能使老奸成戰栗。慣教孽鬼作哀號。生前本是心腸直。歿後仍然意氣豪。倘有邪魔侵正法。雖無佛命亦操刀。

卷 下 目 次

○張宗師傳 <small>元史</small>	二六〇
○三茅真君.....	二六二
○泰山府君.....	二六三
○東嶽大帝本紀.....	二六四
○蒿里丈人.....	二六七
○玄教吳宗師堂.....	二六七
○吳宗師本傳 <small>元史</small>	二六八
三九、掌生死司.....	二九〇
四〇、掌齋僧道司.....	二九二
四一、掌看經司.....	二九三
四二、掌勾生死司.....	二九六
四三、掌取人司.....	二九八
四四、掌增延福壽司.....	三〇〇
四五、掌追取罪人照司.....	三〇三
四六、掌曹吏司.....	三〇五
四七、掌飛禽司.....	三〇六
四八、宿業疾病司.....	三〇七
四九、掌水府司.....	三〇八
五〇、掌十五種善生司.....	三〇九
五一、掌無主孤魂司.....	三一〇
五二、掌風伯司.....	三一二
五三、掌陰謀司.....	三二五
五四、掌欺昧司.....	三二五
○廣嗣神殿.....	三二七
五五、掌城隍司.....	三二九
五六、掌山神司.....	三三二

五七、掌精怪司	三三三	六七、掌水族司	三三五
五八、掌門神司	三三四	六八、掌促壽司	三三六
五九、掌索命司	三三六	六九、掌黃病司	三三七
六〇、掌行汚司	三三七	七〇、掌積財司	三三九
六一、掌殺生司	三三九	七一、掌見報司	三四〇
六二、掌善報司	三四〇	七二、掌引路司	三四一
六三、掌忠孝司	三四一	七三、掌磨勘司	三四二
六四、掌所生貴賤司	三四三	七四、掌舉意司	三四三
六五、掌胎生司	三四三	七五、憫衆司	三四四
六六、掌濕生司	三四四	七六、眞官土地司	三四四

○張宗師傳 元史卷二百二釋老傳

張留孫字師漢。信陽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士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待闕下。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暴雨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

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大悅。卽命留孫爲天師。留孫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尙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路州治中。尋復陞江東道同治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尙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衷衷。乃將以旺札勒爲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旺札勒。天下果稱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治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卽位。猶恆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贈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

考北京東嶽廟。係由張宗師發願。將自己歷年在集賢院所儲之俸錄。全行捐爲建築費。在歷史沿革上考察。本廟乃是道士的私產。再此傳係明宋濂所修。未免刪繁就簡。若看詳細。尙有趙孟頫之碑文在。只因此碑文字數過多。未能登錄。

頌張宗師七律二首

首創東郊青帝祠。兩廊善惡各分司。曾將解夢承君悅。每以安民奏主知。龍虎山中培道體。上清宮裏築丹基。修行不知西來意。造寺書經總是慈。

智慧能將國教扶。神明詔書有良謨。奇才每抱楸天志。正法堪操定世符。素本儉慈尊太上。常存謹慎效先儒。平生安享無譏謗。只爲交歡士大夫。

○三茅真君

真君姓茅。諱盈。長安咸南陽關人。其祖諱喜。字扶倫。仕秦莊襄王。封廣信侯。其父乃廣信侯第六子。諱祥。字伯英。生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幼子諱衷。字思知。真君年十八。棄家入恒山。讀老子及周易。修養數年。復又出山。廣行方便。濟物利人。後遇仙師。賜長生之術。得證天仙道果。即太上所謂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是也。漢平帝元壽二年八月乙酉。玉帝因真君功行兩圓。故授之以神璽玉章。後又授爲太玄真人。領東嶽上卿。治官赤城。與東嶽大帝同簽世間生死。共營陰府之事。至宋太宗封佑聖真君。真宗加封九天司命上鄱賜福祐聖真君。玉匣記云。真君十月初三日聖誕。三月十八日得道。考道教宗派有三茅派。係真君所傳。

詩 曰

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目不全。功行兩圓足目備。誰云無分作神仙。

跨鶴乘鸞駕紫霧。玉帝有勅登仙路。九玄七祖盡超昇。度了群生方自度。性命圭旨

大道修來有易難。亦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悟真篇

○泰山府君

府君崔姓。沂州鼓城人。父讓世爲農。道義純良。鄉里推重。年已五十。尙未立子。與妻商曰。我平日所爲。常存利濟之心。今尙無嗣。擬與卿北嶽求子。妻允之。禱畢還家。是夜夫妻同夢。仙童手擎一盒曰。帝賜盒中物。令君夫妻吞之。遂起。盒見美玉二枚。各吞其一。覺遂娠。於隋大業二年六月六日。產一子。神采穎秀。大異常兒。命名子玉。幼習舉業。過目成誦。不與群兒遊戲。鄉人皆曰。積善之家。天賜其子也。唐太宗貞觀七年。詔舉天下賢良赴都。府君在焉。各賜縣令出身。府君除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洞察秋毫。捕盜則人賊俱獲。無一漏網者。雖暗室之動作。府君皆知焉。郡人皆言府君晝則斷陽。夜則斷陰。時五月出告示曰。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不殺生射獵。如犯者陰陽俱罪之。時有善射者朱寒奇。往郊外射兔。藏而入城。被門吏搜得。送縣。府君曰。爾故犯。欲受陽罰。受陰罰。朱曰。願受陰罰。遂放之還。夜就枕。見黃衣吏率夜叉鎖已而去。至公

庭見崔公。王者官服。審判諸犯罪狀。或促其壽。或殃其子孫。或滅其福祿。至審朱時。則鬼在案前踞焉。崔公曰。世間以人畜有別。天視之如一。故曰以天地之心待生育。佛曰等衆生如一子。其理同焉。爾害鬼命。罪不在赦。俟爾壽盡。當償鬼命。爾能自此改惡從善。或有轉機。否則十年內。死期至矣。今先責鞭背二十。以誌其過。朱醒覺背痛。而不能仰臥焉。府君後遷磁州。又遷衛州。奇蹟頗多。命終時。則空中有簫韶管樂之音。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矣。不得大勳。取筆書百字。銘以訓其子。時年六十有四。後玄宗幸蜀。夜夢神告曰。願陛下勿過慮。賊不久而滅矣。帝問君何神。曰。予磁州令崔子玉也。玄宗遷都後。建廟封靈聖護國侯。至武宗時。加封護國威靈公。宋真宗東封岱嶽。加王號。

詩曰

神明累々數無窮。非是捏言造製工。道果爲修三百善。金仙因立一千功。群黎雖徧於天下。諸聖多生在亞東。這個理由人共曉。不須祈禱問蒼穹。

○東嶽大帝本紀 附炳靈公碧霞元君

考東方朔神異經云。我國尙古時。盤古氏五金之苗裔。稱玄英氏。玄英氏之子稱金輪王。又稱少海氏。少海氏之妻稱彌夫子。夫人夜夢口吞二日。自此身有懷孕。生二子。長子稱金蟬氏。次

子金虹氏。金蟬氏後稱東華帝君。金虹氏卽是東嶽大帝。金虹氏在長白山。佑民有功。至伏羲氏時。封爲太巖。稱太華真人。掌天仙大籍。遂以巖爲姓。以崇爲名。大帝之夫人。乃水一天尊之女。至漢明帝永平年間。封大帝爲泰山元帥。道臧經云。五嶽之神。分掌世間人物。各有所屬。泰山乃天帝之孫。群靈之府。爲五嶽祖。主掌人民貴賤尊卑之數。管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六司生死修短之權。唐會典云。武后垂拱二年。七月初一日。封東嶽爲中天王。武后通天元年。四月初一日。尊爲天齊神君。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加封天齊王。至宋眞宗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東嶽天齊仁聖王。祥符四年五月。又尊帝號。稱東嶽天齊仁聖帝。夫人尊爲淑明皇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加封東嶽天齊大生仁聖帝。故至今稱東嶽大帝。按封泰山不自漢朝始。考司馬遷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旣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伏羲氏封泰山。神農封泰山。炎帝封泰山。黃帝封泰山。顓頊封泰山。帝佶封泰山。堯封泰山。舜封泰山。禹封泰山。湯封泰山。周成王封泰山。以是觀之。歷代帝王封泰山。已在五千年以前矣。大帝生五子一女。惟第三子炳靈公。及女天仙娘娘。心地最慈。惠愛黎庶。文獻通考云。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權將軍。宋太宗。始封上昊炳靈公。祥符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至聖炳靈王。女碧霞元君。稱天仙娘娘。又稱泰山娘娘。據博物志云。周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一年之內。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甚

麗。當道而訴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西海婦。欲東歸。今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我不散。以疾風暴雨而過也。文王夢覺。至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而來。按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有東嶽大帝本宮。本廟是東嶽之行宮。元朝提倡宗教。乃是三廟並重。又因人民信佛。信神不一。故於齊化門外。創建行宮。以爲賞善罰惡於無形。至明清二朝。又重立竭而保存之。今政府已知神道設教之用意。故恢復祀典。崇德報功。只因被大勢所趨。實不如歷代之提倡辦法。故法令只能信教自由。予敬告發願諸君。今而後。除保存中國宗教外。更當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上作起。庶幾乎我東嶽大帝。始能護佑之也。

詩曰

岱爲五嶽宗。泰爲群山祖。號爲金虹氏。長白山居古。始自伏羲年。掌天仙籍譜。堯迄秦漢間。位居天都府。帝嶽封於唐。天齊仁聖主。人世生死期。居民貴賤伍。壽祿與短長。一一例纂祖。賞則榮華袞。罰則嚴鉞斧。案籍三千界。司列七十五。萬物出乎震。洋洋恩德普。

東嶽大帝寶訓

天他無私。神明鑒察。不爲享祀而降福。不爲失禮而降禍。凡人有勢。不可使盡。有福不可享盡。貧窮不可欺盡。此三者乃天運循環。周而復始。故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

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己。且宜戒之。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算甚麼命。問甚麼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自速。諦聽吾言。神人監服。

○ 嵩里丈人

趙相公長安嵩里人。世務農業。忠厚傳家。詩書繼世。相公習舉業。登進士第。居官硬直。處正無私。累陳諫疏。皇帝不聽。乃觸階尸諫而死。郡人立其祠。今長安西二十里。有嵩里相公墓。至唐睿宗封直烈侯。俗呼爲丈人也。

詩曰

凌雲壯志日銷磨。愛國情深積憤多。烈魄已離嵩里去。忠魂夜自汨羅過。煙霾黯黯愁如許。風雲陰陰慘若何。碑在長安傳不朽。今人讀罷淚滂沱。

○ 玄教吳宗師堂

玄教是道教尊稱。宗師就是祖師。堂是祠堂。連貫上解釋。便是道教正一流。吳公全節其祖師的祠堂。宗師諱全節。是張宗師第三位高足弟子。張宗師羽化後。蒙元英宗詔。以吳宗師承襲。

總攝道教之職。東廊路北。趙孟頫所撰道教碑銘。便是吳宗師發心刊石。以便永垂不朽。考順天府志上說。本廟方鳩工庀材。建造伊始。於是時。正值元英宗至治十二年。張宗師辭世羽化。蒙英宗派吳公承襲總攝道教之職。吳宗師便將五朝皇帝所賜張宗師的儲蓄金。將本廟工程告竣。以此可見張吳二宗師的修持。乃是才德兩全。這纔能受皇帝的爵祿。與人民的供養呢。若後世道士。都有張吳二真人的本領。道教可就振興了。

詩曰

吳公刊勒去思碑。孟頫書銘善護持。舒暢人心憑帝主。輝煌廟貌賴宗師。惟求政府尊三教。更願蒼生懷四知。歷代加封宗祀典。佑民護國復何疑。

既往園丘禮上蒼。佛仙亦是降禎祥。勿創廟宇爲官署。莫折神臺改學堂。國粹經營非易易。殿堂銷毀總惶惶。上官若肯循民意。子貴孫榮壽且康。

○吳宗師本傳 元史釋老傳

吳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今江西安仁縣年十三。學道於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珊瑚玉蟠螭環一。勅每歲待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

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並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贄。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卽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閣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於李孟。孟以聞。成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有力焉。全節好雅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賑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二。其徒夏汝泳嗣。按護國經世尊以末世佛法。重託人王宰官。以其權大耳。考歷代提倡宗教。無不得力於人王宰官者。至吳公之得力處。不特得於君心。而且得於士大夫心。蓋人主對士大夫。每用於偵察之術。其吳公受賜。何賞非左右皆曰賢乎。民國改造二年。龍虎山之香火地。已被省吏奪去。蒙長江巡閱使張少軒印勳。向袁總統討還。佛教會聯合步軍統領江宇澄印朝宗。教會始得成立。以是觀之。今而後佛子。果欲保存香火地。先要結交士大夫。

題龍虎山崇禱觀

曲林古觀水西流。天遣皇華駟玉虬。高士門分龍虎派。哲人久伴鳳凰游。樓臺山色三峰曉。池

館泉聲五月秋。雲案凝香浮洞府。坐令和氣藹丹秋。

繁禧觀

門前流水泛桃花。回首蓬山別一家。曾把金莖飡沆瀣。閑揮玉麈看琵琶。火存丹鼎春長好。卷掩黃庭日欲斜。心與江湖天共遠。大開瀛海駐吾槎。

卅九掌生死司

東嶽大帝所掌之生死。是人間之生死。如人死爲羊。羊死爲人。歸大帝所掌。乃一概人間凡夫死此生彼之範圍。其天上之生死。便不在大帝之權限了。所有人間之鬼神。大帝都有驅使之權。若論護國保民。最親最近。當屬大帝爲第一。其與佛菩薩不同的地位。乃是佛教只管救衆生。不管殺衆生。只管教育。不管刑罰。大帝之責任。乃遇善旣賞。遇惡則懲。只因有警察司法兩種責任在身。並沒有說法傳經的閑暇。所以未有若許經典傳留在世。我們凡夫。若有脫輪迴出生死的大願。大帝是極樂的一件事。所以對待出生死的老修行。確確乎是極力保護。比如佛的魔王。性質可是大不相同。所有佛子道子。雖然供養本教的祖師。萬不可不恭敬保護。修行人的東嶽大帝。其大帝在人間所負的責任。比閻羅王重大的多。比不管傳教的修行人。更重大的多。人間凡夫若打算出了生死苦海。大歸東嶽大帝所轄。須有立志工夫的法門。佛教

工夫是出三界。道教工夫是昇天。若提起作工夫來。無論佛敎道教。可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真得要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如釋迦。觀音。文昌。呂祖。便是個榜樣。觀佛敎法門有各種。惟有守楞嚴三昧定最好。道教工夫有各種。惟結丹最妙。以這兩種法門。非大丈夫作不到。第一件先要把淫慾斷絕。淫慾一日不斷。直無工夫可作。就說我是神敎弟子。儒門弟子。到是名實相符。再者佛道兩敎弟子。未發出世自利的心。當先發住世利他的心。這纔能悲智雙修。功行兩圓。楞嚴經上說。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起信論纂註云。二利之中利他爲最。鐘離祖云。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目不全。功行兩圓足目備。誰云無分作神仙。以此可見。無論已成佛。未成佛。已成仙。未成仙。都有應世度人的心腸。何嘗是竟爲自己打算呢。我勸現在佛敎道教。有熱心的方丈居士。總要把宣講所。研究會。中小學校。圖書館。成立起來。可就佛光普照啦。若是再等候梁武帝。唐太宗作總統。那不是依賴性質麼。顧崑山說的好。天下之任。匹夫有責。我將這兩句。轉告佛道兩敎。總是性相齊修。自他兼利。纔算妥當。如世尊雪山修道入定六年。便出山說法。黃帝鼎湖結丹。乳哺三年。便理國政。何嘗是打一輩子木魚子。坐一輩蒲團呢。像以上這些話。直彷彿跟老修行過不去是的。皆因是老修行品行端正。戒律精嚴。可以爲人師表。能使人心服口服。勢不能不責成老修行負責任。總而言之。還是得品行有廉恥。有道德的人。纔能傳續佛種呢。

詩 曰

關心教脈寫新詩。只爲蒼生意太癡。長喙尖牙排佛老。綺言惡口謗神祇。可悲道侶多柔弱。更嘆僧寮少護持。造就人才私正法。柔榆晚景勿遲遲。

四十 掌齋僧道司

僧道的責任。乃是佛祖傳教佈道的贊身。若論其責任。乃是非常之重大。所以高僧高道。必要流通佛祖的經典。傳佈祖佛的大法。以勸人爲善。普度衆生。爲必有之責任。所行所爲。反乎此。便是溺職。便是負佛祖之委任。次者是看護佛祖的廟宇。供養佛祖的遺像。使形式上所有的莊嚴。社會上有所歸依。卽勞得聲嘶音啞。手腫足痛。亦要將廟宇修葺的不坍塌。佛像不殘毀。雖不能爲佛祖作贊身。亦足以不尸位素餐了。僧道既有這兩種責任在身。便不能再去爲商作賈。既無暇爲商作賈。衣食便要缺乏。當以何養身護體呢。並沒有別的法子。只可倚靠好善的大施主。捐財布施。使他衣食兩足。他纔能精神足滿。傳佈佛法。以此看來。這位齋僧道的大善士。功德是最大了。皆因是這般大功德。不能不給這位大善士。特立一司。專爲記載他的功德。然後再把他的功德簿。交在善報司。增延他的福壽。增延福壽的善報。總算不小。可仍就脫不了人間八苦的煩惱。乃是個有限的善報。這位大施主要是奉佛教。再肯持菩薩戒。或是五

戒十善。奉道教持天仙大戒。或初真戒。佛教叫福慧双修。道教叫作功行圓滿。等到死後。或往生西方。或上朝金闕。比那吃肉飲酒。不斷淫的土地老爺太太們。舒服多啦。

詩曰

曆朝證高高僧道。募十方能度十方。托鉢本非因口腹。化人聊以代蒼穹。翻經傳世慈悲廣。取坎填離壽命長。說法設兩有益。看來都是熱心腸。

四一 掌看經司

考經字作常字講解。乃是常住不滅之意。按經字正解。是織布的整線。緯是橫線。所以皆用系字。傍我國有假借一門。所以借用這經字。加之於書字之上。爲群書之根柢。凡聖人所著之書。叫作經。賢人所著之書。叫作傳。此司所云看經。乃儒釋道三教經典。都在其內。不可專在佛道兩教注意。儒教經典。乃是處世作人之法。是入聖之階級。更不可忽畧。釋道二經。乃是出世成佛成仙之法。較儒經又深入一層。凡有好學樂道之士。須將三教經典都看看。纔能圓滿。現在儒教經典。各學校照舊讀誦。勿庸贅言。謹將佛道兩教經典目錄大綱列後。

佛教經典共分三藏。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後又增添西土撰述。此方撰述二種。叫雜藏。共四藏。經藏分五部。曰華嚴部。方等部。般若部。法華部。涅槃部。又有小乘經。大乘律。西土大乘釋經。

論。此土大乘釋經論。西土大乘宗經論。此土大乘宗經論。小乘論。西土撰述。此方撰述。以上係由佛藏目錄。臚寫藏經內容。又分作十二部。一長行。二重頌。三授記。四孤起。五無問自說。六因緣。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論議。其名曰十二部經。

道教全藏經典。分作七部十二類。曰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如本廟東嶽大帝濟生經。碧霞元君護國經。都在這正一部之內。十二類。曰本文類。神符類。玉訣類。靈圖類。譜錄類。戒律類。威儀類。方法類。衆術類。記傳類。讚頌類。表奏類。以上由道藏目錄臚寫。現在佛教全藏。已由上海哈同花園。頻伽經舍。用鉛字翻印售賣。每分四大箱。定價二百四十元。道教全藏。其板已無。四川省城二仙巷。於前清光緒二十九年。翻刻木板道藏輯要一部。共二十八函。每部定價足銀五十兩整。今佛道二教弟子。若肯發願振興佛道二教。非買閱全藏不可。現在北京法源寺。已有佛教圖書館。惟道教圖書館尙付闕如。若有道教熱心善士。買一部道藏輯要。再立一處道教圖書館。則更妙矣。考古佛仙留經典。乃爲自度度人所用。起信論纂註云。二利之中。利他爲最。名賢集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佛子果有出生死之心。須在救人度人上注意。所以看經。亦要揀選有用於世間者。佛教經典有三部。最要緊。曰圓覺經。曰楞嚴經。曰大方便佛報恩經。道教經書有三種。曰太上感應篇。曰文昌化書。曰呂祖全書。儒教書有三種。曰王陽明集。劉忠介公人譜。陳洪謀五種遺規。以上三教之經書。

最有補於世間。比敲打唱念之讚頌祈禱。大不相同。果能將此九種經書熟讀力行。無論信那一教。便是那教的功臣偉人。

勸佛子弘通佛教詩

佛說楞嚴若太空。鬼神天地盡包融。聲聞不懂求天帝。菩薩原來講大同。變化慈容應婦女。幹旋權教度愚蒙。因何證道超三界。只爲修成漏盡通。

菩薩應身三十二。天人恭敬禮爲師。引權歸實明真性。救苦尋聲現大悲。能度生靈離活劫。豈同神鬼管當時。修行不發觀音願。六道輪迴無了期。

世尊當日度人天。祇樹林中說萬緣。普度迷津歸覺路。頓超苦海上慈船。人王感歎回心勇。居士驚聞信道堅。口上工夫悲智廣。無窮福德不唐捐。

宗教衰頹世道憂。弘通佛法賴僧謀。全憑衆子勤勞願。能感群黎涕泗流。五戒遵行嘉俗化。三皈解脫恥風偷。自他俱利方圓滿。莫把工夫只自修。

居士湏爲護法神。娑婆世界作功臣。縱橫鐵筆書因果。鼓動焦唇激隱淪。絕大勳名傳佛教。非常事業度人倫。火坑練箇蓮花朵。纔算金剛不壞身。

勸道士闡揚道教詩

堪嘆玄門萬卷書。多年圖板已模糊。流通皆賴眞方士。振作全憑大丈夫。國粹淪亡應有恨。民

心昏鈍。竟難蘇。天魔外道。與兵馬。洞裏幽人也無知。傳教還當造大才。獨修自了總堪哀。值錢狐腋紛紛去。減價羊皮片片來。妙法闡揚憑汝作。天衣組織待誰裁。速張顛倒乾坤手。好把軒轅血脈培。懶病湮沉痛不瘳。宜知未雨早綢繆。玄門當效純陽祖。儒教應思定遠侯。商客貪財遊海市。道人入定避戈矛。欲求功行兩圓滿。莫向山坳學楚囚。傳經造典由方士。護法降魔賴宰官。道廣鄉閭德亦廣。民安地面事皆安。生前作聖非爲苦。歿後成神總不難。保教功勳呈玉闕。名垂天史古今看。

四二 掌勾生死司

各司中既有掌生死司。又有生死勾押推勘司。這又是勾生死司。按勾生死司。當在勾押推勘司以後。勘察妥當。便用筆一勾。纔算完事。人間凡夫。錄錄庸庸。只認作出娘胎是生。咽氣入殮。算是死。陰陽二氣。還於太虛。氣化清風。肉化泥。就算把這輩子交代完了。只因他不信有鬼神果報。所以把怕死而攔在心上。上品賢人君子。以生前死後的名譽爲重。以作善爲自己本分。有天堂地獄也作善。無天堂地獄也是作善。凡有不信佛教。專重儒教的賢人。皆是如此。雖然不信佛教。可專講正心修身。雖然沒有竈王爺監察。也要必慎其獨。要是口尊孔子。筆敬孔子。

行出事來。不像孔子。那叫名教罪人。其餘凡夫以肉身爲重。名譽爲輕的人。他說那有天堂地獄。兩般盡在人間。若是以身試法的人。可以遭人間之牢獄。若是漏網之輩。以及暗室虧心的人。只要被旁人看不見他。就算揀著便宜了。或是人看得見他。只因他勢力大。人不敢惹他。他亦算是檢着便宜了。因爲有這個緣故。所以孔子不破壞鬼神宗教。左丘明也要把鬼神果報。登在左傳上。以及墨子著書。也要著明鬼一篇。考周朝神道設教。曾有交鬼神的男巫女覡。便當作法師聘用。他雖能論鬼神因果。乃是爲人間世打算。並無出輪迴的工夫。而且法門太窄。尙說不到出生死之大法。其河伯娶婦一事。乃是地痞假借神騙財誑哄愚民。不可認作是神教設教的毛病。只因人心愈惡。國家愈亂。巫覡的能爲。擔不了這大責任。這纔感動了我西方教主。釋迦牟尼佛。發大慈悲。化身託夢於漢明帝。這纔大法東來。度我中土。以權實三乘。普度衆生。棄妄歸真。究心般若。入涅槃海。得大自在。更有觀世音菩薩。以慈度南。以感度北。應身無量。救我東方。所以家家佛龕內。都有觀世音菩薩的聖像。道教有一位聖神。乃是歷代列入祀典。掌管文衡的那位文昌帝君。自周幽王時。以至於南宋。很有許多的靈驗。請看文昌化書。便知其詳。還有一位大覺金仙呂純陽祖師。觀呂祖全書。自唐朝以來。頗有若許度人聖蹟。所以各行省都有呂祖祠。呂祖閣等廟。這四位大聖人。雖然是教分釋道。若論其憐愛我們的慈悲。

心腸。却是一個樣。無非是等位不同。這四位聖人。乃是只管勸善度人。不管懲惡刑人。乃是教育界一部分的責任。惟有我東嶽大帝。掌的乃是警察司法責任。罰惡兼賞善。有一日人類。便負一日責任。比文昌呂祖。顯著辛勞萬分。總是愛我們的緣故。這纔對我們善有所賞。惡有所罰。乃是明刑弼教的願心。所以我們崇拜東嶽大帝的心。不可此崇拜佛仙分作兩樣。地藏王菩薩云。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東嶽大帝所負責任。若惡人一日不斷。亦是一日不能歇肩。有朝一日天下只有善人。而無惡人。那便是大帝願滿之時。所以今日勾生。明日勾死。衆生妄想。一日不歇。生死一日不斷。這支勾生死的筆。一日不停。我們人民若是出生死的善人多。大帝還少受許多的勤勞呢。大帝垂訓云。不因享祀而降福。不因不祀而降禍。請諸位細想想。這兩句決不是迷信話罷。

詩 曰

五濁凡夫善不修。佛仙慈憫爲人憂。丹經傳下升天術。內典撐來出世舟。燕處焚巢爭富貴。魚遊熱釜度春秋。塵勞非獨爲生死。事事終成一筆勾。

四三 掌 取 人 司

取人就是追魂取命。凡人平生作了惡事。到了惡慣滿盈的時候。就是死期將至了。聽老前輩

說。凡陰司鬼卒傳人。須先知會本地面土地。由土地帶到這死人家裏。把這鬼魂帶到竈王座前。被竈王大數落。大責備一陣。然後再到城隍廟報到銷冊。後又到東嶽廟領批。要是應該下地獄。就拉他往地下一鑽。就跟借土遁一樣。就到了陰曹地府。在枉死城裏拘留去罷。要是佛教持戒。修福的善士。臨圓寂時候。比有罪的鬼魂。可大不相同。有西方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足踏祥雲。眉開放光。用蓮花托子。把這位大善人。接引到極樂世界去。以此看來。要比那用銷鍊子套了走。可真舒服的多了。要是奉道教。功行兩圓的真人。可以上朝金闕。面謁玉皇。成爲大覺大仙。有功無行的道人。魂歸海島。成爲地仙。要是大起塵勞。盡節玄門。印經造典。修福修慧的真人。臨羽化的時候。有祖師率領仙童。手執幡幢。前來迎接。有功無行的道人。祖師遣派散仙來領了走。若是功行兩無。再破戒律。不但天仙地仙成不了。照舊由鬼卒把他拿到東嶽廟。掌僧道司投案。這位司官。先問他這筆十方飯帳。應當怎麼還。要是儒教有德行的官吏。也不用打座。也不用念經。也不用三自歸依。也不用五氣朝元。也不用吃素。也不用飲酒。也不用畫符念咒。不用祈禱佛神。也不用降妖斬鬼。只要把那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德保全住了。誰不知道有竈王爺監督。也要必慎其獨。時時省察。非求因果方爲善。不爲功名始讀書。生前不必跪子時香。死後至少也有個福德正神當當。

詩 曰

一切唯心由佛說。強行造作却何之。文章雖是邀名帖。經典非同遣興詩。若肯深耕培糞土。莫須求稔禱神祇。純儒不懂昇天事。亦有朝真上帝時。慧師未誦楞嚴咒。弗打鐘魚磬與鐺。豈有神通誅鬼魅。並無手筆弄文章。何嘗希冀朝蓮海。只以慈悲作樂鄉。無所住心真徹悟。不是那裏是西方。道德真經言五千。不云拔宅上青天。不聞空住三千界。不講長生十種仙。不論鼎爐生水火。不談烹煉與油漆。雌雄黑白明知守。不敢尊爲天下先。

四四 掌增延福壽司

佛說三世因果經云。今生富貴爲何因。三世捨財裝佛金。食不充口爲何因。三世不肯施貧人。今生短命爲何因。前生好殺衆生身。今生長命爲何因。前生爲人多放生。太上感應篇上說。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善。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以因果經比較感應篇。因果經是遲報。感應篇是速報。考現在的時候。宜提倡速爲緊要。此時衆生不信佛神的人很多。既不信佛神。便不信有神明鑒察了。既不信有鑒察。便不信因果報應了。爲何要提倡速報呢。只因現在的人能看現在的事。他眼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自生了恐懼之心。自然就向善背惡了。今將古人的速報抄錄一件。以備參考。若要多看

這類事。可以看墨子明鬼篇。還有二十二史感應錄。清朝彭希涑編。即尺木姓。此項事實。係由史記摘鈔。絕非憑空捏造。我們便拿他作個真實證虛的見證。我們好愛國愛家。保教保種。考大明神宗時代。有一位士子。江南吳江人。姓袁名黃。表字學海。奉佛教後改名了凡。他這一天上慈雲寺燒香。遇見一位老人。可就跟他說。你是仕途中人。明年就可以作秀才。爲何不下小場呢。了凡就問他是什麼緣故。老人說。我姓孔。乃雲南人。平生研究邵子皇極神數。凡人之一生窮通壽夭。一概都算得準。你某年作知縣。某年作大尹。沒有兒子送終。某年必死。袁了凡聽他這話。可就半信半疑的。自己就說。我到他是應驗是不應驗。於是乎一步登天。居然就作上了知縣。正是孔先生所說那一年。這一天公事之餘。隨便私訪。一直走到棲霞山中。遇見一位高僧。稱雲谷禪師。僧俗對坐一室。三夜不眠。禪師可就把手官居士身現出來。一說這世間因果法。先給他種上善根。就叫作先以欲勾牽。然後入佛智。可就說你坐了三日三夜。並不因倦。不起妄念。平常可有什麼工夫。了凡說道弟子蒙孔先生算了命。現在之事。已竟應驗。未來之事。一定應驗。既有定數。便不能轉。所以不起妄念。禪師笑道。我當你是豪傑。原來他是個凡夫。人生雖然有定數。惟有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得。極惡之人。數也拘他不得。你竟在定數上倚賴。不知設法動轉。不是凡夫是什麼。了凡問道。難道定數也有動轉嗎。禪師道。命自我作。福自己求。儒教是這麼說。我教典上說。求子得子。求壽得壽。那不是動轉嗎。妄語是佛教大戒。佛菩薩決不妄語。你

從今以後。多作善事。不作絲毫惡事。你到看他。把孔某所說之定數。給轉動了不能了。凡聽這一片妙法。大有道理。於是這在善事上足幹一氣。其功績有原書可察。此不贅述。不到三年工夫。居然夫人生了兒子。長得天庭飽滿。地閣方圓。一見人就笑。誰瞧見誰愛。而且真結實。要一點病都不生。這一下子。可把袁了凡樂大發了。可就跪在佛前。發了個大願。表文上說。黃白無始以來。迷失真性。枉愛輪迴。今幸生人道。誠心懺悔。破戒障道重罪。勤修種種善道。觀諸凡衆生。現溺苦海。不願升天。獨受樂趣。觀諸衆生。昏迷顛倒。不願證聲聞緣覺。自超三界。但願諸佛憐我。聖賢助我。卽賜神丹。或逢仙草。證五通仙果。住五濁惡世。救衆生。力持大法。永不息滅。又願得六神通。智慧頓開。辯才無量。一切法門。靡不精進。世間衆藝。高擅古今。使外道闡提。垂首折服。作如來之金湯。護正法於無盡云云。以此篇表文。頗有身肉骨血與衆生共的神氣。其有一衆生未成佛。誓不於此取泥洹之願。尚有一個取泥洹的念頭在。觀了凡這種願心。連泥洹都不取了。檢真的是捨了我了。這叫作一片真空超出太極。非有救世心的菩薩。作不到。又因以行善把定數給破了。又作了一篇破定數的歌。歌曰。再休去尋人算掛。把吉凶只問你自家。甚麼是陽刃七殺。那又是生尅制化。行好的好路等他。行惡的惡路安插。磨穿鐵硯。定是高車駟馬。糞多力勤。定作成得意苗稼。克勤克儉。廣益下。高樓大厦。吃喝嫖賭。終須是赤身露跨。再休題丙丁乙甲。再休題流年造化。上天賜福。不論地處三狹。鬼神報應。不問你屬羊屬馬。只要

把存心把工夫密加。正心修身。護持佛法。陰騭二字常在心上掛。自然豐衣足食。壽命大。這就是造命的妙法。再休把子評六爻閑嗑牙。按原書孔先生說了。凡壽止五十四。已竟不驗。直作七十四歲無疾而終。可見增福延壽。都在自己心地上的力量。此司纔能著手破了他的一生定數。

詩曰

莫恃機謀莫靠天。莫將運命費精研。一生定數須能轉。半世塵情要看穿。忠恕寬容忘舊惡。慈悲仁義結良緣。避凶趨吉能安分。福壽終歸得保全。

四五 掌追取罪人照證司

人間捕快捕盜。未曾捕捉以前。先在他這巢穴一帶挂上樁。甚麼叫挂樁呢。就是先用偵探。把他探明白了。然後再下手捕拿。以免有誣良爲盜之罪。若是陰司追取罪人。也要察照見證明白了。然後纔能下手。倘若拿錯了。等擱壞了尸身。再還魂。那可比陽間拿錯了賊麻煩。所以這司設立。就彷彿探訪局一樣的責任。凡世間管政刑的神祇。生前便是疾惡如仇的官。比佛菩薩的性質不同。雖有瞋恨乃是正瞋。不是邪瞋。他生前以鐵面無私處世。專與小人作對頭。你就叫他橫超三界。大享清福。他決不忍以自巳之樂。埋沒這條俠腸。你要跟他說饒經八萬劫。

終是落空亡。究竟有生有滅。他自然有話對答。他說不是爲享寂滅之樂。所以纔忠肝義胆慷慨性成。乃是爲明刑弼教的願心。而且是鞠躬盡悴。死而後已。你要跟他講演長生不死。他反到不大贊成。他說他雖然成不了佛。到底是給被屈含冤的良民解恨哩。此篇如此立說。乃是形容神道的心理。病後用藥的針砭。若是真講修行的人。還是習學佛菩薩的性質。乃是根本上解決。忠告諸位佛子。總要大方便佛報恩經看看。務必要仿照修行。玄門道士。須把文昌化書看看。仿照修行。以大報恩經。如來所受苦惱。並非無人仿效。如楞嚴經。當是時印度的國寶不准傳到他國。乃是般刺密諦祖師破死命携來的。這纔譯成漢文。度我中土。況且決不敢以我國爲遁逃藪。這纔又邀上一居士房融。幫同翻譯。以求急速完竣。以便回國請罪。設若當時將他定成死罪。他是決不後悔的。可見這位祖師真是當仁不讓於師了。若佛子置教脈興衰於不問。直不如作個精進護教的羅刹有熱心哩。若一定以自了爲主義。決不是佛菩薩的本心。佛子其知之。

詩 曰

磨強法弱誰之過。教脈乾枯最可傷。發起總須賴佛子。振興切莫待人王。經營財產舒冷眼。解脫生靈用熱腸。行滿功成歸淨土。彌陀接引到西方。

四六 掌 曹 吏 司

所有重大的案情，則有三曹對案。何爲三曹？曰天曹、地曹、人曹。此三曹互相對校，互相彼此符合。則此案始能判決。曹吏卽是寫供、謄錄、書記、速記之流。曹吏雖不是重要吃緊之員，可也是舛錯不得的。這類差使，俗說才高的漢子不幹，無才的漢子幹不了。怎麼見得呢？就拿世間比方吧。要是兩榜進士出身，要叫他當書班，你問他幹不幹？要是不通文理，筆下遲鈍，心不敏捷，腦筋不靈，像這類人，你要叫他作寫供之吏，他想幹也不能。惟有三曹曹吏，可比人間書吏之職很高。天曹叫天吏，陰司叫判官，那考查人間善惡的神。有年曹、月曹、日曹、時曹，稱呼四值功曹。可以說是人曹。論其心地無分是那一曹，全都是聰明正直大公無私。要一點弊病都沒有，所以比人間書吏高貴的多。人間的書吏，也要是大公無私弊病毫無，又焉知不是將來不得曹吏呢。

詩 曰

生前刀筆懲強梁，歿後陰司事更忙。裁判庭前呈稿本，森羅殿上錄刑章。爲貧纔使酬勞俸，守分曾辭枉法贓。不似石濠村內吏，魂隨諸鬼入油鐺。

四七 掌飛禽司

古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這兩句只可是對有慈心人說法。若遇心腸狠毒的人。向他說破了嘴。也是不中用。考鳥槍中裝的是鐵沙子。每個鐵沙子一錢重。每個鳥雀有二兩重。便如同五斤重的砲彈。打在百斤重的人身上。一樣。官兵擊盜寇。乃是擊打有罪的人。惟有用槍打鳥的人。他既敢打無罪的鳥。便敢打無罪的人了。他就是當了路劫明夥。必定槍傷事主。給地上留人命案。人都說賭博能生案。情路劫明夥等事。豈知打鳥又能生出人命案來。怎麼呢。假如有人肩抗鳥槍。腰繫藥壺。官兵看他打鳥的人。不加禁止。他要是以打鳥的幌子。暗中爲去打人。打死了人。他一跪。豈不是給地方上留人命案麼。地方上出了棄凶逃走的案。地方官還不擔處分麼。他或是暗中打鳥。暗中去。當路的。官兵又如何能知道呢。可見持槍打鳥。不但給地方上留人命案。還能給地方上留盜案呢。在先什刹海河沿一帶。有人持槍打野鴨子。現在蒙警察禁止。城內既能禁止。城外亦能禁止。北京既能禁止。全國亦能禁止。惟視地方官之熱心如何。宋朝程明道夫子。作上元主簿時候。見兒童用膠竿黏鳥。便出示禁止。膠竿尚且禁止。何況是鳥槍。更不能不禁止了。古人既辦得到。今人亦有辦得到的。謹將今人的德政列下。民國五年九月初十日。愛國白話報上說。提署江甯澄正堂。以每屆秋盡冬來。卽

有一般土匪。在各城角樓一帶。持槍打鳥。發生危險。防碍治安。莫此爲甚。已傳令各營兵。嗣後遇有前項情事。一經拿護。先行遊街十日示衆。再爲從重懲辦。按此傳令。乃是禁止發生危險。防碍治安起見。其五營地面所轄甚廣。能在各處貼告示。則功德無量了。若所有京兆地面。皆能如此禁止。不但拯救物命。命盜各案自不發生。經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寶塔。而我佛等視衆生猶如一子。救物命卽是救人命。救人一命。並救物命爲一善。京畿一年。少死十萬生靈。十年便少死一百萬生靈。比較作天仙之一千三百善。何霄霄壞呢。

慈壽禪師戒殺偈

世上多殺生。遂有刀兵劫。負命殺汝身。缺財焚汝宅。離汝妻子子。曾破他巢穴。報應各相宜。洗耳聽佛說。

四八 宿業疾病司

宿業就是宿世的冤業。佛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因。若是得了宿業疾病。你要是十六名醫。亦無法醫治。業一日償不完。病一日不能好。前三年北京有一人。左腿上長了個瘡。經中醫數人。治皆無效。可就請了一位洋醫。將左腿截去。待數日。右腿上照舊長了一個。又請洋醫將右腿截去。待數日。兩臂各長了一個。於是手不敢請洋醫。看此人定是

宿業而不可疑。果欲醫治宿業疾病。別無他法。惟有長跪佛前。懺悔贖罪。發願持戒。修福善功。既增惡業自滅。佛所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在也是不錯的。唐朝有一位悟達和尚。膝蓋上長了個人面瘡。就往四川茶龍山。尋一位高僧醫治。這瘡說道。我是漢朝晁錯。他是袁盎。他在景帝駕前讒我。將我殺了。只因他十世作高僧。我報不了仇。趕到如今。他在帝前受寵。動了富貴念頭。我這纔能附在身上。作了人面瘡。從此悟達改了俗念。立志清修。輔佐唐帝。護法救民。這纔將冤仇解釋。以此看來。要打算治宿業疾病。就是這一種立志行善好法子了。

詩曰

誦咒持經懺宿冤。須將戒律在心存。克治人欲還天理。自有神明度鬼魂。悔過誠能拋藥草。祭天不可宰鷄豚。渾身解脫真乾淨。許爾靈山見世尊。

四九掌水府司

水府就是龍宮海藏。本來我

東嶽大帝。是地祇中最尊之神。大海與旱地相毘連。所以龍宮水府。大帝亦有管理之權。其水府龍王之權限。只在水內。不像大帝所管的情多。如魚鱉之水族。雖屬於龍王之一部分。而散

在江河之水族。更不能出大帝所轄之境界了。如人民有淹死海內者。其鬼魂便由海中夜叉送出海外。交在旱地之土地神收管。可見山原水澤。彼此都有連帶關係。所以水府與旱地上之交際。便一概歸大帝措置掌管了。

詩 曰

地盤大海水茫茫。是有龍宮在裏藏。受戒免遭金翅啄。潛形不被網鈎傷。含靈亦曉尊天主。蠢動皆知奉法王。此物雖然身未現。將周易細參詳。

五〇 掌十五種善生司

一者所生之處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國。三者常值好時。四者常逢善友。五者身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純熟。七者不犯禁戒。八者所有眷屬思義和順。九者資具財食常得豐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扶接。十一者所有財寶無他劫奪。十二者意欲所求皆悉稱遂。十三者龍天善神恒常擁衛。十四者所生之處見佛聞法。十五者所聞正法悟甚深義。

按大悲經云。是十五種善生。本司扁額是十五種善死。用生字妥。抑用死字妥。不可不詳加審察。據南華經云。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呂東萊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李二曲云。顏淵命短。雖死猶生。考古聖賢。既不以生死爲二。則用字之選擇。當以善惡而分別之。既是造善因而

得善果。修福田而得福報。仍是用善生。較善死爲妥。故謹從大悲經。本廟乃由張宗師所創。扁額字義。諒無錯譌。僕閱經不多。知識淺漏。或善死在道藏亦未可知。諸善士如知有善死字樣。則請代爲更正。幸莫大焉。

詩 曰

苦樂窮通皆是命。須知命運自心生。謀身目的依因果。處世方針忌滿盈。善士寬容得迺吉。小人行險總擔驚。雄獅猛烈威羣獸。亦有忘神陷阱坑。

五一 掌無主孤魂司

考本司對聯之語意。乃是無兒子的鬼魂。並無人燒錢化紙。上供燒香。所以叫作無主的孤魂。據鄙人揣度。羅睺九歲出家。並未娶妻。難道說他亦是個無主孤魂麼。呂祖未得度以前。父母妻子。全都死絕。難道說他亦是個無主孤魂麼。二位祖師。一位是佛。一位是仙。萬不能說他是無主孤魂。二祖既不是無主孤魂。其凡夫只要沒兒。可以稱他是無主孤魂。而衛石磻大義滅親。鄧伯道棄子留姪。並不是佛仙。難道說他也是個無主孤魂麼。以此看來。有主無主。不在有兒無兒。只在乎生前的道德如何。請思目連之母。到有兒子呢。敢自他墮在惡鬼道。有兒亦是救不了。目連以天眼通。看見他母在餓鬼道受苦。不覺兩淚交流。捧鉢送飯。他母把飯往口

中一送。此飯便化成炭。終不能下咽。這又何嘗不是有兒子呢。以此看來。無兒不算孤魂。究竟什麼人可算無主孤魂呢。按佛教佈教傳徒。不外持戒說法二端。而愚僧既不好學研究經典。又不肯嚴持戒律。等到命終以後。西方阿彌陀佛。看他是佛門敗類。決不能前來接引往西方。便與凡夫同入鬼道。面見閻王老子。閻王看他罪小。並不够下地獄的資格。若派他當判官。他又不會寫供。派他作夜叉。他又舉不動狼牙棒。若叫他投胎轉生。人間又沒有他的缺。若把他送到城隍廟當差使。城隍又不敢擅用佛門弟子。這叫作大廟不收。小廟不留。只可把他送出陰界。作一個人間無主的孤魂。等到放餒口召請的時候。檢些施食餅之解餓。喝點香菜水解渴。謹將餒口本子上的召請寫在下面。一心召請。吃葷和尙。飲酒僧徒。精修五戒未全。貪癡優婆塞等。魯魚亥豕。那知秘密真宗。張口結舌。不曉苦空妙諦。嗚呼。經堂冷落塵堆壁。佛殿淒涼。月作燈。如是緇衣僧衆之流。來受無遮法露法食。又有無功無行戒律未全之方士。亦有召請。騙財巫覡。誤事真人。捉妖反被妖打。斬鬼竟遭鬼迷。三華無效。天曹未許標名。五氣難朝。地府不容展限。嗚呼。妄想不除鉛汞走。淫心未斷鼎鑪崩。如是修行道士之流。一類孤魂等衆。來受無遮甘露法食。

詩 曰

肯將正氣包天地。豈論無兒與有兒。緩向五倫研苦樂。速從萬物發慈悲。須將蠢動含靈拯。務

把人心世道持。不向權機尋執著。空來空去始爲奇。

五二 掌風伯司

楞嚴經云。復有無量日月天子。風師雨師雲師雷師。并電伯等。以上乃是第七卷所說的護法神。按伯作長字講。乃是爲師中之長的意思。風伯便是掌風的頭目神。世人只知雨的用處大。不曉風的好處。其風的功用。最能消熱去濕。功用跟雨露平等。所以堯舜時代。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之瑞。春聯上所說五風十雨皆爲瑞。就是這個典故。其正陽門觀世音廟的旂子。寫的是和風甘雨。以此看來。竟有雨沒有風。亦是不成功用。所以前清初葉。在東華門外北池子。建有風神廟。雲神廟。每年派大臣致祭。可見風神乃是列入祀典的神。風雨之神。由釋迦佛祖說之於前。蒙聖君賢相倡之於後。以有此兩種憑據。他決定不是假神。格致學上說。地氣熱則漲而上騰。他處冷氣流來補之則爲風。這風既是由地氣所生。又何必有神主之說呢。殊不知風神乃是以神通力使風。他並不會造風。就如同人能決水一般。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近有大哲學家。著書立說。一定說是沒有神。等他自己作出事來。可又是不道德。我有一句話。忠告負教育責任者。教育宗旨。既是以道德爲主。便不可與神教反對。而加譏謗。現在提倡神教。正是提倡道德。正是深合教育宗旨。自古以來。以至於如今。三教傳道。並行不悖。所以

民國約法准其人民信教自由。而約法上既准其信教自由。佛道兩教。並不是異端。不是左道。況且歷代三教宗師所著之書。不要板權。乃是愛人不私己之德。若近日破壞神佛的大哲學家。著書必要板權。這是怎麼個原故。雖然哲學家以商賈自居。與道德上。却是沒有什麼損處。可是對待神佛。便加毀謗。未免大大的有傷道德。嗣後再著書。既不贊成佛教。不可破壞佛教。亦算是筆下的陰功。口角的德行。不但是己身上造福不淺。小民亦受惠靡涯了。再者破壞不怕破壞。湏要在邪正上著眼。若是正勸人爲善。雖不尊。不必毀。若是邪教害人。地方官必有個懲辦權衡。若筆頭邪教。亦要把正教株連上。那可是缺德的狠了。你要不聽。速報司必給你個果報。叫你知道知道。

詩 曰

祀典傳留已有年。並非皇帝愛神仙。只因輔助公庭律。是以頒行感應篇。朝旨恆言尊古德。王章最重禮先賢。而今總統循民意。亦往闕丘祭上天。

黜述四首

古人留下封神榜。本是消閒解悶書。只有天尊開殺戒。並無佛祖講真如。妖魔滾滾皆捏造。法寶紛紛屬子虛。敬告群黎分白皂。莫聽邪教亂安君。

妖怪神仙辨弗明。竟由外道任縱橫。混將大膽師兄請。亂把鴻鈞老祖迎。草野既多愚百姓。朝

廷恰有僂公卿。癡兒創下滔天禍。賠款如山補不清。
愚昧不知持佛戒。殺生果腹最堪傷。魚鱉入網無人救。牛狗遭刀有客嘗。父母殘年稱廢物。孩
兒染病拈高香。水災浩劫淹廬舍。又禱金龍四大王。
國運原隨劫運來。無辜神佛亦遭災。癡兒念念違天理。稚子嘸嘸上講台。喪我權衡因利己。違
他囑咐爲圖財。中華人把中華害。開水澆墳實可哀。

附錄北京東華門內風神廟風神名稱

應時顯佑利濟風伯之神。和風興農之神。惠風福田之神。薰風保禾之神。景風舒苗之神。金風
利穡之神。涼風秀實之神。朔風阜物之神。嚴風穫穀之神。

江西鉛山縣有病之家。延巫祈禱。鼓角喧闐。多所愚惑。蔣太史士銓有驅
巫詩。錄之以風焉。

巫覡紛紛興鬼教。可憐不遇西門豹。呵神叱鬼啼復笑。病者驚疑醫莫效。東鄰夜半擊巫鼓。擾
我酣眠魂夢苦。披衣踏月登鄰堂。妻孥含淚子臥牀。老巫搖頭持神語。手持龍角咒白虎。猙獰
怪醜神數層。雜以淫哇真可憎。木鸞金帖隱旗幟。高懸本命符牌鏡。我裂神像付一炬。脚踏餘
灰折弓弩。吹燈罵巫巫疾走。賓客循牆皆吐舌。巫神巫鬼紛竄逐。明晨病者起食粥。師楷爲作
驅巫詩。三日傳頌城鄉知。前聞太守召巫招己魂。鼓樂送巫歸廟門。吁嗟呼妖由人興。何不聞。

五三 掌陰謀司

陰謀暗算害人家。天眼分明自不花。事到頭來方懊悔。始知前日念頭差。按陰謀害人。罪極重大。所以陽律謀殺。比鬪殺罪重。西洋軍法。戰場活擒不殺。若逢偵探殺無赦。其理同。陽世既重誅陰謀。陰司定罪更重。如唐李林甫。築偃月堂。在內設計。謀害忠良。宋秦檜夫婦。謀害岳武穆公。都是暗用陰謀。陰司罰李林甫。七世爲娼。九世爲牛。秦檜至今不能出地獄。而且岳公墳前有秦檜萬俟卨之鐵像。後人有詩云。青山有恨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皆是褒忠貶奸之意。君子之得名如此。小人之受罪如彼。可見陰謀害人之罪深極矣。

詩曰

惡恐人知爲大惡。相居爾室暗中看。陰謀毒狠施奸險。天地神祇見肺肝。誣指賢良成亂賊。譖教忠義受摧殘。請觀明史嚴公子。奉旨刑誅罪不寬。

五四 掌欺昧司

欺是以強凌弱。以智侮愚。昧是巧設機謀。明瞞暗騙。如欺孤逼寡。射飛獵走。是強凌弱。秀才侮弄鄉老。是智欺愚。如假借不還是明瞞。設套圈誑人是暗騙。這是分二種解釋。按欺昧卽是欺

心。欺心卽是虧心。一有虧心。這纔生出詐騙行爲。凡有欺昧心的人。都是聰明人。因有聰明。而工於作惡。俗名曰滑頭。文名曰小人。語云有才無德。謂之小人。大抵能制服小人的有三種。一種是聖人。聖人比小人。道高德重。智慧具足。一種是豪傑。豪傑是慷慨性成。威武不屈。一種是小人。小人見小人各不相下。聖人制服小人。叫作明正典型。豪傑制服小人。叫作爲民除害。小人制服小人。叫作以毒攻毒。被欺昧人有三種。一種是賢人。一種是愚人。一種是懦夫。賢人的性質。是以道德約束自己爲主。而且時時刻刻的省察。恐自己有過錯。雖然明乎察己。難免聞於知人。平日決不預備機心。以防小人。小人看他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便覺有隙可入。一伸手便是百發百中。真正是挨死打。愚人是貪便宜爲主。能見利不能見害。又叫作是非不明。又叫作黍麥不辨。見了便宜就貪。受上害纔明白。懦夫的心中無果斷。雖有算計。用的不恰。胆小志弱。猶疑不定。受了害。吃了虧。自己認命。性情在半賢半愚之間。此司專管作欺昧的鬼魂。欺昧愚人的罪報輕。入有間地獄。欺昧賢人的罪重。入無間地獄。

詩曰

以強厭弱最堪悲。愚者常遭智者欺。能使善人成褻足。並令君子亦攢眉。機謀只管當時富。果報難逃後日危。草怕嚴霜霜怕日。忤來忤去有何疑。

○ 廣 嗣 神 殿

唐堯出巡。一民頌曰。願聖富壽多男子。以此看來。有錢有壽。沒有兒子。亦是人間一大缺典。兒子雖然要多。湏要郭汾陽那種福氣。曾文正那種教育。要像齊桓公的群公子。大鬧朝堂。置父屍於不顧。晉獻公之九子。互相殺戮。可是不如不多爲妙。可見堯舜傳賢不傳子。真是省心極了。其古今富家翁死後。衆兒子爲分產打官司。弄的家敗人亡。亦是兒子多的壞處。以此看來。孔子四世單傳。到現在亦沒絕後。若在這殿裏求子。湏求個福德智慧之男。生前能盡孝。死後能盡禮。就算不錯。要是刻薄成家。蒙子孫娘。娘賜一個敗子。反到不如不求。作父母的。湏要忠厚傳家。詩書教子。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然後再來求子。自然得個守業安分的兒子了。如實寶鈞就是個後人的榜樣。把兒子既求到手。還要用心扶養而教訓之。若求一個不到幾歲就死。反到多加上一層傷心。既有了兒子。一定願意他長壽嘍。欲求長壽。湏照以後七條辦理。那纔是不辜負子孫娘。一片苦心呢。第一條。胎教。胎教之法。朱子小學上已說過。達生篇上亦有禁食諸物。禁看諸物之言。現在東洋已有胎教之書。中華書局業已翻成售賣。第二條。戒殺放生。作父母的。既不殺生。亦不可叫小兒殺生。如梳蜂房。養蟋蟀。捕蟬籠鳥。粘蜻蜓。捻馬蟻。這都是兒童難免的事。作父母。湏以市上所賣之泥紙玩物遊戲之。第三條。種子嚴守戒期。戒期就

是不宜種子之日。有天忌地忌人忌之別。倘或不信。便生災患。婦人遭產厄者。未必不因此而起。天忌便是酷暑嚴寒之日。疾雷風雨之時。地忌是日月星辰之下。并觀寺竈之旁。人忌便是憂憤疾病之際。佛神聖誕之期。以上三忌皆須遵守。第四條。慎風寒。節飲食。小兒乃天真之性。並無七情六欲。而病爲內因所受之病。有因胎教不良者。據西醫考驗。嫖妓男子。若染梅毒。而家內種子者。其毒能延三世。又云法國革命時代。人心驚恐。生子多病而夭。以此看來。胎教不可不講了。以上乃稟於先天之病。其風寒暑溼燥侵入兒身。其留心檢點。不能不責成父母。其飲食五味各有所偏。稍有不慎。卽成牙疳之患。所謂病從口入是也。此乃稟於後天之病。第五條。擇醫而治。現在醫生有世傳。有儒醫。有半通之醫。有庸醫。無論其名醫儒醫。總擇其不粗心。不妄貪者爲妥。其藥性一書。果能知文。可以作間書閱看也。惟洋醫只令其治外。不可令其治內。至要至要。第六條。端身作則。爲父母之性情不良。便是根基不正。若以替暇生舜。古今又有幾人哉。所以起居動靜。必當法肅辭嚴。先自約束。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皆以身作則故也。第七條。防損童身。兒童未識字以前。禁止他人戲弄而便。亦不准自己撫摩。既識字以後。禁看言情小說。平日所近。須依傍老成之人。苟有無知惡少。無論其親戚宗族。鄰居僕役。不可不極力避之。總使十六歲以前。不損元氣爲妥。禁止早婚之國。以此故耳。倘若疏於防範。鑿破混沌。急行娶妻爲妙。爲父母者。不可不留心注意也。竊思人爲萬物之靈。留傳種子。乃人

倫大事。故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不可作戲事觀之。按子孫娘娘。就是九天衛房聖母元君。乃是有夫之婦。不佛不是仙。是憐愛世間小孩的天神。

詩 曰

後顧無人最可傷。老天有眼慰枯楊。秀蘭葉滿頻增慶。苦李花開不是香。貴子豈因時命好。佳兒都爲善緣償。如君種得千年果。寶桂三槐百世昌。

五五 掌 城 隍 司

大凡傳教勸善。第一須令人信仰。不生疑惑。這纔能有把握。欲求有把握。須有真實不虛的憑據。既有憑據在手。無論他是何等不信神的讀書人。亦叫他把疑團打破。在社會上作個好人。給國家作個大器。要論搜尋憑據。須向古書上追求。古書有正史。有野史。正史是奉君命所編。野史是私家纂輯。凡要傳佈神道。須在正史上找憑據。野史上雖實事頗多。惟有方而不圓的儒家。他把野史看作是稗官小說之一流。不足以起他的信。非得要奉上諭編的。那纔算達到他忠君之目的。考史館修史書。若沒有野史作參攷。反正是不够材料。所以清史館在各行省。設有徵訪購書員。可見私家名儒撰述。頗補正史之不足哩。今將六藝通考上。所說城隍之歷史。照本謄錄下來。無論正史野史。一概全錄。足可以給城隍神作個見證。無奈原字太多。史文

古雅。譯白話不大省事。莫若照原文圈好句讀。作好符記。以便解釋。書的名目畫雙鉤。人的名字畫單槓。如文理淺的人看不懂。再向文深的夫子討問就是了。謹將原文列下。冬夜殘記謂城隍之名。見於周易。秦之上六。城復於隍是也。又引禮記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註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春秋鄭災祈於四鄰。宋災用馬於四鄰。鄰壖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始於堯時矣。城隍之有廟。則始於吳。賓退錄謂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是也。惟祀城隍神。則見於六朝。按北史齊慕容儼鎮郢城。以祀城隍神破梁軍。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祭祀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至唐代祀之者漸多。唐文粹有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謂城隍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張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子美詩有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杜樊川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則唐中葉各州縣皆有城隍。陸放翁甯德縣城隍記。亦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五代吳越王錢鏐有重修墻隍神廟碑記。以城爲墻者。避朱全忠父諱也。其封城隍爲王者。見於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封城隍而及其夫人者。見於元文宗天歷二年。明太祖初詔天下各府縣建城隍廟。封京城隍爲帝。開封臨濠東平。和滌之城隍爲王。府爲侯。縣爲伯。洪武三年去封號。但稱某府縣城隍之神。宋史蘓緘殉節於邕州。州人呼爲蘓城隍。春明夢餘錄謂鎮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城隍神。皆以爲紀信龍旦贛袁瑞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杭州府志載明按察使司南海周新爲杭州城隍。南雍記以蕭何爲南陽

城隍(紀聞)以桓彝爲宜州城隍。(江寧府志)以文文山爲江寧城隍。(中吳紀聞)以春申君黃歇爲蕪州城隍。(幽怪錄)以趙汝澗爲澧州城隍。(冷廬雜志)以張睢陽爲湖州城隍。(金川鎖記)以本朝清即前吳一嵩爲金川城隍。(勸戒錄)以本朝李廣芸爲漳州城隍。(鮎埼亭集)以錢忠介爲鄞縣城隍。侍郎張同儼爲桂林城隍。其他如粵省城隍爲倪文毅。雷州城隍爲陳馮寶。南京都城隍爲于忠肅。北京都城隍爲楊忠愍。此類甚多。以上節錄六藝通考。

按神祇不出欲界。故有眷屬。是以城的土地皆有夫人。生前戒淫守禮。不出儒教範圍。故歿後眷屬。卽生前眷屬。生前道德一心。歿後仍爲眷屬。若夫不貧而婦願其貧。則弗能爲歿後眷屬矣。今爲廉吏夫人。果願歿後爲神婦。則當以贊助廉潔爲本。若較長生殿中之私語。自有聖凡之判耳。

詩 曰

廉吏從來好下場。全憑天理作城隍。生前只爲憐黎庶。沒後方能謁玉皇。節義同標貴史冊。壯嚴共坐寢宮床。雖然不若超三界。總比人間壽命長。

市上山中僧道多。常遭地痞受消磨。除凶卽是安良善。護法強如禮佛陀。鐵面誅奸推李肅。乍心判事屬東坡。空來仍向空中去。果果因因自不訛。

五六 掌山神司

各司中既有山林鬼神司。已將山神包括在內了。又何必另有個掌山神司。殊不知多神教的性質。有多神教的好處。多神教的。都由生前作人時候的修持。就是王陽明所說。聖賢人人可作的。意思。其廣設多神。正是鼓勵後人行善之意。神愈多。成神的憑據愈多。多神教的好處。皆因是有憑據。這纔能在社會起信。社會上纔知道他不是假神。所以學他的品行道德。塑畫的神像。爲什麼多神教是有憑據呢。比方說知縣衙門。就用一個縣知事。書班皂隸。全都不要。你想這個知縣能作不能作。一個人既辦不了。許多的事。所以古朝代有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人間既有這些位官員。而陰府亦不能是一位閻王爺了。陰府既不是一位閻王。所以東嶽大帝亦必須有七十六司。此司既是掌管山神。其藥草樹林。便不歸此司所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鼎立。各專責成。現世各國如此。所以佛教東度以來。雖爲天人之師。決不破壞多神教。這叫作船多不碍江。三教鼎立。自漢至清。足有三千來年。只因衆生根有利鈍。業感不同。結果亦異。所以各從所好。這叫作無命令信教自由。佛教大乘經典。深奧難明。非上智不能領悟。惟權教似與神道混同。以普門品有求妻求子求長壽。所以家家供養觀世音。道教講性命不離心經。周易亦非草野凡夫所能深入。佛道二教。以講因果爲初步。以出輪迴爲終極。若教化中下之

人非有宣講所開導不可。其鄉處山居。皆持多神教。維持人心。所以村莊父老。只目中有土地爺龍王爺。不知道有玉皇上帝。我國風俗習慣自古如此。所以梁氏云。人民程度離開明甚遠。必須鼓勵宗教。而鬼神雖不出佛說十二類生。惟度凡夫初步。切不可將鬼神一筆抹倒。倘以最上乘法而施之於未學之人。倘其杆格不入。未免強其所難。根鈍凡夫。反生障礙。況佛教包括廣大。戒禁頗嚴。倘使其知而難行。必致棄而生厭。無所適從。總以先種善爲本。雖不能出離生死。尚不致墮入三途。倘有可造就者。再行提携深入。棄權歸實。自不難入涅槃門矣。發心傳教之佛子。諒以予言爲不謬。

詩曰

中華傳佈多神教。善士愈多神愈多。聖蹟千年留榜樣。芳名萬古不消磨。東瀛亦祭關夫子。南越曾尊馬伏波。非是愚迷供土偶。只因忠義耐吟哦。

五七 掌精怪司

中庸上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所以各省府縣志上。備有祥異一門。祥卽是祥瑞。如鑑書上載鳳鳴岐山。一禾九穗之事。異卽是怪異。如馬化爲人。青龍現帝坐。宮庭鬼哭。徧地生毛之事。此等妖孽。史不絕書。精怪卽是精靈妖怪。忽隱忽現。警世先兆。不但歷朝有

此異事。卽人家逢家敗之時。亦有精怪出現。咧。玉樞經上說。若人居止。烏鼠送妖。蛇蟲嫁孽。拋磚擲瓦。驚雞弄狗。邀求祭祀。以至影脅夢逼。及於奸盜。而敢據其所居。以爲巢穴。遂使生人被惑。庭戶不清。夜嘯於梁。晝鳴其室。牛馬犬豕。亦逼瘟疫。禍連骨肉。災及妻孥。淫祠妖社。黨庇神姦。弔客頻仍。喪車疊出。按此司所說。都是富家將敗所見的情形。只因是財多則思淫。驕奢邪侈。則孽作。孽作鬼神怒。鬼神怒則患作。患作則家敗。家敗則貧窮。貧窮則受苦。凡有富貴之家。若不願發生這種情形。湏把范仲淹袁了凡歷史看看。亦仿照他那們行爲。子子孫孫永遠照此而行。自然這產業財帛永遠就保存住了。焉能能生鬧妖精的禍呢。

詩曰

牛鬼蛇神本不奇。皆從人事釀成之。齊襄淫雪逢猪死。宋景賢明禳彗移。驕退何曾需訣咒。冤纏枉自請巫醫。勸君拋却旁門術。四戒全持魔可離。

五八 掌門神司

門神的歷史。曾由文益堂。在愛國報上。登過一次。乃是從西游記脫胎。西游記一書。乃是邱祖內丹寓言。這門神一段故事。正史上並未登載。鄙人撰這部七十二司考證。搜尋典故。總多從正史上探討。恐怕的是招泰山北斗先生們譏刺。惟有歷代史書。乃是由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的上諭施行。諒這些位歷代史官。乃是董狐的性質居多。他們決不肯憑空捏造。將無作有。實是在是信而有微。秉筆直書。你要不信。請到清史館調查。准有宗教志一門。鄙人作此七十六司之緣由。乃是愛我們國家風俗之意。所以不能不用心籌畫。請諸君原諒。考明史禮志。於洪武八年。禮部進呈五祀之禮。第一祀是孟春祀戶神。設祭壇。在皇宮門前。第二祀是孟夏祀竈神。設祭壇在御廚房內。第三是季夏祀中霽神。設祭壇於乾清宮。第四是孟秋祀門神。設祭壇在午門前。第五是孟冬祀井神。設祭壇於宮內大庭井前。以此看來。這祭門神。亦在祀典五祀之一了。按現在我國政府。對待宗教。約法上是信教自由。政府亦不經管。亦不破壞。惟我供佛神之弟子。可真得把天良發現出來。想法子維持維持。這神道設教。乃是佛佛相印。祖祖相傳。自生自產的一部分大國粹。又是社會教育界的一部分大補助。與國家人民大有益處。又與我們中國大多數人心理相同。可真得提倡提倡了。若果然真是黃帝子孫。他決不破壞黃老所傳之教。前清光緒三十年時候。有工藝局的愛國煙出現。盒上寫著是中國人用中國煙。利不外溢。情不外遷。我今亦有四句。中國人奉中國教。祖宗沾光。子得得好。

詩 曰

飯後茶餘談鬼神。奇書奇事味津津。推敲物理非迷信。鼓舞文章種善因。祈禱莫論靈與驗。修行慢辨假和真。香花皆是中華貨。掌教權衡是國人。

五九 掌 索 命 司

索命就是冤鬼索命。所有被害之屈死鬼。都在此司挂號登簿。作鬼雖被屈舍冤。也有個能索不能索。如害人之犯改惡爲善。作利國福民之事。此冤便不能索。由此司將此冤鬼安置樂土。便將冤仇解釋。或者害人之犯已由官署明正典刑。既有官替報仇。此冤便不必索了。此害人之犯。如恃惡不改。又未經陽世明正典刑。便有個鬼報在後了。如明清兩朝貢院開科時。待各舉子入場之後。便有院卒到黃昏時。便將院門關閉了。手執黑旄。挨號喊嚷。得是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那屋有對頭。往那屋裏找。千萬別進錯了號。等到第二天你瞧罷。有用褲腰帶上吊的。有用裁紙刀自刎的。有在卷子上寫狀詞的。有畫小腳鞋和兩把兒頭的。有說這人是某知縣的兒子。有說那人是某大臣的孫子。這類強盜官。在陽世雖能仗勢害人。陰司是不容毫髮的。以此看來。人命既不可害。畜生的命。亦是害不得的。請看掌殺生的果報便知道了。

詩 曰

惡婦強橫鞭弱婢。昏官暴虐枉良民。先姦後棄含羞忿。東騙西朦結怨瞋。致令孤魂冤莫釋。索求仇敵氣方伸。善人不作欺凌事。睡夢之間亦定神。

六〇 掌行汚司

汚就是濫汚。用濫字不雅觀。所以用汚字代替。皆因濫邪之事。都是不乾不淨。所以叫作濫汚。行汚就是作姦人妻女的行爲。又因萬惡濫爲首。所以特立一司。嚴懲濫犯。以警未來之人。本來大地衆生。凡有知覺性者。都仗的色慾留傳子。所以好色之心。賢者不免。無非有輕重濃淡。正邪的分別。就是考古今夫婦之道。守禮守節。知羞知耻有之。你要叫他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而證佛菩提位。恐怕是不大容易。湏知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娑婆世界。皆因不能離慾。所以是有生有滅。再不知人本由色慾而生。還由色慾而死。若再加上濫情邪濫。不用等到來世。當時就是個短命報。佛祖因爲此關難破。很是爲難。研究再三。皆無可奈何。所以說優婆塞戒邪濫。不戒正色。濫愛微薄者。只要能持十善。便可上升三十三天呢。此司專指邪淫一端而言。就是那嫖妓。雖然是一買一賣。究竟逃不出邪淫的範圍。只可仍在行汚之內。其餘之孽罪案。不勝枚舉。罪名更重大了。陰司的火柱就是爲此罪而設。真真可怕的很。陽世犯邪淫之人。倘能改過自新。立志贖罪。發願行善。護持佛法。必能滅去火柱之罪。只怕是不肯改過。便是自我死路了。若再罷淫心永斷。酒肉不餐。便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再能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誰說蒿裏不隱靈芝。汚泥不生青蓮呢。若等到了陰司。受上苦惱。可就脫了。所以說人身

一失萬劫難復。再也是不錯的。

詩曰

色膽彌天頃刻中。殘燈暗室兩心同。雲雨入夢終成患。神鬼當空莫放鬆。世德百年從此斬。靈光一點自今蒙。鵬程有志須回首。莫向情關問路通。一念滔天悔未由。終身誤在美人鈎。情魔未許登金榜。色鬼焉能上玉樓。豪傑參通花世界。佛仙喚作粉骷髏。古來第是風流陣。孽債循環在後頭。返性圖

戒狎妓詩

孽海茫茫泛渡舟。撐篙搖櫂望回頭。一朝恩愛千年怨。片刻風流數世憂。大地光陰如促電。凡塵歡喜似浮沤。良言苦勸羣公子。莫往娼家作應酬。青年多少戀花叢。燭影光兼粉黛紅。能舞嬌姿迷浪子。慣談媚語困英雄。丹書最以精爲寶。內典曾言色是空。待到衆芳搖落後。看來都是可憐虫。世間消遣原多種。何必煙花作樂鄉。護體須憐真種子。揮金莫買假心腸。前賢最喜倫常美。兩哲曾論血統詳。斬斷情絲無罣礙。覺人底是法中王。

戒調戲婦女詩

好色須由正式婚。邪淫非禮醜難言。片時亦造通天孽。萬古難銷墮地魂。設計調情削祖德。妄生殉欲負親恩。寄言覓色登徒子。好把良心仔細論。讀畢離騷架上收。翻新復又閱紅樓。紛紛

邀寵群相妬。種種爭研各有憂。鳥語方能招彈弩。兵強難免動戈矛。婆婆若許風流事。恩愛原來不到頭。東風送淑感年華。冷眼間窺蝶戀花。救苦無人宣木鐸。貪聲有客弄琵琶。持躬應曉三思悔。處世須防一念差。寄語癡兒登比岸。莫將歡喜結冤家。

六一 掌殺生司

佛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所以說等視衆生如一子。害禽獸和害人。所差無異。按歷代祀天。供肉用牛。叫作祀以太牢。就是祀關帝。祭城隍。都不能用牛。何況是凡人。更不該吃牛了。如今中國人被西風所染。說牛可以滋補。一傳十。十傳百。牛肉便勝行了。再不想西洋是西洋的風俗。我國是我國的風俗。又何必在嗜好上和西洋學呢。現在大外交家伍廷芳氏。日日吃素。日本大隈伯爵。亦吃得是素。並未嘗吃牛。又何嘗身體不健壯呢。更有一般極殘忍的人。專喜吃鐵雀田鷄活蝦鴿子等等。那更是有傷天地好生之德了。要打算極救物命。不遭殺害之慘。非有大善士聯名求官署用法律發慈悲心不可。若淨用善書勸戒。那是不中用的。此司若遇好殺生不知改悔者。便將他打在地獄受罪。

詩曰

魚躍鳶飛本自由。何嘗同我是讐仇。只因智劣遭羅網。竟以形殊作虜囚。命喪刀砧尸不整。魂

歸鼎沸氣難留。大呼富貴諸君子。莫使東厨血淚流。
天生美穀最堪嘗。何必求魚赴市場。葵菽椒薑皆適口。稻粱黍稷更充腸。蘇公愛鼠常留飯。顏子修身樂飯漿。儒聖先賢皆佛性。敬邀善友好商量。

戒食牛肉詩

一聲長嘆老牛哀。跪向屠門乞命來。白刃臨頭魂欲斷。紛紛落淚口難開。
路近湯鍋無路逃。殘聲一點但號洵。此牲本是耕田畜。亦效豬羊送一刀。

六二 掌善報司

此司乃是各善報的總機關部。凡有應收入應交出的善報。都由此司所管。如注福長壽等司。均歸此司知會辦理。或當速報。或當現報。均由此司存案備察。如善人半途。中又作惡。此司便撤銷其福壽。而將功過平均折算之。若惡多善少。即是情多想少。惡少善多。即情少想多。他造什麼因。便還報什麼果。報應昭和不爽分毫。

詩曰

天地之氣正氣多。善人乃天地之紀。人之初生性皆善。與天地心無二理。後來心皆天地心。作奇男子奇女子。奇邪不過一善字。一心便能了生死。天所庇佑他所欽。神所呵護鬼所喜。爲善

之人無他長。報之以福而已矣。返性圖

六三 掌 忠 孝 司

文學家有言。文似看山不喜平。若運筆平鋪直叙。未免平淡無奇。所以古詩有奇文共欣賞之句。今鄙人動筆。也要學奇文的法子。只因舊日老善書。大家都看厭了。故此變通辦理。未免稍帶譎諫之語。非得已也。以此看來。一代有一代的佛魔。一代有一代的護法神降生。現在白話報盛行。凡有新奇的演說。人都愛看。所以鄙人亦仿照東施效顰。刻鵠類鶩的習氣。在此獻醜。無論作的好不好。反正不外乎護法愛國的宗旨就完了。鄙人對佛教最崇拜觀世音菩薩。只因他老人家。最能通權達變。不能像大比丘走道兒邁四方步。更不像泰山北斗的韓文公。除了孔子之外。不准你們供別的神。檢直的說罷。現在最大同的時代。信教自由的時代。再打算譏謗佛老。那叫作興不開。又叫作白費勁。無論你怎麼擇毛。是的是的。擇的那們清楚。早晚有個混同統一的。那一天。地球碎了。宗教也完不了。新地球出世的時候。彌勒佛還要下降救世呢。考盡忠盡孝。有智愚之不同。有智忠智孝。愚忠愚孝。無論智也罷。愚也罷。論其心地之誠實。却到是一個樣。無非智的作得到家。愚的反到誤事。要按天理對待忠孝之人。只看他忠不忠。孝不孝。是智是愚。獎勵所差無幾。我們作人的。要打算忠於國。孝於親。總是檢智忠智孝辦理爲妥。

昔大舜不告而娶。那是智孝。曾子受大杖幾乎表命。那是愚孝。伊尹放太甲於桐。那是智忠。蒙恬受矯詔而死。那是愚忠。總而言之。智忠智孝。叫作發而皆中節。愚忠愚孝。叫作發而不中節。總是當避嫌疑的。則必避。不當避嫌疑的。則不必避。只要我居心。瞞不過天地鬼神。比什麼都強。若竟爲在書本子上傳名。反弄成假造作了。

詩曰

報恩經上事多奇。佛爲雙親損四肢。兒活父亡兒不孝。父生兒死父不慈。絕糧被困難求飽。割肉爲餐暫解飢。逃到鄰邦筋骨露。世間倫理確無虧。

人言佛教無忠孝。忠孝原來廣又多。堪濟十方離苦惱。能超九祖出娑婆。孟蘭聖會因哀母。護國仁王爲止戈。敬告儒家多閱藏。綱常大義盡包羅。

佛典包含若大倉。休將一粟斷興亡。頑儒坐井觀天小。大士垂恩救世長。果滿三祇宣聖德。功圓萬行降慈祥。只因累劫多忠孝。故在塵寰作法王。

六四 掌所生貴賤司

這所生貴賤司。乃在注生貴賤司以後。注生是定而不移。所生是可以移。有鑒察考察的責任。如考察貴人有不道德的行爲。就給速報司見報司行文。叫這兩司降他的報應。他要是由害

人而利己。速報司就給子孫娘娘打知會。給他個敗家破產的兒子。給他抖落一下子。叫他站在棺材裏打蹦兒。叫他站在望鄉臺蹀脚。要是看見窮人有好心眼兒。也給子孫娘娘打知會。給他個不饑不懶成家立業的兒子。叫他想後世的舒服。這就是所生貴賤司的責任。

詩 曰

人生莫作千年計。在世須留陰騭多。富貴又窮窮又富。滄江成路路成河。賢良自有賢良報。凶惡還遭凶惡魔。莫道蒼天無報應。十年之後看如何。傳家必讀

六五 掌 胎 生 司

楞嚴經上說。卵爲想生。胎因情有。其人種與獸種都是由情所生。人與畜情的分別。只因人的情純粹。畜的情駁雜。純粹之情卽是鍾情。駁雜之情卽是濫情。所有古今義夫節婦。都是由鍾情所致。姦夫淫婦都是濫情所致。所以豬狗牛羊。都有一定配偶。故此說他是濫情的畜類。人間之濫情種子。只因他未受教育。不明因果。你要令他作個義夫節婦。他是大不以爲然。總因是他的習染不良之故。如性理書上專講究變化氣質。他要明其義理。知其利害。自能變化稍易。施之教育。自不費難。前日雖犯。今日亦悔改悔。惟有初世爲人之劣敗種子。未免舊習難改。雖有賢師勤加教誨。他也未必能够移了他的原質本色。所以孔教說。下愚不移。可歎可歎。

孔子雖聖見盜蹠而生愁釋迦雖佛度北洲則遺恨。以此看來。若世間人。果能發乎情。止乎禮。有忿能懲。有慾能窒。就算大丈夫隊中人了。

詩曰

猪狗牛羊皆是命。只因匹偶不相同。人遑軌範如倫理。畜亂規模無始終。熟讀春秋褒正士。細看鄭衛刺淫風。中華雖是無奇技。惟有婚姻禮是通。

六六掌溼生司

楞嚴經上說濕生。並沒指出是什麼蟲子。就說是含蠢蠕動物兒。按濕生總是由濕潮土內。或水內所生物。也不懷胎。也不生卵。其四生之中有若許難分別的。如魚在水中。可又生卵。蟻在土中。亦是生卵。蝙蝠有翅。又是胎生。蟬雖化生。又產於土內。若打算研究構造的形式。須看動物教科書。若探討生物的原理。須手托楞嚴經。請問能講經是法師去。到底什麼是卵唯想生。胎因情生。怎麼叫作濕以合感。化以離應。和合煖是什麼。和合觸是怎麼講。以這經上的動物學原理。可比教科書難講。不用佛法比科學麻煩。就是黃帝內經。比解剖生理學還顯著費事呢。所以不信佛法的凡夫。皆因他竟在有形有質上注意。不曉得無形無質的原理。所以他一聽說五眼六通就說聊齋誌異。殊不知聊齋一書。也是博學才子蒲留仙所撰的。總是閱過藏

經。他纔能發生神怪的文章。所以度儒家。先要跟他談歷史上神鬼果報。他既信有神有鬼。然後再用佛光一罩。可就容易起他的信了。其留傳偶像一事。亦是古聖賢苦心度人之方便。不可用金剛上凡所有相等語破之。另有一種儒家。只信神。可不信佛菩薩。可不知他是怎麼個腦筋。大概嗜好不同的緣。故佛教戒肉。他偏愛吃肉。佛教戒酒。他偏愛喝酒。只因是氣味不投。也就難怪他不信佛了。或有看佛經文義深奧。而杆格不入者。亦是不能起信之一端。現在若有發菩提心之佛門弟子。肯其把深文譯成白話。叫他一看就全能可以明白。可就把像經僧保住了。

詩曰

佛到西方歸寂滅。世間留下像經僧。有經無像民難警。有像無經法不興。講演全憑僧侶辦。護持多賴宰官矜。衆生免墮三途苦。亦是禪門最上乘。

六七 掌 水族 司

水族本是歸龍王所屬。其江河淮濟之水族。乃是寄居在旱地上。既在旱地境內。而被大帝管轄。自然爲大帝之屬下了。其開江決瀆。便聽大帝之指揮命令。而亦有被保護之利益。被處罰之刑律。如人民貪口腹之欲。殺害水族。便由大帝降殺害水族人之罪。水怪害人。便由於大帝

降害人之水怪罪。以此看來。倘能謀生有路。大可以不必作捕魚之人。以免累世冤冤相報。所以佛經說法。以殺害爲五戒之第一。人民倘能戒殺。視畜生命如人命。自然就是慈心發現了。慈心既生。自然就合乎天地好生之德了。最可恨是捕田鷄的人。把田鷄活剝皮。剝下皮來。和沒頭的小孩兒一樣。作蘇魚的盒子舖。是活刮魚鱗。檢直的叫作副魚。但願好吃活物的人。請到河邊看看。活剝田鷄。再到蘇魚舖看看。活的小魚。比宰豬羊又殘忍萬分了。原來殺一個田鷄。就吃那兩條大腿。其餘皮肉滿都不要。以此看來。竟憑口勸是不中用的。還是想法子。運動地方官禁止。爲最上的妙策。

詩曰

生靈慘死已多端。支體分離不忍看。佛教湏開戒殺會。道家當立放生團。弘通正法憑僧侶。管理刑章賴宰官。更祝間居無事漢。發心先折鈎魚竿。

六八掌 促壽司

促壽就是短壽。佛經上說。好殺生得短報。感應篇上說。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十二年爲一紀。百日爲一算。過大少活十二年。過小少活一百日。自己所作的壞事。瞞得了人瞞不了神。所以說是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你請看奢富之家。茶來張手。飯來張口。油瓶倒了不管扶。又

凍不著。又餓不著。又不著急。又不生氣。沒想到他會死亡。你說這是甚麼緣故。沒別的原因。只因他窮奢極欲。暴殄天物。或仗勢欺人。或以富壓貧。或逼良爲賤。錢愈多。造孽愈大。未免有傷天地之和。所以天地司過之神。看他鬧的不像事。莫若通知勾生死司。把他早早勾回去。省得他再弄出大禍來害他一家子。並殃及社會。要是窮人造孽。比富人還遭報遭的快。皆因他前生不修福。今生又不知懺悔。再要造孽。可就墮入畜道了。可見人之壽長並無增於鬼神。人之壽短亦無損於鬼神。只因鬼神之爲德。乃是安良除暴之意。所以我們作人民的。不可不尊敬鬼神。不可誤信哲學家的演說。誣謗他是迷信。捏造他是假神。

詩曰

酒色膏粱戀不休。復將煙毒作戈矛。每因間氣生煩惱。常爲錢財結寇讎。現在頻愁柴米貴。當來又爲子孫憂。脾虛腎敗多肝鬱。卽有名醫術莫籌。

六九掌 黃病司

各司中有行瘟疫司。此司是黃病司。瘟疫既是天降之災。黃病亦在天災之列。瘟疫與黃病之分別。瘟疫死的人數多。黃病死的人類少。總而言之。叫作天命收人。比兵災柔和一點。黃病現今已不多見。此時之災。只有白喉、痧疹、霍亂、大頭瘟。都是要命的惡症候。要是命不該死。吃兩

劑藥就能好。要是該死。你就是把名醫都請到了。共同擬方。也叫作無效。聽前輩人說。黃病是先從眼珠黃起。以及頭面全身。便爲不治之症。要論防病衛生的法子。惟有黃帝內經。真是我們中華一種大國粹。其中講生理衛生的根由。西洋人都沒說到哩。此書上說不治已病。治未病。可見和管配藥包治管好的先生們。大不相同了。諺云。心不病。則身不病。未治身病。先治心病。若論能治心病。惟有佛經最好。作醫家不贊成佛經的人。總是怕奪了他的飯碗子緣故。作醫家若果肯研究佛經。其中有兩位藥王藥上二菩薩。還是醫家祖師呢。楞嚴經上。藥王菩薩說。我無始劫爲世良醫。口中長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酸鹹淡甘辛等味。並諸和合俱生變異。是冷是熱。有毒無毒。悉能編知承事未來。了知味性。非空非有。云云。以此看來。醫家功德。不但是濟是活人。而且能成佛作祖。以這藥王菩薩。便是個榜樣。古人既是有活人之功德。能超凡入聖。今世醫家果肯研究佛經。修己度人。焉知不能成佛作菩薩呢。只怕是不見金錢眼不開。若給多金管打胎。一定跟錢幹上。可就成不了佛了。

詩 曰

岐黃傳授長生術。冷眼慈腸救世人。脈動浮沉分緩急。藥由佐使辨君臣。貧窮醫價當從減。親友酬儀莫認真。倘使孤茕能續命。不成羅漢亦成神。

七〇 掌積財司

朱子小學上說常留盈餘以備不足。乃是理財治家節儉之法。並不是叫你將銀子化成了橐子。埋在地下。使社會金融停滯。也不是叫你片善不爲。淨添產業。而且儉是儉。嗇是嗇。儉是不妄用。嗇是刻簿。儉是約束自己之嗜好。嗇是富而不仁。其富而不仁。若遇人有急難。必要量力相助。如范純仁助蘇曼卿三喪之費。並廣設義田。這便是慷慨好義的人。只怕窮死的。嗇刻鬼。迥乎不同。而且范公財來的正大光明。去得亦正大光明。設若今人財來不光明。更應該努力好善。又可免罪。又可修福。又可想美名。若是今日爲善。明日又去使損陰功的錢。直不必供養佛神。叩頭頂禮了。總而言之。神明正直無私曲。不受人間枉法贓。你要是財來明白。財去得清楚。那更是錦上添花。來得要是不明白。總叫他去得明白。也是個俠義之事。上天必要赦罪增福的。爲人要知道。天下的銀錢。原是天下公共的。不過有這口氣在替天地流通。這種東西。只求個現在取之有名。用之得當就是了。用得當。萬金也不算虛花。用得不當。一文也叫作枉費。若果然會花錢的人。不但授者心安。連那銀子亦不枉生在天地間了。以此看來。積財不怕積財。湏想將來。叫他銷在什麼地方。落在什麼人手裏。

詩 曰

得好休時便好休。人生世上一蜉蝣。石崇未享千年富。韓信空成十面謀。花滿三春鶯帶恨。菊
花九月雁含愁。山林隱者多安樂。何必榮封萬戶侯。

七一掌見報司

見音現。就當作現字用。見報就是現世現報。乃是等不到死。今生今世就有報應。亦等不到來
世。亦不用子孫替代。近者十年以內。遠者六十年以前。便就看見他遭報了。如竇氏濟人。高折
五枝之桂。袁了凡短命不死。董永葬父遇仙女爲妻。范文正公生孝子。這都是現世的善報。如
朱溫被子所殺。楊廣樂極生悲。放重利瞎眼。打鳥挫槍。這都是現世惡報。人生一世。勞勞碌碌。
所求的是幸福。所怕的是受苦。若肯守定本分。不作壞名譽的事。久而久之。必定有個生路。若
再加上神明鑒察。必定子孫得益。要是不安本分。常作壞名譽的事。久而久之。必定有個死路。
再加上神明鑒察。格外還有個飛災橫禍呢。

詩曰

作惡休疑果報遲。只緣餘德尙支持。請看水淺舟停日。便見燈銷火滅時。魚啄鈎蟲真可畏。鳥
貪網粟最堪危。寄言巧弄紅塵客。多讀神仙警世詞。

七十二掌 引路司

大凡世間善人死後無論男女其靈魂蒙東嶽大帝派金童玉女手持幡幢前來引路歸到福地。大概這一司是專管給善人引路用的。我看那有力之家臨死的時候。有家人用油拌燈花紙。由屋內直點到大門以外。其名叫作引路燈。以此看來。這也是人子盡心的一件事。據我愚想。若果是善人命終。其頭上身上自生極大光明。檢直的用不著引路燈。還有持戒念佛的人。命終被西方三聖用佛光攝了走。更用不着引路燈了。不但有引路燈。還有什麼喂狗餅。打狗棒。言其爲的是過惡村的時候。好喂狗打狗。再也不想。若果作了善事升天。或往西方。決定到不了陰司。惡狗從何而來。要是惡人之魂。一定要過惡狗村。要論這惡狗村。決不能只有一條狗。總有幾千條。就憑這兩根三寸的打狗棒。五分重的幾塊餅。可是打的過來呀。可是喂的過來呀。還有一種奸道淫僧。自己腆着臉。楞敢說口持經咒。雖作惡無妨。誰想到陰司還有一種妙法呢。據善書上說。無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身穿佛衣。口誦佛咒。作出事來。與戒律不符。照舊是向油鍋內一扔。他便一念大悲咒。居然炸了他不死。於是乎由閻羅王知會各處土地竈王。考查誰家養私孩子。便把他推入此孩軀殼之內。不用說再念大悲咒。連南無二字都記不清了。隨時由他媽。他姥姥。或是他舅母。用手一掐脖子。照舊是油鍋。翻幾個滾。

兒這叫作多饒一面兒。以此看來。又持戒又念經。實在是錦上添花。若只持戒不念經。亦決入不了三途。若只是念經不持戒。莫若一早出城到野地喊喊嗓子。鬧兩句西皮。比念經還強呢。何故呢。科學家言。先吸些空氣。以重衛生。話又說回來了。若是先作惡事。後來改悔。再加上燒香念佛。持戒念經。則必將以前之罪取消。後來之功折罪。比特赦還公道呢。如楞嚴淫女摩登伽。要毀壞阿難尊者。的戒體。一定是有罪的人了。後來聽文殊菩薩說偈。居然證到阿羅漢果。以此可見。一念之善。即是天堂。一念之惡。即是地獄。說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再也不錯。但願有罪的人。敢緊向大帝駕前懺悔。發願行善。止惡奉佛。敬神。即或成不了阿羅漢。總有個神仙作伴。所以太上老君說。欲求天仙。當立一千三百善。那決不是妄語咧。

詩曰

笑客滿面立雲霄。可喜生前作善饒。夙日雖爲甘苦惱。而今真是大道遙。天堂絕少風流案。佛國從無官海潮。傘蓋幡幢齊引路。揚眉吐氣步金橋。

七三 掌 磨 勘 司

磨堪二字。有研究審定之意。所以歷代鄉會試場。有磨勘試卷差務。此司乃是犯人有罪。由他司所定的罪案。再將罪案卷。磨勘一番。以免有失出入之過。怎麼叫作失出入呢。把罪定

輕了叫作失出。定重了叫作失入。陽間司法衙門。有初審、再審、會審之案。恐怕把罪名定得不平均。所以要格外慎重。陽間既是如此。陰府比陽世法律更嚴。所以設磨勘一司。專爲審察輕重所用。乃是對於上不虧天理。對於下不屈枉犯罪人之意。

詩曰

執法明刑若石堅。片言折獄弗遲延。聆音辨色多尋討。濟弱扶傾善保全。懲惡由來伸國法。雪冤便是護人權。維持原判皆循理。不以私情徇屬員。

七四 掌 舉 意 司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已先知。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請看綱鑑上。歷代君臣之冤。冤相報。不勝其書。如本廟對聯云。陽世奸雄。違天害理皆由己。陰司報應。古往今來放過誰。其意相同。此指惡報而言。若有修道善士。發願傳教。普度衆生。紹隆佛種。能永不絕。亦是舉意。經此司調查登簿。便由護法神助其成功。滿其心願。得大安穩。護大總持。可見佛神不負人矣。

詩曰

枕邊平旦聽鐘聲。萬種柔腸動感情。人禍天災彌世界。愁雲怨霧罩蒼生。善儔已往天堂去。惡

種多投地獄行。總是因財方舉意。不知何日息紛爭。

七五 掌 憫 衆 司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孤獨鰥寡。以及現在各國。在嗜好品上多收稅。必需品少收稅。這都是憫衆之心。以及警察廳所設貧民院。濟良所。教養局。貧兒學校。以及江統領夏日暑湯。亦是加惠黎元之意。大都全國人類貧民居多。立法行政之宰官。能在貧民身上多注意。便是憫衆之仁。以及富戶寬恕奴僕。恩周鄉里。無一不是憫衆之舉。如能慈心不殺。鳥獸昆蟲。更是憫衆之大慈大悲矣。人爲惡神既知。人爲善神亦知。果報昭彰。絲毫不爽。故此特設此司。專爲登錄憫衆之善人。若報之以福。增之以壽。尙是小焉者耳。

詩 曰

憫衆全憑政治家。憐貧一念德無涯。肯從草野哀茆獨。勝似禪林調法華。常用貨捐湏少斂。必需品稅莫多加。勤勤培植陰功樹。桂子蘭孫定發芽。

七六 眞 官 土 地 司

近來發明一種管專門不管普通的哲學家。他說神道設教。是憑空捏造的。出自杜撰。再不想

西游封神、聊齋、雖然是平空捏造。確乎是有所本。就是歷代名儒才子總不出記問之學。不但是名儒才子都由六經制藝出身。就是孔夫子乃因有詩書易的根柢。這纔能作得了春秋一部。何況是歷代熱心的大宗教家。焉能憑空捏造呢。若果然是憑空捏造。湏看與社會上有益無益。果然有益。便將無作有。以假作真。亦未爲不可。何況是有所本。不是出自杜撰呢。觀下面參攷書。便知不是憑空捏造了。自司馬公所著史記。以至於張廷玉所修明史。共有二十四史。俟清史告成。共有二十五史。考宋史徐應鑣傳上說。臨安大學是岳武穆故宅。所以供岳元帥爲大學土地神。又浙江杭州府志上說。學使署內土地神是范文正公。又王漁洋池北偶談上說。明南京土地廟祀得是蹇忠。又陔餘叢考上說。北京翰林院吏部所供之土地神。是韓昌黎。又夷堅志上說。湖州烏鎮普靜寺。是梁朝沈約所捨。住持僧供沈約爲土地神。按以上諸大名儒。既稱爲土地。總比平常之土地不同。看本司扁額無掌字。必比被掌之土地。又超越高尙了。再經土地咒云。元始安鎮普告萬靈。嶽瀆真官。土地祇靈。按此咒既稱嶽瀆真官。或者是五嶽四瀆之土地神。稱真官土地。亦未可知。

詩 曰

欲作神官不用求。只憑心地下功夫。城隍弗是居山洞。土地何嘗作比丘。武穆精忠驅獬豸。亭侯志節讀春秋。生前英勇人皆慕。建築祠堂徧九州。

卷七 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代天師諱國祥字文徵。號心湛。永緒之從子也。生有異姿。紺眉碧瞳。氣宇軼塵表。萬歷五年襲爵。赴京陛見。上優加禮遇。御書宗傳字額賜之。並錫以玉刻宗傳之印。暨元壇印。命祈雪以占豐年。果應時雪降。上大悅。賜金冠玉帶。並賜隆宗門外直房。又勅修理朝天宮內賜第。御書真人府額。奉旨聘駙馬都尉謝公詔之女爲配。以定國公徐掌姻事。凡六禮之費。悉出內帑。廿九年七月廿九日。命給公爵朝祭服。仍准常用。留京十三年。寵賚甚渥。及還山。舟抵嶧縣。值湖水凍寒不能進。檄召湖神。凍解。應若桴響。嶧令鐫碑以記之。文存湖廟。先四十二代真人仲紀公。集祖宗言行爲世家一卷。宋文憲濂序之。真人復續集至四十九代。俾家系不紊。垂示綦詳。又輯龍虎山誌三卷。備記載甚資考證。己酉貴谿大水。上清宮殿悉傾圮。入告上。賜銀修建。工尙未竟。辛亥歲。平居無恙。一日見華陽祖師前來導引。遂端坐而化。誥封正一嗣

教凝誠志道闡元宏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贈太子少保。勅葬金溪明陽橋。立觀以供祭奠。曰明陽觀。

五十一代天師諱顯祖。神宗改名顯庸。字九功。幼時誤墮井中。明旦汲者至始出。衣冠無濡。人驚異之。賦性仁孝。好禮義。習謙和。喜讀書。長益精進不懈。嘗曰爲學猶掘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決心到底。豈得見泉源乎。天啓甲寅。襲爵舊例。不待終喪。顯庸懇請。守制服闋。始拜命。當修大上清宮。工未竟。恐墮父志。朝夕庀材鳩工。越二年告竣。然志尙冲淡。樂事修煉。年未及艾。卽卸掌教事。以印劍授子應京。別構靜室。署曰梧綠軒。自號浴梧散人。日與弟子。究先天太極及心性之學。著三教同塗論。使學者得窺教旨。杜門戶之見。又著金丹辨惑。浴梧詩集。凡若干卷。讀之使人明於修養。足出迷津。好施予。遇歲歉。盡以所積賑鄰里。時土賊環窺上清。設法禦之。地方賴以安謐。丙子大饑。散粟濟災。計口周給。受施不少。享年八十有一。明誥封正一嗣教光揚祖範冲和清素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懷宗加太子少保。康熙四十二年誥贈光祿大夫。

五十二代天師諱應京。字翊宸。崇禎丙子襲爵。庚辰入覲。適皇子病命祈禳。懷宗親謁祖天師壇行禮將下拜。應京曰。臣祖天師道陵位在人臣。禮不當拜。上曰。卿祖道德高深。正賴默贊元化。可晉封六合無窮高明大帝。卒成禮。皇子病旋瘳。賞賚優渥。甲申三月懷宗殉國。既而隆武僭號於隆平。貴谿與閩接壤。盜賊蜂起。安仁妖僧煽衆焚掠。禍延上清。真人募鄉勇禦之不克。登老雷壇嶺。檄召神將殺賊。俄而陰雲四塞。遙見一神驅黑虎逐賊。賊潰散。邑里獲安。皇清定鼎入賀。世祖章皇帝頒賜勅諭。諭曰。國家續天立極。光昭典禮。清靜之教。亦所不廢。爾祖張道陵。博通五經。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孫嗣教。代有崇封。茲特命爾襲職。掌理道籙。統率族屬。務使異端方術。不得惑亂愚民。今朝綱整肅。百度惟貞。爾其申飭教規。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屬賢愚不同。悉聽糾察。此外不得干預。爾尤宜法祖奉道。謹德修行。身立模範。禁約該管員役。俾之一守法紀。毋致生事。庶不負朝廷優加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給一品印。恩禮咸如故。還抵揚州瓊花觀而化。康熙四十二年誥封光祿大夫。夫人朱氏明益藩郡主。

五十三代天師諱洪任。字漢基。翊宸次子。幼卽好學。通秘笈。順治八年襲爵。十二年入覲。世祖章皇帝駕幸南海子。召見。詢及歷代宗系。以世家稱之。命光祿寺設宴。陪以禮部堂官。又命工部覓宅。以靈祐宮察院地居之。勅免本戶及上清宮各色徭役。時外藩有妖爲害。聞於朝。命驅除之。遣法員高惟泰。楊幼芬。出塞。劾治立應。諸部落咸感其神。因之崇信道法不衰。間居樂情。詩酒陶然自得。鑿西化園池沼。養性于其中。輒自成趣。康熙六年丁未。微恙而化。年四十三。時子尙未週。命弟洪偕攝掌教事。誥贈光祿大夫。

五十四代天師諱繼宗。字善述。聖祖仁皇帝賜御書碧城額以爲號。生八月而父卒。叔洪偕攝教事。至年十四襲爵入覲。有覬奪大真人印者。卒不敢試。上命分壇禱雨。真人奏應於某日得雨。至時果應。上甚嘉歎。命隨覲法員吳士行等三人留京三年。一易日給餼廩。來往給驛馬。復增二員爲例。還山御書大上清宮額賜之。三十三年甲戌。命進香五岳。道出開封。長吏以苦旱疫癘請禱。不旬日雨澍而疫已。河水衡決。歸界日齧岸數十丈。吏民惶懼走請。投以鐵符鎮之。岸以獲固。過龍陽。有妖神號五

羊者爲祟。焚其祠。現白足鼈無算。死溪中而妖絕。過姑蘇取赤猴鐵鎖二怪。三十五年丙子。復命賜乾坤玉劍。四十二年覃恩授光祿大夫。四十六年丁亥。賜第京師。五十二年癸巳。賜帑銀修龍虎山殿宇。五十四年乙未冬入覲。至揚州瓊花觀。矍然曰。此先祖禪蛻處也。余亦從此逝矣。遂化於觀內。

五十五代天師諱錫麟。字仁祉。號龍虎主人。常偕諸弟朝夕篤學。一遵庭訓。康熙五十四年襲爵。召見暢春園賜筵宴。並賜香扇緞疋。恩命如舊。屢覲天顏。寵賚有加。世宗憲皇帝御極。授光祿大夫。雍正五年例應入覲。法員妻近垣隨行。至杭州病篤。囑近垣曰。吾無以報皇恩。子忠勤誠篤。其體予志。善事天子。越日卒。遺疏。臣子遇隆幼。請以次弟慶麟署理。得諭書賜允。八年上命近垣。禮斗有應。發帑修大上清宮。九年三月三弟昭麟以州同引見。命署大真人印務。協同監修上清宮。並賜銀幣還山。五十六代天師諱遇隆。字輔天。號靈谷。仁祉之子。生而岐嶷英俊。軼倫。欽差劉公以神童目之。居恒與弟子員闡明道典。究理法秘。及先儒書冊。精勤不懈。乾隆七年奉旨承襲入覲。召見圓明園。賜克食緞疋。宴賚視舊制有加。復賜御書教演宗傳額。並

朝服袍套筆墨等物。壬戌入覲圓明園。賜山莊避暑詩集一部。花緞二端。各親王皆有予賜。乾隆辛未。聖駕南巡。召見行在。賜緞二端。荷包等物。十七年。以梅御史劾部議。改爲正五品。厥後優游山中。悉心任化。陶然以終。三十六年辛卯。覃恩。誥贈通議大夫。

五十七代天師諱存義。字方直。號宜亭。資質聰敏。總角不凡。乾隆三十一年。年十五。襲爵入覲。以祈雨晉秩正三品。換給爵印。賜直靈福地匾額。內繡老子像。並御書法經。復奉旨照例朝覲。嗣後正一真人。並隨帶法官。准其馳驛。欽此。三十四年入覲。祈雪立應。賜珊瑚碧玉道冠。願繡法衣。上元日。賜宴看燈。三十五年。恭祝萬壽。適丁母艱。蒙恩體恤。免其慶賀。四十一年。恭逢孝聖憲皇太后大禮。恭送梓宮。恩賞銀一千兩。旋赴齊雲山進香。年二十八卒。無子。遺疏請以嫡堂叔起隆承襲。

五十八代天師諱起隆。字紹武。號錦崖。一號體山。貌魁岸。深沉足智。能文善詩。四方知名之士。樂與之遊。九齡入大學。歲辛卯遊京。甲午考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叙一等。以縣丞分發河南試。同歷署開封府。經廳糧儲道庫大使。布政使司都事。四十四

年堂姪五十七代宜亭真人遺疏懇請承襲祖爵。四十五年。江西巡撫郝題咨調回江。奉旨承襲。恭遇皇上七旬萬壽。八月抵京。赴熱河慶祝。進如意等物。蒙恩賞。收北斗延生真經一部。十一日面請聖安。奉恩旨。著在內廷聽戲三日。賜上同大緞帽緯。及內造器同普洱茶食物等。十四日晚。又著在萬樹園看放烟花。四十七年入覲。召見乾清宮。蒙溫旨。命於次年元旦大高殿拜進慶賀表文。禮成賜老子繡像及藏香。四十九年。恭遇聖駕六次南巡。循例於江蘇無錫接駕進貢。蒙賞收罇瓶等物。召見行在。又蒙賞給克食大緞四端。御題墨刻羅漢圖。後數入覲。俱恩禮有加。嘉慶戊午屆慶期。行至蘇州。告病回里。卒於山。

五十九代天師諱鉦。字佩相。號琢亭。錦崖次子。豐頤碩膚。風度端凝。善言辭。聲若洪鐘。識者重之。平生立心接物。真率無偽。重師儒。厚故舊。每遇旱澇。輒爲民祈禱。無不響應。嘉慶五年襲封。詣闕謝恩。請謁裕陵。奉溫旨褒允。前後數召見養心殿。屢賞克食並大緞藏香。十年入覲。蒙賜玉如意一柄。荷包一封。金錢四圓。十四年晉京祝嘏。蒙賜筵宴。並賞大緞宮錦嚙嚙等物。二十三年復朝。御書福字賜之。寵賚有加。光緒

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六十代天師諱培源。字育成。號養泉。穎異澹樸。篤於孝友。道光九年襲爵。因生母累年抱恙。囑勿遠離。擬請詣闕。謝恩未果。生平樂善好施。舍已濟人。行藏似鶴。當時以白鶴仙師稱之。凡諸符法。悉能一氣渾成。極研究大梵斗母玄科。尤能闡演入妙。浙江海寧州有妖爲患。海堤崩裂。延至立驗。道光十一年。復患水沿溺數百里。將軍奕湘馳羽請救命。胞弟持印劍往治。爲設醮數日。令法員乘小艇。衝濤而濟。投以鐵符。天返風。艇復故所。潮平堤立。二十五年秋七月。貴谿久旱。病蝗飛騰蔽日。禾菽蝕齧殆盡。邑侯請治。爲設醮七日。雷風肅烈。大雨如注。連夕凝寒似深秋。命持符水。洒壇前後。蝗盡殫於河。咸豐八年戊午。亂兵侵境。避往應天山。偕一丁負印。行至壠岸地方。遇寇。丁不及匿。棄印道旁。兵騎蜂擁蟻接。印仍故所。視如不見。踐之不覺。賊去。叱丁攜歸。九年己未。督辦團練。防勦多捷。十月中旬八日。忽有赤蛇游於庭。俄而不見。咸謂山居之常。不以爲異。翌日將曙。竟無疾長逝。法經云。蛇乃鶴之糧。殆返真之兆歟。縣志贊。德著金繩。功追玉局。驅蝗虫而鄉城爭頌。息潮湧而寰海競稱。蓋紀實也。

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六十一代天師。諱仁晏。字炳祥。號清巖。秉性冲和。研精秘典。事親以孝聞。咸豐九年。佐父辦團。防勦多捷。經巡撫者奏獎。奉上諭。着以縣主簿。不論雙單月擢用。同治元年。襲爵。當亂後。法書秘卷。簡斷篇殘。不易徵集。乃日與弟子員。參考編訂。續錄成帙。越寒暑靡懈。四年遊粵東。遇異人贈黑玉印一。方旋抵滬城。其地屢有回祿患。求書符避火者甚衆。以印蓋均得免。謂見有黑面金甲者附符焉。光緒六年。奉母命禱南海。航遇風幾覆。忽見大士現身雲端。得無恙。九年省祖墓於西蜀青城山。見祖天師於天師洞。出川經重慶。先有布商某。遇人授以劍。告之曰。俟天師至此。爾將此劍贈之。俄而天師至。布商贈劍。重慶會館有青龍閣。久潛巨蟒。天陰朝夕吐氣如雲。仗劍以登。書火符焚之。怪滅。居恒端坐寡言。洞明三十代祖靜修之功。年六十有三。徵恙而終。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續世家跋後

唐柳玘有言。門第高者。一事墮先訓。則無異他人。元旭忝承先職。暇而盥誦刻本先

代世家。具知積陰勵行明。佑啓。惟再經編輯。歷四十九代而止。溯諸以上十二代。均付闕如。爰搜求譜牒。旁參碑銘。並先世之遺有筆記。與年來之聞見於先父前者。續纂成編。重付剞劂。非敢言文。以紀實也。亦愈以見翼世濟人。前人之澤遠矣。旭德薄能鮮。敢謂不辱其先乎。亦惟朝乾夕惕。兢兢於世教之修。而無俾家訓之墮云爾。

中華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孟月吉日 六十二代孫元旭謹跋。

附錄 白雲觀調查報告（昭和六年十月）

東方學報第三號抽印

私は十年以前から道教の研究に志ざし、之に關する學說も世に公にし、今や此の研究所にも、その題目で、研究員の末席を汚すことになつてをる。抑も道教の研究といふときは、其の歴史教理はもとよりのことなるが、此の二點は、多少なりとも一斑の研究が出来てをる。然しながら道教の文獻即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上海本、一冊）の解説批評、また道教の方術中に包含せらるゝ醫術本草、其他の符呪、またそれ等と民間信仰などとの關係、支那の風俗民情に及ぼした影響、或は道教そのものが、宗教學上、どんな位置を占めてをるといふやうな、事項に至つては、何人も着手して、之を學術的に整理したることなく、又一人の力では、到底不可能の事でもある。されば自分は主として道藏の

文獻的研究に従事して、ゆくゆくは四庫全書提要、又は經義考のやうな體裁で、道藏解題を著はして見たいと思ひ、既に其の一端をば、先年「桑原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に「後漢書襄楷傳の太平清領書に就いて」といふ題の下に、道藏中の太平經に關する鄙見を發表したわけである。つまり自分の研究は、道教の理論的方面で、實際的即民間信仰、または服食煉丹祈禱禁呪等に關する者ではない。然しながら這方面も、全然閑却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故に支那に於ける道教の現状につきて、之を視察する必要を感じたわけである。但し日數に限りあることなれば、廣汎なる觀察は見合せ、唯だ白雲觀其他の著名な道觀に就きて、此目的を果すことに決定した。

右の事情で、服部主任の諒解を得、外務省文化事業部から若干の資斧を頂戴いたし、八月十五日東京出發、十六日正午頃神戸乗船、十九日午後三時天津到着、同日夜九時北平の僑寓（東城甘兩胡同、橋川時雄氏）に投宿することゝなつた。是より先、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學生文學士麓保孝君も、また自分と同様の目的で渡支

を計畫せられたが、自分の此旅行を聞きて、乃ち同行することゝなつた、かくて到着後、即八月廿日より九月五日までは、毎日支那の諸學者と往來し、舊知を溫め、新交を訂す。我が北平文化事業部に關係ある柯劭忞、傅增湘、江翰、王式通、揚紹義、胡玉縉の諸氏、其他陳垣、胡適、錢稻孫、朱希祖、劉復、袁同禮、馬裕藻、馬衡、沈兼士、楊樹達、闕澤、敷芸子の諸氏等である。

私は約十年前以前、學習院の命により、一年間支那の南北を旅行し、特に北平には九ヶ月も滞在したれば、白雲觀、東嶽廟等もすでに參詣したれども、當時はまだ道教研究の目的なく、随つて雲烟過眼、這回は前述の次第なれば、研究的態度でやるつもりで、先づ白雲觀を第一として、之に次ぐに東嶽廟、其他の道觀を巡覽することゝなし、豫め左の事項を調査の主眼とすることに決した。

第一白雲觀の歴史となるべき文書または書物。白雲觀は唐の長春宮に緣起し、其後元の丘長春始めて其基を開き、以來すでに七百餘年にして、支那北

方の道教、特に全眞教の大本山である。然るに其の歴史は、まだ何人もかいてをらない。日下舊聞考は比較的豊富な材料を記載するが、それとて多く詩文の美辭麗句で、記實に亘ること少い。よつて自分は「白雲觀志」ともいふべきものを撰びて、其の罅漏を補苴したいと思ひ、之を第一項となしたわけである。

第二白雲觀内の石碑を拓すること。觀内には數十基の碑あり、此の内には定めし史料となるべき者もあらんと思ひ、其の拓本をとること。

第三白雲觀には如何なる神を崇祀するか、換言すれば御神體を明かにすること。

第四白雲觀内外の寫真をとること。

第五白雲觀の實測圖を製作すること、この第四第五に就いては、世間にまだ知られてない。北平在留の佛國人 Bouillard の *Pekin et ses environs* 十二卷は、北平の多くの道觀につき、其の實見を記録して居り、之を刊行したるが、白雲

觀に關する者はないやうである。

第五白雲觀と民國政府との關係。

第六白雲觀の經濟的狀況。

第七白雲觀道士の生活。

第八白雲觀の道藏本研究。

第九白雲觀の法會齋日。

第十白雲觀歷代住職の姓名。

さて以上の諸項を研究するには、必ず白雲觀の諒解、または默許を得なければならぬ。豫諾なしに、叨りに觀内の碑文を拓し、或は神體を巡檢し、又其の境地を實測するが如きは、突然行はるべきことではない。故に如何にして、白雲觀と交渉を開くべきやに就き、北京文化事業部の人々と相談せしところ、幸に同所職員の一人たる、徐鴻寶氏は白雲觀方丈陳明霽師と昵懇の間柄なることを知り、よりて同氏に懇請し、遂に九月五日、同氏とともに、白雲觀に參

禮することゝなつた。

尙日、方丈陳師は我等一行を、客堂に歓迎し、且つ這回余の來意の趣旨をも聞きて、快諾の意を表された、同氏は安政元年十月十五日生にて、體格は肥え、行歩も左程不自由ならざるが、何分非常の聾である。なほ我々は前記臚列せる諸項目を、一舉に交渉することの不利なることを知り、先づ其容易なる者より着手して其の許可を得、更に第三第四といふ風に、自然に計畫を進行せしむることゝなした。随つて實測の如きは、自ら最後のものとなつたわけである。支那人は或る點から見れば、儀禮を重んじ形式を尙びて、酌子定規に萬事を取りきめやうとするが、又ある方から言へば、極めて自由開放的で、何でもよろしいといふ風がある。このコツを知らなければ、すべて支那人と意志の疏通をなすことは、甚だ困難であることを知らなければならぬ。

かくて自分は九月五日から、毎日また隔日位に、僑寓から白雲觀へ自動車を飛ばして、十月の五日に切上げた。實はなほ研究すべきことありしも、九月

十八日奉天の事件以來、いろ／＼の故障が見はれて、遂に歸朝を急ぐこととなり、十月八日北平出發、大連經由、奉天を経て朝鮮に入り、十月廿五日午後九時に歸宅した。

さて白雲觀の歴史に就いて、何か觀内に古文書なり又史料なりが存在せるかと思ひ、いろ／＼探索したが、一冊も發見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かつた。否、白雲觀内では、道藏と毎日諷誦の道經との外、全然書物といふ者はなく、又神前の祭器以外に、寶物什器もない。之を道士に質問するも、一人の明答者なし。元來道士は絶學無憂の閑道人で、學問の素養なきことは、實に驚き入る。自分等は支那語に熟達せざるも、筆談に用を辨ずることを得べしと思ひたるが、其の筆談すら十分に出来ないやうである。又ある道觀の住持は、讀書の人なりと聞きたるも、其の案頭の四書を閲したるに、白話文の註釋である。そんな譯で到底要領を得ない、北平の書肆にも之に關する者がなく、然らば史料に資すべきものを、何れに求むべきかといふに、觀内に存在する石碑その者で

ある。故に之が拓本を製することゝなした、其の目は左の如くである。

白雲觀重修記

正統九年

胡 澣

賜 經 碑

同 十三年

許 彬

白雲觀重修碑

正德九年
光緒十二年重勒

張 瓚

白雲觀重修碑

正德十三年
光緒十二年重勒

劉 效 祖

白雲觀重修碑

嘉靖年間
光緒十二年重勒

顏 頤 壽

重修白雲觀碑記

康熙四十五年
光緒十二年重勒

王 常 月

觀音大士像贊

康熙四十九年

穆 伯 子

乾隆帝滿文御碑

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帝御筆詩碑

乾隆御製重修記

同

白雲觀揭產碑記

嘉慶十六年

蔡 永 清

白雲觀火祖殿香爐布施勒銘碑

道光六年

長 白 鏡 林

重修白雲觀宗師廡記 道光八年

長白麟慶

九皇會碑記 道光十四年

張合智

眞君殿香火碣 道光廿四年

邱長春眞人事實 光緒八年

完顏崇厚

中元濟孤勒石記 光緒十一年

高仁峒

劉素雲道行碑 光緒十二年

熙祐

白雲觀長春供會碑記 同

高仁峒

羅眞人道行碑 同

完顏崇實

崑陽王眞人道行碑 同

同

玉清觀田產碑記 同

高仁峒

重勒諸碑記 同

劉誠印

七眞道行碑 同

孟珙

重修呂祖殿碑記 光緒十三年

高仁峒

重修呂祖殿靈感碑記 光緒十五年

同

四御天皇壇香火記 光緒十六年

同

白雲觀拓修雲集山房小引 同

同

粥廠碑記 光緒廿七年

同

雲溪方丈功德記 光緒廿八年

同

白雲觀陳毓坤方丈傳戒碑記 民國三年

江朝宗

白雲觀陳毓坤方丈
第二次傳戒碑記

民國八年

李繼沆

祈福消災老會碑記 民國十一年

同

重修白雲觀殿宇橋梁碑 民國十三年

陳明霽

白雲觀重修述異記 同

同

邱長春真人重活枯柏碑記 民國十六年

同

白雲觀碑記 民國十七年

徐世昌

永慶善會碑 不詳

以上三十八種なるも、其中碑の陰陽兩面、又上下二截に分刻せられたるもの五個なるを以て、碑の總計は三十三基となる。最初は選擇して、其の必要なる者だけを拓する豫定なりしも、一々各碑に就きて之を讀了することは、非常な困難なことである。又更に考ふるに、第一に是等の諸碑は、日下舊聞考卷九十五に、最初の胡漢碑を略鈔したるの外、他の文獻にも收められず。第二に今日より言へば、格別参考とする價值なき碑文も、數十百年の後には、或は貴重なる史料となるやも圖られず、故に聊か玉石同架の嫌なきに非るも、一齊に之を手拓することゝした。唯だ匆卒の際とて、金石萃編等の如く、其の高低廣狹を測度することの注意を缺きたるは、遺憾といはねばならぬ。

次は白雲觀創立以來の方丈の姓名、及び代數等も、是れまでは世に知られず、いろ／＼殿内を探索したるに、東西祠堂といふ所に、數十基の木主を奉齋することを發見した。之を通覽するに、歴代方丈の神牌らしい。よりて盡く其の神牌の姓名を筆録したが、これによると、現代の方丈陳明禪師は、第廿一代

目にして「白雲堂上第二十一代律師上至下知霧毓坤陳真人」といふ道號の所有者である。白雲觀裡の殿堂は頗る多い、よりに就き寫眞をとり、併せて其殿内に奉祀せらるゝ神體及び、更に各殿につきて、其の神體が如何なる方位に安置せられたるかを、一々之を書きとめた。其の寫眞の總數は、大小とりまぜて百枚内外、今略目を掲ぐることに、左の如し。

牌樓 山門 泮橋 靈官殿 玉皇殿 老律殿

邱祖殿 四御殿 三清閣 儒仙殿 丰眞殿 宗師廡

華祖殿 眞武殿 南極殿 花園 戒臺 羅祖塔

子孫堂 五祖殿 八仙殿 后土殿 呂祖殿

白雲觀道士の修行諷經、其他生活上の狀態につきて調査し、自分も最初此に寄寓して、之を體驗するつもりであつたが、いろいろの故障あり、そのうちに、奉天事件突發して、遂に中止するの已むなきに至つた。然しながら、大體見聞する所に就いて言へば、白雲觀全體は禪院と同様で、既に「十方叢林」と稱す

るも、決して偶然でない。道士は肉食妻帯の禁制を守るとは勿論、なか／＼
嚴重な規律で束縛せられてゐる。そは客堂及び齋堂に掲示せらるゝ規則を
見ても分る。道士の數は出入あるも、平均百人内外にして、粗衣粗食、自給自足、
一ヶ月の生活費約六七元位にて十分ならんか。私は一領の道服を注文した
が、觀内道士の手に成つたものである。繁華な都近くにあるにも拘はらず、こ
ゝだけは別天地の趣きで、輕佻浮華の氣分がない、自分等が復寫版を使用す
れば、多數の道士は、物めづらしさうに環視するといふほどである。一般に學
問讀書などはやらない。それかといつて神仙となりて、天上世界に上るとか、
其他いろ／＼の奇術を行ふといふやうな確信迷信もない。唯だ一言すれ
ば、知足安分、父母未生以前の眞我を見るといふことが、其の目的であるやう
に考へる。朝夕の戒行看經は、禪宗と大同小異で、其の御經は多く左の類であ
る。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道藏洞眞部本文類盈字號
上海本二三——二四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同二上五

三官懺同洞玄部威儀類被字號同二九五

太上靈寶上元天官消愆滅罪懺

太上靈寶中元地官消愆滅罪懺

太上靈寶下元水官消愆滅罪懺

全真全功課經

太上全真早壇功課經

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同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同三四一

太上洞玄靈寶昇玄消災護命妙經同洞神部本文類盈字號同二五

太上靈寶天尊說穰災度厄真經同洞玄部本文類乃字號同二五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同洞真部本文類盈字號同二四

其他三清道教諸宗師の名號

太上全真晚壇功課經

太上洞玄靈寶救苦妙經

同洞玄部本文類服字號
同八一

元始天尊說昇天得道眞經

同洞眞部本文類坎字號
同二七

太上道君說解冤拔罪妙經

同洞玄部本文類服字號
同八一

北方眞武妙經

同洞眞部本文類辰字號
同二七

太上五斗金章受生眞經

同洞神部本文類女字號
同三四三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清災延生保命妙經

續藏正一部隸字號
同〇六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眞經

同洞神部本部類傷字號
同三四一

此に記す如く、みな道藏中のものなれば、序でに道藏のことを述べよう。

白雲觀所藏の道藏は、現在四御天即三清閣上にある六個の箱中に安置せらる、其の一覽を求めしに、毎年陰歷六月一日より七日までは、之を開くも、其他は密封すといふ。なるほど紙封を縦横に糊附すれば、遺憾なるも致方なし、自分は其の一部分を撮影して、本邦宮内省本と比較するつもりであつたが、斷念した。後日大谷湖峯氏(駒澤大學出身の文學士にして同大學留學生)の所報によれば、必しも此の規

定は嚴守せられざる者の如くである。なほこの道藏版につき、北京の諸學者の中、或人は明の正統版なりといひ、或人は清初の重印なりといふ。而して木版そのものは、如何なる理由か不明なるも、清朝時代、西華門外光明殿の土中に埋もれて居つたが、李盛鐸氏によつて發見せられた。然るに久しからずして團匪事件の時、全然燒棄せられてしまつた。又清朝は明の宮廷遺物を整理して、道藏五部を發見し、其一部を白雲觀に存留し、他は四川・陝西・湖南・江蘇の四ヶ所の道觀に分配すといふ。私は傳增湘氏から、零本二帖冲虛真經四解卷十九
雲笈七籤卷一百廿一を寄贈せられ、且曰く、こは白雲觀所藏のものと同じ、歸朝の後は、貴國御府本と比較せらるべしと。なほ道藏の側に、數百枚の木版あり、そは信者の請求あれば、之が印行の需に應ずるためである。

抑も道教の分派は、金元の際に生じ、北方には太乙教、正一教、眞大道教、全眞教など行はれたるが、他の宗派は皆な中絶して、獨り全眞教のみ存す。此等諸宗の歴史に就き、研究をなすことを志さずも、史料十分でない、私は一日柯劭

窓氏を訪問し、同氏が新元史著述の時に於て、此事に關する史料を入手せざりしかと尋ねたるに、同氏曰く「雪窓筆記」といふ書を得た、此書の著者楊某は、明の永樂大典編纂官の一人である。自分(柯氏)は其の子孫より之を借覽せりと。是に於て北平文化事業部の力を假り、其の子孫を取り調べたが、最早や之を賣却したりといふ。北平の書肆、また圖書館を隈なく搜索したれども、遂に發見すること能はず。何氏其人も其の副寫本を有せざれば如何ともなしがたし。眞大・大乙などの諸派については、前述の次第なるが、全眞教其のものも、各種の分派を生じた。要するに禪宗の五家七宗の如き者で、歸着點は同一なるも、機縁また度人の方法で、かく多く分れたものに相違ない。此等諸宗派の來歴系統などを知ること、甚だ重要なことなるも、中心の道士その人は、屢々述べたる如く、一向に文字なく、又之を參考する文籍もないわけである。然るに自分は這回白雲觀に於て、偶然「諸眞宗派總簿」といふ一寫本を發見した、此書は宗内の人に非らざる以上は、閱覽を許さざる者と見え、いろく道士

から謝絶せられたるも、漸くにして其許可を得、直ちに之を謄寫した。此記録は頗る漠然たるものなるが、何等かの参考になることゝ思ふ。

其他北平の書肆及び北平圖書館其他につき道教關係の書物を搜索したが、其多くは道藏中に包含せられたもの、又祈禱符呪に關する者で、歴史的のものは殆んどなしといつてよろしい、わづかに「金蓋心燈」といふものを入手したるに過ぎない。此書は、吳興の金蓋山といふ道觀の住持の系統を記した者で、白雲觀の龍門派と關係がある。因みに、北平圖書館所藏本の著名なる者を列舉せむ。

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

禱雨天篆

訣階行移

大乙月孛霄君秘法

宋大將軍大法

諸階鎮貼符(明朝内府本)

溫師血脉家傳辛天君火筆

太乙三山木郎呪白玉蟾註

徐仙翰藻

(元至正抄本)

御製金籙大章章表(明朝内府本)

金籙御典文集(明朝内府本)

以上で白雲觀のお話は畢りたるが、此の餘暇を偷みて、北京本邦公使館職員石橋丑雄氏の案内により巡覽した道觀を擧ぐれば左の如し、因みにいふ、同氏は、北京道觀に關する實際的方面につき、屈指の權威である。

東嶽廟 關帝廟 觀音廟 玉清觀

竈神廟 幡桃宮 太陽宮 藥王廟

都土地廟 呂祖閣 火神廟 城隍廟

日程限りあれば十分に調査すること能はざるも、正陽門外の東嶽廟だけは、比較的綿密に調べ、廟内の重なる者の寫眞をとり、又全廟の實測圖を製作し、且歴代住持の姓名等をも明かにすることを得た。

支那の道教は、何人も知る如く、南北二宗に分る、南方の本山は江西省龍虎山張天師を本家となし、東嶽廟は其の代表的のものである。北方は全眞教で、白雲觀がその本山である。道教では前者を天師派と稱し、後者を呂純陽派

といふ。此兩派の差異は如何といふに、性と命との何れかを主とすることである。此の性命の意味を解説することは、道教の教理に亘りて、容易ならざることなれば、暫く之を後日に譲りて、單的に平易な意味もて之を論ぜんに、性とは吾人の眞我で、性を重んずるとは、内觀靜修で、禪宗と相類する。命とは吾人の壽命で、之を主とする者は、符呪禁忌外魔を退滅することをいふ、つまり巫祝の流である。之が南北二流の重なる區別であるが、時代によつて、此兩者が、互に交錯して居るやうである。明の王禕の青巖叢錄には、南宗先性。北京先命とあり、清初の劉獻廷の廣陽雜記卷三には、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と。現今では南方道教は命に偏し、北方は性を主とす。故に此區別は、白雲觀と東嶽廟とに於て、明かに知ることを得る。

白雲觀道士は、前述の如く内觀苦行、實參實究、其の生活も全然世俗の外に超然たる者あり、又祈禱符呪の類を行ふことは少い。之に反して、東嶽廟道士は、其服裝は常人と格別異ならず、市井の人々と相往來し、且つ祈禱を主とす

る。故に賽者雜沓、其の收入も白雲觀の比に非ず、且廟内には七十六司の設備ありて、因果應報の理を現實に示し、有求必應といふ四大文字の扁額は、至る所に掲げらる。

東嶽廟にも石碑頗る多く、之も白雲觀同様に、一齊に拓本をとらんとせしも、囊底の空乏を感じ、且其の参考となるべき者は、日下舊聞考卷八八に略抄したれば之を省きぬ。唯石橋氏の力により七十六司考證一冊を入手した。こは民間の信仰又は傳説を知るに便利なものである。又趙子昂の碑は舊聞考其他這種類の書にこれなく、文集にも見えず、幸に市上に拓本を發見したれば之を講求した。

最後に述ぶべきことは、利瑪竇墳墓の掃苔である。是れは全然這回旅行の目的外のものなるが、自分の研究は道教なるも、其の關係上支那に於ける諸宗教の事にも自ら及ぶことゝなる。佛教は勿論、其他景教・摩尼教・祆教・回教なども同様なるが、耶蘇教が支那に於て、どんな影響を與へたかも、また研究の

範圍である。以前王闔運の著書に、張橫渠の西銘にある萬物一體觀は、耶蘇教から來たものであるといふやうな説が見はれてをる。又近頃出版された張星煥の中西交通史料匯篇にも、そんな論がある。此等は多く想像説假定説なるも、雲棲大師の竹窓隨筆には、明かに利瑪竇との交渉を記載する。そんな關係で、支那哲學又は宗教の研究をなす者は、少なくとも明代の耶蘇教だけは心得ねばならぬといふ考から、特に此墳墓を尋ねて、之を撮影した。此地には利氏の外、當時の有名な宣教師の墳墓備はらざるなく、其數殆んど七十、最初は皆な特立の碑なりしも、其の大部分は、義和團事件に蹂躪せられて、龜趺石欄は全滅し、唯だ碑文の所だけ截りはなして、之を教會の石壁に嵌入す。此等の碑文を研究せば、必ず當時に於ける耶蘇教の狀況をも知ることを得るに相違ない、故に本研究所、又は東洋文庫などに對して、切に勧誘する者である。

かくて前述の如く、十月五日北京出發、最初は京奉線によりて奉天に出づ

る計畫なりしも、事變以來危険なれば、天津より大連に出て、羅振玉氏を訪問す、そは亡友藤田博士の傳記編纂に關することである。かくて瀋陽城に到着したるは、事變後滿一ヶ月の後で、兵馬倥傯の際である。同地に於ては、奉天圖書館長衛藤氏の好意で、同館所藏の支那に關する西洋人の著書の原稿(此程丸善から同氏の名もて發行されたウイリ)等を拜見し、同所役員植野武雄氏の案内で、奉天第一流の道士月潭師を其の道觀に訪問す。年齢すでに九十、假睡中で、其の覺むるを俟ち暫時會談をなし、白雲觀方丈陳明霧師の事に及ぶ。月潭師曰く、余の知友なりと、自分は其の奇縁に驚いた。此地に行はるゝ道教の典籍では「道德經太上繪圖八十一化河上公注」といふ書を得、挿繪のもので月潭師の序文あるものなれば、其の購求を植野君に托し、更に四庫全書をも一覽して、其の兵燹に罹らず、天神物を呵護するの致すところと、心竊に喜んだ次第である。

奉天滯在一晝夜の後、更に朝鮮京城に逗留すること約五六日、同地大學の

秋葉赤松二教授及總督府官吏加藤灌覺氏の盡力により、巫覡を觀覽した。いふ迄もなく「シャーマン」教は東方一帶の原始的信仰で、支那の古代にも大なる影響を残して居る。自分は曾つて「ツアブリカ」氏の *Aboriginal Siberia* を讀み、其一端を知り、此の巫覡を一見したいと思つて居つたが、さりとて西比利亞まで出掛けることは、容易ならず、然るに幸に朝鮮に於て最も流行し、其の宗教は、巫現道といつても誣言でないことを傳聞して、特に逗留したわけである。又同學の高橋教授及び金助手の盡力により、待天教に關する文獻約十種を入手することが出來た、其の多くは印本なるが、水雲先生道德集、海月禪師語錄の二種は寫本なる故、特に之を謄寫する。なほまた藤塚教授の紹介で同學の教授諸氏、及び支那哲文に關係ある學生諸君と、一夜の接洽をなし、大に旅情を慰めた。

最後に北京學界の狀況を一言せん。十餘年前私の留學した時代は、國學即支那の學問は、寧ろ沈滯の狀であつたが、現在はなかく、進歩發展してをる。

其の研究方法は歴史的が大流行で、北京大學にも各種の史料となすべき文書物品を陳列し、北平圖書館には、西北科學考查團發掘整理室などを設けて、馬衡氏は之に従事し、又陳垣氏は、民國全般に存在する道教の碑文を謄寫して、十行廿五字詰の用紙にて、一冊約七十枚より百枚位のもの、凡廿三冊を藏す、然しながら思想方面に至つては、格別著きものを發見せず、況んや聖人の道などといふことは、評論に上らない。要するに、我國の支那學研究と同様である。

昔吾往兮。炎威赫爍。今我來兮。金風蕭颯。といふ擬古詩人の空想を抱きながら、歸宅したのは、十月の廿五日夜である。

私は目下白雲觀志を執筆中で、來春三月頃迄には印刷をするつもりである。其中に收むる所の者、大略如左、

(1) 白雲觀及び東嶽廟の歴史其他

(2) 白雲觀及び東嶽廟其他道觀の内外寫眞及其説明

(3) 白雲觀及び東嶽廟の實測圖(荒木清三氏製)

(4) 白雲觀及び東嶽廟内の碑文及び其の考證

(5) 白雲觀で入手したる「諸眞宗派總簿」

(6) 石橋君より入手したる「七十六司考」

(7) 橋川君より入手したる「續漢天師世家」

此一篇は道藏本續藏壁字號上海版一〇六六の「漢天師世家」の續編である。道藏本は明の初

代に編纂せられ、其後追補、最後に五十代張天師國祥が、萬曆三十五年(一六七六)上梓したる者で、第四十九代張永緒の事跡に止る。此書は現代の張天師六十二代張元旭が、民國七年に於て、所藏本の後を繼いだものである。故に第五十代張國祥より始まりて、第六十一代張仁晟に及ぶ、橋川君の説によれば、元旭師は、此一編を民國政府に上申したりといふ。世間まだ公行せられないものである。

なほ此旅行に附いては、北京文化研究所主任瀨川淺之進君、同所役員杉本勇造、青木晋、荒木清三諸氏の斡旋を得、また麓學士及び大谷學士の二君は、始終自分と形影相伴、或は寫眞をとり、或は古文書を謄寫し、或は草萊を披き、危垣に攀ぢて、石碑を探り、或は懷中電燈を携ふて、晝尙ほ暗き塵埃累積の中に、祠龕を檢察するなど、實に其の辛苦謝するに餘りあり。其他、北京在留の留學生諸君の援助を得たること少からず、故に茲に甚深の謝意を表す。

なほ白雲觀内の諸殿に奉祀する神體を記すること、左の如し。然しながら其の名稱は、多く後世無學なる道士の濫作に出て、且名稱と實物と相符合せざるもの、また多數存在するを見る。東嶽廟に關するものは之を省く。

靈官殿

中央に王靈官の立像、右側に馬靈官、劉靈官、左側に趙靈官、溫靈官の四像を安置す。

七眞殿、また老律堂ともいふ

中央に、王重陽、東側に馬鈺、劉處元、譚處端、西側に郝大通、王處一、孫不二の塑像を安置す。(寫眞を
見よ)

玉皇殿

中央に、玉皇上帝、右側に天蓬、玄武、天獮、眞武の四上帝を安置す。更に殿内に、玄明恭慶天主教君、太煥極瑤天主教君などと稱する天主教君すべて卅二の立像を配祀す。

丘祖殿

中央に丘真人の塑像、其左右に二童子を置く。此前に木鉢を設く。(寫眞を
見よ)又天地水の三官像を配祀す。

三清閣(四御天殿樓上)

中央に靈寶天尊、元始天尊、道德天尊の三塑像を安置す。其の後側に、老子、白雲老人、釋迦、孔子、玄武、玉皇。右側に天地水の三官、顏曾思孟の四子。右側に救苦天尊、西王母、孟藍佛の塑像を配祀す。閣の下は、四御天殿にして、中央に玉

皇紫微、北極の三大帝、此外南極、后土の二大帝の塑像を祭る。四御天の意義不明。

丰眞殿

張三丰の塑像を安置し、添ふるに男女の財神を以てす。

鐘樓

儒仙殿の前に鐘樓あり。上に古鐘を置く。其銘に曰く、大明景泰七年十二月吉日。白雲觀現住孫惟春。及十方施財宰官長者。善男信女。共發誠心。鑄造鐵鐘。本重貳千斤。本觀永充供奉。銘曰。皇國永固。海內清寧。道日光輝。法輪常轉。(拓本をとることが出来な
いから、此に載す)

儒仙殿

張本の塑像を安置す。(本書第廿六
頁を見よ)

東宗師廡

孟志源、趙道堅、潘德冲、綦志遠、尹志平、鞠志圓、宋道安、張志素、宋德芳の九人立

像を安置す。

西宗師廡

何志清、揚志清、孫志堅、于志可、張志純、鄭志修、李志常、夏志誠、王志明の九人立像を安置す。

功德祠

中央の本尊を挟んで、左右に數十の木牌あり。多分白雲觀の爲に盡力せし信者の冥福を祈るものならん。

華祖殿

中央に天醫中略太乙帝君の木牌あり。東西兩側には、高和眞君(二月十四日聖誕)、慈愍眞君(四月初三日聖誕)、高扁眞君(六月十九日聖誕)、華陀眞君(九月十三日聖誕)、黃老眞君(七月廿七日聖誕)、高鵠眞君(九月十八日聖誕)、高緩眞君(六日廿四日聖誕)の六像を安置す。華陀は三國時代、高緩は左傳に見はれた醫緩なるが、扁鵲を分ちて、二座となしたるは笑ふべし。

火祖殿

中央に南方熒惑火德眞君の立像あり、東側の龕中に、竈君其他財神の立像を祭る。

眞武殿

中央に眞武の像、右側に文昌帝君、左側に漢祖天師正乙の像あり。又文神、馬神、趙元帥、劉元帥の四像を安置す。

南極殿

南極老人の塑像を安置す。又南海大師の像あり。なほ樓上には、圓明道母天尊、圓明道姥大天尊、太上玄靈斗姥大聖天尊の塑像、其他多數の神牌を配祀す。

子孫堂

こは子孫の健全、また繁榮を祈願する堂である。中に送子娘、催生娘、花姐、痘哥、眼光童子等の立像を安置す。

八仙殿

仲山黃真人、宏清程真人、崇德何真人、宏教柳真人、明楊葛真人、天爵張真人、崇道吳真人、大澤羅真人の八塑像を安置す。普通の所謂八仙とは異なり。

五祖殿

王重陽、韓湘子、錢拐子、張果老、漢鍾離、天地君親師(東華帝君)、呂純陽、藍采和、曹國舅、何仙姑、劉海蟾の立像を、東より西に並列す。印は五祖である。

呂祖殿

呂純陽の塑像を安置す。

后土殿

中央に、地祇帝君を安置し、各人の年齢に相當する干支の星神を祀る。例すときは亥太歳虞廷大將軍、また壬戌洪充大將軍といふ如し。

白雲觀志

附東嶽廟志終

